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三位一体
CD-ROM
33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战场上的暗星 ◆同人馆
——《高达战争 宇宙》同人
孔雀 ——《斑鸠》同人
◆特别企划
他们的圣诞
◆官方小说
最终幻想XIII官方小说
零章·承诺
传说的起源之诗
七位战士的起始之地
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人类的希望，虫族的命运
决定两大种族未来的战争
◆重磅出击
猎天使魔女
昏暗湖底苏醒的魔兽使
飞舞于夜空的黑发魔女
◆游人小说
五月槐花
生化危机 黑暗历代记
里昂的首次特工任务
南美丛林中的惊悚之旅
电子音像出版社



一年又一年

都说上了班之后日子会越过越快，之前一直没什么感觉，但看到游小说封面上已是“3”字打头的辑数，不由得菊花……啊，不对，是心中一凛。

毕业工作的第三个年头眼看就要过去了。说老实话，清雨在上学时就觉得时间已经快得有些不同寻常，仿佛今天还在为了期末考试焦头烂额，明天就听着窗外的蝉鸣坐在屋子里享受假期的闲适，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百无聊赖的时候，发着呆期盼这无聊的时光能快些过去。而在上了班之后，紧张而又规律的工作则将无所事事的时间压缩到了最小，整个的生活由一段又一段根本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匆忙所构成，偶有的休息日也就变成了连接另一段忙碌的驿站。休息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彻底的放松，而是为接下来的任务恢复精神和体力。有人用“充实”来形容这样的生活，有人则将其称之为“奔波”。充实意味着摆脱空虚和胡思乱想，而奔波则又包含生活似乎不必如此的意味。自己的生活究竟是哪个？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更多的人压根儿没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一个为了将理想变成现实竭尽全力，一个为了糊口而得过且过。个中差异，只在人心。

老大暗星的离开对《游小说》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年度第一大事，这本陪伴着各位读者以及小编共同度过了近三年时光的杂志也迎来了创刊后的最大变故。在祝福老大能在新的领域取得更好成绩的同时，我们一众小编也会从他手中接过重担，和喜爱我们的读者一起继续坚守《游小说》这条阵线，为大家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游戏小说。

……清雨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33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封面用图：最终幻想XIII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6-26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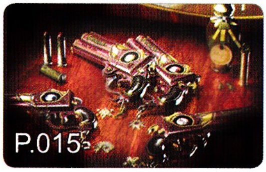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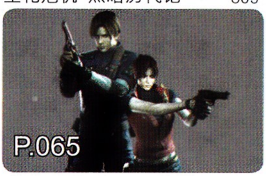
卷首语 001

特别企划
他们的圣诞 003

重磅出击
猎天使魔女 015



生化危机 黑暗历代记 065



官方小说
最终幻想XIII 零章·承诺 101



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176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217

游人故事
五月槐花 244

同人馆
战场上的暗星——《高达战争宇宙》同人 256
孔雀——《斑鸠》同人 269



游戏议会
潜龙谍影4 爱国者之枪 282
生化危机0 284

游书苑 286

四格漫赏 288

神魔乱舞 290

名人堂 294

名场面 296

读编往来 299

小编寄语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他们的非常25

——游戏角色圣诞攻略

文/多拉★梦

对中国人来说，“圣诞节”和“感恩节”、“情人节”、“万圣节”之类乱七八糟外来节日一样，属于被国家无视的“民间节日”，不过这也很正常，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节日过法，绝对不能说没有这几个节日就不和国际接轨了，你看欧洲国家就不过感恩节——那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为了感激当年殖民者来到美洲，在快要死掉的时候受到印第安人帮助而建立的节日（后来可能是觉得每次都要邀请主人们来太麻烦了，所以他们最后把印第安人杀得七七八八，剩下自己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地过节），哪怕血缘和语言什么的都相通，欧洲国家就是不过这个节。

而中国大陆流行这些节日，算起来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儿，准确地说和东边的那个岛国邻居有很大的关系。是的，追根溯源，一切都是他们的阴谋，“情人节的巧克力”，乃是日本的梅丽巧克力公司在1956年所发起的促销运动；“圣诞节要和恋人一起度过”，也是日本从1930年左右兴起的风潮（据说当时还有专门针对单身人士的“圣诞一元套餐”，怎么看都带着同情的要素）；至于万圣节，日本基本上就是东亚惟一热衷的国家了，听说是在1992年一个日本留学生在美国参加万圣节被杀，而在日本一举打响了知名度……

相比起来，中国人“过洋节”的历史更加短暂，不管看上去怎么热热闹闹，总是要差了一点气氛在里面，别的不说，日本可以在万圣节当天举行几千人的化妆游行，但你在那天约几个同伴化妆成丧尸出去散步看看，走在闹市区三十分钟没人报警算你运气好。

但是比起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地方，距离这些节日更加遥远，可以说除了少数特定场合，他们注定与充满欢乐气氛的洋节无缘。是的，鉴于你我都很清楚这本书的定位，所以我卖关子也没用，我说的就是游戏里的世界，而且很显然你看

到这本书的日子在12月底到1月初，那么我们把指向性定得更明确一点——来讨论游戏世界和圣诞节的关系吧。

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圣诞节是公认的商家幸运日，只要脑袋进水没到要从耳朵喷出的地步，那么在圣诞节配合节日气氛狠捞一把简直就是天经地义。我们也看到无数游戏选择在圣诞前夕发售，商店外的宣传海报上，游戏角色们一个个身着红色圣诞装，戴着红色尖顶小帽子，眼里闪着红光，就差冲出橱窗直接从玩家兜里抢钱了。

但是在游戏世界里，依然冷冷清清。这里是幻想的世界，可能根本就没有圣诞节；这里是与真实时间不同步的世界，虽然玩家可能打上足足两个月，但英雄的故事实际在几天内便结束；这里是过于匆忙的世界，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整个12月都闪电般飞逝……有幸体会到圣诞气氛的，始终只是少部分人。

看上去对大家都有点不公平，那么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比如在厮杀正酣的战场或其他的什么地方，就在最终的决战前，和平之神突然降临了，告诉所有人说圣诞节放假一天，暴力禁止，你们想和女朋友约会的想去教堂礼拜的就请便吧，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勇者主角的场合（18岁以下）

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其实少年勇者们并不怎么在乎圣诞节。

让我们回忆一下勇者的冒险历程——在到达最终迷宫之前，他的队伍一般已经比较壮大，除了可以当做蔬菜水果无视掉的男性和动物同伴外，女性后宫再差的也该收到两三个了，因此即使没有圣诞节，按照正常游戏流程，也差不多到了“再不告白就没机会”的时候。

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的主角通常会表现出比练级打怪还要高的行动力，积极邀约自己心仪的姑娘外出游玩，活动项目包括游乐园、平民祭典、在野外疯跑以及双双躺在地上看星星什么的，然后和妹子回首过去畅想未来，确定正式关系（只要不是H游戏，关系基本都是到这时候才确定的）……

总而言之，勇者理所当然的很忙，他和队里美女的关系已经水到渠成就差最后来个剪彩仪式，决战前这次休憩就是约定俗成的剪彩场合，谁敢挑这时候来搅局铁定落到被分尸的下场。因此对于勇者来说，圣诞节对他的影响可以说几近于零，反正没有圣诞节也可以把到妹子，勇者特权之一就是自己的女朋友都非常懂事，擅长配合气氛，如果告白时在海边那么小姑娘会换上泳装，在夏夜就换日式浴装，正值圣诞节的话那当然是红色小尖帽加红色超短裙……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走个流程形式罢了，勇者也很清楚，甭管是圣诞节还是清明节，妹子都已经落入手掌心，跑也跑不掉，就等着打败大魔王后好好享用了！

当然，圣诞节毕竟是个适合恋人刷好感度的日子，其效果仅次于情人节，因此如果是特别能把握机会的勇者，估计趁着这好日子就能把事儿给办了。尤其是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游戏，如果有机会出现圣诞节的话，一般都会为少年们安排这样的戏份——在平安夜里，和恋人相依相偎，而且最后两人一定会出现在某个房间里，然后镜头逐渐抬高，抬高，直到我们看见的只有星星和落下的雪花……接着就到第二天了！虽说两人事后都努力显得若无其事，摆出好像“昨晚只是坐而论道”的样子，问题是得有人信啊！你就想像一下，听你朋友跟你说：“昨天我女朋友和我一起过平安夜，我们两人在房间里互相抱着过了一夜……其他啥都没做！真的！”

你信他不？

勇者主角的场合（18岁以上）

和少年勇者们的待遇截然不同，成年勇者这个圣诞节就过得要辛苦很多。我们都知道游戏界对虐成年主角有深刻的爱好，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回忆，少数运气好的家伙也会在冒险征途上被命运强行甩几个大包袱过来，而在最终决战前，又照例会给他们安排忆苦思甜的时间（不过，“甜”的成分稍微少一些），偏偏同伴中能出现治愈系女性角色的机率又小得可怜，于是在这种时间出现的圣诞节，看起来简直就是个残酷的刑罚了。

情景A：华灯初上，天空开始落下细小的雪花，闪烁着光芒的圣诞树映照着主角的面容，相拥在一起的情侣，手牵手的一家三口，仿佛无视他一般从他身边纷纷走过。主角一动不动地望着街道上温馨的场景，脑子里却回想着一去不返的和平时期：是了，说起来，上次那个圣诞节，妻子好像也是这么开心吧？孩子因为拿到意想不到的圣诞礼物，高兴得在房间里乱跑呢……而现在，我只剩下回忆了！XXX（魔王的名字），我发誓，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啊啊啊！！！

情景B：（为避免骗字数嫌疑，场景描写同场景A），主角望着这笼罩温馨感的世界，脑子里不由得想起了在这次旅行中失去的（女性）同伴：是了，她曾经说过，希望圣诞节那天和我一起装饰圣诞树呐；还说，想和我在平安夜单独享受一次平静的烛光晚餐，为此还兴致勃勃的计划着当天要如何把同伴们支开……而现在，我只剩下回忆了！XXX（魔王的名字），我发誓，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啊啊啊！！！

情景C：（场景同上），主角望着什么东西里映出的自己倒影，脑子里思绪万千：在上一个圣诞节，我还前途无限，满怀憧憬和希望，认为自己在为人民而战；我以为我的未来就如同最理想的轨迹，必将抵达我所期待的终点，我的内心充满自豪感……而现在，我已经一无所有，我的亲人朋友都失去了，我也不再是政府人员、帝国军官或别的什么人，过去自己努力的动机和存在的价值都已经被推翻！XXX（魔王的名字），我发誓，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啊啊啊！！！

情景D：（场景同上），主角默默地注视着圣诞节的街景，忍不住咬紧牙关：已经是圣诞节了吗……他妈的终于只剩下最后一关了，这苦日子终于要到头了！一路上我就自己一个人，突破了多少障碍啊，那混蛋的手下就跟打不完似的，无穷无尽地往外冒，而且一个个都不怕死；那混蛋还不知道从哪里募集来资金，修建了变态得要死的迷宫要塞，问题是这要塞如果没有敌人入侵的话，对本方的常驻人员来说也是个挑战吧？那种要打碎三道门再敲响大钟才能开启通道的秘密房间，到底是怎么让守军在里面常驻的？……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浪费了我无数心血和时间，终于走到最终迷宫面前，XXX（魔王的名字）你就给我做好觉悟吧，胆敢威胁要毁灭人类（或抢走女人、征服世界之类），而劳烦我亲自出马的代价可是很重的，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啊啊啊啊！！！！

……你觉得哪个看上去不那么辛苦？

勇者同伴的场合（没有被主角选中的女性）

对于没有去跟勇者鬼混的女孩子们来说，这个圣诞节同样不会很愉快。

我们在游戏中遇到的女性几乎都是美女，而且拥有各种神奇技能，换在平时她们都



应该是被无数人追捧的对象，要让这些天之骄女加入队伍，那多半是得配合一段不怎么愉快的过去，比如家乡被毁了，比如男友被杀了，再不然就是被大魔王当做实验材料，甚至有可能自身就背负了要牺牲自我的宿命，最次最次也是因为对男主角心有好感才肯入队——但在这样一个适合恋人间甜甜蜜蜜度过的日子，却要眼睁睁地看着那臭小子挽着另一个妹子出去逛大街，你说她们的心情怎么好得起来？

指望女孩子们就此黑化乃至投入敌方阵营，那是不现实的，毕竟之前那么多艰难险阻都闯过来了，敌方除了最终BOSS之外的高层干部都见得差不多了（也杀得差不多了），至今依然留在队内的人应该都统一了认识：比起我们自己的队伍，反派那边还真没什么好货，叛变过去是一点前途都没有！

既然没法叛变，那就自个儿想法发泄一下吧。比较有行动力的女孩子，会带着怎么看怎么不对劲的笑容，守在门口等主角他们回来，就为了第一时间送上一句“昨天晚上是和XX度过的吗？要好?好?珍?惜哟！”可惜早期的游戏对话不附带全程语音，不然说不定玩家和主角都能被这音调给弄出一身冷汗来。

也有些女孩子比较内敛，这种妹子一般都是遭遇过感情创伤的，十有八九未婚夫就死在敌人手里，所以为了不让内心的黑暗面扩大，她们会很自觉地把仇恨的矛头指向正在远处城堡里大睡的魔王。捏着恋人的遗像或遗物，一个人默默地许下要把大魔王干掉的誓言，看上去很有点打算成为剧情里牺牲的最后一个英雄，还好这种情况下要死的几乎都是臭男人。

当然，也有运气好的姑娘，不管过去怎样，不管对主角有如何的感情，至少在圣诞节这一天，当勇者搂着自己选中的后宫对象出门时，这些待在队内，正感心情失落的女孩子会“突然发现”身边还有个好人朝自己露出羞涩的笑……其实玩家们都能看出来，那个好小伙子才是和这姑娘最配的对象，之前的剧情也会有意无意让这两人组合一下，但他们的关系永远只能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勇者还没挑好媳妇呢，你先给我一边蹲着去。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圣诞节可算天赐良机，本来在END画面里才能确定的未来，现在可以提前决定，而且无论如何，身边还是有个好人陪着的嘛！

惟一不会被勇者影响心情的女性，大概就是本来有固定恋人的幸运儿了，直到现在男朋友还平安无事陪在身边，那基本上肯定是会在打败BOSS后还快乐生活下去的两人——只要那个笨蛋不突然脑残，说出“呐，这次的战斗结束后，我们回老家结婚好不好？”这种话来。

不管怎么说，女孩子要在圣诞节这天保持快乐心情，还确实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勇者同伴的场合（18岁以下男性）

勇者队伍中的未成年男性同伴，一般是以主角的同学、老友、死党这种身分出现，而一路披荆斩棘跟主角走到这里还能保住性命的，那就只需要担心最终战时会不会被主角推出去当炮灰了，运气好一点的说不定还能从主角挑剩下的后宫里选一个当老婆。

但是前路依然艰险。大魔王的迷宫里可是有专门机关，就是为了干掉勇者身边这些亲

密死党而设的，如果运气不好触动了它们，那就只能是心里一边滴血，一边为了勇者看到最后的光明而舍身一击了！

为了不枉自送命，年轻的战士们必须在圣诞节忍耐忍耐再忍耐，小心翼翼，不犯下任何一个可能导致自己送命的错误——事实上，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是个陷阱，因为能让年轻人头脑一热就犯错的因素太多了。



比如说，看到自己那个好命的同伴和一个小姑娘抱在一起，你会不会突然涌起和自己的恋人也这样浪漫一把的念头？如果你得逞了，剧情专门安排了一段你和女朋友卿卿我我的情节，那你接下来就可以去死了，对于主角之外的人来说，从来没有免费的晚餐，更何况你竟敢在这种时候抢戏，现在好了，你应该已经没有未了的心愿了吧？可以安安心心地去死了吧？

没有女朋友？那也别急，虽然队内还是有几个美女独守空闺，但现在绝不是你脑子发热跑去填补空白的时候，因为只要踏入妹子的房间，接下来的剧情可就不由你控制了。你几乎铁定会不由自主地说出大堆告白的台词，而对方也几乎铁定会接受——别高兴太早，马上你就会兴奋得忘乎所以，口沫横飞地描绘起未来：“等这次战争结束，我们就回去结婚好不好？”“这里的事情了结，我带你去看我家乡的XXX，很有趣的！”“如果我们能平安回来，我想和你一起走遍世界的每个地方……”“这次战斗之后，我就遵守和你的约定吧！”……很好，你的未来只剩下化作天上星星这一条路可走了。

更极端的情况，你只要跑到女孩子面前送出自己的礼物，那也能变成遗物……归根结底，这个日子不是让你们这些配角表现的时候，强行登上舞台的话，出场费可是很高的呦！

所以在本应浪漫温馨的圣诞节，面对自己心仪的女孩，小伙子们还是只能咬紧牙

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念“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诅咒着“该死的最终战快开始吧”，这对未成年人来说是怎样一种煎熬？形象一点说，就像以前高考还在七月份举行时，那几个电视台主持人在六月份的深夜面带笑容：“在这里要提醒还在熬夜看球的各位高三同学，我们将会在暑假里重播此次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请大家现在先安心准备高考吧——好了各位观众，本届世界杯决定英格兰和阿根廷命运的这场关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此时此刻，年轻的战士们和高三学生们一起泪流满面。

勇者同伴的场合（18岁以上男性）

对于已经树立了成年人世界观的同伴来说，旅途走到这一步，大部分人都已经“看透了”，不管是玩世不恭的空贼还是一丝不苟的贤者，或者久经风霜的游侠，偏执寡言的佣兵，总而言之他们都清楚一件事：自己的利用价值基本上快要耗尽，圣诞节之后那几个小时的人生只能以听天由命的态度来度过，对于一个游戏的STAFF画面来说，出现自己这种“大叔”的价值和出现一幅风景图的价值大致相同——就是用来填补屏幕空白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觉悟，我们才常常看到，在最终决战前，队伍里的成年男性同伴很少表示出特别的爱好，他们要么蹲在山顶观风景要么趴在船头抽烟要么坐在房间里看老婆的遗像，就算这时候你死皮赖脸地非要跟他们对话，也只能让大叔们对你微笑和拍拍肩：“没问题的小伙子，我们一定能胜利！”



但是倘若能听到他们的心声，说不定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各位前辈内心更深处的想法——

没错，一定能胜利，而且老子一定要活下去！怎么做？什么都别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我才不会傻到在这个该死的圣诞节出来抢风头……倒是臭小鬼你！快点该干嘛就干嘛去，外面那小姑娘不是还等着你呢么，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想增加我的阵亡指数啊？！别以为我不知道，如果不是主角的话，在最终迷宫的死亡率和进迷宫之前最后那次休息的出镜率成正比！

另一方面，成年男性通常也有着丰富的过去，虽然可能这份过去已经只剩下悲痛回忆，但毕竟人家算是经历过人生的，不至于看到圣诞节的甜甜蜜蜜就生出“苍天啊命运啊马上就要面临人生的决战了我还啥都没体会到啊我好失败啊今天一定要跟她告白啊”这些念头来，你在大叔们身上完全看不到年轻人那种躁动，他们神态淡定，面带微笑，全身散发出前辈高人的气质来……你别

说，偶尔还真就在他们远眺群山的时候，背后会出现一个女性：“XX先生……这次战斗，把我带上好吗……”

注意，这种时候绝不能回答“太危险了，你不能去，等我回来吧”，成年同伴和未成年人最明显的区别就在这里，未成年勇者阵亡一般是因为心愿已了，可是大叔们则倾向于不完美的死亡，比如决战前突然想起“哎呀，忘记跟XX告别呢，她一定很生气吧”或“好想再吃一次XXX做的饭”，那和临终遗言就没两样了，请带着这少许的遗憾上路吧，你忘记喂的宠物交给活下来的人抚养就好了。

总而言之，大叔们的圣诞节会过得平淡如水，但这不代表他们放弃了希望，恰恰相反，在这天越是沉默寡言的家伙，说不定盘算的胃口越大哦。

路人NPC的场合



我们在这里说的路人，当然不是那些在村子里按照固定路线或随机路线，像神经病一样只会走来走去的普通村民，反正如果有圣诞节的话，他们一定会在村里堆上雪人，种上圣诞树，还会装模作样的挂彩灯穿红衣，总而言之看上去好像真的在庆祝，但是你走上去和他们搭话，就会发现这依然是群只会说固定台词的自闭症患者，一点辙都没有。

所以这里提到的“路人”，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路人，而是曾经在勇者的征途中出现过，有过剧情表现甚至短暂加入过队伍的角色——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挂掉了。幸存下来的同志，则有九成的机会和那群死小孩无缘，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个纯粹的路人。

路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毫无战斗力的老弱妇孺，他们往往是被勇者顺手救过，而之后惟一的生存意义则是在END画面里出现，以自己“还活着”的形式来为勇者们的事迹做

宣传。对于圣诞节，他们是没有太多概念的，我们能看到的充其量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桌边吃火鸡，不过平安就是福，多少人想获得这待遇还求不到呢。

另一类路人的生活就稍微有点挑战性了，这些人曾经参加过与勇者相关的战斗（可能是同伴也可能是敌人），因为命大而活了下来，按理说接下来就该离扫把星们越远越好，可惜我们经常看到他们抢先出现在最终BOSS面前，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让勇者挑战魔王增加了新的理由和悲壮度。

此种行为其实非常费解，因为无数事实证明，路人们的舍生取义并不能换来大魔王哪怕是1点HP的减少，也不能让勇者的必杀技槽多上半格，可惜悲剧依然不停上演。不过不过通过总结死亡名单，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共性：会在最后时刻跑出来跟主角抢戏的，几乎都是单身，而以情侣或夫妻身分离开战场的，全都没有回来！

这说明了啥呢？单身汉们到底是受到了什么冲击，以至于连命都不想要了呢？真相只有一个：游戏世界是残酷的，做为从勇者手中逃得一条命的代价，以打败大魔王为分水岭，这个时候还没有摆脱单身的就一辈子都要打光棍了！想要摆脱这命运么？重新加入勇者的队伍来碰运气吧！可能有人说“万一人家是独身主义者呢”——也对，不也有一些光棍没回来嘛。

在这种情形下，圣诞节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这一天的重要性对于诸位路人光棍来说远超那些主角，此乃摆脱“不送死就光棍”宿命的最后时刻，想必广大路人朋友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将会对异性展开空前的攻势吧！

反派中BOSS的场合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反方。这是一个先天比较不足的群体，不要看站在勇者对面的敌人密密麻麻犹如汪洋大海，但谁都知道这其中百分之九十九再加小数点后面无限个九的成分全是杂兵，战斗力姑且不提，智商也是傻不拉叽的连城镇里那些NPC都不如——除了网游，你什么时候见过任何一个杂兵，“因时制宜”地表现出圣诞气氛来了？对这些小兵来说，“圣诞节”和“北京烤鸭”或“天琴座阿尔法星”的概念没有不同，反正是这辈子无缘的玩意儿，他们只需要按照固定的人生轨迹，哇呀呀地冲上来领便当就好。

因此对于反派来说，能享受到圣诞节的成员都是中高层干部，我们怎么称呼这些家伙来着？对了，中BOSS。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时间限定在最终决战前，那有机会过节的幸运儿也不会剩下太多，估计传说中的四天王都死了两个，如果没有这个突然到来的节日，残存的干部们应该正在紧张地修葺最后的堡垒，或者抓紧时间往自己身上装一大堆能变身的东西——当然不能太多，二段之后的变身那是给老板用的。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过圣诞节。近年来中BOSS都流行人性化，“死守忠诚的骑士”和“保持理想的天才”之类层出不穷，死了都能给勇者添堵，那么活着的时候好好过一



次圣诞，自然也可以理解，只不过能活到现在的中BOSS没几个蠢货，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命运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形下的圣诞节会有多少欢快气氛那可真是天晓得。

是的，他们会怎么过呢？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成年人了，围坐在圣诞树边上相对无言默默垂泪这种段子估计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但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大吃大喝情景恐怕更加恐怖，每个人面带笑容互相祝福“圣诞快乐！”“同乐同乐，明天要死得壮烈哟！”“来为我们最后一个圣诞节干杯！”……这种画面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如果他们的坏名声没有传得太远，相信旁人会很乐意打电话给精神病院。

我们不排除有部分邪恶分子本着“大爷今天玩个够本”的心态，冲上街头劫掠良家少女，但大部分的中BOSS应该还是比较平静，平静地跟亲朋好友叙旧聊天，平静地跟部下聊聊今晚的雪，平静地回去睡觉——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晓得圣诞节该做什么。普通人能在圣诞节做得高高兴兴的事儿，中BOSS们根本就没法投入进去，谈情说爱？能有恋人的BOSS都是死心眼，不到死的时候连句软话都懒得说，指望他们在圣诞节搞点浪漫不如指望魔王弃暗投明；给孩子的袜子里塞礼物？我倒真想知道哪个BOSS能选出让孩子高兴的礼物来；圣诞大餐？估计能合他们胃口的只有自己的手下，可是不行啊，明儿还得指望他们打仗！

你可以觉得这种结局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圣诞节对这些把一切都奉献给老板的中高级干部们来说，就和普通的工作狂一样，面对突然到来的一天假期一样会手足无措。根据日本很早以前的一次调查，百分之八十的人会选择在家里睡上一整天，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逃避“我竟然不工作”的现实……

大魔王的场合

手下的干部们在休假方面已经废了，那么老板呢？会无忧无虑地在办公室和女秘书调情，还是趁机制定更加变态更加恐怖的规章制度？圣诞节那一天，一切邪恶的根源，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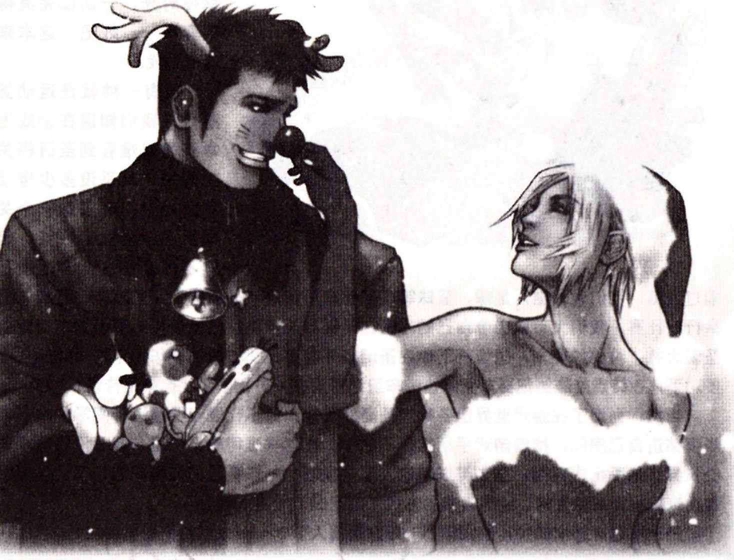
要讨伐的最终目标，是不是也有过节放松的打算？

现实让人有些沮丧。因为大量的证据表明，最终BOSS们往往都胸怀大志，区区一个节日根本无法让他们停下脚步，就算在这一天不能开战，至少也是多装几个机关的好机会呀！哦对了，朝魔神祈求力量的黑魔法阵可以趁机再画两个！什么圣诞节，别烦我，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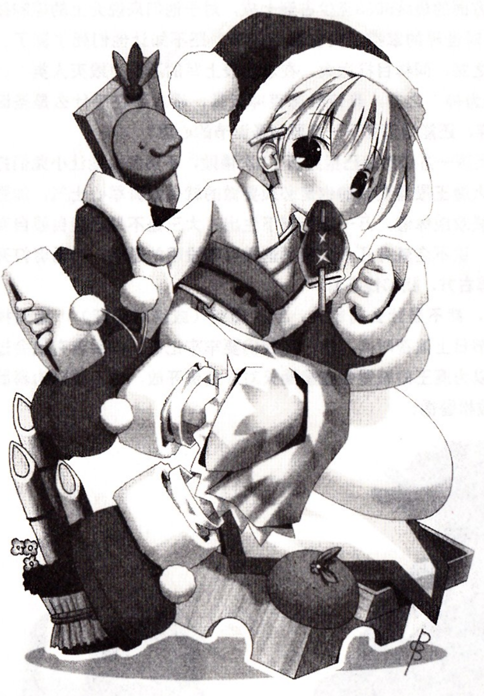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自然和大魔王们那宏伟的目标不无关系。据不完全统计，把志向订立在“统治世界”方面的最终BOSS至少占到七成，对于他们来说无上的控制欲大于一切，要他们暂时放弃对世界的掌控，安安心心过节？还不如让他们死了算了。剩下的大魔王们也不是平庸之辈，同样目标远大，在志愿表上写的不是“毁灭人类”、“重塑世界”就是“我要成为神”之类，豪情壮志直冲云霄，根本不在乎什么是圣诞节，他们连全人类都打算放弃，还能指望留下一点要过圣诞节的心思？

此外，在最终决战前，反派一方必然是已经经历了N次惨败，不然怎么能让小鬼们打到家门口来？在这种时候，大魔王最需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鼓舞军心士气，加强防御工作，而不是搞个节日联欢或休假，万一哪个部下生出“大王是不是已经自暴自弃了？”的想法，那就麻烦了，说不定就有几个会突然选择弃暗投明的道路，给勇者打开大门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屏幕右方，找都找不着。

能够当上大头领的角色，都不是什么简单人，绝对理智（或绝对疯狂），绝对执著，因此也绝对不会在什么节日上浪费时间，这一点我们要牢牢记住。以后若有机会过一把救世主的瘾，千万不要以为魔王的城堡会在星期天对外免费开放，也不要以为幕后黑手会因为假期而睡个懒觉放松警惕。



番外篇：和正邪无关的场合



游戏世界广袤无边，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每个故事都需要打生打死，也因为如此，真正能享受到节日快乐的，只能是那些和平的世界。

在有幸享受到圣诞节气氛的世界里，恋爱类游戏理所当然排名第一。在这些只需要考虑女孩子心跳度的世界里，圣诞节和情人节并称泡妞利器的黄道吉日，在这一天，不管多矜持的美少女都会脸颊晕红，含情脉脉，躺在男友怀里享受只属于两人的幸福时光，一切都完美得不真实——好吧，这本来就是游戏。

还有一种就是运动类游戏。我们知道在游戏里本身是很难看到圣诞相关主题的，似乎没多少运动类游戏专门考虑做一个关卡用来衬托圣诞气氛，但这不代表在这个游戏里不能过圣诞，我们也知道，足球、篮球等项目都有所谓的“圣诞赛”，也就是在圣诞前后举行的比赛，我们大可以想像自己的球队在圣诞当天摧枯拉朽地轰垮对手，为球迷献上圣诞大礼；再比如赛车，想像一下你在圣诞夜开着那无比拉风的豪华跑车，一路超过众多对手，在终点施施然把赛车女郎拉进车里绝尘而去……相信我，你就是传说！

当然，列出了在游戏世界里各种过圣诞的可能，并不代表我希望读者同学你在圣诞当夜钻进自己房间，抱着游戏手柄打死不放手。在这样难得的日子里，就算没机会牵着心仪异性的手出去逛街，至少可以陪家人看电视吧——毕竟我们好像都忘记了，圣诞节是用来庆祝耶稣诞生的，按照春节的方式来过圣诞节才正规嘛！

……不过，好像2010年的大年初一正好是情人节？……大家自个看着办吧！



猎天使魔女

文/菜菜子

Fly me to the moon

人物介绍



贝御雫下{Bayonetta}

执掌世界平衡的暗之魔女一族末裔，五百年前由于某种原因被封印，从而失去了记忆。名字来源于bayonet，意即剑兰，或者刺刀。



卢卡{Luka}

不懈地追踪魔女贝御雫的年轻记者，相信其父的失踪与她有关，期待有朝一日能真相大白。全名为卢卡　雷德格瑞夫，luka一名由幸运（luck）一词而来。



巴德尔{Balder}

拥有庞大势力的“以撒韦尔”财团的首领，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的神秘男性。似乎与和魔女一族同样有掌握世界平衡之力的“光之贤者”有紧密的联系。名字来源于北欧神话中的光明神Blader。



绛娜{Jeanne}

表面上是为巴德尔服务的女性，但实际身分似乎亦是魔女，并且早与贝御雫熟识，试图用不断的挑战唤醒后者失落的记忆。



瑟蕾莎{Cereza}

来历不明的小女孩，名字来源于樱桃(cerise)。称呼贝御雫为“妈咪”，长得也十分相似，但魔女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女儿……

你是否相信，世上有些秘密最好永远被埋葬在黑暗的迷雾中，永远不要被再度揭示？有时候，少数存在为云云众生所作出的决定，往往都是刻意地忘却我们那一度肮脏、血腥、野蛮的过去……然而，存在的始终存在，即使覆盖上六英尺厚的泥土，上面是如茵的草坪和盛开的鲜花，也无法掩盖有一具尸体躺在下面的现实。

亲爱的孩子，如果你有朝一日看到这些，那我定然已经不在你身边。这趟危险旅程凶多吉少，或许会夺走我的生命。甚至于，连我的存在也会被一只强大的手抹消而去，就像他们抹去那关于光明和黑暗之争的记载一样……但我不会退缩，作为一个记者，真相就是我的灵魂，在我们徜徉于无知和蒙昧的黑暗中时，正是对真实的渴求为我们打开了双目……

这些笔记将证明我和那段历史的存在，我的孩子，在这个充满了谎言的年代中，引领着你继续走下去。终究有一天，世人都将明白，无法正视过去，未来也不会向我们张开怀抱……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Prologue 序章

这个城市的冬季格外地漫长、阴湿而寒冷，仿佛是正午才过，天空便被密布的层云覆盖，迅速地昏暗下来。夹杂着细如绒毛的雪片的雨冷得窒息，路人耸肩缩背，行色匆匆，放眼望去他们非黑即灰，面孔都模糊在雨具和风帽投下的阴影中，消失了身分与个性，像一群中世纪默默巡行的苦修僧侣。

他从集会的地方出来的时候，天几乎黑透，从城中蜿蜒而过的河面上甚至泛起了稀薄的夜雾。同他一起参加了集会的人们分头离开，他打了一个寒战，投入了沉默的人流中——维格利德市老城区的轻轨因为宗教狂热分子引起的事故停止运营3天了，人们不得不靠双脚走出去，才能搭乘通往新区的高铁。今天是周五，进城的人也格外地多。

因为冷，也因为激动，他一直微微颤抖着，方才在集会上发生的事情令他的神经到现在还十分亢奋。如果不是胸前的魔法印仍灼烧着他的肌肤，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被选中了！

在数百个与会者中，大主教竟然挑中了毫不起眼的自己。这倒底是精诚使然，还是心有灵犀？虽然中选的不止他一人，但毕竟是十分之一的机会，对于这个平日里极其普通、甚至有些流于平庸的人来说，意义自然非同一般。欣喜若狂加上胡思乱想，以至于途中经历了什么，何时被人盯上的，他一无所知，只记得被人流夹裹着来到车站，又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的车厢中，度过了昏昏沉沉的一个多小时。接着要搭乘巴士，还要步行十几分钟，才能到家。

当他下车时，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维格利德，寒风益紧。他脱离了宽阔马路上摩肩擦踵的人流，转向自己租住的公寓所在的窄小街道。这里显然不是个高尚的街区，路灯昏黄，时好时坏，总有无所事事、衣衫褴褛的人更偏爱僻静和黑暗，盘亘不去。他每每走到这里，都要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即使是那间冰冷、脏乱的小公寓，此刻想起来都会觉得温暖几分。然而今天，他刚走到一半时却惶然止步——在充斥着垃圾腐烂的霉味的街道上，他嗅到了一丝绝对不属于这个地方的气息，一种花草的香，若有若无，像一只在你面颊上轻抚而过的手，感觉得到它的存在，却无法确定。

这个泥泞肮脏的地方不会有花，也不会有这样的芬芳，这里有的只是刺鼻的廉价香水和化妆品，闻起来和使用它们的人一样绝望丑陋。有那么一瞬，他似乎被这种香味迷住了，一阵晕眩，迈不动脚步。但大主教很久以前的警告突然浮上心头，叫他浑身一凛——如果你莫名地嗅到迷迭香的气味，尽力逃吧，那是“她们”的味道！

——“她们”？！

尽管从来没见过迷迭香，却下意识地觉得一定就是这种香味。他惊慌失措地四下环顾，不远处仍然只有那几个流浪汉聚在街角，看不到半个旁人，但却似乎有什么东西高速从正上方掠过，空气里隐隐传来“嗖”地一声。

他扭头就跑，脚步声在逼仄的巷子里格外响亮，引得那几个流浪汉都抬头朝这边看来，但是也只见到一个人在疯了一般地狂奔。

“神经病！”

“哈哈……”

他们尖刻地讥讽着，当然他完全没有听到，他已经跑出了这条街，想回到片刻之前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回到人群当中去，这是动物般的本能。可是上下班已经走过无数遍的路，这一次他竟然走错了，也许是拐错了一个弯，也许是惊恐之下根本没有拐弯，或者……总之无论他怎么跑，跑了多久，都再也没能回到那条大路上去。

不知不觉间，四周的一切都不一样了。那是一种难以用语言传达的感觉，你无法详细形容，街道还是那些街道，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可就是和平时所见的不同。它们仿佛浸淫在一种魔法的溶液中，空气在蒸腾，像沙漠中的那样，扭曲了事物原本的面貌。迷迭香早已不是若有若无了，而变得无处不在，那只抚摩过面颊的手变成了一只巨爪，紧紧地握住了周遭的世界。而且，最糟糕的是，他发现这里只有自己，没有流浪汉，没有行人，连天空中扑喇喇飞过的鸽子和翻垃圾箱的野猫都不见了，只有他，和……

“……魔女！”

在他因恐惧而苍白的嘴唇间迸出这两个字，一个在迷幻的芬芳和扭曲的气流中逐渐显形的身影几乎令他的心脏停跳。他已经彻底落入了对方布下的陷阱中，甚至没注意何时穿越了将他带来这个平行空间的魔法阵。

“欢迎来到‘炼狱’。”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说。来人全身黑衣，下半截面孔藏在斗篷耸立的领子之后，露出的少许肌肤在黑衣的映衬下白皙似雪，“如何，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可怕吧？”

他的牙齿在格格打架，根本说不出话来。大主教所描述过的关于魔女的许多可怕的事情一一浮上心头，他想到了死亡，不禁浑身发冷，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开始祈祷。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

魔女眼中掠过一丝厌烦和不屑：“嗨，好像我真的会对杀‘人’感兴趣！”

她以猫一样的步伐走近他，高跟鞋敲打着水泥地面发出脆响，仿佛是金属制成，腰间佩戴的弧形长刀有节奏地拍打着她紧致修长的双腿。那个男人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嘴里仍旧念念有词，即使她用手指关节叩了叩自己半秃的脑门，也

都没有停止。

“天！”她长叹一声，“别像要殉教一样。只要告诉我你们在那个快乐的小派对上都策划了什么好事儿，就可以完好无缺地回家——说老实话，我宁可自己一辈子也别和丑八怪打交道！”

祈祷声戛然而止，男人忽然扬起脸，细小混浊的双眼在厚重的眼皮下闪着光。

“……叫我出卖灵魂给一个魔女，还不如在地狱里被烧成灰！”

他的颤抖突然间停止，胸前的魔法印越发滚烫，在时刻提醒着他自己的使命，主教和他的神交给他的使命，然而遗憾的是他却无法做到了。

——没关系，还有我的兄弟们，他们可以完成！

她的眉头拧了起来：“你并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样的，我敢打赌你去了以后，也会巴不得自己从未起过这个念头。”

可是他决心已定，他可是被选中的那一个！男人猛地从怀中拔出主教亲手赠送的、篆刻着光明贤者纹章的银匕首，毫不犹豫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刀尖贯穿魔法印的刹那，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与快乐同时在全身荡漾，他发出长久以来第一声大笑，这也是他作为人类最后一个有意识的行为。

光芒像利刃撕裂了他的躯壳，改变了他投影在墙壁上的形状，一个披着白羽的生物破茧而出，发出鸟一般的长鸣，挥舞利爪迎面向她袭来。魔女仿佛一动没动，但对方却扑了个空。转身再次尝试，却再次落空，每一回，都只有衣角和黑发轻轻地拂动表明她曾经短暂地移动过。

“看看你，放弃了人类的身体，只为了变成一只最下级的‘天使’，何必呢？即使你们的主教亲自出马，也不是我的对手。”

空气中猛地闪过三道新月状的弧光，接着便只有她以日本剑道中“居合”的姿态收刀入鞘的微响传来。

白羽如雪片般纷纷扬扬漫天飘散，对方的身形略顿了顿，爆发出一声短促的悲鸣，脱力般倒下。

“我告诉过你，地狱不好玩。”地面忽然间绽裂出一道罅隙，无数瘦骨嶙峋的黑色利爪从中蜂拥伸出，争夺着“天使”的残尸，顷刻间便将其撕得粉碎，拖进了黑暗中。罅隙关闭，严丝合缝，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一个醉倒在不远处的流浪汉觉得自己仿佛听到了些不寻常的响动，慢悠悠地爬起来察看，可是昏黄的路灯下，街上静悄悄地空无一人，只有一只形似乌鸦的全黑的鸟儿振翅低低地飞去。

“上帝啊，这儿死人了吗？连乌鸦都来了？快滚吧！”他醉醺醺地冲着鸟儿挥拳叫骂道。自然不会有任何回音。他失去了兴趣，嘟嘟囔囔地钻进报纸堆继续自己的昏睡，却没发觉有一小片白羽正静静地飘落。

Chapter I You are all I long for

……维格利德在中世纪曾是魔女狩猎的重镇，千百名无辜的女人死在酷刑室和柴堆之上……在老城区，偶尔还能看到这场惨剧的痕迹——那些建筑物上、或者公墓中披着尖顶风帽的魔女形象的雕塑，不是被毁，也多少留有人为破坏的伤痕。然而，我在古老的记载中读到，那些雕像原本都是成双存在的，只不过另外一个并不是魔女，而是男人的形象。仔细勘察后，在老城区某些偏僻隐秘的角落里，的确发现了这样的现象——有被毁的魔女雕像（有时出于美观的考虑被修复了，不过无一例外地都被做成其他的东西，动物、或者小天使……对魔女的本能排斥，令那儿的人们潜意识中不希望再看到她们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的地方，一定会有相对的“穿长袍的男性”雕塑出现……相对于被过分负面化宣传的魔女们而言，他们的名字已经很久不再被人提及，只能从被视为野史稗闻的古代杂记中一觅踪迹——光之贤者（*Lumen Sages*），这种古老的称谓，似乎正好是与“暗之魔女”（*Umbra Witches*）相对的种族。

……几乎可以确定二者都曾经拥有强大的魔法力量……而最直接的证明之一，就是他们都深谙操纵时空的法术，似乎这是从洪荒的上古时代传承而来的“原初之力”，只被“世界的观察者”——魔女和贤者所掌握……像某种结界一样，可以将自己带入一个类似平行空间的世界中，不受普通人类的打搅，二者都将其称为“炼狱”……据说这种时间魔导术是他们所有魔法的起源和中心，经过长年的研究和发展的结果，就是可以将大片的空间、建筑物都藏进这样的平行世界里……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求你了，罗丹，再给我一杯吧。”

“帮不了你，”高大壮硕的光头酒保兼老板罗丹像石像一样缓缓摇头，永不离身的墨镜表面映照出对方失望的脸，“老规矩，赊账不能超过一百元，你欠的已经够多了。”

身高几乎只齐他胸口的昂佐一把扯下油腻腻的礼帽，拼命抓挠着自己的一头花白乱发。之前用身边仅余的几美元换来的那一小杯波本酒好像夺魂的魔咒一样，不禁没能安抚他的酒瘾，反而被勾得更加心痒难熬。

“行行好，看在老交情的份上……只是一百块嘛，等我找到活儿干马上就……”

“那就等你找到活儿干再来。”罗丹面无表情地擦拭着手中的酒杯，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我总是在这儿找活儿干的呀，你知道嘛，谁叫你这里最近总是这么冷清？！”

“要怪就怪圣诞节好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都要临时抱佛脚地拍拍天堂的马屁，远离地狱。回家去吧，昂佐。”

昂佐长叹一声，软绵绵地斜靠在吧台边，嘟囔着：“谁让你要起名叫‘地狱

之门’……让我在这儿多坐坐总行吧？”

“随你便。”罗丹转身整理吧台后的酒架，不再理睬他。

昂佐百无聊赖地环顾室内，大部分被昏暗笼罩的酒吧间里凌乱地摆放着十多张圆桌和高脚椅，老式黑胶唱片不疾不徐地旋转着，略带沙哑的女声轻轻吟唱着一支旧日情歌，给这个四壁挂满阴森的歌特绘画，墙角还摆放着中世纪刑具作为装饰的地方带来一丝不相衬的柔情。酒吧的一角设有带钢管的小舞台，若逢表演，暧昧的紫红色灯光会轻柔地打在舞者柔软的肢体上，像流水般滑过她豹一样健美的曲线。然而今天，舞台上一片黑暗，这个地方冷冰冰的，空无一人，只有墙上油画里恶魔的双目在昏暗中灼灼闪烁。

不，等一下，并非完全“空无一人”。昂佐忽然发现有一个顾客孤零零地坐在远离吧台的角落里。他点上一支烟，端详了那个人一会儿，终于决定上前去碰碰运气。

“嗨，以前没见过你嘛，第一次来？”他递过一支香烟，“挑了个不好的时候啊，伙计，一个多月之前，万圣节那会儿，这里才叫一个热闹！”

对方没开口，只是摇了摇头，也不知是对于他的问题，还是那支香烟。

他一边虚情假意地问“可以坐下吗”，一边屁股已经落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对方却也没表示反感。那是个年轻男人，瘦削的面颊半藏在耸起的大衣领口下，一头黑色长发束在脑后，唇边和下巴上的髭须有些长了，似乎很多天没有好好刮过。他的手中轻轻晃动着一小杯波本威士忌，面前的小圆桌上还摆着半瓶，阵阵酒香刺激着昂佐的嗅觉。

“可以……请我喝杯酒吗？”他的眼睛片刻也离不开男人手中的酒杯。

对方轻轻扬起一边的眉毛，瞟了他一眼，仿佛在问“凭什么？”。

见有了回应，昂佐顿时来了兴头：“伙计，这儿的人没有不认识老昂佐的，更没有老昂佐不认识的——虽然今天貌似也没有别人……不过，你为什么来，谁还不知道吗？信息时代，最值钱的就是情报。只要一杯酒，能换不少独门消息，不会亏了你的！”

根据对方的打扮和行止，昂佐揣摩他不是个私家侦探，就是个便衣，不知从哪里得来的门道，寻上这里来找有价值的情报。

果然，男人轻轻地笑了起来，把那半瓶酒向他推了过来。大喜过望，昂佐迫不及待地旋开瓶盖，连杯子都顾不上要，对着瓶口就灌了起来，手指一阵颤抖，几滴威士忌洒在了脸上，他急忙贪婪地舔去，嗤嗤地笑着。

“该死的圣诞节快乐！”他举起手中的酒瓶，而对方一动也没动，“多谢你的酒，年轻人，想知道什么，尽管问我吧！”

他喷吐着浓烈的酒气说，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吧台后的罗丹听在耳中，只微微回头投来不满的目光。

“你不是说，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年轻男人反问道，这是他第一次开口，

既有几分嘲讽，又带着好奇。

“哈哈，我当然知道！”酒壮人胆，昂佐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想要黑市武器？给自己手中的好东西寻个下家？还是找失踪已久的旧仇人？只要有钱，这儿没有你弄不到的东西，甚至是外面花钱都买不到的好玩意儿……听说过魔女的秘药么？只要尝……”

“昂佐！”罗丹粗嘎地一声大吼，打断了他的夸夸其谈，“你说的够多了！”

“刚才是你叫我找活儿干的，现在又……”昂佐完全没意识到酒吧老板语气中的警戒之意，直着脖子叫道，但是却被面前的男人打断了。

“你说‘魔女的秘药’？”他问道。声音不高，但明显有些兴奋，双眼也放出了光芒。

“没错！在黑暗世界中流传千年的、由魔女亲手调配的珍贵秘药，蕴藏着神秘的魔法力量，你绝对不可能在别处……”

“我不相信，”男人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魔女早就不存在了，在‘魔女狩猎’的年代，她们就已经被消灭殆尽，余下的只有神话传说。”

昂佐大笑起来：“在别处，或许是没了，可是在这个城市，在维格利德、曾经的‘世界中心’，还有几个侥幸逃过一劫的——我告诉你，年轻人，看见那个小舞台了吗？如果下次来的时候你运气好，或许就可以看见她登台表演，这儿的常客都见过她，虽然谁都不说，但每个人都知道她就是……”

“嘣”的一声巨响，罗丹一掌拍在他们两人面前的圆桌上，用力之大把放在上面的酒杯和酒瓶都震得跳了起来：“打烊了！”

“嗨！！”昂佐不满地抗议道，却无法阻止他一把拎起自己的衣领，像扔垃圾似的丢了出去。

“真倒霉！”他垂头丧气地对着紧闭的后门叫骂了一阵，毫无效果，只得缓缓蹭着脚步走开。现在才刚过零时，长夜漫漫，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完全不知该上哪儿去。正在发愁间，一个瘦长的男人在街角处挡住了去路，昂佐看也不看，正待开骂，对方却笑道：“你还没给我讲完魔女的故事呢。”原来竟是方才酒吧中的那个貌似侦探的年轻人。

“有什么好讲的！”寒风扑面，昂佐的酒也醒了几分。想起刚才的言行，他顿时明白了罗丹为何会不快，不禁对面前的陌生人也起了戒心，“那是我为了骗酒喝，胡编乱造的，也就你这种小屁孩才会当真。”

年轻人脸色微变，但他敏锐的双眼从对方的神色中读出了一丝闪避之意：“要是想喝，我还可以请客，喝多少都可以，胡编乱造的故事我也爱听，我是个记者，搜集素材就是工作。”他递来一张名片。昂佐接过一看，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大报社。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可也算不了什么，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谁都可以是记者、条子、甚至国家总理，没人关心你的身分，大家只关心

利益。而昂佐，关心的是酒精，对方的邀请勾起了他肚子里的那条醉虫。想起罗丹警告的神情，他有点犹豫，但想象中威士忌的芬芳又是如此诱人、不可抗拒。斗争了片刻，他屈服了，跟着年轻人走上通往另一家酒吧的路。

“你想知道什么？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对外人说得太多，这是规矩……”

“我知道，”年轻男人说，“但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名字，我在找一个人，已经很多年了。”

“女人？”昂佐略带挑衅地反问，“你确定她在这儿？”

“是的。”对方想了想，仿佛要下定决心般地说，“她是个魔女。”

昂佐浑身一震：“你刚才还说……！”

“那也是欲擒故纵，”他笑道，“我要找一个魔女，黑头发，左边嘴角有一粒痣，永远散发出迷迭香的气味。当然，她并不总是人类的形态……你说的那个，登台跳舞的女人，是不是她？那间酒吧中，到处弥漫着迷迭香的味道……”

昂佐已经听得呆住了，很久才说：“如果你对她知道这么多，又何必来问我？是的，她就在这里，我只能告诉你她在这座城市中，可是具体在哪儿，谁也不知道——正如你所言，魔女的外貌是千变万化的。或许我见过的那个跳舞的女人是她，也可能不是她，当你留神的时候她出现在那个角落，而下一个瞬间她就消失了。与魔女相逢是一种运气，完全不可逆料的意外。”

“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知道吗？”

“我们只听说她是罗丹的朋友，是罗丹将她带来这里的。那是个失忆的魔女，年轻人，传说她沉睡了数百年，醒来时连自己的名字也忘了，我想这或许也是她为何能逃过魔女狩猎的原因之一。人们说她最想找回自己的记忆，但这也不过是传说，没人和她说过话，魔女穿梭在和我们平行的世界中，只有她们想被看见时，我们才看得见。”

“我知道……”年轻男人低声说，这句话似乎唤起了他很多回忆，看着他脸上浮起的怅然的神色，昂佐不禁想象，他一定经历了无数次与她的擦肩而过，明明能嗅到迷迭香的味道就在近旁，但转身却是空空如也的阒寂街道，昏黄的路灯照着自己孑然的身影。

“你知道她叫什么吗？”

昂佐笑了：“她自己都忘了，别人怎么可能知道？不过有人听见罗丹叫她‘贝御雫’，这或许是个绰号。”

“贝御雫……”男人喃喃自语地重复着。他们两人此时已经在另一家小酒馆里落座，这儿和“地狱之门”判若两样，用彩灯和廉价玩偶装饰的圣诞树耸立在酒吧正中，门上挂着槲寄生花环和金色铃铛，放着过时的流行音乐，挤满了大声喧哗、痛饮狂欢的人们，汗味、香水味、人群呼吸出的浊气、加上在酒精刺激下的荷尔蒙气味，令这里的空气壅塞而滞怠。昂佐一杯接着一杯地灌下烈酒，才几分钟工夫，他也热得头上直冒蒸汽，忙不迭地加入了随着音乐扭动的人群。

“这儿才是人间！！”他大笑着对那个年轻男人说，因为吵闹，不得不用近乎喊的音量讲话，“在另外那个世界待得太久，对我们没有好处，年轻人——你到底为什么要找一个魔女？为了独家新闻吗？”

“不完全是……”他摆弄着手中的啤酒瓶，眼睛却盯着吧台上方的电视屏幕，里面的女主播正在插播一条临时新闻，因为环境太吵，只能看得见她的红唇开合，却很难听到什么。

“……著名的……以撒韦尔（Ithavoil）跨国集团……拍卖董事长巴德尔的私人收藏……名为‘世界之眼’的……价值连城……”

“啊，‘世界之眼’，她听到这个肯定会感兴趣的……！”昂佐跳完一支舞，气喘吁吁地跌坐回来继续狂饮，“好像自己是魔女和‘世界之眼’，是她醒来以后惟一能想起的两件事，即使不知道到底和那玩意儿有什么联系……嗨，我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为什么要……咦？”

可是他身旁的座位已经被一个黑人大妈占据，年轻男人不知何时离开了，酒杯下压着几张钞票。

“真没礼貌！”昂佐气哼哼地咒骂着，可是一看到钱又眉开眼笑，“不过还算是个大方的家伙——足够喝一晚上！”

就在他高声吆喝酒保再开一瓶时，年轻男人正孤零零地步行在数百米外的街道上。街角聚集着不少人，正在听一个牧师模样的人大声布道，说的都是些什么“世界末日”之类的危言耸听，后面的墙壁上还张挂着“加入太阳圣殿吧”的横幅。不远处商业区摩天大楼的巨型电视幕墙上，正播放着方才的那条新闻，播音员不断强调那块被以撒韦尔集团董事长巴德尔所收藏的宝石的神秘与珍贵，以及这次拍卖引起的轰动。而他的脑海中却只有离开前昂佐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她听到这个肯定会感兴趣的！

“贝御雫……吗……”他低声自言自语道，“我找了你多少年？二十？还是二十五？……终于要见面了！”



Let's play among the stars

……光之贤者与暗之魔女，这两个神秘的魔法种族，在某些古代文献中被毫不掩饰地冠以"最接近于神的存在"之称谓。传说他们的魔力来自于开天辟地之后逐渐分离的两股力量——光明与黑暗。这两种原初之力的代表构成了我们世界：白昼和黑夜、太阳和月亮、男性与女性。它们所代表的都是中立、无生命、无自我意识的自然力，所有那些与善恶道德有关的倾向，其实都是人类自己加诸其上的。贤者和魔女，也是一样。在古代，他们都是受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只不过由于魔女神秘的行为和强大的魔力，人类对她们的感情似乎更近乎敬畏而非亲近，这也是他们此后会被轻易挑拨、对魔女展开大规模猎杀行动的原因之一……

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种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一直和平相处，并在某些魔法研究上互相协作过，譬如说重要的时空魔法便是其中之一。那些散落在维格利德老城中、残破的魔女石像，似乎实际上是古代用来训练年轻魔女和贤者使用时空魔法的一种装置。如果找到了与其匹配的贤者像，我或许可以亲眼目睹那神奇的"炼狱"是如何出现和关闭的……但是不知是刻意为之，还是岁月使然，贤者像都早已不见踪迹，只剩下残存的魔女像孤独地经历着风雨的磨砺……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Fly me to the moon，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她蹲距在摩天大楼仿古式样的石兽鬼雕像顶端，下意识地轻声哼唱着。她不记得自己在哪里听过这支歌，它总是和其他许多失落的记忆片段一起，不时闪现在脑海深处。但是那曲调令人感到异常的平静，在略感紧张的时刻，她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她的夜视能力被提升至最高，原本灰蓝色的双瞳此刻呈现出大型猫科动物般的金黄。她凝视着脚下车流渐稀的街道，以无比的耐心静静守候着，除了在夜风中飘舞的长发，那长时间静止的姿态令她本身看上去也像一尊漆黑的雕塑。

目标出现，沿666号高速公路自南向北驶来、黑色的六门加长型凯迪拉克轿车，除了车门上银色的"以撒韦尔"集团徽章，其余部分看上去与普通豪华轿车并无二致。但她的双眸顿时明亮了起来，身体瞬间分泌出的肾上腺素令她心跳加速、呼吸微微急促——狩猎要开始了。摩天大楼外墙上的巨型钟盘沉重地敲响了零时，最黑暗的夜是魔女最好的朋友，一切都恰到好处。

"……只可惜没有月亮，该死的城市里总是乌云密布。"她抬头看了看昏沉的天空，小声抱怨着。下一秒，她颀长的身形从石兽鬼头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纯黑的鸟儿以箭一般的速度朝下俯冲而去。

在高速公路上开至110码的凯迪拉克轿车内，四名着黑西服、佩戴着"以撒韦尔"集团徽章的男人端坐在真皮座椅上，身材高大，神情严肃，无一例外都腋下鼓起，胸背看上去也略为臃肿，显然是配枪并穿着防弹衣。其中一人坐在放置于

座椅上的一只黑色中号皮箱旁，右掌更是一直没有离开过皮箱的拎手。

“嗨，伙计们，似乎不用过分紧张吧……”在沉默而绷紧的空气里，最年轻的一个略为胆怯地开口，想制造点轻松的气氛，“就在上路前，巴德尔先生的秘书告诉我这辆是特别定制、防弹级别最高的轿车，连反坦克飞弹都未必能一下在上面打开个口子，何况我们有……”

“不可掉以轻心。”坐在黑皮箱旁边的男人说，他似乎是这四人当中的首领，长年的职业保镖生涯令他像一团生铁般冷静、坚固、不动声色，即便是晚上也戴着墨镜，“如果我是劫匪，一定会选择运输途中下手。就算是坐在真正的装甲车里，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这便是为何还要我们在场的原因。”

其余两人皆微微颔首表示同意。

“可是，那块宝石真的有如此价值？不是说这座城市里无人敢同巴德尔作对吗……”年轻人的好奇心被进一步激发，眼睛朝那个神秘的黑皮箱瞟去，“听说足有鸽子蛋那么大……？”

另外二人中的一个不禁微笑道：“等到了地方，你溜进拍卖场去偷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据说拍卖也是秘密进行的，所有进入人员不仅要持有巴德尔本人签发的邀请函，还要经过三道安保检查……就算是我们也未必那么容易偷看得到。”另一人也被他们的谈话引起了兴趣。

“真是的，这些阔佬，干嘛要搞这么多花招，不就是块石头吗。等这一次的活儿干完，老子也买一块去！”

“给你老婆？”

“开什么玩笑——那个泼妇？！老子要找个太阳岛上最漂亮的脱衣舞娘，女人见了那玩意儿，从脸到屁股都会兴奋得发光！！”

这句话引发了一阵哄笑，唯独“墨镜”皱起了眉头，他认为工作时说笑是很没职业水准的表现。

“说到太阳岛……你们发现了吗？”年轻的那一个回过头看了看轿车后窗，“有一辆‘皮卡’货车从那里的高速路入口开始，好像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墨镜”也回头，狐疑地望了一会儿：“可能只是狗仔队，如果没什么不规矩就先别管他，我们在下一个高架上就能甩……”

他忽然停住了，从头顶上方传来一记轻响，仿佛几只柔软的足掌与车顶接触的啪嗒声。声音不大，转瞬即逝，但足够叫他全身都绷紧起来。

“喂……”过了片刻他才轻声询问部下，“你们听见了吗？”

其余三人面面相觑，茫然而沉默地摇头。

他们凝神再听，然而只有车身高速与空气摩擦的啸音隐隐冲击着耳膜——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

“或许是石子……”另一人才刚开口，就被年轻人的惊叫打断了，他指着后

窗大喊道："快看……！！"

众人纷纷回顾，但窗外依旧只有那辆"皮卡"在夜色中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除此之外什么也没看见。

"圣母玛利亚啊，我发誓我看见了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好像是……好像是……一条黑色的尾巴！"

其他三人愣了片刻，车厢内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一次连"墨镜"也忍俊不禁。

"尾巴？！看来连魔鬼都找上门来了！"

年轻人窘得满脸通红，自悔不迭。在同事们的笑声和善意的讥讽中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因为过分紧张而看花了眼……然而方才那一扫而过的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魔鬼不清楚，不过鸽蛋大小的宝石我倒是还有点兴趣。"

毫无预兆的，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忽然在四人的耳畔响起。极度震惊之下他们甚至花了好几秒才能反应过来，四只手枪一个接一个打开保险的声音在不大的车厢里响成一片，却谁也没有想过，这样的空间和距离中应该如何开枪。

在年轻人的眼中，接下来的一切仿佛就在眨眼瞬间发生。

"墨镜"的头猛然后仰，墨镜飞了出去，接着人软绵绵地滑倒在皮箱旁边。

其他两人的手枪同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打得粉碎，金属部件飞溅开去，他们的脑袋以不正常的角度猛然扭动，颈骨发出清晰的"喀哒"一声，也瘫倒在座椅上。

半分钟之前他们还在谈天说笑，现在车内只剩下他一人，盲目地端着手枪四下环顾。他从业以来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牙齿在格格打架，裤裆处一片深色的湿迹渐渐扩大。

"哎呀呀，竟然吓得尿了裤子——我有那么可怕吗？"

女声再度响起，一个黑衣黑发的女人正驾着二郎腿悠闲地坐在他对面，就在"墨镜"身边。她就像是从空气中生出来的一样，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她是以什么方式、又是在什么时候进来的。

"别担心，我对杀'人'没兴趣，他们只是晕过去了，醒来后或许会觉得脖子痛而已。"见他筛糠般地抖作一团，女人微笑道。她的面孔半掩在斗篷领子下，细长的灰蓝色眼睛在黑框眼镜后面闪着美丽的光芒。

她拍了拍身旁的黑皮箱："那么，就是这个喽——传说中的'世界之眼'？"

年轻人突然朝她扣动扳机，刺目的火光爆起，枪声震耳欲聋。

然而却只穿过空气，在后车窗的防弹玻璃上打出蛛网状的裂痕。

女人在眼前消失了。

她再度出现时却在年轻保镖的右侧，一掌将他的手枪击落，轻易扭住他的手腕，膝盖抵住他的后背，将他死死压制在座位上。

这一次他看得略为清楚——对方的身体在子弹击中的刹那化为一团黑烟，然后又遽然聚集为人形。

“你……”他被大力地摁住，脸半埋进柔软的真皮座椅中，发音不清，“你不是人类……你……！！”

无数可怕的名词浮现在脑海中——吸血鬼、恶灵、巫师、还有……

……魔女。

出发前，巴德尔先生的秘书、漂亮的绛娜小姐还和他谈起过超自然生物，但他以为那只是个玩笑。

“想得到世界之眼的，可不止是人类呢。如果有奇怪的东西来找麻烦，”她指着他胸前的徽章说，“摁一下它，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哦。”

“怎么，会有天使来营救我们吗？”当时他这样笑着回答，心里却盘算着如何才能约这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出去。

谁知道这一切会真地发生？

“没错，我不算是‘正常’人类，不过你想怎么样呢？”魔女笑道，她捉住他手腕的那只手冷得像冰，仿佛没有一丝体温，全身散发着迷幻的香气。

年轻保镖发觉自己在那种味道中有失去知觉的趋势，恐惧下他并未多想，用没有被扭住的那一只手摸到了胸前佩戴的徽章，摁了下去。

一阵剧痛贯穿了胸膛，炽热、烧灼般的痛苦令年轻人惨叫起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意料不到”的事情竟然是这样。

骨骼发出可怕的噼啪声，关节暴长，背部与颈部的肌肉飞快地膨胀隆起，吞没了他瞪大的双眼。

“该死的，又来了！”女人摇头道，和平解除对方武装的计划已成泡影。她只好撤手退开，而对方早已不复人形，变成了一堆不断增殖膨胀的肉团，“真恶心！”

她抓起黑皮箱，踢开后车窗，纵身跃出，站在后车盖上。

事实上，原本并没想到“世界之眼”会有这样的体积——一块宝石能有多大？可是竟然用了这么大一只箱子，带着它，她没法变身，如果就在这儿打开……

轿车仍在全速疾驰，也不知是谁在驾驶，竟然对车厢内发生的巨变一无所知。

或者，即使知道又能怎样，增生的肉团已经吞没了驾驶室，完全包裹住了轿车，正不断朝后车盖上涌来。被肉块吞下的金属仿佛被某种力量在内部重组，变成两只巨大的铁翼划破表面，轰然伸展于空中，仿佛高悬的断头台。

没时间研究箱子了，锋利如刀的铁翼向她劈头斩落，位置狭小，除了跳车她没有别的闪避之法。

但是对方的行径多少惹恼了她，她从那年轻人最后一刻惊恐的眼神中读出了

被欺骗的意味。如果说前一天被“猎杀”的那个笃信的男人是自愿化身，那么这几个倒霉的保镖纯粹只是被卷入其间而已。

镰刀一样的铁翼迎面袭来，强力的风压吹起魔女的黑色长发……

她岿然不动地凝视着劈头砍下的铁翼。

闪着寒光的刀锋落下至她额前一寸处突然静止。

长发仿佛与她的黑衣和影子溶为一体，藤蔓一样盘绕在车身上，紧紧地缠缚住了对方，如果有人能真正看见这一幕，他会觉得那片黑色便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有无数渴血的眼睛从里面凝视着自己。不过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辆车已经被魔法印带入了平行空间。

“听说过被魔女杀死的天使的下场吗？”她对面前仍想拼死挣扎的对手说，“虽然我不认为你这副德行也可以被称作‘天使’，但是一旦被蛾摩拉捉住，还是只有落地狱一途哦！”

铁翼被生生撕下，“天使”爆发出一阵悲鸣，混合着那四个曾经人类的嗓音，四个扭曲的面孔从肉团的表面浮现出来。

“不要以为得到了‘世界之眼’，你就能找回自己的记忆，贝御雫！”四个嗓音同时对她叫喊道，“在光明与黑暗交融的那一刻，就是世界毁灭的时候！”

魔女突然感觉到异样的波动，一股不属于这只受人操纵的傀儡天使的力量在对手的内部积蓄。她及时收回影发，在身后打开魔法印一跃而出。

脚尖刚接触到地面，强力的冲击和刺目的火光便扑面而来，轿车在她正前方化为一只火球。爆炸的力量将其整个托起，在高速行驶的惯性下继续向前飞出数米，车首左角重重落地，又整个倾覆，暴露出动物内脏一般的底盘和兀自空转的轮胎，车顶着地摩擦着前滑行，与地面之间不断爆发出鲜明的火花，直到撞上高速公路护栏。几辆尾随的汽车刹车不及，也一头撞了上去，更引发了第二次爆炸，几辆车体的残骸高高飞上半空，又在她身边的沥青路面砸出大坑。

这一切都是透过人类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景象，而“天使”的分崩离析、地面裂开的血盆大口和无数争夺尸骸的利爪，只发生在魔女的世界里。

她的身后传来刺耳的喇叭声——车祸打乱了高速公路上的秩序，不少急刹的车辆横七竖八地碰擦在一起，更有一辆“皮卡”车轮打滑失去了控制，照直朝她冲来。司机一面狂打方向盘，一面惊叫起来。

然而想象中鲜血四溅的惨剧并未发生，“皮卡”安然驶过，什么也没碰到。司机短暂的紧闭双目之后发觉不对，再睁开眼睛去看，却已将那乱成一团的车祸现场抛在了后面。

“眼花了？”他疑虑重重地想。

他就是那个在地狱之门和昂佐谈话的年轻男人。从维格利德市区开始便一路尾随着以撒韦尔集团的轿车，期待会有什么事发生。可是仅仅只看到轿车里闪过一抹火光，随即便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但是，有一瞬间，他的确看到了一个黑色颀长的女人身影就在自己的车头前……

“贝御雫……”他低声自言自语道。

然而身旁却忽然有人应答：“嗯，找我有事么？”

魔女提着那只黑皮箱靠在他身旁的车座上，正在掸去衣服上的烟尘。迷迭香的味道在窄小的驾驶室里弥漫，只是他之前想得太出神而没有留意。

他再次不争气地惊叫起来，“皮卡”像蛇似地在高速上乱扭，差点又酿成车祸。

“眼睛看路——我只想搭个便车！”高跟鞋一下踏住方向盘，稳住了车身，“话说回来，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Chapter III Did you kill my father?

……与魔女打交道的人应当明白，那些神奇的女人不会一直保持着人类的形态，事实上，“化身术”是除了时空魔法之外，对于魔女们来说最重要的法术之一。就算其具体原理没有随着魔女一族的消亡而失传，自负而骄傲的现代人也肯定无法再理解并掌握这门高深的艺术。从古至今，都流传着人类无意间目击此类变身事件的记载，并且在魔女狩猎的时代也被当做一项“撒旦崇拜”的罪行而大肆渲染。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著名的“壁走”，也被无端地和“邪术”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对于她们来说，这些只是必须掌握、十分有用的技艺，在提倡独自行事的魔女世界里，可以带来很多便利。

维格利德老城区内到处遗留着魔女活动的痕迹，譬如说一些怪异的古老建筑物，在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突兀地出现一扇门，甚至外墙上压根就没有留下任何入口，虽然今时今日，这些老房子都已经被粗暴地改建过多次，以更加适应我们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人都会指着垂直墙壁上的一些奇怪痕迹告诉你，那些就是魔女们留下的脚印，是她们能够摆脱地心引力束缚，自由漫步于任何角度、任何表面的明证。而刻意将居所建造成人类无法轻易进入的样子，恐怕也仅仅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杜绝骚扰吧……

……虽然魔女们选择的变身对象通常只是一些以速度和敏捷见长的动物——乌鸦、黑猫、豹、有时还有蟒蛇……但假如她们愿意，一个将变形术用至化境的魔女可以变身为任何想象得到的东西，甚至是已经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魔法生物，比如说龙……

在维格利德一处地下公墓的古老壁画中，我就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个女人变成巨龙，同一大群天使展开搏斗……我相信这是对于那场魔女和贤者间的大战的表现，而这场毁灭了两个神秘种族的战争，却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直接的记载。只有片鳞只甲般的残破片段，能够让后人一窥其惨烈与残酷……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与昂佐所想的不同，驾驶“皮卡”的年轻人真的是个记者，同他父亲一样。后者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官方记录是失踪。而真实的情况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因为父亲最后一次离家之前，将所

有的手稿和日记，都留给了他。当然，要在他长大成人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那些艰深晦涩的古代文献和父亲所做的笔记意味着什么——那个奇怪而勇敢的人，在他失踪之前，正在调查关于魔女的历史。

换了别人，或许会觉得父亲疯了，但他却不这么看。虽然父亲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和丈夫，过分执着的工作热情毁了他的婚姻和家庭，但是他对于真实的渴望却远超过这世界上任何一人，一个疯子不会那样有条理地归纳整理那些汗牛充栋的资料，也不会在一个被尘封数百年的古代世界里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是的，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父亲死了，后者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里也这样说——如果我再也没有回来，那便可以认定我已经被某种力量夺去了生命……但是为什么？假如事情真地如他所言，他所调查的对象已消逝许久，谁又会对一个记者下毒手呢？

因此他更加坚信，世界上还有魔女和贤者存在，城市阴暗角落里流传的许多"都市传说"也无意间印证着这一点——一个女人化身为乌鸦啦突然消失啦，某人无意间闯入一个看上去和平常世界一样却空无一人的地方啦……父亲死后的二十年间他不懈地寻找着蛛丝马迹，厚厚的笔记和手稿几乎被翻烂，最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魔女身上——手稿里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可能是因为父亲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很确信地记载下那个女人的容貌，说明他曾经亲眼见到过她。那个女人或许是硕果仅存的魔女，曾经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被封印起来，在近乎冬眠的状态下渡过了长达数百年的岁月，也正是这样才能够逃过那场屠杀魔女的大浩劫。从那些最后阶段的日记来看，父亲正在寻找的就是她，而且已经快要接近目标，就在这个当口，他永远地失踪了，只给儿子留下这样的文字：

"……为什么要把她封印起来？据说她还被装进一只石棺，沉入一个幽深的大湖中，如果不是后来有人偶然间发现了这口石棺，偶然间将其开启，封印或许直到世界毁灭的那一天也不会被解开……有些文献晦涩地提及，魔女世界中惩罚罪大恶极者的方法就有'永恒封印'一项，把罪犯装进平时只有死者才能使用的石棺并将之抛弃，与处以死刑并无两样。如果是这样，那么以这种方法活下来的魔女一定不止她一人，只是没有被找到。但她又是因为触犯了什么天条，才会被施以如此严酷的刑罚？怎样可怕的魔女，才会使自己的族人都希望她永远不要再度醒来，行走人间？找到她，或许我常年的探索才会有答案……"

然而卢卡 雷德格瑞夫，那个与其父一样执着不懈的年轻人，再也料不到父子两人搜寻几十年的目标，此刻会懒洋洋翘着二郎腿坐在自己的副驾驶上。有一会儿他认定这肯定是恶作剧，那些成天嘲笑他的同事们又想拿自己取乐了，但是车内飘着的迷迭香气味打动了他的直觉。他不断用眼角瞟那个女人，漆黑的长发和衣服，黑得仿佛能吸收一切投射在上面的光线，衬托得皮肤异常皙白，胸前挂着一个新月形的吊坠，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双目半闭好像在打盹，狐狸一

样尖削的下巴上的确有一粒痣……

“你在看什么？”她突然睁开双眼质问道，语气倒不是特别不快，“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我……呃……”说什么呢？难道大喊“到底是不是你杀了我爹？”，他竟然语塞了。

“话说回来……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小丑猫，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的？”

“谁叫‘小丑猫’！”卢卡叫道。魔女没回答，手指在自己的嘴角比划了一下。他一照后视镜，才发现方才一边开车一边吃下去的汉堡里的番茄酱在嘴唇周围留下了一圈马戏团小丑般的红色“唇膏”，急忙窘迫地用袖口擦去。

“真不讲卫生，”她嗤鼻道，“就没有手帕或者纸巾吗？”

“有趣，魔女也用手帕和纸巾？”他忽然来了勇气，大胆反问道。但是刻意加重的“魔女”二字似乎并没引起对方多大的反应。

“纸巾、快餐、一次性内裤……人类发明的很多东西，虽然是在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整个世界，但就眼前来说，的确方便，我也喜欢。”她微笑道，灰蓝色的眼睛眯起，像只心满意足的豹子，“不过，还真是意外啊，竟然遇到知道魔女存在的人——等等，是罗丹告诉你的吗？他为了多少钱又把我给卖了？”

——一杯酒，很简单吧？虽然卖你的不是罗丹……

他这样想着，却没有说出来。

“我是个记者，负责一本杂志新开展的超自然专栏，所以……”

“太遗憾了，小丑猫，但我没时间接受采访呢——何况，如果罗丹和你谈起过我，你就会知道我的记忆力出了点毛病，很多事情都忘掉了，我不认为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有趣的故事。不过，我欣赏你的风格，其他人绝不会想要找一个真正的魔女，他们只是胡编乱造一通拉倒。”

“……我叫卢卡。”

她挂着那种猫一般的笑容耸耸肩，仿佛在说“谁在乎呢？”

“你要去太阳岛？魔女不是骑在扫帚上……”

她用脚尖轻轻踢了一下身边的那只黑皮箱，箱盖上镶嵌的以撒韦尔集团标志闪烁着幽暗的光芒：“别说蠢话了，小丑猫，哈利 波特看多了吗？”

“这么说，那辆爆炸的车的确是你……”

“嗨，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人类还是别太干涉魔女的好。”她伸了个懒腰，“现在，如果你没别的问题，我得睡一……”

“所以你才杀了我父亲？”

这个他最不想提起的话题，此刻却脱口而出。他甚至没有考虑过后果——如果一个残忍的、被自己族人封印的魔女可以杀死他的父亲，又会怎样对他呢？

贝御雫第一次坐直了身体，拉下遮住半边面孔的斗篷领子：“你说什么？父

亲？”

“是的！”卢卡像失控一样说，“我父亲——安东尼奥 雷德格瑞夫，二十年前失踪，他最后一次离家是为了找你，说他知道有一个魔女被封印在石棺里、沉到了某个湖底！！

“哈，”贝御雫轻笑起来，“我现在多少明白了一点……如果你父亲对魔女的故事如此着迷，那你也该知道——我对人类没兴趣，魔女的敌人是光之贤者，或者说，受他们操纵的那些所谓的‘天使’。除非你父亲也堕入此道，自愿献身成为那些怪物的载体，否则我不会碰普通人类一根头发。”

“……我不信！”

“那我现在就在这儿，试试用木椿刺穿这颗‘邪恶的心脏’吧，小丑猫。”

“我叫卢卡！！”

一怒之下，“皮卡”又开始在高速公路上乱扭起来，黑皮箱被突如其来的晃动震翻在地。是错觉吗？里面竟然隐约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

两人同时停止了争执，面面相觑。

“我好像听到……”卢卡半晌才犹豫地说，“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贝御雫皱着眉头盯着那只皮箱：“我早该知道，即使有鸽蛋那么大，也用不着这么大的箱子吧……！”

她从怀中抽出长刀。

“喂喂喂！你不是打算在车里……”

寒光闪过，卢卡觉得一道凛凛冷风从自己鼻尖上擦削而下，近得他甚至能嗅到沾有血腥气的金属气味……

皮箱上的密码锁“当啷”滚落，贝御雫一脚踹开了箱盖。

两人朝里看去，顿时瞠目结舌。卢卡握住方向盘的手再一次无意地松开，“皮卡”车轮一斜，蹭上了高速公路护栏，后面的车辆纷纷大按喇叭，避让不及。

“嗨，你到底会不会开车！”魔女再一次起脚踏住方向盘，顺手在他脑袋上掴了一记，“你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司机！！”

“但是……但是那个……！！”他指着箱子大喊道。

“别问我，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怎么会到了里面！”猫科动物的优雅和从容消失殆尽，魔女第一次露出焦躁和迷惑的神情。

她用两根手指夹住覆盖在“那玩意儿”上的白色毛毯，好像下面的东西会随时跳起来咬人一口般，将它飞快地掀到了一边，一个小小的、蜷缩成一团的身体露了出来，穿着半旧的粉红色棉布裙子，光亮的黑发上扎了一根缎带，怀中还紧紧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偶——分明是个至多四、五岁光景的小女孩，圆嘟嘟的脸蛋上还架着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双目紧闭，一动不动。

“皮卡”吱地一声彻底停在了路边，卢卡目瞪口呆地看着箱子里的女孩。

“你居然还绑架儿童……”

“胡扯什么——我根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她死了吗？”

贝御雫小心翼翼地摸摸她的脉搏：“没有，好着呢，似乎只是睡着了。不过……”

她摊开手掌，露出从女孩衣襟间顺手夹出来的东西——纽扣大小、不断闪着红光的信号发射器：“我们被跟踪了。”

卢卡向后视镜里看去，雪亮如同兽目的车灯一盏盏自后而前呼啸经过，没有什么人对这辆打着双跳停在路边的“皮卡”表现出过多的兴趣。

“前面好像有个交叉口，从那里开下去。”贝御雫把毛毯盖回熟睡的女孩身上，对卢卡说。

“可是……”

“这事待会儿再说，有个老朋友来找我了，离开人多的地方越远越好。”她眉头紧蹙地仰首，像野兽般仔细嗅了嗅空气，“可恶，为什么是小孩？我最讨厌甲虫和小孩！！”

Chapter IV Her name is Jeanne

……传说，魔女和贤者的先祖是追随创世神的两名仆从，神将黑暗与光明之力分别赋予他们，那便是白昼的“世界右眼”和黑夜的“世界左眼”，并且嘱咐他们决不能让光明与黑暗有交汇的时机，因为伟大的创世预言中说，在二者相遇的那一刻，就是世界的末日……为了坚守誓言，两个种族订立了“圣约之盟”，严格限制彼此之间的活动，除了必要的交流，不允许族人互相往来，违反者可以被施以极刑，甚至处死……于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相安无事，直到战争爆发……

这场争端的起源，任何史料上都没有找到直接的记载，仅有零星迹象表明，这或许和盟约的破裂有关。而具体细节，则不得而知，甚至连战争持续的时间，也语焉不详，留给我们的只有想象中的满目疮痍，和两败俱伤的结局……

……在战争中，势均力敌的形式迫使魔女和贤者都将各自的力量发挥至最高，又创造出一些新的战斗技能。贤者开发出以魔法力驱动、名为“天使”的战斗机器，而魔女则将古老的大召唤术的潜能充分挖掘，其结果就是以自身的一部分为媒介，能够暂时地将强力的魔界使徒带来“炼狱”中协助战斗的方法……因为那媒介通常是她们的长发，因此这种召唤术又被称为“影发”……运用“影发”战斗消耗巨大，而且十分危险，因为魔神的力量桀骜不驯、很难驾驭，稍有不慎便会反噬自身。但那些能够将这种法术运用自如的魔女，却可以在战场上发挥惊人的威力，被她们杀死的“天使”和贤者，无一例外会被当做献给魔神的祭品，而直接被拖入地狱……我手头的资料上还保留着某些曾经被魔女召唤的魔神的名字，它们后来被人类世界以别的意义记载下来——所多玛、蛾摩拉、别西卜、示巴女王……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通身赤色、涂画着兽牙形火焰花纹的大卫·哈德逊机车在公路一侧垂直于地面的摩天大楼外墙上轰鸣着驰骋而来。机车骑士丝毫也不担心会有人被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吓得晕过去，她知道“炼狱”已经被开启，除了那辆“皮卡”车边站着的傻乎乎的年轻男人，这个平行空间内只有她和贝御雫。

与车身同色的头盔风镜表面映出光怪陆离、在高速运动下不断扭曲变化的景象，她催动引擎从高楼表面一跃而起，朝着地面上矗立的魔女迎头落下！

对方冷静地纹丝不动，直到最后一瞬才突然化为烟雾，在距离车头几厘米处消失。

后面！

她及时回身，正好赶上用左前臂挡住对手凌空扫来的一记飞踢。

贝御雫的鞋跟就停留在头盔风镜之上，她忽然冲机车骑士单眨一眼。

高跟鞋上装配的铳器猛然开火，子弹贯穿了风镜，撕裂了她自己在其表面的映像。

但对手像只敏捷的豹子一样，以几乎和弹道平行的姿势腾翻出去，子弹打碎风镜之后蹭着她的面颊飞出，在卢卡脚边激起一小片灰土。

落地之时她已甩开头盔，露出紧紧梳在脑后的银发，和一张与贝御雫同样皙白的美丽面孔，红唇鲜艳犹如烈火。

“你又来了，”贝御雫笑道，“不断纠缠一个可怜的失忆女人，却又不肯说明原因，绛娜小姐，你究竟想要什么？”

被称为绛娜的女人抬手吹去指甲间的灰尘：“瞧，睡美人，你终于知道我的名字，剩下的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你的名字是罗丹打听来的，”笑容转为轻蔑的神情，“原先我以为你也是魔女，不过实际上看来，只是巴德尔豢养的……”

绛娜冷笑，她毫无预兆地发动攻势，身形在跃起的半空赫然已不复人类的样子，速度快得像一团赤色的残影。

贝御雫毫不退让地迎面而上，在卢卡的眼中，仅能看到一黑一红两个影子纠缠在一处，有点像电影中的特殊视效，那其实是两人高速移动造成的幻觉。伴随着野兽搏斗时短促而愤怒的咆哮，她们每一次交锋时会迸出点点星火，只有此刻“影子”才会稍稍具现化一点，继而又回复为稀薄的样子。

一柄长刀从两团残影间飞射而出，刺穿了“皮卡”的车门之后仍像柄音叉似地不断摇摆，卢卡认出那是贝御雫的武器之一。

接着一只形似鹰爪的“指刃”也被高速甩出，上面还挂着黑色斗篷的残片。

两个“影子”擦身而过，飞跃分开，绛娜正好落回她的机车上，而贝御雫则蹲踞在“皮卡”车顶。

她们的衣服与原先相比都多了几道裂口，绛娜的左脸还被划破，鲜血在白玉般的面颊上格外刺目。

“是我变强了，还是你的身手退步了？”贝御雫轻轻吹开枪口的硝烟。

对方微笑着用手指擦去自己的血液送入口中，伤处眨眼间便已愈合：“真的吗？你确信退步的人是我，睡美人？”

她的左手食指和无名指间夹着一个新月形的项链挂坠。

一根长鞭蛇一般从贝御雫的黑衣下飞出，缠住了她的左腕。

魔女猛拉鞭子，试图夺回自己的项链。不料对手却借她的力量飞身期近，手腕抖动，鞭子绕在了贝御雫自己颈上。

她在空中瞬间化为乌鸦，长鞭从比人类手腕纤细得多的鸟爪上软软滑落。

下一秒她又重新恢复人形，拉紧了鞭子的一端，将贝御雫压制在“皮卡”车顶，用手中的新月形尖端在她脸上轻轻划出一道血痕，贴在她耳畔悄声说：“你还没准备好。”

贝御雫奋力翻身，双膝夹住了对手的头，但很快便发现无法使力——绛娜也和她方才一样化为烟雾散去，然后又在大卫　哈德逊机车上重新聚合为人形。

“我说了——你还没准备好，贝御雫！”她略带失望地摇摇头，“看看这陈腐的战斗方法，以前的那个你哪里去了？难道五百年的沉睡真地可以让一个顶尖杀手变成一只无用的奶牛吗？”

“奶……奶牛？！”

卢卡不合时宜地插嘴道：“我觉得这是一种赞……啊！”

贝御雫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记嘴巴。

他们再度看去时，却已不见了绛娜和她的机车，只有那只新月形挂坠掉落在地面的轻响，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引擎轰鸣声，表明了她的离去。

贝御雫上前拾起挂坠，紧紧攥在掌中，新月的尖端刺破了皮肤，她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二十年前被人无意间打捞上来，自石棺中醒来之后，她无时无刻不被失忆的苦恼困扰着，那种感觉仿佛是一个失明的人在无垠的黑暗中摸索，绝望、令人疯狂。在罗丹的帮助下她来到历史古城维格利德寻找自己的过去，就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的绛娜，或者说，对方主动地出现在她面前，简单明了地向贝御雫发出挑战。

直觉告诉她，自己曾经与那个红衣女人熟识，但记忆中却始终仅有零星的片断闪现。更令她苦恼的是，尽管已经交手多次，始终也未能完胜对手，失忆也包括对大量战斗技艺的遗忘。这就是她每次离去时所说的话的意思吗？

——你尚未准备好？

“……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她是谁，即使从罗丹那里得到她的名字，也还是……”贝御雫仿佛在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对仍在揉着一边面颊的卢卡说，“该死的，就要这样到永远了吗？”

“你刚才说她是巴德尔的手下？”卢卡已经忘了被掌掴的耻辱，“她也是魔女？”

“我……不能确定。”贝御雫将挂坠戴回自己胸前，“因为罗丹曾说，我是惟一剩下的魔女……可是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告诉我，她和我非常相似……”

“她为什么要追着你，以撒韦尔派来的杀手？”

“虽然公开的身分她是巴德尔的私人秘书——很讽刺吧——但是我觉得她有别的目的……最初的时候我比现在还糟糕，她完全可以轻易置我于死地……而且那箱子根本是个诱饵，里面装的又不是‘世界之眼’……”她透过车窗玻璃朝里看去，却惊觉小女孩已经不在皮箱中了，“喂，那个小家伙……啊！”

忽然有人从下方揪住了她的长发，拽得她朝后一个趔趄，一个稚嫩的童声快乐地叫了起来：“妈咪！”

短暂的沉默大约持续了十秒钟，接着卢卡突然爆发出一声大喊：“她是你的……？！”

“开什么玩笑！”魔女正忙着摆脱那个拉着自己头发不肯松手的小女孩，好不容易把头发从后者手里抽出，小女孩又扑上来抱住了她的左腿，简直像块撕不掉的胶布，“我最讨厌甲虫和小孩！！”

“真的吗？”卢卡蹲下，问那个热情的小家伙，“嗨，小妹妹，这个阿姨是谁？”

“妈咪！”清脆而肯定的回答。

“我可不认识她！”一味否认似乎并不起作用，卢卡双臂交叉在胸前，用质问的眼神看着她。而小女孩更是紧紧抱着那只破旧的布偶，小脸渐渐扭了起来，发出不满的抽泣声。

“喂……别哭了，惟一比小孩更讨厌的就是哭宝宝！”

恐吓收到的效果更差，抽泣转为大哭，她跺着脚，大颗大颗晶莹的泪珠滚下来：“妈咪凶我……！！”

“哪有你这样对待小孩的……真是可怕的魔女阿姨！”卢卡抱起小女孩，让她坐在自己膝上，用袖子给她擦掉脸蛋上的眼泪，却无奈衣服本身也不太干净，在对方的面颊上留下了花花绿绿的痕迹，又从口袋里摸索出一支棒棒糖，“来，这个给你，不哭了哦。”

“这是什么？”泪眼朦胧的小女孩却意外地警觉，“妈咪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妈咪……呃，你妈咪现在不就站在那儿吗？这是糖果啊，草莓味的，很好吃，看，不信的话我先尝一口……”

她终于放心地接过棒棒糖，吮吸了起来，眼泪还没干，表情已经渐渐放晴。贝御雫恼火地站在一旁，偶尔朝这边偷瞟一眼，但很快就把目光移开。

“你叫什么？”卢卡问小女孩，现在她又高兴了，咯咯地笑着。

“瑟蕾莎！”

“说实话，仔细看，小瑟蕾莎和‘妈咪’长得还真挺像。”他故意着重那两个



字，魔女果然有了反应。

“你胡说什……”她不耐烦地扭头呵斥卢卡，后者却示威般地将小丫头直送到她面前。

黑发、白肤、下巴上小小一粒痣，圆滚滚的大眼睛直直地看着她，仿佛一泓清水，映出她的影子。

“就连眼镜都是黑框的……嗨，要说你们俩不是母女，还真难叫人相信。”卢卡下意识地觉得手足无措的魔女十分有趣，不禁更要调笑一番。

“我……”

“你不是失忆了吗？或许这是在失忆期间生的……”

“什么？！”

“或许还不止一个……”

“别捣乱！小家伙，我问你，”她揪住女孩的后领口，像拎只猫似地提着，“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谁把你放进那只皮箱里？”

对方一脸茫然：“有人说要带我去找妈咪，我就跟他走了……后来……”

“对，好好想想，后来都发生了什么？”

“……我睡着了。”

“呃……”

“不过我找到妈咪了！”

“我不是……！”贝御零恼火地喊道，但她在那张小脸上又看到了受惊的表情，不禁突然心软了，“唉，随你怎么叫吧……”

卢卡开心地凑了上来：“还真看不出你是个辣妈……”

“闭嘴，上车，继续开。我或许不能打她，但是可以揍你。”

“还是去太阳岛吗？”

“那当然，真正的‘世界之眼’一定还在巴德尔手里——我必须搞清楚！”

Chapter V Route 666, not available

……差不多同一时代，魔女和贤者还分别将他们力量的核心——时空魔法的研究也进行到了极致，以至于据说可以将法术的范围与尺度无限扩大，而在理论上能够去到往昔与未来的任何一点……但是现实中似乎没有人能将其付诸实施，因为魔法被增幅过大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很难被精确控制。但这种追求，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从来没有停止——那是他们种族的起源和存在的目的，监督时空的运行、宇宙万物的平衡……或者也可以从另一层面上理解此中深意：只有真正的神祇，才能够将时间操控自如，而"最接近于神的存在"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法满足了……难道，这种危险地、似乎已陷入盲目的对力量的追求，才是二者最终步入灭亡的根源吗？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不幸的是，前行没有几公里，666号高速公路便宣告封闭。成排的警车闪着警灯拦在路面上，被阻挡的车流愤怒地按着喇叭，噪音此起彼伏，小瑟蕾莎烦躁地捂住耳朵。

"貌似是有宗教狂热分子引爆炸弹，破坏了公路。"出去探听消息的卢卡小跑着回到车内说，"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开放了，只有回头或者改道……"

"可是这条高速不是跨海通往太阳岛的惟一入口吗？"贝御霏不耐烦地看了看身边的小家伙，"或许就把她丢给你，变身了飞过去好了……"

"喂喂喂，当'妈咪'的不可如此不负责……呃！"卢卡的鼻尖突然被黑洞洞的枪口指住了，"好吧好吧，我闭嘴。"

贝御霏走出"皮卡"远眺东方略微发白的天际，空气中有些咸腥，是海洋的味道，多少驱散了一些冬日城市中窒息沉重的污染物，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前方不远处，好几名警察押着一个穿灰袍、金色长发的男人朝停靠在一旁的警车里走去，他还在大叫着什么关于世界末日、创世神诞生的宣教词。可是在经过贝御霏身边时，却突然住了口，死死地盯着她看。后者带着被冒犯的神情不快地回瞪，金发男人非但没有移开目光，反倒咧嘴笑了起来，他的牙齿白森森的，像野兽般尖利。

"……我又看见，且听见，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他们配得权柄，皆因他们是光明的造物……而那些混杂其间的黑羊，注定要被屠宰，它们的血泪会染红夜空……"

他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大声向贝御霏喊道，身旁围着的几个警察无论怎样推搡，也没法令他进到警车里去。一个警察抽出警棍朝他腹部打去，男人却没有丝毫痛苦的表示，连腰也没弯一下。

"在黑暗和光明交汇的时刻，世界即将走到终点，伟大的创世神必用羔羊之血清洗大地，必拭去一切泪水……"

他终于被更多闻讯赶来的警察合力硬塞进车中，随着车门的关闭，他的声音也变得几不可闻，但却仍然盯着这边，嘴里念念有词。

“这些疯子！”卢卡走到她身边摇摇头，“前几天把老城里的轻轨也给炸坏了——貌似都是什么‘太阳圣殿’的成员，政府怎么还没宣布他们是邪教？”

“……因为巴德尔也是其中之一。”贝御霁冷冷地看着开走的警车。

“什么？那个大阔佬巴德尔？以撒韦尔集团的头儿？”卢卡对这个惊人的内幕颇感吃惊，记者的职业本能又苏醒了，“嗨，这要是公布出去，肯定是个头号独家！可是，你怎么知道？”

“以撒韦尔集团秘密资助了‘太阳圣殿’的成立和很多行动。以前他们一直只进行严密的内部活动，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动作却频繁加剧，开始肆无忌惮地使用降魔术，就在前几天，太阳岛方向还有大规模时空波动的痕迹……”

“‘降魔术’？”

“一种以前被禁止使用的秘法，简单来讲，就是可以把普通人类变成‘天使’。”

“这听起来不坏啊——至少以前我以为只有生前当个好人，死了才能变天使呢！”

“你脑子坏了吗？‘天使’只是光之贤者研究出来的工具，不是死后升入天堂的纯洁灵魂，无性别、无感情、无智慧、只知道为创造者的意志服务的机器——简而言之，就是些被当成消耗品的傀儡兵！”

“呃，这似乎有些过分了——他们在用人类当炮灰？”

“多是一些信仰虔诚的教徒，被在身上刻上了魔法印，一旦触发就会变身。这可能也是他们用来保守内部机密的一种手段，很多次我的调查都被……奇怪，我干嘛要和你解释这些？”

“别这么小气，瞧，我帮你照顾了小孩呢。”

贝御霁皱起眉头，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那么‘时空波动’又是……？”

“或许你的老爹在笔记里解释过‘炼狱’的存在，还有魔女和贤者都有能够操纵时间的本领？”

她忽然提起自己的父亲，卢卡不禁有些惶然。

“我……是的，叫做‘炼狱’的平行空间吧？”

“单独的个人在战斗中只能短暂地使用时空魔法，如果有多人施法，或者有魔导器进行增幅，时空魔法的范围和效果可以无限扩大。”

“所以如果你想杀掉某人，只要回到过去，趁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喀嚓’一下……”

“别胡扯了——那样做非常麻烦。事实上，我怀疑以前甚至是否有人真正尝试过，或者根本就是被禁止的……不过现在更烦人的却是这个……”

她回头看看坐在车里的小女孩，不禁大吃一惊——后者竟然正在快乐地摆弄她留在座椅上的手枪：“喂，那个不是玩具！”

两人连哄带骗，才把危险品夺回，看着女孩重新开始玩那个破旧的布偶，他们都有点虚脱般的无力感。

“……总之，巴德尔本人肯定知道很多，我必须找到他。只是这个大麻烦该怎么处置……？”

“等等，你刚才说他们可以把人类变成怪物，那这孩子……”

“我看过了，她没有被施过魔法的痕迹。”贝御雫没好气地回答，“要是对这样的小家伙也干那种事……可真太过分了，我会生气的！”

“看不出来，”卢卡笑了，“你其实是个挺温柔的妈……啊！”

长刀以闪电般的速度出鞘，把他的衣领钉在“皮卡”车门上。

“下一次我再听到这种玩笑，就拿你的舌头做煎饼。”她似乎心情不好，语气中没有了开玩笑的意味，卢卡真地被吓出了几滴冷汗。

“不过，我有个好消息，你也许会喜欢。”为了缓和气氛，他讨好地说，“从这里下去往东走十几公里，有一个机场……”

贝御雫的眼睛亮了起来。

“没错，我们或许可以搞架飞机，只不过……那是个军用基地，事情应该不会那么容易。”

她露出猫科动物一般的狡黠表情：“我是个魔女，记得吗？”

Chapter VI Get on the plane!

……不过，时空魔法研究的突飞猛进，的确带来了一项显著的成果，那就是大面积空间的转移——现时已成为另一个流传坊间的奇遇故事：在维格利德以东，分隔这座古城和著名的太阳岛之间海面上的某点，存在着通往平行世界的入口。近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发生普通人在机缘巧合下误入其间的事件。见证人众口一词地说，他们到达了一个布满石碑的山谷，远处还耸立着两座巨大的人像，互相背对，一个是穿长袍的男性，另一个则戴尖顶风帽的女性，后者还被不知何人当胸插进了一只巨矛……如果他们有机会走下山谷，进入某个古老的建筑物中，便会发现那里摆满了沉重的石棺，上面用看不懂的古代文字刻着所有者的名字……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里便是被魔女和贤者合力“搬走”并隐藏起来的月光之谷和白昼山丘——两族的墓地和神殿的所在。巨大的人像，便是他们祖先——伟大的“世界观察者”的形象……之所以能够如此确定，是因为在魔女狩猎的高潮，曾经有大量人类在天使的帮助下涌入月光之谷，捕捉并屠杀了藏身其中的最后一批魔女……他们中的很多人留下了清晰而毫无疑问的记载，包括那只插进魔女巨像中的矛枪，也是当时的所为……

无法想象那是怎样悲剧性的一幕，也无法想象那些最后的魔女们是如何迎来自己的死亡的……所幸的是，已经存在的石棺尽管被以各种手段破坏，但却没有一个被成功打开，它们全都被魔法印牢固地封存着，一种据说可以延续到世界毁灭之日的强力魔法……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还是有人类学者不懈地寻找开启魔女石棺的方法，因为人们极其渴望得到死去魔女结晶化的心脏。这种凝结着悲剧和不幸的魔法物质似乎具有难以想象的魔力，然而，传说始终是传说，已故魔女们仍然在她们的最终庇护所中长眠，没有被这个可怕的世界搅扰，这是惟一令我有所慰藉之处……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瓦尔基里空军基地占据了666号高速公路以东数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以及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当然，毗邻公路的一侧都被重重围墙和电网包裹，卢卡开车绕了很多路，也没发现一个可以混进去的地方。

“哇，那是什么？！”副驾驶上的瑟蕾莎忽然发出惊喜的大叫，贝御雫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原来是一架正在跑道上滑行的飞机。

“你没见过飞机？”卢卡对这小女孩的无知感到有些惊奇。

“飞……机？不是大鸟吗？妈咪也会变成鸟，对不对，妈咪？”

贝御雫笑着耸耸肩，在渐明的天空下，飞机尾翼上金色的以撒韦尔集团标记吸引了她的注意。

“那飞机一定是去往太阳岛的！”卢卡也发现了，“该怎么办？它好像快要起飞了！”

“冲过去吧，小丑猫。”

“什么？！！那可是电网、电网啊！！”

“别担心，只管开车。”她信心满满地说。

卢卡咬牙扭转车头对着电网冲去，不远处的哨塔执勤的军人发现了这辆“皮卡”异常的动向，正用高频喇叭朝这边不断发出警告。

“真是的，吵死了！”贝御雫皱着眉头说。而卢卡眼见着汽车就要和电网接触，吓出了一身冷汗。

“喂喂，快要撞……”

“上”字还未出口，他猛地发觉横在眼前的电网消失了！

不，不对，不是“消失”，它在后面——汽车竟然凭空穿了过去，把那玩意儿甩在后面了！！

“天哪……这就是‘炼狱’！”他忽然间明白了过来，“我爹死都想着经历一次……”

可是这句冲口而出的话只说了一半，就猛地刹住了。贝御雫仿佛没听见一样，指着正在逐渐加速的飞机喊道：“快，追上去！”

卢卡一下把油门踩到了底，“皮卡”的引擎发出一阵吼叫，和飞机间的距离迅速缩短。他们都能看见机尾部的货舱门还没有完全关闭。

“我们可以从那儿……”

话音未落，引擎的吼叫却忽然无力起来，甚至发出了咳嗽般的喀哒声。

“怎么搞得？！”

卢卡满脸无奈地转过头：“我……忘记加油了。”

“就知道人类不可信任！”她恼怒地叫起来，一脚踹开车门，翻上车顶。

“喂喂，你要干什么？！”

“上飞机，还用问吗？”

“可是我们呢，你打算就把我们留下来？这儿可是军用基地……哦，该死的，

后面已经有人追上来了！”

她回头一看，果然已经有数辆军用吉普从好几个不同的方向气势汹汹地驶来。下面的卢卡从车窗探出半个身子，正冲她大叫“我们会被枪毙的！”，瑟蕾莎却在不知就里地笑着问“我们要上大鸟吗，妈咪？”

“哦，我的天哪……”魔女仰天长叹，她的双目突然由灰蓝转为金色。

几乎同时，卢卡感到一股大力将自己扯出汽车，眼前的景物上下颠倒地剧烈晃动着。有那么一刹那，他以为是翻车了，但随即才听到小女孩的欢呼：

“妈咪，加油啊！！”

她正兴高采烈地骑坐在一只通体纯黑的豹子背上，怀里依旧不离不弃地紧紧抱着那只布偶。而卢卡却被一根尾巴卷着，头下脚上地拖在后面，不时还要与地面发生无情的磕碰。

“你不能这……好痛！！”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速度越来越快，货舱也差不多完全关闭。

黑豹紧紧追在后面，由于多了两个人的重量，她跑起来显得有一点吃力。

在卢卡的呻吟和瑟蕾莎的欢呼中，豹子奋力跃起，从货舱门最后的一丝缝隙间挤了进去。卢卡被甩得飞出去直撞在舱壁上，发出“咚”的一声巨响，好半天才能摇摇晃晃地爬起来，一摸额角，满手都是血。

“痛死了，你想害死我吗？！”

贝御雫已经恢复人形，正轻轻地把怀中的瑟蕾莎放下，后者开心得乱蹦乱跳：“大鸟！大鸟！”

“知足吧，你觉得我会让一个邋遢男人坐在背上？”魔女四下张望着，货舱中并没有多少东西，显得很空阔，少数几个板条箱子上都打着同样的以撒韦尔标记。

“这到底是用来运送什么的……”她抬头嗅了嗅空气，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起来。

卢卡正试图用一条脏兮兮的手帕包裹额头的伤口，却听见她用命令的语气说：“你们俩留在这儿，我要去看看。”

“你发现了什么？”

只有高跟鞋走远的声音，和她做出的“待在那儿”的手势。

“这个专横的女人……”卢卡不满地嘟囔着，他本想追上去，可是实在头痛得厉害，只好再次倚着舱壁坐下。瑟蕾莎乖巧地跑到他身边，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绢递来。

“谢谢，小妹妹，你是个好孩子，一点也不像她……”

“我不像吗？”小嘴撇了下来，她露出极度失望的表情，“可是你之前说我们很像……”

“唔……长得是很像啦，可是你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她……呃……”

“妈咪也很漂亮啊，妈咪还很厉害，能打败任何可怕的怪物！”

——那女人本身就是个怪物！

卢卡很明智地没有这么说出来，他在那孩子脸上看到的是满溢的崇拜之情。

“等我长大，一定要像妈咪一样！”她骄傲地双手叉腰，学着贝御雫站立的姿态，卢卡不禁被逗笑了。

“可是，瑟蕾莎，你应该很少见到她……我是说，你的妈咪吧？”

小女孩的表情顿时黯淡了几分，她下意识地抱紧怀中的布偶，点了点头。

“那你的爹地呢？他在哪儿？”

她茫然地摇摇头：“我没有见过……”

“是妈咪给你做的布偶？”卢卡发觉自己选错了话题，连忙指着她手中的布娃娃问，那是用五颜六色的碎布拼成的一只猫，代替眼睛的纽扣还掉了一只，“它有名字吗？”

“有的，”小女孩骄傲地回答，“它叫小丑猫！”

“呃……！”

“但是它不是妈咪做的，是我和绛娜一起做的。妈咪给我的是这个……”

她在衣服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闪着银色光泽的新月形挂坠。卢卡一看就愣住了。

“好像在哪儿……等等，你刚才说绛娜？”

“对啊，绛娜，经常来和我一起玩，这两个纽扣是她从她妈妈衣服上……”

“银白色头发、穿红衣服、骑机车的绛娜？！”

“她的头发是银色的……衣服……什么是‘挤车’？”瑟蕾莎开始对这种谈话失去兴趣了，“我可以再要一个糖果吗？”

卢卡的脑袋里一片混乱，几乎没听清她的话：“什么……哦，棒棒糖，来，给你。”

“这次是绿色的！”她开心地剥开糖纸，在货舱中蹦跳地转着圈，“绿色是什么？”

“苹……苹果吧。”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丝毫也没注意那个不知何时矗立在角落里的黑影，直到小女孩无意中撞了上去。

“哎哟！”她的第一反应却是贝御雫回来了，“妈咪！”

可对方不是她期待的那个人，顺着面前粗糙的灰色长袍看上去，是一头披在肩膀上的金色长发，和一张笑容怪异的脸，咧开的嘴里，白森森的牙齿闪着光，好像某种野兽……

“你好吗，可爱的小魔女……”

卢卡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男声吓了一跳，抬头正好看见那男人俯身向瑟蕾莎伸出手去。

“嗨，别碰她！”那人诡异的表情令他不寒而栗，卢卡冲上前把小女孩拉开。

他忽然想起自己曾见过这样一张脸，“你是那个在高速公路上……！”

“在黑暗和光明交汇的时刻，世界即将走到终点，伟大的创世神必用羔羊之血清洗大地，必拭去一切泪水……”

男人又开始了那诵经一般的自言自语，一只手打开一直披到脚踝处的灰袍，另一只手中正握着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看上去极不友好。

“消灭那不驯顺的黑羊，因为他们会带来瘟疫与灾难，他们是黑夜的子民，他们在月下为鸦，在林间为豹……”

“你……！”

在飞机货舱昏暗的光线下，卢卡心惊胆战地发现他从头到脚绑满了炸药，引爆器上的红绿色小灯正不断交替闪烁着。

Chapter VII We meet again

我曾经提到过光之贤者所独有的一种能力吗？和魔女所精通的威力强大的召唤术比起来，他们的精神控制法似乎有些苍白无力，因为对绝大多数魔女来说，贤者的精神力量是不足以影响她们的心智的。单纯从战斗力上分析，似乎魔女要占上风，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们在战争后期已经压制住了对手，当然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然而，最终结束战争的，既不是魔女也不是贤者，却是第三方的人类。没有资料表明贤者在人类大规模发起的“魔女狩猎”中曾扮演怎样的角色，因为他们那时似乎已接近灭族的边缘，但向来对二者都顶礼膜拜的人类会突然对其中一族倒戈相向，不得不令人怀疑精神控制法在其中起了某种作用……更何况在那些曾经参与攻打月光之谷的人类的记载中，都骄傲地自称“天使与我们同在”，意即自身是正义的一方。若没有贤者的参与，单纯作为傀儡存在的“天使”又从何而来？假如这种猜想是正确的，那么“魔女狩猎”实际上便是一场被操纵的活剧，在战场上一败涂地的光之贤者借刀杀人，却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而代价，除了魔女一族的彻底消失，更有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类女性的生命……

讽刺的是，光之贤者似乎最终亦难逃灭亡的命运。是他们本身幸存者已经太少？又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耗尽了元气？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力量平衡被破坏的下场，两族的联系如此紧密，当其中一个消亡，另一个也不可能继续存在……正如一首古诗中所唱：“光明的右手是黑暗，黑暗的左手是光明，昼与夜本是同根生，如两只手紧紧相握，如开始亦如结束……”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什么……！”贝御雫推开飞机驾驶室的门，里面居然空无一人，“到底是谁在开这玩意儿的……”

“一分钟之前，是我。”带着调侃语气的女声从脑后传来，竟然是绛娜的声音。她大惊之下，本能地翻身腾跃出数米，落地时已经摆好了防御姿态。然而对方只是静静地站着，似乎毫无攻击之意。

“别这么过分紧张，看来我之前把你吓坏了，可怜的小睡美人。”绛娜微笑

着，略带轻蔑的神情令贝御雫短暂地面红。

“你到底想干什么？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出现！”

“啧啧啧，这样说太不公平了，明明是你在找以撒韦尔的麻烦，还要责怪为他们效力的人挡了道吗？”

“这么说，你确实是想找麻烦——明明是个魔女，却甘愿为敌人卖命！”

绛娜闻言却仰首大笑：“看来失忆对你来说真是件好事，不是吗，贝御雫？可以大言不惭地指责别人不配当魔女！”

“你说什么？！”

“不得不承认，我被你的执着打动了——竟然可以顺着蛛丝马迹走到今天这一步，或许这也是我总是对你感兴趣的原因……否则的话，你五百年前就应该死了！”

贝御雫的双眸突然由蓝变金，猛地化身为豹，朝绛娜扑了上去！

对方冷笑着向她连射三枪，但每一颗子弹都从一团黑烟中穿了过去。

她再度具现时已是在对手正上方，身体旋转360°，长发飘舞成水平状，右腿带着猎猎破风之声，以猛烈的回蹴踢向绛娜的脖颈。

对手却不躲不闪，双手一把擒住她的脚踝，原地旋转，像掷铁饼一般把她抛向舱壁！

贝御雫以动物般的平衡能力在空中调整姿态，以双脚接触舱壁，准备借反作用力跃起。

然而扭头却发现，绛娜的身影赫然已在背后！

她右手苍白的五根手指没入贝御雫的黑发中，遽然发力，将后者束发的红色丝带扯断。

黑发在空中飘散片刻，却仿佛有生命般突然扭结聚集，缠住了绛娜的咽喉。

贝御雫自齿间发出低低的怒吼，拔刀回身连斩三次！

对方及时烟雾化，躲过这一轮攻击，再次出现时她已经倒挂在机舱的天花板上。

贝御雫瞳孔因愤怒化为两个赤色的光点，她的黑发渗入舱壁，与阴影处融为一体，迅速覆盖了机舱内部表面，从深渊般的黑暗之底，似乎有什么散发出强烈膻气的东西正在疾速靠近……

“你疯了吗，在这里召唤恶魔？！”绛娜对她大喊，“你的那两只宠物有麻烦了，还是去管管他们吧！”

贝御雫闻言浑身一震，她猛地觉察到自己的精神似乎有失控的倾向，急忙将影发收回。黑暗的罅隙迅速缩小关闭，里面似乎隐隐传来一声失望的咆哮……

“完全没有自控能力！”绛娜怒斥道，“轻易地被对手激怒，随便乱用召唤术——你太令我失望了！我始终也不明白，为什么中选的人是你？这样一个不洁、不完美的存在！”

“你究竟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她又急又怒地反问，“你知道在黑暗中摸索的痛苦吗？你知道失去了一切的滋味吗？不要再和我玩什么幼稚的游戏了，如果你知道，就告诉我！我受够了！”

绛娜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既怜悯，又厌恶。她什么也没有回答，转身踢开应急舱门，跃了出去。

贝御雫纵身扑上前，却只看见飞速掠过的云朵间一只赤色鸟儿远去的影子。

“该死！”她重重一拳擂在舱门上。

从后方货舱内忽然传来枪击声，贝御雫这才想起卢卡和瑟蕾莎。

——你的两只宠物有麻烦了！

刚才绛娜这样说时，她根本没有在意。

她急忙向货舱奔去，却在栈桥连接部发现了那一大一小的身影。

“小心，有个疯子！”卢卡冲她大喊，随即一发子弹射来，正好打在他身旁，溅起一片火星。他怀中的瑟蕾莎已经吓得哭了起来。

“妈咪！”

“啊……魔女……”尾随而来的金发男人看到贝御雫，怪异的笑容更加扭曲，“真正的……魔女！”

“他身上有很多炸药！”卢卡喊道。

贝御雫紧皱着眉头，她已经看见了。

——在这个距离，要击倒他或许还远了一点……

“……他们是黑夜的子民，他们在月下为鸦，在林间为豹，在水中为蟒，在世间为害……”金发男人突然高高举起双手，大声念诵着，闪烁着红绿色灯光的引爆器就在他的左手中。

他猛地按下了键钮！

贝御雫已先一步跃出，试图用鞭子击落引爆器。

但是她随即意识到为时已晚。

对方的身体被飓风般的爆炸气流撕得粉碎，炫目的火光夹杂着烧焦的血肉碎屑呈放射状扩散……

只消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就会吞没身后的卢卡和瑟蕾莎！

她来不及多想，只能尽全力放出了影发。

黑暗像一张血盆大口将三人同时吞没，但他们依旧能感受到剧烈的气流冲击！

飞机在半空爆出一团巨大的火球，拦腰折成两截……

一片漆黑中，贝御雫觉得自己好像听到瑟蕾莎的哭声。

——妈咪，救救我！

她挣扎着伸出手去，却在触到对方的最后一刻失去了知觉。

Chapter VIII Lost Memories

那是十分熟悉的风景，然而她却想不起自己身处何方。天空仿佛黎明前的样子，一片梦幻般的灰白，鱼鳞状的云层预示着风的洗礼，她站在一个坡顶向下眺望，林立的碑石顺着山势一直延伸到脚下的山谷之中，到一座尖顶的建筑物脚下。

远处，迎着凛冽的曙光，耸立着两座与山体齐高的巨大人像，背向而立，低首垂目，表情肃然。其中一个披着尖顶风帽的女性巨像上，被当胸插进一只巨大的矛枪，一直贯穿到后背，仿佛令无生命的巨像也不堪其苦痛，流露出屈辱和悲恸的神情……

她走下山坡，绿草在脚下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冰冷的露水洇湿了她的肌肤。

我到过这儿。

她确信。

我曾经千百次这样地走下这片山坡，往谷地中去，可是……

可是她记得那时这里不曾如此衰败和孤寂，她记得自己身边总有同伴作陪，她记得女性巨像上没有那支可怕的巨矛……

她记得自己手中应该捧满五彩的野花，娇嫩的草叶上还带着露珠。那些花将会被她们亲手安放在谷地中的碑石之前，而那上面的文字，因为久经风霜磨蚀，早就难以识别……

这是个墓地，那些石碑……都是墓碑！

她不知不觉走到谷中的建筑物前，它的大门早已朽坏，轻轻一碰就整片整片地剥落，在手指间化为粉尘。正堂中圆形的玫瑰花窗残破不堪，光线肆无忌惮地直射进来，地面上厚厚的尘埃下，还能看见那些五彩斑斓的残片。到处都可以见到被刻意毁坏的痕迹，尤其是那些整齐排放的长方形石棺上……

她拂去陈年积累的蛛网与尘土，读出了一些被遗忘已久的名字。她们的石棺上仍然有干枯发黑的花束，和其他一些东西，有时是一本书，有时是一把钝口的匕首，有时……是一只碎步拼成的布偶，纽扣做的眼睛还丢失了一只。

在千百年的岁月中，这个由祖先的巨像守护着的山谷，一直是她们最终的安息之所。那些厚重的石棺，如无意外，可以被封闭直到世界毁灭的那一天。

然而，虽然石棺没有被打开，她们的圣地却已经被侵袭、洗劫、掠夺和破坏。

是的，她记得那一天，她记得那些人类被仇恨和恐惧烧得发红的眼睛，和头顶上遮天蔽日的天使群……

她依靠着其中一只坐下，手中紧紧握着那只碎布拼成的猫形布偶，眼睛是一对乳白色的美丽珍珠。

猫咪的足爪上，分别用幼稚的手法绣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名字。

瑟蕾莎……

和绛娜。

笑声和歌声从记忆深处传来，无数纷乱的影像、声音与感觉，以百分之一秒为单位交替闪现和消失……

Fly me to the moon……

母亲哼唱着歌曲伴她入睡。

红衣的绛娜对自己展露微笑。

迷迭香的气味。

两只幼小的手在争夺猫咪布偶。

新月形的项链挂坠。

修长美丽的背影。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为什么是你，你是不洁的存在！”

绛娜充满恨意的双眼。

怒吼。

咆哮。

“杀了她们，她们都是魔女！！”

纷沓而至的脚步声。

武器锋利的刃口反射出阳光。

天使鸟一般尖利的长鸣。

Let me see what spring likes……

“对不起，瑟蕾莎……”

血一样的红色光芒。

“我必须保护魔女最重要的东西——‘左眼’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痛楚以心脏处为中心向全身扩散，有人发出凄厉的惨叫声，那是她自己。

“对不起，原谅我，瑟蕾莎！”

……on Jupiter or Mars……

绛娜眼中泪水的微光。

之后……

……是静止的、久远的黑暗……

直到遥远的地方出现一丝光芒，仿佛漫长的隧道终于走到了尽头……

孤独的魔女长叹一声，用面颊贴紧冰冷的石棺。

“母亲，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我？我真地是最后一个吗？”

回答她的只有一片无言的沉默。

Chapter IX Isla del Sol

关于神奇的太阳之岛，似乎无须赘言，因为它就在维格利德以东的大海中，这个城市里每一个居民都知道它的存在。然而，就在它半个多世纪前被以撒韦尔财团购买之前，岛上仅有一些古代遗迹的残垣断壁，据传曾经是魔女和贤者们进行修炼和魔法试验的场所。我找到了一些以撒韦尔财团在岛上营造超高层现代化城市之前的老照片，上面似乎能看出古老的斗技场和用石墙组成的魔法圈的痕迹。结合史料中某些关于“成年仪式”的描述，似乎能够确定，曾有不少年轻的魔女和贤者被带来这里，在斗技场中以生命为赌注，通过最真实残酷的搏斗来获取被族人接纳为“观察者”一员的资格……

然而现在，一切都消失了。几十年的大兴土木彻底改变了那个方圆不过4平方公里的小岛的面貌，数十座百层以上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其中最宏伟的莫过于以巨型的太阳系星体模型为装饰的“巴德尔塔”，冠冕状的楼顶上通过放射状的钢索和机械臂连接并带动按照比例复制的金属“行星”，围绕代表“太阳”的主楼旋转……这一宏伟工程的设计者，也是富可敌国的财团主脑——巴德尔，是个十分神秘的人物。从以撒韦尔的历史看来，他至少也应该是个百岁以上的老人了，然而据说却始终保持非常年轻的样子。因为他近四十年都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过，除了少数亲信外不见任何外人，也无法确定传言是否真实。

……在一直由以撒韦尔匿名资助的“太阳圣殿”教中，流传着他便是活下来的最后一名光之贤者的说法。或许带有少量夸大的嫌疑，但是“巴德尔”这个源自北欧神话光明之神的名字，的确曾经出现在“魔女狩猎”时期的文献中，并且和神秘的“世界右眼”联系在一起。这又不禁引人疑惑——假如贤者中仍有幸存者，并且保存着属于他们的“右眼”，那么魔女所掌握的“左眼”去了哪里？当她们最后的圣地被攻陷，族人被屠戮殆尽时，谁来保护这重要的秘宝？难道是那传说中被封印在石棺里、沉入湖底的罪人吗……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将她从幻境中唤回的，竟然是小孩子的号啕大哭。

“妈咪……妈咪死了……！！”

还有卢卡焦急的声音：“告诉过你了她没死，只是晕过去了！”然后他好像又开始摇晃自己：“喂，快醒醒，你怎么了？！”

她忽然觉得一切很有趣，因此更是紧闭双眼不肯睁开。

“妈咪……呜呜……！”

“糟了，要是真的死了怎么办……救……救命啊！这儿有人受伤了！”

卢卡亮开喉咙大喊时她终于忍不住笑了，一骨碌翻身坐起。瑟蕾莎愣了片刻，接着便赌气般一头撞在她怀里，鼻涕眼泪涂了她一身。

“妈咪……呜呜呜！！”

“好啦好啦，‘妈咪’没死，你可以不哭了。”她抱着小女孩站起，拍掉衣服上的砂砾——他们正面对着一道海岸线，青灰色的波浪拍打着防波堤，远处的海面上还可以看到碎裂的飞机残骸正冒着黑烟。

卢卡窘迫、恼怒地瞪着她，贝御雫毫不客气地回瞪。

“干什么？”

“你一直在装死对不对？”

“只装了一小会儿而已。”

“一……一小会儿？！喂，我拖着两个人从海里游到这儿，差点没淹死！”

“哦，那我是真的不知道。”

“该死的魔女，落地狱去吧！”

“真没礼貌，人类就是这样答谢救命恩人的吗？”

“没有你，我们也不会遇到那种事情……”

“我又没有强迫你跟来。”贝御雫发现瑟蕾莎闷闷不乐地盯着猫咪布偶，原来另一只纽扣眼睛也不见了。她想了一会儿，摘下自己的珍珠耳环递给小女孩，“拿去吧，这是它的新眼睛。”

“谢谢妈咪！”她快乐地跳了起来，抱着布偶原地转圈，“好漂亮的眼睛啊，小丑猫！”

“哈哈，这个也叫小丑猫？”魔女大笑起来，对一旁气闷的卢卡说，“跟你很像呢。”

“一点也不像！”后者恼怒地叫道。

“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顺便把小家伙也带上。”

“什么……已经到了太阳岛，现在你才赶我走，太迟了！”

“接下去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我可没有闲心总是照顾你们。”

“谁要你照顾，我……我上过柔道课！”

——呃，很牵强啊……

“继续黏着我也查不出你老爹是怎么死的——事实上，谁杀了他有那么重要吗？他从事的就是个非常危险的调查，我相信他自己心里明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卢卡的面色阴沉了下来，一言不发。

“或许他仅仅就是失踪，根本没有死，或许他失忆了，和我一样，等到好转的时候就会自己回来的。”

“不……他死了！”卢卡一字一顿地说，“在他还没有被宣布为失踪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梦到他被杀死……然后，许多年来，那个同样的梦不断地重复着，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他被残忍地撕成碎片的景象……说出来或许很荒谬，但你是魔女，你对精神世界比我更了解，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么……”贝御雫望着远处鳞次栉比、灯火通明的钢筋水泥丛林说，“是我干的？”

“不……我不知道，但是我闻到迷迭香，空气中到处弥漫的都是那种味道！”

“好吧，就算是我，你又能怎样？”

卢卡遽然语塞。

“以你的能力什么也做不到，即使知道仇人是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所以，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呢？现在离开，还来得及。”她话音未落，一阵从地底传来的隐隐的摇撼差点令三人立足不稳。紧接着，一枚梭状导弹带着拖长的白色曳尾自岛中某处腾空而起，雷鸣般的轰响震耳欲聋，瑟蕾莎胆怯地偎着贝御雫，紧紧抱着她的布娃娃。

“导弹？！该死……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贝御雫转身想走，却被瑟蕾莎抱住了腿，“呃……小家伙，快放开！”

“妈咪你要去哪？”她可怜巴巴地问，泪水又开始在大眼睛里打转了。

“嗯……这样说吧，小家伙，我要去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瑟蕾莎不能和妈咪一起去吗？”

“那边会有很多怪物的，小孩子去了太危险，何况……”她想了一想，忽然改变了语气问道，“瑟蕾莎有没有很重要、一定不想丢掉的东西？”

小女孩立刻举起手中的布偶，但是大眼睛眨了眨，又低头从衣服里掏出一个新月形的挂坠：“妈咪给我的！”

贝御雫忽然有些鼻酸，急忙从头发上扯下一段红丝带，帮女孩把挂坠穿好，戴在脖子上：“既然是很重要的东西，这样才不会弄丢——我就是不小心丢了，现在才不得不去找回来。明白吗，瑟蕾莎？”

这一次她没有再央求，而是以出人意料的懂事神情用力点了点头。

“妈咪要快点回来，瑟蕾莎会乖乖地和怪蜀黍在一起。”

“怪……怪蜀黍？！”卢卡跳了起来，贝御雫再次大笑。她纵身跃上半空，化为一只漆黑的鸟儿振翅向导弹射出的方向飞去。卢卡神情复杂地看着她迅速远去的身影，忽然感到一只热乎乎软绵绵的小手塞进了他的掌心。低头一看，瑟蕾莎正叼着一根吃完的糖果棒，用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

“当心吃多了长蛀牙！”他笑着从右手里凭空“变”出棒棒糖，小女孩开心地鼓起掌来。

“你很讨厌妈咪吗？”吮吸着糖果，她却忽然冒出令卢卡大吃一惊的话。

“什么？！我……唔……不是，不能说是讨厌，可是……”

“妈咪救了我们哦。”卢卡从她晶莹清澈的双目中看见自己不知所措的神情。

“是啊，她救了我们……”他长叹一声坐在女孩身边，“老爸，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头顶上方，那些慢慢聚集起来，像秃鹫般盘旋的“天使”……

另一边，在巴德尔塔之巅

伴随着清脆铃响，电梯停止在第一百二十三层，仿木门无声地朝两侧滑开，绛娜走了出来，进入约有一座篮球场大小的私人礼拜堂。这里按照其主人的喜好修建成厚重古雅的拜占庭式，十字形穹顶完全由纯白大理石构成，摈弃浮华，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此刻正值午夜，房间里却没有照明，但因为一侧的墙壁完全由透明的钢化玻璃构成，超高层都市的璀璨灯火，也可以给这里带来足够的光亮。

一个男人直立在玻璃墙前，静静地看着脚下数百米处那细小的街道与车流。夜色令玻璃变得像镜子一样，反射出他五官分明的面孔。他像个严肃的神雫般凝视着这个由自己一手创建的城市，俊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巴德尔先生，”绛娜低声说，“他们来了。”

男人从浅灰色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支精美的金色怀表，瞟了一眼。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枚试发导弹已经发射了，并在十分钟前击中北部海域预定坐标。”

“很好。”他简短地说，语气中也听不出兴奋之意。绛娜努力压抑住自己想朝他看去的冲动，一直保持恭顺的垂首侍立的样子，她担心自己的双眼会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男人面前暴露内心。

“接下来，还需要做什么？”

“等待。”他再次以最平静的方式回答，仿佛自己不是等待了五个世纪，而是短短的几分钟。

绛娜咬住下唇，她无法不想起贝御雫，但是在巴德尔面前一点点最细微的情感波动也逃不过去，她只能寄希望于自己从古代文献里学到的魔法印可以抵挡对方的读心术。

“不要再做无妄的努力了。”对方冰一般的嗓音忽然在耳畔响起，绛娜大惊之下纵身后跃数米，但立刻发现巴德尔仍然矗立在窗前，半步都不曾移动过。

此时他正转头看着她，目光如炬，钉子般一直穿透到她的脑海深处，绛娜这才发觉方才的话语声直接来自自己心中……

“尽管那幼稚的防御魔法毫无建树，但我必须承认，并没有发觉你何时摆脱了控制，找回了自我意识。”巴德尔慢慢向她走来，绛娜起先还试图抵抗，但很快突如其来的头痛和耳鸣就轻易击倒了她。她跪倒在地，蜷缩成一团，咬紧嘴唇一声不吭，剧烈的痛苦令她的手指在木制地板上挖出了十道深深的刻痕。

“看来，我真是轻视了魔女，尤其是最后剩下来的这些。”巴德尔傲然注视着浑身颤抖的绛娜，带着胜利者的轻蔑和享受，“但是你必须明白，一切阴谋和把戏，在我面前都形同虚设，‘世界之眼’给了我看清真实的能力，而你却被低级的情感蒙蔽着双目。”

“至少我还有情感！”绛娜突然抬头对他怒目而视，“你却什么都失去了，你这只怪……呃！”

她的咽喉被扼住，巴德尔将她凌空提了起来。

“在我刚刚找到你的时候，绛娜，你曾经是个多么忠实的仆人啊……可惜，时间能改变一切，或许是我在期待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不自觉地放松了对你的控制。不过，你的职责也已结束了，也许，是时候送你去见那些被你杀……”

天使凄厉的长鸣打断了他的声音，回头，只见一大团蓬乱的白羽像颗流星般朝这里撞来。钢化玻璃轰然碎裂，千万颗晶莹的细屑如暴雨一样倾盆而下！

巴德尔纹丝未动，只是瞳孔极短暂地由灰色转为深红，仿佛被一只巨手捏碎，天使在他身前一米处自行爆裂，化为无数雪片。

在它后面，一只黑色的鸟儿穿过飘舞的白羽呼啸而入。贝御雫在半空恢复人形，挥动右手，长鞭像蛇一样朝巴德尔迎面袭来：

“放开她！”

可是鞭子好像被一堵无形的墙弹开，她落地后才发现，那些玻璃碎片全都溅落在他四周，连一粒都没有掉在那身整洁笔挺的灰色西装上。

看到她，巴德尔石像般的面孔上终于浮现出一丝兴奋的神情。

“你来的比我预期的还要早。”他丢下半昏迷的绛娜，“五百年，终于见面了，我的孩子。”

“谁是‘你的孩子’？！别把我当成那些愚蠢到任你摆布的人类！”

“你遗忘了很多，我可怜的孩子，这个魔女加诸于你身上的咒语，严重损害了你的记忆。原本，你应该是个多么强大而美好的存在啊……”巴德尔的身后凭空出现的圆形魔法阵中，怀抱着瑟蕾莎的天使飞了出来，后面还有被捉住的卢卡，在拼命挣扎。

“放开我，你们这些鸟怪！！”

“小家伙！”贝御雫发现小女孩双目紧闭，一动不动，以为她受了伤，正想冲上来，却猛地扑了个空。巴德尔不知何时出现在房间的另外一侧，正从天使手中接过女孩。

——他也会用时空魔法！

“是的，你想的不错。”仿佛能阅读思想一般，巴德尔对她说，“我是最后一个光之贤者，时空魔法对我就像对你一样熟悉和重要。还有，请不要担心，我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她只是睡着了。”

“一派胡言，把她给我！！”

“可是你也逐渐想起来了，不是吗，瑟蕾莎？”他抚摩着小女孩的脸，又像是对她，又像是对贝御雫说，“你只是不敢承认，不敢相信罢了——为什么五百年前、童年时代的自己，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呢？”

尽管有所怀疑，但真正听到这句话从对方口中说出，贝御雫的脸色还是在刹那变得苍白。

“这么说，那个巨大的时空波动真地是你……！”

“五百年前，在我试图去见你的时候，那个名叫绛娜的魔女却把你封印进一口

石棺，沉到了冰冷的湖底。我在二十多年前才最终捕获她，找到了你的所在。然而，那时你的精神已经被魔法损害，连力量都消失大半。那时的你已经不再是‘世界之眼’了，只不过是一个濒临疯狂边缘的女人……”

“你说什么？‘世界之眼’？！”贝御雫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是……”

巴德尔用左手从书桌上的花瓶中抽出一支含苞待放的玫瑰，娇艳的花苞像变魔术般，在他手中自行绽放。他将这朵玫瑰轻轻别在怀中瑟蕾莎的鬓边。

“看见一切，掌握一切，了解一切——这是创世神的仆从，伟大的‘世界观察者’的力量，伟大的‘世界之眼’的力量。‘右眼’在贤者手中，而‘左眼’在魔女的体内，世代传承，生生不息。我有幸成为‘右眼’的继承人，而你，我美丽的孩子，则是有史以来最夺目的‘左眼’！”

“我是‘世界之眼’……？可是我从来……谁也没有……”

“他们不会告诉你的，因为你是一个贤者与一个魔女生下的后代。一个打破了戒律、触犯了他们视为神圣的‘盟约’的生命，却出人意料地继承了‘左眼’的力量。我们那些愚蠢卑鄙的族人如同惊弓之鸟，以为世界末日就要降临……现在，你可以理解我对于两族那一视同仁的仇恨吗？他们处死了你的母亲——我的妻子，囚禁了我，还试图令你永远长眠……原谅我，我的孩子，为了恢复你的力量，找回你的记忆，你必须面对过去的自己，你必须客观地认清事实真相——这才是‘观察者’的本义！”

贝御雫打着冷战跪倒在地，零散的记忆片段终于被一只无形的手聚合拼凑——她想起绛娜眼中泪水的微光，想起那天蜂拥而入的人群和天使，想起了从心脏扩散开去的、剧烈的痛楚，和那之后长久而深沉的黑暗……

“母亲……被处死？”

但是这怎么可能？她明明记得有人在漫漫长夜哼唱着“fly me to the moon”哄她入睡，明明记得一个颀长健美的身影和温暖的怀抱，明明记得迷迭香的味道……

巴德尔伸手抚摩她的头顶，那只手冷得像岩石，令她浑身一震。

“不用再躲藏、不用再受失忆的痛苦折磨了，我的孩子，不要害怕面对你的命运，因为我会始终和你一起……”

贝御雫抬头茫然地注视他的双眼，她的精神仿佛被对方灰色的瞳仁吸住了，瞬间失去了焦点。

“醒醒，贝御雫，醒醒！！”卢卡对她大喊，“别被那家伙的花言巧语骗了——你忘了创世预言吗？左眼和右眼相会的时候，便是世界的末日！！那些‘太阳圣殿’的家伙们，不断宣扬的全是这种垃圾，什么要把世界带回创世之初，重新来过的胡说八道！”

“啊，原来是你，那个了不起的记者雷德格瑞夫的儿子……”巴德尔转向他冷笑道，“虎父无犬子，你和你父亲一样，都有着锲而不舍的宝贵品质，只是可惜用

错了地方。”

“你……知道我父亲？！”

“我是‘世界右眼’，年轻人，只要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在我的监视下，更何况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曾经邀请那个不同凡响的人加入以撒韦尔，可是他拒绝了——能够拒绝我的‘邀请’的人，本身的勇气和意志便足够令人钦佩，看来你也继承了不少。但是，这样一来，留给他的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他轻轻打了个响指，四只天使扑上来将卢卡提到半空，呈“大”字型捉住他的四肢。

“你……你杀了我父亲！！是你杀了他！！”

“很遗憾啊，就在绛娜带我们去找我可爱的瑟蕾莎时，他竟然也尾随了过来。哈哈，我明白了，我看见了你的梦——那或许是乃父精神力的残余力量在不断提醒你吧，不过为时已晚……”天使们猛然发力，卢卡的关节被拉得咯咯作响，剧痛令他忍不住惨叫起来，“我可以令你以和他同样的方式死去！”

贝御雫看得到也听得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想出手帮助卢卡，可是身体却不停使唤。巴德尔的精神控制像一只巨手死死捏住了她的神智。

火光爆起，子弹划破空气发出尖啸，穿透了四只天使的身体。即将撕裂卢卡的力量猛地消失，他从半空跌了下来，在地板上抽搐着，半天爬不起来。

“绛娜！”

一直被忽视了的红衣女人拔枪击落了天使，救下卢卡。巴德尔对她怒目而视，目光像刀子般剜着绛娜的精神，她颤抖着丢下枪，捧住额头呻吟起来。

然而贝御雫却忽然感到捏住她心灵的手放松了，因为巴德尔的注意力又集中在了绛娜身上。她再没有迟疑，立刻发动攻击，飞奔突袭巴德尔的左侧，长刀的寒光在身后留下一道青紫色曳尾。

最后一步上她双足发力跃起，举刀向他头顶斩落！

然而却仿佛在虚空中斩中了非常绵密柔软的物质，好像子弹击中防弹软布般，被急遽卸去了力道。

这是对方对她使用时空魔法造成的错觉——武器速度骤然减慢是时间流逝瞬间停止的假象。

巴德尔轻易用两根手指便夹住了刀刃，手腕一抖，波涛般磅礴的力道险些将她从破碎的落地窗中掀出去！

她及时甩出长鞭缠住天花板上的吊灯，蹬踏墙壁回荡回来。

然而这一次对方却闪开了，并没有正面迎战。

代替他朝自己扑上来的，竟然是绛娜！

她的脸上失却了以往坚决、自信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机械般的呆滞无神。

“冥顽不化的孩子，看来你还需要一些时间，就让你们两个曾经的好友叙叙旧吧——我还有最后一些准备事宜必须完成。”



巴德尔怀抱着熟睡的小女孩走进电梯。

“等等……！”贝御雫试图冲上去，却再次被绛娜的身影拦住。

“醒醒，绛娜，别被他操纵！”

对方的面孔上浮现出细微的痛苦神情，眼神似乎在道歉。

——对不起，我还是做不到……

一只红色的豹全速向贝御雫迎面扑来，她不想还击，只能不断后退，直到脚后跟踩到墙壁的边缘。

“绛娜，是我，快醒醒！”

对方狂乱地变化形态，向她连续发动攻击。绛娜的招式没有了往日的优美和严谨，像只真正的绝望野兽那样只想置对方于死地。

真的是这样吗……？

那双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痛苦，绛娜在乞求她对自己动手。

——就像我五百年前没有在你面前犹豫一样，快一点！

贝御雫在绝壁边缘腾挪躲闪，右手紧紧地握住了腰际的刀柄。

对手破绽极多，她有绝对把握可以将之一击致死。

但是她看见的却是那只碎布拼成的布偶。

两只猫爪上童稚的签名——绛娜和瑟蕾莎。

“不，绛娜，我也做不到。”

两个魔女同时跃起，朝后。红色的那一个拦腰将黑色的撞下一百二十三层的钢筋水泥悬崖。

“不！！”卢卡追到窗前，只能依稀看到两个影子在疾速下落中仍然死死纠缠在一处。

Chapter X End is just another beginning

……经线人介绍，在维格利德市内我到了一个名叫“地狱之门”的酒吧。那里面除了老板本人兼任酒保，没有其他雇员。然而那个名叫罗丹的高大男人似乎很不好惹，虽然沉默寡言、并不张扬，可是周遭的帮派与混混都对他敬畏有加。酒吧本身据说存在几十年了，而罗丹本人的容貌，和传说中的巴德尔一样，从未改变过……酒吧里面鱼龙混杂，但却出人意料地是个很有趣的情报集散地。我在它的天花板上意外地发现了属于古代宗教体系的“三一世界”图（既天国、地狱、炼狱三界之说），还用几杯酒买通了一个矮个子醉鬼，给我讲了一个从未听过的故事。照他的说法，魔女和贤者间盟约的突然破裂，竟然源于一段《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一个贤者和一个魔女秘密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孩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激怒了两个种族，女性被立即处死，男性被囚禁，而那个孩子，原本应该也被扼杀，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活了下来……这是对“光暗决不能交汇”规则的极大破坏，也是两族产生的第一次重大分歧，此后不久，战争便打响了……

撇开讲述者本人的添油加醋不谈，这个故事的确唤起了我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关于那个被封印、沉入湖底的魔女，如果就是那个混血的孩子，倒是很有可能被处以这样的极刑……而我也在某些地方看到过关于这个“不洁之子”的描述，只是当时线索过于纷杂而忽视了……

……那里的人似乎不约而同地都讨厌巴德尔，特别喜欢传播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我还从顾客间的聊天中得知，这个阔佬近来多了一个异常美貌的秘书，一向深居简出的他竟然不日同这个女人一道去欧洲出差……此类桃色新闻似乎很合他们的胃口，不时地被拿来开低俗的玩笑。然而职业性敏感却暗地告诉我似乎没那么简单……我决定设法找到他们的行踪，看看这些人想做什么。当然，很有可能只是空忙碌一场，但我直觉地感到自己一定能发现些什么……不排除有危险存在，但是已经走到这一步，我无法在真相面前退缩。有朝一日，如果你能读到这份笔记，我的孩子，希望你能理解并原谅这个不称职的父亲……

——安东尼奥·雷德格瑞夫

绛娜恍惚觉得耳边呼啸的风声仿佛在唱一支悲伤的歌。

张开双目，她发觉自己正悬吊在数百米高空，脚下是棋盘一般纵横交错的道路，小如火柴盒的车辆和虫蚁般川流不息的人群……

她的右手被紧紧地握着——贝御雫在空中抓住她，将自己的长刀插进玻璃幕墙，留下深深一道支离破碎的“伤痕”，终于止住了两人的下落。

“放开我，瑟蕾莎！”绛娜试图挣脱，但是她却死死攥着不放。

“别乱动，你这个蠢女人！”

黑暗天空中云层如波浪翻滚，冰冷的风吹着她们的长发上下翻飞。没有月光就无法“壁走”，多出一个人的重量，贝御雫也不能变身，她拉着刀刃已经崩缺的长刀刀柄，一时竟无计可施。

“放开我，不然你迟早会一起摔下去！”

“我们可以一起变身！”

绛娜凄然大笑：“你觉得我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吗？五百年前我本应该杀了你，

彻底毁了'世界之眼'，却因为一时心软留下祸根。我亲眼目睹了族人的灭亡、圣殿被玷污、墓地被毁坏、一个时代的终结，却什么也做不到。这几十年来更成为敌人的走狗，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包括那个叫卢卡的人的父亲……"

"那不是你的错，卢卡也会明白的，你身不由己！"

"那么，难道生下所爱的人的孩子，就是你母亲的错吗？难道成为'世界之眼'，就是你的错吗？如果我有选择的权力，我倒是希望自己是那只该死的'左眼'，毕竟，那是一代人中最强的标记……"

贝御雫无言以对。她忽然明白，对于自己只是一场长梦的五百年，在绛娜来说，是多么黑暗而痛苦的岁月。当她发现自己失去记忆时的恐惧和无助，孤独的绛娜恐怕一样经历过，她还要背负那么多的回忆，与自身的负罪感纠缠，或许死亡的确是看上去更加轻松的选择。

"嗨，你们俩，把手伸过来！"卢卡的脸忽然在上方破碎的壁面间出现。他看到她们止住了落势之后急忙赶来帮忙。

贝御雫在他的协助下爬入大楼，两人又一道合力将绛娜拉了上来。她没有再挣扎，却是一副精疲力竭的模样，空洞地盯着远处某点发呆。

刺耳的警报声忽然划破波奇云诡的夜空，太阳之岛上的居民纷纷停止动作，抬起傀儡般无表情的面孔仰望着塔顶，那里的巨大星系模型不知何时已开始缓慢旋转，发出时钟秒针一般的滴答声。

"瑟蕾莎，"绛娜忽然对贝御雫说，"如果你想阻止那个男人，现在就应该去。"

"对了，他到底想做什么？"卢卡问道。

"把小时候的你带来现代的行动，只是一次试验。那个男人许多年来一直想实现利用'世界之眼'的力量，彻底掌握时空洪流的方法。不是说魔女和贤者是'最接近于神的存在'吗？我想他大概等不及要成为真正的神了……"

"疯子！"贝御雫皱眉道，"我母亲为什么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

"你或许可以跟他一起回到过去，自己问你母亲。"绛娜说，"他只有'右眼'，力量不足，所以才一直渴望找到你……五百年前他就曾经尝试过，挑拨人类来攻打魔女的圣地。我得到的命令是将你处死，可是……"

"可是你仅仅封印了她。"卢卡接道，"但是那命令不会很愚蠢吗？破坏了'世界之眼'，又没有别的继承人，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当时也没人去想，战争让我们都疯狂了，被仇恨和血腥蒙蔽了双眼。再没有什么职责，什么平衡，大家都只想着自己……可怕的年代……"

"这警报是怎么回事……要打开时空之门了吗？"

"不，那是导弹发射的警报。巴德尔还有个更疯狂的计划，要用导弹把魔导器发射到全世界，给所有人类都打上'天使刻印'……"

"然后再带着小家伙回到创世之初，成为神吗？"贝御雫笑道，"很疯狂，可是这样说起来却觉得挺美好。"

"美好？！"卢卡双手揪住头发，"我可不要变成那种丑八怪天使啊啊！多

么英俊帅气的……"

他猛地停住，惊讶地瞪着贝御雫的身后。

绛娜却大喊起来："瑟蕾莎，小心！！"

贝御雫还未来得及转身，突然后脑被一击重击打中，顿时眼前模糊了起来。

奇怪的是，并不痛，只觉得身体迅速滑落，仿佛从极高处坠下，风呼啸而过，割着面颊。就在即将接触地面的刹那，一切的感觉都消失了……

突然现身的巴德尔夹着失去知觉的贝御雫，身后绽放出华丽的孔雀般羽翼，腾空而起。他的另一只胳膊里依旧抱着童年的瑟蕾莎。

"叙旧结束了吗？最后准备也彻底完成了，瑟蕾莎，或者说'贝御雫'，就要完成她一生中最伟大的使命，作为最后的魔女和伟大的观察者之一，见证一个全新世界诞生。别来捣乱，无用的杂碎再也阻止不了我了！"

他振翅飞向高耸的塔顶，星系模型的转动此时已大大加快，中心处代表太阳的球体表面微微放射出流动的金色光芒。

"怎么办？！"卢卡紧张地问身边的绛娜。而后者的注意力却被一种尖利的破空之声吸引了。

夜空中一枚流线型物体正拖着白烟朝他们所在的位置疾速靠近！

"哦，该死，那杂种连变天使的机会也不想给我！！"那是飞弹！卢卡绝望地跪倒——困在这个小小的楼层平台上，两人根本无处可藏。

巴德尔轻轻着落在金色球体顶端，姿态昂然，仿佛一尊完美的希腊雕塑。他最后一次审视怀中两张不同年龄、却彼此极其相像的脸。或许女儿的容貌会令他在极短刹那间回忆起妻子的面容，但那仅是他坚冰一般的精神世界中一丝极细微的波澜。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言，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时间耗尽了他内心深处最后一点可以被称为"爱"的情感，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充满了野心和欲望的躯壳。他放手任凭两个瑟蕾莎同时滑入金色球体的光芒中。

与此同时，下方

飞弹击中了绛娜和卢卡所在的平台，爆炸的火光与轰鸣在巴德尔眼中只是新世界诞生前的第一发礼炮。

他将手指放在导弹发射的键钮上，思忖着是否应该立即开始。

贝御雫在一个奇怪的地方醒来。

如果一定要用语言形容，那就是她跌进了自己的体内，在幽闭潮湿温暖的狭小空间里，她依稀看到一点光，仿佛漫长漆黑的隧道尽头的光明。仿佛能听到枷锁断裂、落地的声响，于是两扇厚重的大门缓缓开启了……

她仍然站在那个摆满了石棺的神殿中，这一次却不是遍地狼藉。神殿清洁肃穆，光亮的地板能映出她的影子——一个矮小、穿着粉红色裙子的身影，怀中抱着那只猫咪布偶。

泪水打湿了面颊，童年的瑟蕾莎依靠着一口石棺抽泣。

“妈咪……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想告诉那个女孩妈咪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出现。可是她说不出口。

这时她耗费了多少岁月才最终理解的现实——更无奈的是，一切仅能用命运来解释。

——不要惧怕你的命运，瑟蕾莎。

记忆之门中有无数声音在这样对她说。

——没有你不能改变，没有你不能做到的事情……

所有的声音都渐渐汇成一个，好像潺潺溪水聚集为湍急的洪流。

——快醒醒！！

——必须保护魔女最重要的东西，‘左眼’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在记忆的圣殿中，两个瑟蕾莎同时笑了。

Chapter XI Left Eye

喷吐着烈火图案的赤色大卫 哈德逊机车乘着飞弹炽热的爆炸气流一跃而出。

清丽的月光穿透厚重的云层，洒在绛娜身上，她背后是吓得缩成一团的卢卡。

“来得刚刚好！！”

“壁走”令魔女摆脱了引力的束缚，引擎发出怪兽般的咆哮，机车沿着垂直的高塔外壁向上疾驰而去。

“抓好了，别掉下去——要找到瑟蕾莎！！”

卢卡吓得连双眼也不敢睁开，只能听到风声呼啸而过。

在他们上方，星系模型的转速已达最高，肉眼看来仿佛一个巨型原子结构示意图，正中的金色球体开始放射出不逊于太阳的刺目光芒，照亮了整个小岛的夜空。那轰鸣的滴答已被高速旋转带来的破空之声吞没。人们静止在原地仰望着这神话般的一幕，但他们的脸上却只有木偶一样的茫然。

巴德尔感受到剧烈的时空波动的降临，他激动的浑身颤抖，竟然一时无力按下导弹发射的键钮。

“不……作为新世界的创世神，我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犹疑……”他看着发抖的双手自语道，“多么漫长的等待，多少生命的牺牲，才最终有了今天！”

纤细如女性的手指重新放在键钮上，他深吸了一口气，面带陶醉的表情按了下去。

然而突如其来的刺痛却令他本能地撤手退开！

“很明显‘牺牲’的还不够——你这个疯子！”红色机车从头顶飞跃而过，绛娜挥动贝御霁遗留下的长鞭，一记狠抽，在他白皙的手背上留下一道深红色鞭痕。

卢卡眼疾手快地跳下来，冲到操作台边，举起一块碎石就砸了下去。

火花四溅，电流噼啪作响，发射台被他敲了一个大洞，原本上面不断闪烁的指示灯也慢慢黯淡了下去。

“这下，烟花放不成了！”他得意洋洋地对巴德尔比出中指。

后者冷笑一声，忽然转身隐入金色球体表面。绛娜急忙追上，却不料那光芒好像烈焰般灼人，她被烫得惊叫一声退了回来。低头一看，衣袖都被烧焦。

“贝御……我是说，瑟蕾莎难道也在里面？”

一道光柱从球体表面冲天而起，撕裂了夜空，叆叇的云团围绕着它盘旋涌动，仿佛巨大的漩涡，又像一只诡异的巨眼凝视着他们。

两人被飓风掀翻在地，一股力量扭曲了空间，他们明明立足于平地，却无法站稳，方位和基本力学此刻都已错乱。

“不行，要开始了！！”绛娜不顾一切地扑在“太阳”上，挥拳击打着后者白炽化的表面，也不管自己的皮肤被烧得大片剥落，“瑟蕾莎，你听见吗？醒醒，快从里面出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空间的解构令她的拳头有时直接穿过球体表面，绛娜感到自己仿佛在里面触摸到了什么，便死死拽住对方往外拉。

卢卡紧抱着一根钢索不敢放手，稍有松懈，飓风就可能把他卷走，和这城市的其他部分一起，被吸进上方那只可怕的“巨眼”当中。

绛娜倾尽全力，亦无法将球体中的人拉出。她开始绝望了，那股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吸力已经折弯了卢卡抱着的那根钢索，旋转的星体模型也一一脱离主结构飞去，只剩下周遭一片混沌的世界，和仍然光芒万丈的“太阳”。

“瑟蕾莎……即便人们说你是不洁而不完美的存在，但是‘左眼’存在无时不刻不证明你的力量——你知道我是多么嫉妒吗？！”绛娜悲伤的泪水眨眼间就被“太阳”的热力蒸发殆尽，“不管是瑟蕾莎还是贝御雫，你永远是最强大的魔女！”

最后一份气力也耗尽了，绛娜凄然放开了双手。

——这一切难道就应该这样结束？

她阖上双目，静静等待终结的来临。

…………

……她并未被扭曲的空间吞噬，突然有一只手伸出“太阳”表面抓住了绛娜的手腕！

紧接着贝御雫的半个身体也从中吃力地钻了出来：“这可是我一小时内第二次救你，绛娜。”

“瑟蕾莎！”她喜出望外地喊道，也不知叫的是哪一个，魔女的怀中还抱着在睡梦中吮着大拇指的小女孩。

“呃，我进去了多久，外面已经成了这样？”她把小女孩递给绛娜，试图把双腿拔出时，却被猛地被一股力量又拉了回去，“什么？！”

巴德尔的声音在急遽变形的天地间回荡，时而是垂垂老翁，时而又是稚嫩的童声：

“你不可能逃走，贝御雫——时空之门已经开启，你回不去了！！”

“谁说我要逃走的？！”魔女用双臂竭力撑住身体，衣服和皮肤和绛娜一样被大片地烧焦，“作为‘左眼’的持有者，我对你的‘新世界’毫无兴趣，你这个抛妻弃子的混蛋！！”

“瑟蕾莎！！”

“绛娜！！”

风势收紧，强大的压力将两人死死地钉在这仅余的空间中，剩余的一切都被灰黑色狂乱翻动的龙卷所吞没。

“还记得学习使用‘影发’时，老师是怎么说‘示巴女王’的吗？”

“最强力的魔神——一个人的时候千万不能使用！”

“现在我们是两个人了！！”

“明白！！”

卢卡仍然抱着那根钢索，为了固定，他用腰带把自己绑在上面，但也不知还能撑多久。他隐约听到她们二人的声音，却看不见人影，所在之处已经接近混沌飓风的边缘。

他突然嗅到迷迭香的味道。

一缕丝绸般的发扫过他的脸庞，紧接着又是一缕。

黑色和银色的长发顺着飓风的旋涡盘旋而上，化成两色洪流，在天空中那只“巨眼”下方聚集为遮天蔽日的巨爪，一下捏住了金色的球体。

惟一的光源被切断，世界在极短暂的瞬间彻底陷入了黑暗之中。

卢卡听到她们仍在对话。

“你还在里面！”

“不要紧，来吧，把另一个混蛋也……”

巨手猛地攥紧。

无数金色的碎屑从指缝间喷溅而出，那是“太阳”的残骸。伴随着巴德尔绝望的惨叫声。

“不，不，不要让混沌降临这个世界，一切都将被吞噬，一切都会不复存……！！”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仿佛力量聚集攀升到顶点处必然的暂停，不断收缩的时间和空间都凝固了。接着，又以爆炸般的汹涌势头再度膨胀开来。

在迅猛张开的维度和时间的间隙，卢卡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他像颗石子呈抛物线状划过天际朝着未知之所飞去，完全不知道自己将会到达哪里。

再度站起时，身边仅余一片苍茫的黄土，所以地面上可识别的物体都消失殆尽，令他误以为自己回到了太古洪荒的时代，成了惟一存在的生物。

但随后他又闻到了迷迭香。

那温润而奇妙的芬芳，正如使用它的不可思议的女性。

红与黑的两只鸟儿，正在曙色初开的万里碧落之下盘旋。

END

你是否相信，这个世界真有魔法和奇迹的存在？嘛，或许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不妨保留一颗开放的心，随时准备好接受任何可能的奇妙事物，生活会有趣得多。譬如说吧，假如在特定的时刻，去维格利德下城的某条街道拐角稍等片刻，你会发现那儿赫然出现了一个以前你从未在意的酒吧。虽然不大，陈设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写着“地狱之门”的霓虹灯还时不时要坏掉几处，变成“地……门”之类的玩意儿，但却是这座城市最有意思的场所之一——当然，前提是你不是每晚十点上床睡觉的乖宝宝……

那里时常会很冷清，不过别担心，挑个好时候再去，比如说快乐的十三号星期五什么的，一定大饱眼福。研究民俗的人会爱死那里，因为能听到很多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有时是希特勒变成了吸血鬼，有时是肯尼迪家族克隆了一百个玛丽莲 梦露，然后杀了原版……假如你过分无礼地表达出相反的意见，可要当心了，下一次你出现时，说不定会真有一个留仁丹胡、穿纳粹军装，用吸管从医用血浆包里喝饮料的男人阴森森地等着你。

哦，老板可能有些吓人，但只要低调点，别太饶舌，他其实挺和蔼的，而且调得一手好鸡尾酒。如果你出手大方，小费丰厚，彼此熟悉之后也许还能得到一小份特制秘药。至于秘药的具体效果……商业机密恕不方便透露。

如果，只是说如果，你在角落的自动点唱机上点了一曲弗兰克 辛纳特拉的老歌“Fly me to the moon”，那或许会走运。因为酒吧一角的那个带钢管的小舞台会随时亮起，开始短暂的表演。我可以说，那里的舞者虽然并非专职，却是这个世界上你能见到的最美丽也最难忘的，如果她们出现了，请千万别眨眼睛，因为不知何时，对方就会悄悄化为一缕轻烟消失于指掌间。嗯？什么？哦，我说“她们”，是的，她们有两人，并不都会同时出现，如果两者都在，会以她们自己的方式相聚，旁人不允许也不可能打扰。只有单独前来时，才有可能即兴表演一曲，并不收费，但一切都要看你运气如何。如果始终也看不到，请像本人一样把名字改成卢卡（Luka，有幸运之意）吧！

PS：另外，最近貌似黑发的那一位暂时消失，因为要送一个重要的亲属回家，可能还要陪伴她一段时间。不过不久之后就会回归的，各位大可不必担心。

PSPS：在“地狱之门”里不要忘记，对动物也要一样友好，尤其是乌鸦、黑猫和蛇……千万不要因为多喝了几杯就冒犯它们，否则下一个早晨你很可能会全裸地被捆绑在电线杆上，而且这辈子都看不到美女表演了……

——卢卡 雷德格瑞夫

节选自《维格利德市怪异导游手册》



黑暗的另一面

——《生化危机黑暗历代记》剧情小说

文：万年拖稿魔

主要人物介绍



里昂·S·肯尼迪

前浣熊市警官，现任美国中情局特工。曾经经历过上个世纪末最大的恐怖浩劫，在宛如地狱般的浣熊市生存下来。后被美国政府雇佣，专门进行生化兵器的调查。



杰克 克劳撒

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对个人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崇尚力量就是一切的能力论。擅长使用匕首等冷兵器，枪法一流，对丛林作战很有心得。



克莱尔 雷德菲尔德

与里昂一同逃离浣熊市的女大学生，S.T.A.R.S队员克里斯的妹妹，是个喜欢摩托车热爱运动的少女。在浣熊市事件之后开始为联合国某组织工作。



玛奴艾拉

身分神秘的白衣少女，瘦弱寡言，据说是惟一从哈维尔别墅中逃离的女孩。



哈维尔

南美著名贩毒组织上帝之蛇的首领，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毒枭，为人老谋深算，唯独非常在乎家人的感受。

我在那最后的黑暗中

看见了冉冉烛光

点亮这个世界

不灭的希望

1

时间临近午夜，夜幕下的小镇开始敛起灯光，人声渐稀，黑暗已缓缓来临。在这和平年代，静谧于休憩中踱过喧闹，化作一片安宁。周遭的一切仿佛在忙碌的尽头一齐选择沁入水色夜空，慢慢醉入梦中。只在小镇的角落里偶尔还有灯光，除了酒馆买醉的宿客，除了昏昏欲睡的酒吧招待，除了那些渴求欢愉的男女，这样轻盈凉爽的夜晚很少有人依然保持清醒。

凉风阵阵，他耸动着鼻息，把春末最后一丝泥土的清香吸入脾肺。无限趋近于热带的位置让这里的春夜过于温暖，只有今天，只有今天这里恢复了初春的凉爽。身边的植物蔓藤散发出阵阵独有的香气，他却似乎想不起墨西哥有什么植物能发出这种味道。

仰起头，透过那些爬在金属栏杆上植物枝叶，月光皎洁。和那些大都市的夜晚不同，新

月的淡淡光辉落下来，真让周围有涂上一层银色的错觉。

靠着墙，古老的木椅摇曳出咯吱声响。遥望古老教堂上的黝黑指针，时光如同永恒的呼吸，在不断交替中沉默观望一切。目光中的小镇已酣然入睡，只有他依然清醒着，等待着，警惕着。

没有了繁华都市的热闹，在这样一个小镇里独处的感觉，像是一个人忽然跳出了那个充满阴谋和繁闹的世界。隔绝了忙碌车来车往，远离了奔走的西装革履，一切都像周围的草木一样回到宁静之中，他甚至开始有点喜欢这个一直被美国人歧视的国家。

阿维　罗德里格兹在怀中摸了几把，终于摸出一支香烟，他把香烟叼在嘴里，并没有点燃。烟草的味道渗着过滤嘴传入口腔，带着难以言喻的刺激和亲切。风呼啦啦吹起了男子的头发，带着四分之一亚裔血统的男子反手将草帽扣在头上，等待目标的出现。

教堂上的大钟又向前推进了几格，阿维用舌尖舔了舔香烟的过滤嘴，正打算把烟收起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身材矮小的男子一路小跑着奔向露天长廊的方向，可能是由于太过急促奔跑的缘故，他在接近长廊的路上摔了一跤。矮小的身体在地上打了个滚，又飞快地站起来。从这张饱经摧残的面容上可以看得出，来人应该是一个流浪汉。

“瓦德，你迟到了。”阿维夹着香烟的手指在空中停留了一会，终于还是把这支烟放回嘴边，点燃了它。

一丝暗红色的火光在黑暗中亮起，满脸皱纹的侏儒流浪汉一脸渴求地望着被点燃的香烟。阿维想了想，又掏出一支递给瓦德。

“您真是太客气了。”瓦德的英语很地道，在美国人听来完全没有任何障碍，“这样的高级货在这种小镇可抽不到……话说，想要联系你们可真困难啊，负责管我的那个警察恐吓了我好几次。”

阿维并不想跟眼前这个流浪汉多费口舌，常年的职业生涯却让他习惯性地没有生硬呵斥和拒绝对方，他露出一个美国式的温和笑容，点点头说：“是啊……如果这件事能够完结，我想我们还是不吝于签发一张属于您的特别签证。”

流浪汉搓了搓手，一双灰褐色小眼睛露出兴奋的光：“谢谢您的吉言……好啦，我这个人最明白事理，我知道您现在对什么感兴趣。能让您这样的人这么晚了还呆在这儿，只有这个东西了。”

阿维让自己尽量保持冷静，神色中看不出喜怒，没有说话。这样的气氛让流浪汉瓦德有些尴尬，他沉默了一会，从怀中郑重地掏出一小片手机用的闪存卡。

“好了好了，既然您知道这里面是什么，现在给您验证吧。”

这片卡片是瓦德三天前在墨西哥城一个民宅里行窃所得，虽然并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用处，上过几天学的瓦德还是找了部手机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虽然那部破手机能看到的内容不多，瓦德还是震惊了一下。

作为墨西哥城的一个流浪汉，瓦德每天的做得最多的事不过是在街头看免费电视。这个世界发生过什么大事，瓦德都清清楚楚。

当手机闪烁到几乎褪色的屏幕上闪出那个曾经让世界震惊的Logo后，瓦德知道自己麻烦大了，当然他的机会也来了。

“这东西跟你们要调查的某个人有关吧。”瓦德洋洋得意地看着中情局特工把闪存卡插进PDA，喋喋不休的毛病又犯了，“那个人的名字在整个墨西哥也够响亮。”

阿维抿着嘴唇，香烟燃起的烟雾在他面前缭绕。那些文档的真实性和内容他再三核对，确认了之后只觉得心头发冷。抬头看了一眼正在热切期盼着的瓦德，阿维扔过一串钥匙给对方。

“你明天去墨西哥城的火车站，钥匙上有行李寄存柜的编码。拿到那里的东西，三天之内你自己想办法跨越边境，之后的问题我们来负责。”

瓦德一把接过钥匙，笑容满面地点头：“谢谢您，您真是个慷慨的人。”

中情局的特工无力地挥挥手，把几张钞票仍在瓦德手里。

“拿着吧，之后的事你不用担心。”

瓦德再次千恩万谢。拿着几张富兰克林肖像的纸制品转身走向小镇深夜惟一还在营业的租车站。夜色下流浪汉的矮小背影被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阿维看着这个影子走向街头的转角处，收起PDA也打算离开。

一股危险的气息在瞬间刺痛了特工的第六感，他猛然转身，掏枪，对准瓦德离开的那个方向。

月光下长长的影子忽然歪了歪，顺着一个方向悄无声息地倒下了。瓦德矮小的背影和周围建筑的黑影连成一片，流浪汉尚未发出一点声音，人倒在地上再也一动不动。

刚才看到的情报和眼前的突发状况让阿维心头一凛，特工转身跑向自己的汽车。不足三十米的距离，他的脚步像要一次跨越半个广场。

开门，关门，发动汽车。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坐在驾驶位置上的阿维心情稍定，透过后视镜他能看到一个黑影正朝自己疾冲而来。黑影的每一次足跟落地都扬起漫天尘沙，动作利落有力，赤手空拳。

阿维　罗德里格兹在心中权衡了瞬间，出于探员的本能他一手握枪，另一只手紧握方向盘发动汽车。从对方能够悄无声息杀死流浪汉瓦德来看，自己能否与对方正面周旋已不必考虑。

发动机的涡轮发出一声长鸣，银色沃尔沃笔直冲向公路尽头。汽车被发动的一瞬间，阿维提档紧握方向盘，内心的不安随着轰鸣声渐渐消失。

这种心情只维持了一瞬间，后视镜里那个影子没有停顿，仍一步一跃地朝沃尔沃飞驰而来，看那动作速度，显然已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阿维心头一紧，想起自己在总部接触到的那些情报和秘辛，知道这次遇到的情况和以往不同。他咬牙踩住油门，车轮飞驰中朝着小镇外的国道直线驶去。

背后的人影依旧笔直冲刺，势若无减。沃尔沃碾过泥地和草坪，冲上公路，灯光在夜色中甩出一条辉煌的线。

轰……轰……轰……

脚步声并未停止，在寂静夜色下显得格外刺耳。阿维抬眼在后视镜里看到那个影子已慢慢扩大，他难以置信地瞄了一眼时速指针。

此时车速已接近一百二十公里！

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袭上心头，阿维知道自己碰到了传闻中最为可怕的那种东西。此刻的小镇像是被扼杀在睡梦里一般，没有任何一丝声响为他的狂奔诧异。想到那个公司的辛辣作风，中情局特工摸索着从怀中掏出PDA。

车速仍在提高，背后的追击人影却也丝毫没有放慢速度。阿维已经不想去摸腰间的手枪了，这种情况下，他相信对方能够轻易避开自己远距离射击。

PDA的触摸屏被解锁，阿维在车体剧烈震荡之际看清了眼前的路标牌。通往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公路就在前方，他用力踩住油门，朝着有卫星讯号覆盖的方位开去。

"传送中……"

"传送失败……"

PDA的屏幕上提示字符干扰着阿维的心情，他的心跳随着背后人影的渐渐扩大紧缩。车速已达到一百五十公里以上，仍在不断上升的数字并没有拉开他与那个恐怖黑影之间的距离。环顾周围，夜色如水，黑蓝色的天幕冷漠地注视着这世界一隅发生的一切。没有支援，呼叫也毫无用处。秘密行动埋下的种子在这一刻成长为危险的果实，阿维的头脑中飞快地转过无数种想法，始终没有让人满意的答案。

转过一个急弯，背后的影子似乎消失了，因为高速行驶带来的强风透过半开车窗猛烈地吹着特工的脸，他内心的焦急比起任何人更为强烈。

——一定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总部！

——不能让那样的事再次发生了！

——那种惨剧……

脑海中拼命想着如何破解这样的困局，阿维的车速已达到一百八十公里以上。绵长的公路两侧早就看不清那些仙人掌类的参照物，中情局特工觉得肾上腺素在自己体内不断奔涌，那种身体异常敏感的体验在无数次危险任务中都有体会。唯独这一刻，阿维觉得自己的好运气似乎用到头了。

PDA不断重试的发送依然失败，像是有什么东西屏蔽了附近的卫星信号。黑影还在不断加速，这种超越了人类甚至生物极限的速度在黑夜掩盖下显得沉稳又恐怖。阿维握着方向盘不断在脑海中回忆美军驻防基地的位置，最后得出的结论让他绝望无比。

与此同时，黑影开始更疯狂地加速。

不知道为何没有了灯光的国道上，一道黑影犹如离弦的箭，忽然摆脱了地心引力一般，笔直冲向疾驶中的沃尔沃。

时间在这一刻像被凝固了一下，阿维·罗德里格兹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沃尔沃车身的后半部发出一声凄厉的撕裂声，一道闪耀白光突刺而入。

没有任何预兆地，中情局特工的手指在霎时间僵硬了一下，随后无力地松开了。

黑夜中沃尔沃依然疾驰在笔直的公路上，僵硬的身体踩着油门，汩汩鲜血顺着后背淌到座位上。甚至感觉不到一丝痛苦的阿维·罗德里格兹身体伏在方向盘上，不受控制的汽车在笔直行驶了片刻之后，歪歪斜斜地撞向公路一侧的防护栏杆上。

坚固的车身撞开了防护栏，朝着充满沙砾和仙人掌的公路一侧一头栽下去。路面上已不见那个恐怖的黑影，一切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只有一只被撞击瞬间甩飞出去的PDA

静静躺在草丛里，龟裂的液晶屏幕上，“发送中”的单词不知何时变成了浅绿色的“成功”字样。

风吹过荒无人烟的公路，夜色依旧。

2

若从天空俯瞰，整个亚马逊平原就像是一块被染了浓绿的绸缎平铺在南美大陆的北部。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平原，也是最广阔的热带雨林，安第斯山脉的潺潺溪水在峰间几经辗转，终于化成一条奔流不息的巨大河脉蜿蜒汇入大西洋之中。有无数的生命在这里孕育，两侧冲积而成的土地中藏着无限秘密与深邃。

然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南美洲大陆却意味着另一个世界。就如同非洲对于这世界的许多国家也宛如外星一样。不同的民俗，独裁专政的各种集权小国，贫穷、肮脏、治安混乱、毒品、凶杀、暴力……乃至于无数神秘的古代传说，巫术和凶残生物。这一切都让南美洲在许多足不出户的美国人心中留下无法接近的可怖印象。加上美国官方的外交政策与南美大多数国家交恶，使得这里一些小国中的美国人异常稀少。

对于来到诺维拉民主共和国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必经之地秘鲁相比，这里实在太过荒凉也太过落后。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端，很多人享受着全天候各种24小时贴身服务的时候，这里的人们依旧用古老的方式捕鱼和耕种。那些所谓的新经济和新社会的口号似乎被隔绝在了另一个时空，只有政府官员们才有资格享受。

对于这种状况，哈维尔　伊达尔戈并没有什么不满，相反他很欣赏这种社会结构。

若无国家的庇护，许多事实在不好下手——如果没有那些关键时刻其实不太靠得住的政府地方官员撑腰，有些问题也的确比较麻烦。

幸好，一切尚在控制之中。

从自己的别墅二楼向外眺望，浓郁的森林沐浴在暮色之中。整个世界像是被浓郁的橘红色染料冲刷过一样，充满了即将堕入黑暗的无奈与消沉。不远处的港口此时仍在忙碌，许多被惊飞的海鸟正在空中盘旋。

想着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各种心事，哈维尔慢慢从二楼踱步下来。在别墅的大厅里正有人等候他的接见。若只是用财富和权势来做注脚，这个满脸胡茬的男人也许在整个南美都要超过许多老牌政客，因此每个来客都似有所求，包括他自己的那些手下。今天在楼下等候的年轻人却不一样，他目光低垂，表情宁静，目光中没有任何热切的期盼，这与大多数主动接触哈维尔的人都截然不同。

哈维尔看到这个年轻人，嘴角扬起一丝微笑。他快步走下楼，张开双臂做了一个热烈拥抱的姿势。

“啊，我的小奥德赛，你终于回来了，美国之行如何？”

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勉强笑笑，有些仓促但仍热烈地回应自己老板的拥抱。几名黑衣守卫站在客厅角落，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的风景。空旷会客厅看上去有些寂寥，只留给两个人做简单交谈。

“哈维尔先生……”南北混血的卷发年轻人刚刚坐下，脸色就变得凝重，甚至因激动而开始转为潮红，“美国人现在好像很敏感。”

哈维尔对年轻人的激动最为欣赏，眼前这个被他称为小奥德赛的年轻人是他在北美活动最重要的干将，正因为这个年轻人，哈维尔才能顺利地解决很多问题，打通很多关节。

“我知道，我知道……”哈维尔递给年轻人一杯烈酒，“看来最近的各种风闻不是谣传了。中情局这么大动作，美国人到底想要什么？”

年轻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也不知道……不过很有可能跟最近我们接触的那个人男人有关。”

“那个男人……”哈维尔把手中的雪茄转了又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男子的面容。那个男子阴冷的表情让曾经叱咤一时的他也有些心寒，但他不愿承认这种情绪。这种失落和回忆在一瞬间完成，哈维尔摇摇头把多余的思绪抛开，继续追问道：“美国方面怎么说？”

“那些政客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跟我们的联络。”小奥德赛抿着嘴唇，烈酒让他的面色更加潮红，“美国政府好像态度很坚决，这一次和以往不太一样。”

哈维尔叹了口气：“我知道，这正是我为何从不去北美和墨西哥的主要原因——在这里，美国佬的势力没有那么可怕。这么说我们的生意都受到影响了？”

小奥德赛愤怒地点头：“没错……现在组织的几条线路都被封锁，我们遇到的麻烦史无前例地大。”

“好吧，不说这个了。”哈维尔似乎心思并不在这上，“说说那个美国人吧，那个已经没有美国国籍的家伙，我想他一定过得还不错。”

小奥德赛正打算回答，刺耳的铃声在在门口响起。哈维尔不悦地看了一眼门口的守卫，示意去看看是谁来打搅自己。

门口站着一群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为首一人额头纹着醒目刺青。哈维尔别墅的门口也有几名守卫，但看见这男子后却没有出言阻止。

“诺拉斯先生。”门口的守卫态度恭敬，没有阻止刺青男子把车停在哈维尔门口，却也没有开门放行，“抱歉让您稍等，我要通知哈维尔先生。”

哈维尔站在别墅门口，透过落地玻璃能看得到这一切。守卫的话通过对讲机传进室内的扬声器里，也异常清晰。诺拉斯在组织中地位仅次于哈维尔，由于常年在外奔走，也有一群忠实拥趸。

哈维尔和小奥德赛对视一眼，诺拉斯一向低调，甚至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次突然前来，似乎来者不善。

“哈维尔先生，您看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小奥德赛的脸依旧红红的，在面对哈维尔时他总是显得很激动，“诺拉斯带着这么多人过来，应该是想跟您对质最近几次交易的问题。”

哈维尔摇摇头："不必了，让他进来吧。"

守卫从耳机里接到指示，打开了前庭大门，让诺拉斯带着其余几人鱼贯而入。哈维尔的别墅构造与其他那些本地巨富们大为不同，前庭种植着从各地搜集来的许多热带植物。以哈维尔的身分来说，这种过于环保的装饰显得有些另类，也过于保守。

哈维尔正是靠着这种保守慢慢被周围人所接受，从而维持他的地位十几年来不曾动摇。只要随便站在那里看一眼带人前来的诺拉斯，哈维尔心中早就明白对方的想法。不动声色地看着一群人恭敬地对自己打招呼，分主次在客厅里落座，哈维尔只是吩咐人不断倒酒，没有急着追问诺拉斯的目的。

对于哈维尔追求顶级享受的习惯，这些人早就习以为常。仆人端出的上好红酒让这些人大为羡慕，甚至有一两个人举杯恭喜哈维尔最近好事不断，虽然明知道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最近这几年性情大变，他们还是很尊敬他。

诺拉斯脸色不太好看，他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效果。哈维尔自从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之后，除了对小奥德赛还能假以颜色之外，对其他人的态度都异常冷漠。除了虚伪的客套之外，这位领导者似乎从未表露过自己的真实心情。这样的领袖心术让诺拉斯一直不敢正面违背哈维尔的意志，毕竟这十几年来整个组织还是靠着哈维尔的策划不断走向成功，直到最近几年。

观察着用墨镜掩饰了自己真实眼神的幕后老板良久，诺拉斯把杯中酒喝光。法国人的浪漫气息透过佳酿蔓延到血液里，让诺拉斯的心跳有些加速。

"首领，我们最近有些情况要向您汇报。"

正在举杯微笑的哈维尔对诺拉斯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这些人拼了命把自己手上的事都做完凑到一起，看来沉不住气的人终于还是沉不住气。

"组织最近几年在北美的生意还算顺利。"诺拉斯先扬后抑地开口说道，"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虽然中情局已经把我们列到黑名单的前几名……不过托您在北美那些人脉的福，出去的兄弟们多半没有出过什么事。我们的生意本来应该是整个南美洲最好的……一直到最近，首领，作为组织的一员，我们对现在的情况很忧虑。"

哈维尔笑了笑，环顾着敛起笑容的这些人，有的是小头目，有的是暴力专家，诺拉斯很会选择人手和自己说话的态度。尽管此刻他卑躬屈膝得像一个忠诚的干部，他还不过是那个为一己私利努力打拼的小混混而已。

见识过了不起的风景之后，哈维尔对这些看似谨慎的态度忽然有些厌倦。

"忧虑什么？"哈维尔保持笑容，给自己斟满酒杯，"资金的流向？最近交易量的减少？CIA的打压？还是……你们担心自己户头的那些钱，忽然有一天被冻结了？"

哈维尔的话让诺拉斯和自己的派系们一阵无言，尽管最近一段时间资金流向出现巨大的问题，哈维尔对这些人却从未亏待过。每个月的红利和各种支出从未停止，若从这方面挑刺的话，诺拉斯的理由一点没办法成立。

"我们只是担忧前途……"诺拉斯压低声音，放缓了自己的语气，"听说这次CIA打算加大力度调查我们……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等于同美国政府为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美国政府这几年的各项策略因恐怖袭击和浣熊市生化惨剧而变得愈发严厉，哈维尔当然知道这些。

“你们应该有比较成熟的想法了吧。”哈维尔依然带着不屑的笑容，看着这个头顶刺青的男子。如果单纯从个人力量和能力上来说，诺拉斯绝对是个不错的领袖人才。这样的人健壮，充满欲望，同时也能够控尽量制自己的表现。只是最近自己的行为太过超过他们理解，这才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想要争取点什么。

诺拉斯没想到哈维尔居然这么沉得住气，表情虽未慌乱，还是尴尬地沉默了片刻。他与自己这些朋党眼神交流，每个人都避开他的眼神。诺拉斯在这一刻才感觉到，自己似乎一直低估了哈维尔的能量，哪怕是现在他已经在别墅里蛰伏不出，他仍是对整个组织影响力最大的那个人。

让人无法回避的片刻沉默之后，诺拉斯终于鼓起勇气，低声说道：“好吧……我觉得至少要先中止跟那个公司的联系。美国政府对于这家公司的态度，要比对待我们的生意更严酷，更苛刻……”

哈维尔的心中冷笑了一声，诺拉斯果然和他想的一样，开始用这家公司做文章。

“哪家公司？”哈维尔没有直接回应诺拉斯的话题，竟然反问道，“我们一向只与黑市商人接触，那些所谓的上市公司，又有谁愿意跟我们沾上关系了？”

诺拉斯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解释，哈维尔这种死不认账的嘴脸让他心头略感烦躁。想到那个神秘的高瘦男子，诺拉斯干脆敞开了说道：“当然是已经破产很久的那家公司！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在向他们购买那些可怕的东西！”

哈维尔深深地看了一眼诺拉斯，语气依然平淡：“对你来说，取代我真的那么重要么？”

“哈维尔首领，我并无冒犯你的意思……”诺拉斯见自己心事被戳穿，干脆也学着对方来个死不认账，“我只是担心组织的前途……”

哈维尔摇摇头，阻止了诺拉斯的话：“不，我同安布雷拉公司交易黑市生化兵器的事，整个组织只有两三个人知道，那个人不包括你。你既然已经想要收买我最信任的人了，自然是打算对付我。”

哈维尔的话像是一声炸雷，在客厅之中响起。诺拉斯脸色剧变，猛然把手扶在腰间，他的动作引起客厅各处守卫的警惕，他们也纷纷把手放在武器上。原本安详的客厅气氛因这一句话顿时变得无比紧张。

“你始终还是沉不住气啊……”哈维尔挥挥手，让守卫们放下防卫的架势，向客厅外撤出。几名守卫看了哈维尔一眼，似乎有些不放心。

男子的目光仿佛能透过墨镜，射在他们心头。

“是，老板。”

诺拉斯依旧保持着持枪的姿势没动，他的表情有些惊愕，哈维尔对于自己的安全一向重视，居然这么轻易就遣散了保安，他到底有什么打算？这样的疑惑加深了诺拉斯的不安，他的手没有挪开，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哈维尔，他的呼吸沉重，心跳加速。

“你收买了小奥德赛……”哈维尔像是随口说着早餐吃什么一样，随意地说道，“可爱

的小奥德赛在美国，看见那些花花世界，虽然他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但是谁知道呢？欲望无穷，对力量，对权力，对金钱，对美女……不管怎样，你成功了。美国是个让人堕落的国家，小奥德赛如你所愿堕落了，他没有经受住我的考验。”

哈维尔的话像是惊雷一样震撼了所有人，诺拉斯此时再无犹豫，他掏出手枪，对准哈维尔的眉心。

“首领，你的想象力的确很丰富。这是您隐居的成果吗？”

哈维尔对瞄准自己的手枪毫无惧意，仿佛诺拉斯手中拿着的不过是个玩具。这样轻蔑的态度激怒了诺拉斯，可他谨慎的性格又在此时作祟，他想知道哈维尔还准备了什么后路，以至于他能够让自己随便携带武器进入他的宅邸。

“小奥德赛，现在你给我站起来，站在诺拉斯那边。”哈维尔的口气依旧威严，让脸色一直通红的小奥德赛不得不站起身，走到诺拉斯身边。

“从一开始我让你去美国，栽培你，让你见世面，我就知道也许会有这么一天，也许不会有。”哈维尔放下酒杯，捏着雪茄的手却依然悬在自己的嘴角附近，“诺拉斯，我也知道你的野心并不算大，只是不愿意依然给我这么个浑浑噩噩的老家伙继续卖命。你觉得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更多。本来我不说出这一切，应该是小奥德赛给我最后一枪，或是你们联合起来把我杀死在这里。总之我也没有什么家人，只有一个女儿了，这个组织迟早是你们的。不过你们好像忘了，我为什么要去黑市购买那些奇怪的东西。”

诺拉斯瞳孔一缩，下意识地想到了某件事。一直平和乃至于有些冷漠的哈维尔为何这样冷静的原因呼之欲出，诺拉斯的手指轻轻颤动指，想要扣动扳机，却发现自己的枪膛已被一只有力的手捏住。

一名黑衣墨镜的削瘦男子不知何时出现在客厅里。男子的皮肤带着一股病态般的蜡黄，身穿黑色皮衣，手指关节处骨节凸起，嘴角挂着残忍又轻蔑的笑容。

一种没来由的恐惧从内心深处滋生，诺拉斯在一瞬间几乎有了松开右手的冲动。

黑衣男子没给诺拉斯机会，轻微的喀拉一声，坚固的金属随着手指用力而碎裂。

男子竟随手抓裂了诺拉斯手中的枪！

然后宛如一道鬼影，男子一掌击中诺拉斯的胸口，将这个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男子整个人打出了客厅，撞碎落地玻璃跌倒在游泳池旁。

其余人尚未来得及反应，黑衣男子已如一阵风掠过，所到之处无人不是应声倒地。多数人的胸口被击碎，只有少数几人被打得尚存一丝气息。完全没有人看清他如何动作，只见到一道道黑影在周围闪过，枪声甚至都来不及响起，诺拉斯精挑细选的那些暴力专业人士已死伤过半。

哈维尔低头捡起一把被打落的手枪，转身对准已经彻底被吓傻的小奥德赛。不知为何那个身手诡异的黑衣男子没有对他下手，只留下瑟瑟发抖的年轻人站在沙发一侧，不知所措。

“凡事都有代价。”哈维尔看着这个自己曾经想要努力培养的年轻人，叹了口气，“你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们都要付出代价。”

黑衣男子一脚踩在诺拉斯胸口，这名刺青男子还没来得及做出最后的感言，一口血喷

出，当即毙命。

小奥德赛舔了舔嘴唇，想要说什么，终于还是没说出口。

哈维尔摇摇头，扣动扳机。

黑衣男子看着被自己杀死的一群人，嘴角依然是不屑的笑容。

“这是最后一次交易的赠品。”

哈维尔扔掉手枪，抬头看着墨镜男子，同样戴着墨镜的他也看不出表情。

“好了，剩下的事交给我吧。”

黑衣男子无所谓地点点头，抬起腿走向别墅正门，下一步落地时人已越过前庭。哈维尔望着男子远去的背影，有些无力地摇摇头，转身开始指挥手下收拾残局。

3

对于很多来到美利坚合众国首都人的来说，华盛顿D.C的天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丽。夜色下的首府被各种军警严密监控着，自从浣熊市的恐怖事件之后，面对白宫的生化恐怖袭击被做为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之一，成为被严防死守的重点。大批人手被调往白宫附近，五角大楼的高官们也利用职权给自己增加了无数的保险系数。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却为此叫苦不迭，那些运气好的也许被派往他国公干，运气差的就只能在本土上等待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恐怖袭击了。

连环杀手，病毒邮件，飓风……身在首都的美国人第一次觉得自己原来离不幸如此之近，甚至没有闪避的余地。

在那次惨剧之后，美国政府乃至于整个世界沉默了不过一周，随后发表处各种应对策略。曾经是世界上最辉煌的生物制药公司安布雷拉在下一刻土崩瓦解，公司账户被冻结，股票崩盘，大量涉嫌参与制造生化兵器的高层和研发人员被警方控制……一夜之间仿佛第三帝国的崩坏一般，连锁反应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关产业的经济迅速下滑，甚至影响到了国家财政收入。

即使是这样，美国官方的态度依然坚决。生化兵器的研究本身违背国际法，发生过的惨剧也证明了这种传染性极高的病毒拥有毁灭整个世界的力量。各项项目被叫停之后，美国政府专门在中情局成立了特别调查科，把那些曾经参与过安布雷拉调查工作的相关人员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针对安布雷拉的强大力量。

政府方面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安布雷拉覆灭数月之后，传来了安布雷拉一些隐蔽研究所的各种情报。美国政府加紧调查之余，也接到了更所线索，指向生物兵器样本的对外流出。

安布雷拉庞大的科研体系必然导致冗余，许多完成和未完成的生化武器样本被出售到世界各地。黑市开始不再关注那些传统的走私武器，进而青睐起超越人类想象的生化武

器。所幸大部分生化武器的资料属于绝密情报，没有多少人能够携带离开。浣熊市的惨剧后，政府对安布雷拉的彻查工作也进行得相当透彻，几乎没有漏掉特别重要的病毒。

四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当年的许多尘封往事也不再是惊天秘闻，死亡和毁灭的伤痛也被慢慢抚平。只有华盛顿D.C忙碌依旧，这个美国权力和政治的中心仿佛永不疲倦地努力转动着，每天无数人低头在街头走过，匆匆走入各自的职位，通过网络、电邮和卫星电话联络整个世界，控制着一切能够控制的问题，解决着一切看似可以解决的麻烦。

里昂·S·肯尼迪对于这样的首府和这样的机构，早就已经习以为常。四年前的那个秋天的凌晨，当印着国防部标志的直升机前来接他赶往首都时，他就知道一切都和自己以往所知的那个世界不同了。

这一切得到改变，不过是区区十几个小时的事。

国防部的人也算干脆直接，给出条件之后让里昂思考几天。对于这样的情况，里昂没有犹豫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在1998年的10月1日，他正式挂上CIA的标志，以自己对政府的效忠和对媒体的缄默，换来了一些他想要得到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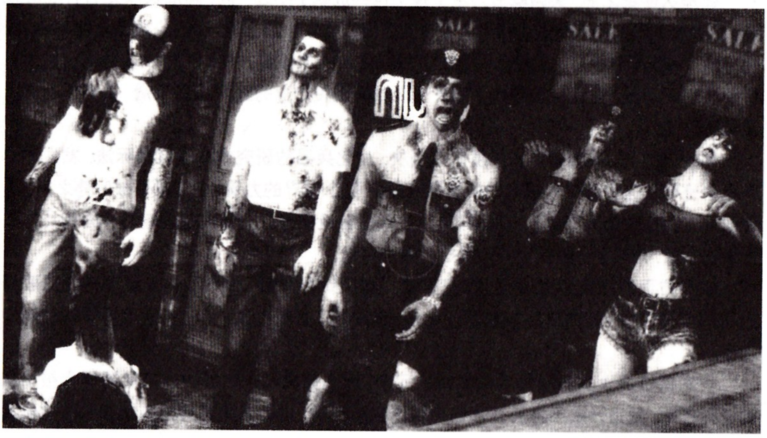
在那之后，时光飞逝。一切看似改变，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将目光从窗口收回，林肯纪念广场的方碑在阳光下显得圣洁肃穆，整个华盛顿D.C在无数媒体的渲染下仿佛永远带着改变时代的烙印。马丁　路德　金的讲演，每一任总统的就职宣誓……想到这些，里昂总想要苦笑着摇头，真正应该记住的，属于这个世界的伤痛和悲哀，又有多少人记得？在1998年那一天之后，毁灭所带来的剧痛，又能在人们心中残存多久？

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里昂拿起电话，听到副局长有些低沉的声音。

“里昂，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副局长詹姆斯就如他的姓氏一样，是个英国移民后裔，相貌颇为英俊的半老男子西装笔挺地坐在办公桌后，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痛苦还是迷惑。里昂进入办公的时候，除了局



长先生这张脸，还看到一位身材颀长的美女。这也是从浣熊市逃离的幸存者之一，曾是酒吧女招待的莉莎。如今莉莎在中情局负责一部分文职工作，收取各地探员的联络信息和情报汇总。她也在这里，显然是告诉了局长阁下不太妙的消息。

“里昂，你认识阿维·罗德里格兹吧？”

里昂当然认得，阿维也是欧洲移民后裔，那个年纪已经不小的男人有着敏锐的神经和极强的逻辑分析能力。里昂记得大概在一个多星期以前，曾经有任务让他前往墨西哥寻找关于一个贩毒组织的消息。

“认得，但并不算熟悉。”

“你认为他的能力如何？”

里昂低头思索了一下，谨慎但干脆地回答道：“他正面作战的能力在我之下，但实战经验异常丰富，搜集情报的能力也不错。”

詹姆斯副局长苦笑了一下：“你说得没错，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你来看看这个。”

里昂接过莉莎手中的文件夹，用眼神询问了一下局长轻轻打开。入目是一张硕大的照片，用极为清晰的器材拍摄而成，一辆银白色的沃尔沃整个后半部车身被什么东西刺开，锋刃似乎透过车身刺入了驾驶员的身体。暗红色的血迹遍布在座椅周围，不用看旁边的批注里昂也知道，这一定是阿维的车。

放下文件夹，里昂没有多说话。中情局的特点之一，上级永远比下级更喋喋不休。

“阿维 罗德里格兹大概是在墨西哥通往国境线的公路上遇害的，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杀了他。他的手里握着枪，但一发子弹都没有打出去。”局长揉着眉心解释道，“在阿维被害的同时，我们收到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和我们正在调查的某个人有关，这个人最开始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毒品头目进入中情局视野。但这次发现让我们对他的另外一些行动有了进一步了解——如你所见，这个人似乎正在跟安布雷拉的余孽接触，想要购买强力的生化武器。”

能够让副局长说出“强力”两个字的，当然不会是那些能够导致狗和乌鸦变异的轻型病毒。里昂听到这个字眼，猛然抬头，紧紧盯着詹姆斯。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这也是我找你来的原因。”詹姆斯副局长低声说道，“事关重大，我们又不能打草惊蛇，所以现在打算派你和另外一位同僚一起前往南美，确认这方面的消息。”

“还有一个人？”里昂皱眉，“我们不是人手不够吗？”

詹姆斯摊手解释道：“南美丛林的环境对你来说还是太过勉强，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给你准备了一个野战专家。他以前曾经是海豹突击队员，现在受雇于CIA。”

“还真是什么人都可以吸纳……”里昂抱怨了一句，自从来到中情局工作之后，他的话倒是越来越少，只有在跟那些浣熊市的幸存者们一起的时候，才会偶尔变得外向一些。

“这是你同伴的档案。”詹姆斯推过一个文件夹，“细节部分我们会尽量告诉你的，不过这种任务你也知道……突变的情况通常比较多。对于安布雷拉公司，还有生化武器，你是所有人当中了解最多的。我们不希望失去你这样的好探员，但这一次情况有些严重，你必须担起责任。”

里昂没有回答，他低头仔细看完了阿维·罗德里格兹的报告，以及那些书面资料，在莉莎的指引下前往地下训练室，为他准备的搭档正在那里练习射击。

这是里昂第一次见到杰克·克劳撒，此时这个金发健硕的男人正端着一把M16突击步枪对着远处的移动靶心连射，枪法精准，连一旁负责计算成绩和弹量的测试员都在为之喝彩。

尽管训练室里枪声隆隆，带着防护耳塞的克劳撒还是感觉到了里昂的到来，在射出最后一发子弹后，他转身放下步枪，从正面上下打量里昂。

“你就是那个要和我一起去南美的人？”

“这也是我要说的话。”

克劳撒与里昂的目光对视了差不多两秒钟，两个人从对方的眼神中各自读出了某些东西。里昂首先笑了笑，伸出一只手：“里昂·S·肯尼迪，很高兴认识你。”

两只手相握，克劳撒也能感觉到里昂看似不甚粗壮的手臂里蕴含着巨大力量，对这个长得有些小白脸的探员不禁刮目相看。在军队里，男人只愿意承认比自己更有实力的男人。里昂简单的一握让克劳撒收起心中的轻蔑，只是嘴角那狂放的笑容依旧像是要嘲讽什么。

“好吧，局长大人让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次的行动，有问题吗？”

里昂松开与克劳撒暗中角力的手，从腰畔抽出一张折了两折的地图：“你听说过哈维尔·伊达尔戈这个人吗？”

“当然知道——南美闻名的大毒枭，富可敌国，也是我国通缉的要犯之一。”

里昂又掏出两张照片，显然都是从空中俯瞰角度拍摄的。身穿热带花汗衫的男子带着墨镜，看不清表情，只能从脸部的轮廓和咒纹看得出他年纪已经不小了，嘴角下弯似乎在为某些事担忧。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任务。”里昂回忆着自己听到的简报，简单明了地对克劳撒解释道，“哈维尔原本是个不算低调的毒贩，他的组织‘上帝之蛇’也很嚣张。前几天我们有个探员听说有关于他的情报，在跟线人接头的同时遇袭被杀。在那之后，哈维尔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为了寻找哈维尔的下落，我们又耗费重金在安帕鲁周围寻找，终于找到一条线索。”

“线索？”

“有个线人说能找到哈维尔藏身的地方。”里昂说的很简单，克劳撒却明白寻找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他对里昂做了个继续说下去的手势。

“我们要做的，当然是去亲自跟那个人接头，然后确认哈维尔是否真的还藏在安帕鲁。”

“就这么简单？”

里昂看了满脸自信的克劳撒一眼：“鉴于我以往所经历的一些事件，我想局里会给你一些资料让你阅读。对于这些资料的真实性你可以不用怀疑，只要想好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应对就可以了。”

中情局特工遇难的消息在一天之内传遍了各个部门，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里昂和克劳撒最后一次出现在詹姆斯副局长的办公室。对于这样的两个人，詹姆斯知道自己也不必

多说任何无用的叮嘱，他只是看着两个人，简单而有力地说道："你们的行动也许关系着千万人的生命安全和幸福，请时刻记住这一点。"

里昂和克劳撒对视一眼，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4

对于美国军方的飞机，除了少数几个与美国关系恶劣的国家之外，南美大部分地区仍是畅通无阻。里昂和克劳撒经由美军基地起飞，越过墨西哥领空，朝着亚马逊流域的北部地区直飞而去。随着飞行距离的不断加深，视野中的景色也从都市的高楼大厦慢慢变成了浓郁的苍绿。无数河流犹如温暖的触须，在大地之上舒展。军方指派的飞行员沉默不语，用GPS定位着方向，克劳撒和里昂则互相默默对望，几乎是同时下意识地整理着自己的武器。

因为有可能遇到生化武器的袭击，两人配备了极强的火力。对于这样的安排，克劳撒有些不屑，更相信匕首和冷兵器的他虽然没有拒绝里昂的安排，却也对这个看似瘦弱的青年的郑重毫不在乎。在克劳撒看来，里昂实在太过谨慎，也太过保守了。不过是去调查一个毒贩而已，哪怕他曾经与安布雷拉公司有过秘密接触，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

里昂大概能猜到克劳撒的想法，却也没有过多解释。两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机舱外的景色变化，一直到直升机在预定地点缓缓降下。

亚马逊的丛林从来都是存在于想象和电影中的地方，当一旦真的置身这里，烈日和扑面而来的潮湿气息才让人真切感受到这世界第一平原的深邃和伟大。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密林中充满了毒虫和各种奇特生物，尽管每年仍有无数人前往这里拍摄野生动物，对于近八百万平方千米的广阔土地来说，仍不过是沙砾入海。除了前往那些简陋的村庄，想要见到其他人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

看着直升机轰鸣远去，克劳撒喝了一口水，把水壶抛给里昂："我看过中情局的档案，你说你曾经碰到过那些所谓的生化武器？"

里昂没有回答，他知道对没有亲历那次噩梦的人如何解释，对方也无法真正体会那种绝望和恐惧。克劳撒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源于他的强大，看过他的作战记录，里昂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前海豹突击队员。哪怕是随便一条成绩，在CIA这个文职人员过于冗余的机构里也算得上顶尖的。

只是这个社会偏偏是这样，最有能力的人只能去做底层工作，更多的空间留给那些文职和政客们发挥。里昂有时候甚至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执行正义，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面对安布雷拉无孔不入的渗入，虽然这家公司已从字面意义上消失，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却从未离开过。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和吉尔.瓦伦丁曾对安布雷拉的总部进行过袭击，得到的结果也让人欣慰。现在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

几乎所有与安布雷拉事件相关的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哪怕美国政府不承认这种事，里昂也能感觉得到。当初曾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克莱尔·雷德菲尔德还没毕业就被联合国和平救助计划要走，成为一名文职人员，克里斯和吉尔也被以各种理由塞进一些无关紧要的组织。反倒是自己，现在是离权力部门最近的位置，却仍有无数力量阻止自己不断挖掘真相。

从最初进入华盛顿D.C开始，里昂并不能适应这种环境。但他很快就明白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安布雷拉的迅速壮大跟政客不无关系，当浣熊市的惨剧发生之后，有些不重要的政客必然要沦为牺牲品被推到台面上，更多的位高权重者虽然也有参与，法律却无法真正制裁他们。这些人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着这个世界第一大国的政治和经济，他们对自己的各种保护只能说是下意识的行为产物。

当然，在国家安全和个人利益面前，最后这个国家还是遵从了最高指示。自由宣言上那些话虽然只是看上去漂亮，有时候仍能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里昂相信自己介入关于安布雷拉的调查也让CIA曾一度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希望能够彻底清除安布雷拉对黑市生化武器的影响，一方面也害怕里昂牵扯出更多的利益链条，比如当年浣熊市警局局长受贿这样的事被捅出来之后，政府公信力曾大受损伤。

里昂也知道，哈维尔之所以能在贩毒的路上畅通无阻，跟美国的一些官方勾结不无关系。对于这样的事，四年来在CIA的各种经历让他习以为常，改变这个世界通常就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里昂现在坚信，那些曾在浩劫中逃生的人们和自己想法相近，他们的余生都将为死难者祈祷，为生者尽力。

只是这些心情，实在不会对其他人说起，哪怕是曾经一同在死亡边缘游走过的克莱尔。

克劳撒对于丛林作战果然无比熟悉，他随便地叫出许多植物和昆虫的名字，用匕首杀死试图攻击他们的毒蛇。两人在阳光明媚的上午缓缓靠近最初GPS定位接头地点。中情局的线人通常是在外面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或者中年男性，他们对财富和花花世界的渴望成为可以充分利用的条件。

听说与阿维一同被害的还有一名线人，不过那已经不是里昂所能关心的问题了。

克劳撒甚至没有使用GPS，已经准确指出两人应该前往的方位。从这里向山坡下望去，藏在密林边缘的村落看上去平静宁和，位于河流分叉处的渔村以简单的铁棚和木棚为主要建筑，稀稀落落撒在河畔一隅。里昂想象不出如果有人对这里进行了生化袭击会怎样。那些让人恐惧的场面至今仍如噩梦一般萦绕在他心头，时不时提醒他，自己此时已并非为一个人的人生而活。

从山坡上走下去，一直到进入村子，周围静悄悄的竟然一个人都没有。里昂和克劳撒不免有些意外。

“异常安静啊……”克劳撒下意识的动作是一只手摸向腰间的手枪，“人都哪里去了？”

村庄中央的扩音器发出滋滋声响，似乎正是某广播电台正在播放地区广播。两人站在原地听了几句，对这里语言还算熟悉的二人顿时觉得有些奇怪。

"……目前失踪的年轻少女已达到五十人，今年的失踪人口数量急剧上升，政府告诫父母，应注意子女的人生安全……"

顺着村口围墙上张贴的各种寻人告示看过去，里昂看到无数张年轻的面孔，下面写着各自家人恳切哀伤的话语。对着这些寻人贴纸，里昂觉得似乎这件事没有当初预料得那么简单。

空荡荡的村子里似乎完全没有人迹，里昂和克劳撒在寻人启事前驻足片刻，没有任何一个村民露面。克劳撒耸动自己的鼻子，有些奇怪地摇摇头："这里的气氛有些怪。"

"因为空无一人吗？"

"不，这里有些像是……战场……"克劳撒干脆把枪拔出来，犹豫着斟酌自己的用词。

"战场？"里昂闭上眼睛感受周围热风的吹拂，一股有些熟悉又极为陌生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没错……你说的没错，这里的气息充满了死亡的味道。"

两人正在交谈之际，从两肩建筑中间的缝隙里走出一个中年男性，男子身材略显臃肿，表情呆滞，低头缓缓走向克劳撒。克劳撒看见终于有人出现，将手中武器插回腰间，高声问道："嘿，你怎么了？这里发生了什么？"

那个村民脸色铁青，似乎听不懂克劳撒的英语，仍蹒跚着步子向前一步一步挪动。

看到这名村民，里昂终于知道哪里不对了，他伸手拦住正要过去继续追问的克劳撒。

"克劳撒，等等！"

里昂话音未落，那名肥胖的村民猛然仰起头，双目赤红着朝克劳撒猛冲过来。动作迅猛，与之前的脚步蹒跚判若两人。

一道灵光从里昂脑海中闪过，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发生了什么。从村民嘴角流出的口水，身上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还有那通红双目中，里昂仿佛看到了几年前挣扎在充满死亡气息城市里的自己。比克劳撒更迅速地拔枪，射击，子弹顷刻间落在肥胖村民的额头，一枪一个血洞。

并不像普通人那样，遭到枪击后鲜血飞溅，被击中额头的肥胖村民晃了晃身体，倒在地上。已经快要凝结的黑红色血液缓缓从伤口里渗出，看上去完全没有活人的气息。

克劳撒也是久经战场的老兵，对这样的场面一点也不惊讶。一只手仍抓着匕首的他低头看了一眼尸体，从发臭的血液里可以判断出这人早就死去多时，只是身体机能仍被某种力量强制运作着。之前听里昂和中情局的报告说起病毒和生化兵器并不觉得有多可怕，这一刻克劳撒才正视眼前的现实。再看向里昂的目光也不是那么充满轻蔑了。

"真是意外……这就是你说的那种生化病毒？"

"就是这东西。"里昂低头看了一眼被击毙的感染者，"不过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克劳撒的话还没问完，背后传来一阵混乱的脚步声。里昂举枪回首，两人又看见一个身上沾着鲜血的村民朝自己冲过来。

仿佛一瞬间，这个宁静的村庄变成了地狱。

弹药有限，克劳撒按照里昂的指示对准那些袭击者的头部射击，两人发现此时他们已

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只不过这些村民看似可怕，对弹药的抵抗能力却不怎么样。几枪下去，又有数名“村民”倒地，克劳撒有些自负地哼了一声：“要是所谓的生化武器只是这个程度的话，倒也没什么可怕的。”

里昂没有回答，在不断瞄准和寻找出路的同时，他想起了曾经见过的那些恐怖病毒。巨大的，变异的各种怪物……那些只存在于噩梦般回忆中的东西对克劳撒来说，根本是无法理解的另一个世界。

避开了成群的变异者，两人越过围栏，却看到一侧的河水在不断上涨。

“情况有些不妙。”克劳撒低头查看被他们击毙的尸体，有些人身上纹着一条漆黑诡异的蛇。

“上帝之蛇，哈维尔手下的纹身……”里昂回忆起自己看过的资料，“该死的，潮水在上涨，难道是哈维尔打开了水闸？”

克劳撒对于这种事向来懒得继续动脑去想，他环顾四周，复杂的民居建筑乱糟糟地摆在河畔一侧，一眼望不到头。

“希望我的线人还活着……”

持续出现的各种变异生物让里昂的心情越发低沉下去，整个村庄好像已经被生化病毒彻底摧毁，除了毫无意识攻击活人的丧尸，还有变异过的猎犬和蜘蛛。这些可怖的生物在村庄内四处游荡，让克劳撒的脸色终于凝重了几分。

“这些都是所谓的生化兵器？”

“对，只是……最普通的。”

情况越来越糟，不断有村民疯狂冲过来袭击两人，当片刻之后里昂和克劳撒看到那位线人的时候，他们知道情况已经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

线人是一名村里的教师，他这样的人最受CIA青睐，从这个人和村民迥然不同的打扮上可以看得出，他还是奢望过那种所谓文明社会生活的人。在这里教书并非他的本意，如果可能，他恐怕也是希望用这次情报交换的机会回到美国。

可惜一切都迟了。

腹部被横切开一道深深的伤口，脸色苍白的线人看上去还没有失去知觉，却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里昂环顾四周，这里看上去和教室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头黑发的亚裔青年有气无力地抬起头，看见中情局派来的两名特工，呻吟着说了一个单词。

“女孩……”

克劳撒扶起线人的肩膀，沉声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什么女孩？”

“那女孩……带把恶魔带到村子里……”

“恶魔？什么恶魔？”

“她从哈维尔的别墅里逃出来，我救了她，但是她却……”

“哈维尔的别墅？”

里昂想要从这名线人口中寻求更多的线索，正待追问，却发现戴着眼镜的男子已没了气息。生与死之间的薄薄一线让人唏嘘，但克劳撒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他刚才用到了‘她’这个词……说她从哈维尔的别墅里逃出来，如果真是那样，可能和人口失踪事件有关。”

“你认为她也是失踪的一员？”里昂同意克劳撒的观点，“上帝之蛇也在黑市贩卖人体器官，我觉得这两件事可能有关……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现在得去找他说的那个女孩，努力搜集证据。”

克劳撒掏出地图确认了一下路径，无奈道：“既然我们的线人死了，他口中这个女孩是惟一能找到哈维尔的人了。我们必须找到那个女孩。”

里昂对克劳撒的决定没有异议。两人离开的时候，里昂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死去的线人。死亡的微不足道和伟大在这一刻尽显无疑，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然后离开。

拥有悠久历史的村庄里最古老的建筑当属这座教堂。被潮湿空气浸泡得发白的墙壁上布满裂缝，教堂顶端的十字架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风吹雨打。里昂和克劳撒几乎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地顺着水流一路漂到这里，中途所见无不是可怕的巨大变异蜘蛛和被生化病毒感染的村民。一切都像是被血色笼罩了一样，异化的两栖生物在水中不断蹦出，宛如刀刃一般的长舌笔直射出，带着可怕的威胁。

“我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你对这玩意那么在意了。”克劳撒用枪点射倒一只丧尸犬之后，大声笑道，“里昂，你没问题吧？”

“当然。”

推开教堂大门，一股依然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克劳撒和里昂愣了一下，展现在两人的是让人诧异的一幕。一名棕色长发的恬静少女安坐在教堂中央的地板上，双目微闭哼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谣。就在距少女不远处的地面上，一头仿佛巨大昆虫般的生物匍匐在地面上，伸出的两只触手在空中微微挥舞，貌似头部的位置闪烁莹莹绿光。

“这是……什么？”自信如克劳撒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怪物的体积巨大，远超他们之前遇到过的所有敌人。



“我也不知道。”里昂看了一眼仍在低头浅唱的女孩，怪物的触手快要碰到她的身体了，“小心！”

一声断喝，打断了女孩的歌声，也让那头虫型怪物浑身巨颤。克劳撒拔枪对准怪物，里昂则冲过去一把拽过还在发呆的少女，避开了怪物几近致命的一击。

克劳撒在这种关键时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枪口对准怪物的头部就是一串连发，里昂趁机拽着女孩子躲到已经被打翻的教堂木椅后。

“藏好了，小心。”

扔下这句话，里昂从背后抽出霰弹枪跑过去支援克劳撒。对这种怪物的战斗，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5

“好吧，来讲讲你的故事吧。”克劳撒拉开发动机，发动了快艇。在这条亚马逊支流上一片宁静，大多数野生动物因为政府建造的巨大水坝而迁徙。正午宁静的阳光射下来，照在里昂的脸上。就像刚才与那个怪物战斗时一样，里昂的脸色总是显得有些苍白。不过此时克劳撒不再轻视里昂那犹如伪装的外表，经过刚才的并肩战斗，他深知面对这些敌人，里昂拥有比自己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多发言权。

里昂深吸了一口气，刚才遇到的怪物和自己以往所遇到的那些生物兵器不同。包括在村庄内的经历，也和浣熊市的记忆有着显著的出入。这一切都像是一团迷雾，萦绕在思绪中。静默着斟酌了片刻，里昂回忆起四年前的那个夜晚。

“整件事是从1998年9月29日，我第一天到浣熊市上班说起，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女大学生。不过这次相遇和你们平时开玩笑说的那种不同，我们都陷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麻烦。”

克劳撒当然听说过那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他点点头，示意里昂继续说下去。

里昂慢慢陷入回忆之中，他的叙述简单有序，这是无数次在噩梦中重温的结果，也是无数次在教堂里祈祷看到的景象。那些火光、死亡、毁灭、绝望和伤痛，都在一个夜晚里爆发。

第一次见到克莱尔·雷德菲尔德的夜晚，天空阴暗，雷声滚滚。浣熊市的公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在昏暗的小小酒吧里，里昂第一次看到仿佛被鬼怪附身的丧尸。那些人目光呆滞无神，已经没有了任何作为活人的特征，他们惟一能感觉到的就是活人的气息，随后用拥抱和撕咬的方式把自己身上的病毒传染给活着的人。

如果不是里昂出现，克莱尔当时的情况大概就会是这样吧。

从同一条路赶到浣熊市的年轻女孩，在丧尸围追下居然没有特别惊慌。里昂在赞叹之余把武器交给克莱尔，两人在夜色中开始慢慢穿越已经变成鬼城的浣熊市。



“浣熊市当时真的没有幸存者了吗？”克劳撒试着回忆自己看到的那些资料，对于那个恐怖的夜晚，即使美国官方也讳莫如深。

“当然还有一些。”里昂回答道，“不过那些人现在多半在政府机构的保护下，他们也不会说什么。整件事都在政府的刻意掩饰下被遮盖住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无法获得官方的正式承认。”

克劳撒想起当年海军陆战队的那些秘密行动，嗤笑一声。

“你说当时浣熊市的研究所负责人叫威廉？”

“对，就是他研究了G病毒。”想起浣熊市，里昂的心头毫无征兆地刺痛了一下，他想起一个火红的身影。

“G……这东西很强大？”

继续回忆浣熊市的夜晚，里昂没有直接回答克劳撒，而是开始娓娓讲述他与克莱尔在警局遇到的怪事。

那天夜里，里昂惟一能想到可以找到武器和帮助的地方只有浣熊市警局，对比已经充满了各种丧尸的街头，警局显然还能更加安全一些。里昂和克莱尔匆匆前往警署，在大厅喷水池旁，他们见到了黑人警官马尔文。

“这里怎么了？”当时仍充满了年轻冲动的里昂根本无法相信，偌大的一个浣熊市就这样变成一座鬼城。

马尔文面如死灰的表情让里昂微微绝望了一下，虽然已经在街头看到那样可怕的景象，他还是不愿相信自己第一天上班就将成为一座死城的警官。

随着不断调查的深入，整个浣熊市的悲剧慢慢浮出水面。

“到底是怎么搞的。”对官方记录毫无信任度的克劳撒追问里昂，“因为警察局长受贿，国会议员同意在那里建厂？”

里昂缓缓摇头："不，最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威廉博士已经研究成了真正的完美G病毒，你刚才不是问我这种病毒到底有多强大吗？你可能不知道，我亲眼见证了整个G病毒成长的全过程……"

克劳撒对这种话题仿佛充满了兴趣，原本全神贯注看着航路，立刻转身过来听里昂详细描述。

"G分为数个形态，我最初遇到的是幼虫形态的G……其实当时是威廉姆博士成功研制出G病毒，安布雷拉害怕浣熊市之前的洋馆事件被公众知道，他们就没机会了。公司派私人部队去抢G病毒，威廉姆博士不从，他们开了枪……"

克劳撒回忆自己看到的那些资料，还有在军中听过的传闻："也就是说，泄露病毒是因为他们破坏实验室引起的？"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不少装有病毒的容器被打碎，各种病毒渗入下水道，进入城市水循环系统。几天之后，这座城市就什么都不剩了……威廉自己注射了完整的G病毒，这种病毒会迅速成长，一直到成为完全无敌的可怕怪物……我与它正面交锋了几次，最终他变得连普通常规武器都无法伤害到。"

克劳撒沉默了一下："我还以为它们只是能力出众一点的未知生物……"

"没有那么简单。"里昂摇头，"G是所有病毒中成长最快，传播也最迅速的一种。安布雷拉研究病毒最终目的仍是作为战争武器使用，这也是这次我觉得和浣熊市感觉不同之处……这里的怪物们好像在被某种力量操纵一样，我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尽快找到哈维尔。"

克劳撒看了一眼躺在船上昏迷不醒的白衣少女，回头继续关注航道："你觉得她能带我们去那里吗？"

里昂正要回答，少女发出一声低低呻吟，似从昏迷中缓缓转醒。刚才两人在教堂里再度



找到她时，她已昏迷多时。里昂扛着这女孩上了船，两个中情局特工像人贩子一样开动快艇逆流而上，却怎么也找不到地图上标示模糊的那个位置。

没过多久少女已悠悠转醒，看到里昂和克劳撒两个全副武装的男人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双手环护胸，有些怯意地后退着蜷缩起双腿，与大多数少女遇到突发事件保护自己的姿势无异。

里昂赶快出言安慰，相比克劳撒来说，他给人的印象还算斯文一些："别担心，我们不会伤害你。你就是从哈维尔别墅逃出来那个女孩吧？"

女孩犹豫了一下，微微点头。

克劳撒头也不回地补充："是我们救了你。"

里昂注意到女孩右臂上缠着大面积的绷带，似乎有某些伤口。面对这个怯弱的女孩，里昂小心地再度确认："你没事吧？"面对里昂的关心，女孩微微摇头，却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女孩吧？"

"嗯……"女孩子依然承认，只是不去看两人的视线，"村子里的人，他们都怎么样了……"

里昂仰头看了看正炽热的阳光。

"他们都死了。"

里昂看到女孩黯然低头，并不想打断她的悲伤，无奈职责所在仍要继续提问。

"我们奉命来调查一个和哈维尔讨论过病毒事宜的美国人……我们得找到哈维尔，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带我们去安帕鲁。"这几句话说得恳切，神情殷殷，直视着女孩的目光带着坚定，让女孩不容拒绝。

事实上女孩也没有拒绝，低头沉默片刻后，她小幅点头同意。同时给掌舵的克劳撒指出了方向，克劳撒对里昂竖起拇指，调转方向朝着安帕鲁方向驶去。一时间整条河流上只有发动机的嗡鸣声，大家都沉默着。克劳撒在心中盘算里昂所说的那个美国男子到底是谁，安布雷拉公司与哈维尔之间的接触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当然想的最多的仍是被列为秘密档案的威廉博士注入病毒后究竟变成了什么形态。那样的力量，真的足以让人心惊胆寒么。

坐在船中央的白衣女孩低头垂泪，里昂看着女孩的容颜，忽然想起一件事，打开卫星通讯装置，搜索着自己邮件列表里的某个名字。那个名字曾经在某个黑暗无边的夜晚与他同行，虽然此后两人见面不过是一年一次或两次，却总忘不了互相通报了解的情况。虽然这一次行动仓促，中情局也要求尽量保密，里昂还是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写成一个概要，发送出去。

遥远的世界另一端，不知道那个人看到这些资料，会有什么感想？

6

联合国在欧洲常设的几个组织多与公益、环保和医疗救助有关。这也是因为如今欧盟俨然一体，许多问题能够自行消化，反倒是东欧局势依旧动荡，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地区。联合国常年组织各种小型团队在东欧活动，对那些欠发达国家进行帮助。用联合国工作人员自嘲的话来说，这也是联合国对这个世界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在爱尔兰语里语义黑池，建成迄今已有千年。在这座仅有数十万人口的古老的城市里，北欧神话和童话交织出的城市街道充满了浓郁的人文气息。王尔德雕像和快乐王子在风吹雨打中越过飘摇岁月，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仍有古老的电车穿行。正是一年中最美好季节的春光里，接近夜晚时分的温度有些微凉，却阻止不了遮阳伞下洁白的靠背椅上坐满了端着咖啡休憩的客人们。一名扎着马尾，相貌清秀，身材修长匀称的年轻女孩正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前。女孩面前摆着小巧的笔记本电脑，电脑上的无线网卡工作灯一闪一闪，显示附近已有无线热点可用。并不喜欢咖啡的女孩端着一杯柠檬汁，小心翼翼地看着屏幕上传送的实时新闻滚动字幕。相比在街头看那种巨大的广告液晶屏，她更喜欢在自己拥有权限的几个内部网站上浏览一些更接近真实的新闻。

邮件提醒的声音在屏幕右下角系统托盘位置亮起来，年轻女孩仰头叹了口气。难得的休假只能在欧洲度过了，本想来这里寻找一下快乐王子的影子，还是免不了要被打搅。所幸欧盟对她们这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机票几乎等于全盘免费，从这里到东欧也只是多飞一次的辛苦罢了。

随手点开邮件，克莱尔　雷德菲尔德原本带着笑容的表情慢慢消失了，她仔细地阅读着从远方传来的邮件，看着日期和落款，一种莫名的紧张情绪油然而生。

合上笔记本电脑，年轻的女孩仰头看了看被霓虹冲淡的夜幕。

记忆中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似乎正下着雨。

“我现在正奉命在南美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任务的名字告诉你也无妨——‘哈维尔行动’。我们从在南美发现的一些线索里得知，安布雷拉的残余势力很有可能在与这边的毒枭接触，而负责接触的那个人，你想必也很熟悉……他曾经在你和你哥哥面前复活过一次。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人已经在南美了，现在正在寻找那个贩毒集团头目的下落。在这里……我们遭到了袭击，袭击我们的是T和G病毒……但在政府报告里我看到了一个你更为熟悉的名字。”

“维罗尼卡……”

这名字像是一个魔咒，瞬间将人拖入记忆的深渊。克莱尔大概还能记得，那是1999年的年初，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安布雷拉的一处分公司寻找兄长，之后在激战中被俘，押往属于安布雷拉公司的小岛。

那一天的夜色雷声隆隆，飞行高度极低的飞机剧烈抖动，即使早就对晕机完全免疫的少女也几乎呕吐出来。抵达小岛之后便被严密关押，守卫自己的是个冷酷的黑人战士。地下

室潮湿阴冷，灯光昏暗，难闻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散。那里原本是墓地，后来被改建成临时监狱，关押不听从指挥的雇员。安布雷拉自从浣熊市事件后愈发低调，手段也越来越毒辣。

随后发生的一切简直出乎意料，不知名的势力趁着夜间袭击了整个小岛。安布雷拉的守卫力量不足以应付突发事件，局势顿时变得微妙。大量病毒泄露，就连看守自己的那个黑人战士也被丧尸伤了小腹。对于这样的伤口会变成什么结果，黑人战士似乎很清楚。万念俱灰的男子打开监狱门，让自己离开。

当然，克莱尔永远忘不了那个男人充满绝望的那句话。

“如果你真能离开的话……”

那场噩梦持续了很久。

仿佛被没有尽头的雾霭包围，克莱尔冲出地下室看到的一幕就是无数被病毒侵入细胞的尸体从泥土中爬起。哪怕见识过浣熊市惨剧的她，这一刻也面如死灰。挣扎着逃离充满丧尸和绝望的墓地，克莱尔在大灯塔附近遭遇了猛烈的袭击。

那个英俊的少年蓦然浮上心头，双手捂着胸口凝望天空的克莱尔心头一阵甜蜜，一阵哀伤。

“斯蒂夫……”

看似莽撞的少年解除了克莱尔是丧尸的误会后，两人同行寻找逃离这座岛屿的出路。那一路充满各种凶险，死亡永远如影随形。巨大的沙虫，恐怖的猎食者，支配这座岛屿家族的悲哀与命运。克莱尔了解到了更多关于病毒起源和安布雷拉公司的种种情报。这座被称为亚西福特岛的岛屿属于开创了安布雷拉历史的亚西福特家族，当然在经历了股权时代之后，如今的安布雷拉已不属于这个家族，但他们仍拥有一部分研究设施继续研究着生化病毒。

当代家主阿尔弗雷德·亚西福特也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偏执狂，当克莱尔见到女装的阿尔弗雷德之后，她终于明白了——无比怀念自己妹妹的男子每天幻想着能够唤醒自



己的天才妹妹，而号称与初代家主维罗尼卡同样拥有惊人美貌和智慧的阿莱克西亚·亚西福特因当年为了测试自己最完美的“维罗尼卡”病毒，选择在冷冻槽中沉睡一直到身体对病毒的排斥完全消失。

安布雷拉的生化兵器设计遵循的思路是细胞控制肉体，肉体控制精神。只有维罗尼卡的病毒能够让使用者自己变成超级兵器，而不受病毒的控制。在浣熊市上，威廉博士使用的G病毒和最初以非人类形态培养出来的T病毒都是病毒控制寄主的典型。天生充满骄傲，对自己容貌也极端自信的阿莱克西亚不愿变成丑陋的怪物，因此独立开发了维罗尼卡病毒，这种病毒以昆虫为原型，拥有可以被宿主支配等特点。

最为可怕的是，兄妹二人最初的实验对象竟然是他们的父亲——亚历山大·亚西福特。当克莱尔和斯蒂夫看到那个已经完全不成人形的怪物后，克莱尔的内心充满了刻骨的寒冷。她实在无法想象，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撕裂亲情，让这对兄妹做出这样的事。若不是斯蒂夫一路拼命保护，也许自己早就命丧在变态兄长阿尔弗雷德的抢下。

那样的噩梦，如果不是被维罗尼卡这个名词刺激了一下神经，克莱尔无论如何也不想回忆。

史蒂夫……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这个名字，克莱尔仰望星空的双眸慢慢渗出两滴泪水，顺着眼角滑落。纵然刻意忘记了太多回忆，那些属于自己内心深处最激烈的痛也永远不会消失。

濒死的阿尔弗雷德启动了阿莱克西亚的唤醒装置，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可怕力量的女人苏醒之后抓住了斯蒂夫，杀死了自己的兄长，同时把维罗尼卡病毒注射给了斯蒂夫，过量的病毒让那个充满阳光笑容的年轻人也变成了可怕的怪物。

于是最残酷的一幕出现了——阿莱克西亚希望在斯蒂夫面前杀死克莱尔。

那段不堪回首的回忆让克莱尔当街失声痛哭起来。少女知道这个年轻男子对自己的心意，即使变成了可怕的怪物，他心中仍有自己的那一丝坚守。



街头越来越喧闹，克莱尔心中却因不断回忆变得异常苍凉。本不该在这个年纪拥有这样悲伤心情的女孩收拾好东西，顺着街头朝一个联合国在都柏林设置的工作中心走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布雷拉也改变了她的生活。在亚西福特岛的那次风波之后，回到学校上学的克莱尔顺利拿到了毕业证，进入联合国工作。明知道这一切都是政府暗中操纵的克莱尔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声音，哥哥克里斯直接开始参与调查各种生化兵器的活动，自己则远离了那些危险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文职人员。

惟一不同的是，自己和那些文职人员相比，内心仍有一团火光在微弱地燃烧着。那是死去的人们和所有热爱生命的人们最后的希望。

7

哈维尔倒背着双手站在门口，阳光落在这个常年戴着墨镜掩饰自己真实表情的男人身上，让他一身黑色西装显得异常醒目。依旧有些不修边幅的哈维尔用自己的形象简单地告诉每个看见自己的人——凌乱但实用，这就是他的风格。这一刻他能够安静地站在这里等待一群人的到来，足以说明对方身分。

阳光炽热，远处尘土飞扬地驶来一队高级轿车。在南美中部这种乡下地方能同时看到几辆价值超过二十五万美元的轿车已是一桩奇迹。这些轿车的车身前方无一例外插着在联合国大会上压根找不见的某国国旗，从这些显赫的摆设上足以看出来者的身分。

哈维尔的别墅独立于整个城市之外，周围的大片土地都属于这位贩毒集团头目自己。那些轿车在哈维尔面前排成一溜，为首的一辆车上下来一个趾高气昂的西装胖子。西装胖子走下车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握哈维尔的手，嘴里的话听上去倒算客气。

“哈维尔先生，我们这些为政府打工的家伙来您这里打扰，您不会不高兴吧？”

“怎么能呢？”哈维尔也是一脸笑容，“我身分比较特殊，对我有些疑问和误会也是正常的吧。倒是让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跑过来一趟，我也有些过意不去啊。”

双方的哈哈打得飞快，寒暄几句就算结束。哈维尔毫不在意地引这几人进门，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也算诚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这些人来也是政府受到美国官方压力，然后政府里的那些反对派又把烂摊子扔给经常同自己打交道的人。眼前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从哈维尔这里得到过好处的家伙。如果没有这些见风使舵的家伙，哈维尔的秘密别墅说不定政府都不知在何方。而如今……看着那些鱼贯而入的官员们，哈维尔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笑容。

“这边请，诸位打算检查什么？”

哈维尔的别墅虽然面积广阔，却也算是井井有条。官员们怀着再敲这位著名金主一笔的心情跟着哈维尔越过客厅，来到别墅后面特别兴建的后花园。这里珍藏了世界上大约数百种各类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珍贵品种。这些官员们进入温室的一瞬间，都被眼前的壮

阔景象征服了——在温暖的玻璃房间中央，一棵巨大的不知名植物矗立在中央，高度足有四五层楼的规模。这株植物枝叶茂盛，每一片叶子都肥大宽厚，主干部分怕是要有三两个人合抱粗细。看到这么夸张的东西，带头那名肥胖官员干笑一声："哈维尔先生，您的珍藏果然让人意外啊……"

"这是从美国高价购买的新品种。"哈维尔看着胖子笑眯眯的眼神，居然如实回答道，"一个黑市商人卖给我的，恐怕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最夸张的东西了。"

随行的官员们啧啧称奇，哈维尔也不多说，笑容满面地引着众人继续向前。

"格尔雷，你还是有话直说吧。"

带着众人从第一层暖房走进第二层，哈维尔忽然转头摘下墨镜。脸上带着一道伤疤的面容里透着无穷威严，和刚才那个看似和蔼的老头子形象完全不同。调查局官员格尔雷愣了一下，没料到哈维尔翻脸居然如此痛快，不由得心下不快，拉长了脸低声说道："哈维尔，这可是你说的……"

"是，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哈维尔淡淡说道，挥挥手阻止了面目阴沉的手下打算围拢过来的动作。

哈维尔这个动作让那些官员们松了口气。当地政府低调支持哈维尔已经多年，这些官员们眼看着就要捞不到任何好处。料想到"上帝之蛇"庞大到几乎臃肿的组织构架，本以为诺拉斯能够取代哈维尔成为新一代领袖，前阵子不知从哪里传来诺拉斯被仇家杀死的惊人消息。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已经向南美一些小国发出高压措施，要求尽快公布哈维尔的真实藏身之处。这些官员们敢于亲自来到这里，也是笃定了哈维尔害怕暴露自己行踪这一点。但他们也真害怕哈维尔鱼死网破，毕竟这位毒枭在全世界还有许多可去之处，真要是拼了命杀死这些人，他未必有事。

"既然你们不肯说，还是我来说吧。"哈维尔叹了口气，又把墨镜戴回去，"美国佬是怎么对你们许诺的。"

格尔雷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把情况合盘托出。相比美国人虚无缥缈的各种承诺，哈维尔这个人实在得多。在与政府蜜月的那些年里，他通常会把钞票准备好，在各自官员回家的路上随意地奉出。这个对于权力斗争简直得心应手的男人若不是这几年不太关注组织生意的缘故，恐怕官员们也不会支持诺拉斯做取而代之的决定。诺拉斯……想到这个名字，格尔雷内心中一阵不寒而栗。诺拉斯的能力和支持者到底有多少他很清楚。想要让格尔雷相信诺拉斯是被仇人杀死的，还不如让他相信亚马逊平原上的太阳是矩形的。

"美国人承诺每年的贸易上不再对我们实行高压政策，有几种我国的特产将实行免税……"

哈维尔摇摇头："这件事是最近才跟你们提起的吧？"

"没错。"

"你们打算怎么回应？"

格尔雷一摊手："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来检查你是否与黑市生化兵器交易有关，问你一些问题，做个小调查，然后就可以回去了。反正我们的报告最后会被官方核准，如果他们不相信我们，也没必要让我们这些人白跑一趟。"

哈维尔对格尔雷的说法不能认同，他想的更多。

“也许高层想要清洗，也许他们本来就打算连你们一起对付。总之所有跟我有过联系的人都被派过来，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疑。我必须承认，我与美国的黑市商人走得很近……不过你们仔细想想，就算是你们，谁又能不接触美国的黑市商人呢？美国佬的各种限售令，对诸位都有影响吧？你们的进口车难道都是合法渠道过来的？”

格雷尔的满面笑容慢慢敛起，他对哈维尔的口气开始不像之前那么客气了：“这些事当然不用你操心，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彻查你这里有没有传说中的生化武器。”

哈维尔看到气急败坏的政府官员忽然觉得很可笑。自从接触到那种可怕又伟大的力量之后，他越发觉得人类之间的这些争斗实在是无聊又愚蠢。当拥有一定程度的力量之后，再看这些勾心斗角一类的麻烦就会觉得很可笑。已经懒得再同格尔雷多说任何废话的哈维尔拍拍手，让所有保镖们都撤出暖房，只留下他自己一个人。

“好吧，那我也有话直说。你们不用调查了，我告诉你们答案——是的，我拥有生化武器。”



哈维尔的话音未落，周围的植物从中猛然跳出几只造型古怪的生物，这些生物呼啸一声朝格尔雷他们冲去，在它们眼中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只有一群带着活人气息的东西。

甚至都懒得再看这些吓到来不及反应的胖子们，哈维尔转身走出暖房。一身黑衣的美国男子就站在门外，有些意外地看着哈维尔。

“你已经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吗？”

“我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暖房里惨叫声不断，骨肉分离的闷响不时传来。哈维尔眉头都没皱一下，低声说道：“既然美国政府出面了，我怎么力挽狂澜也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诺拉斯和格尔雷都不过是些小喽罗，杀死他们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你在心里一定还在怪我太冲动，杀死了中情局特工吧？”

“不，即使你不杀死他，我的麻烦一样会来。”哈维尔对整件事看

得倒足够透彻，“现在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希望你能把最后的完美成品给我。”

“那个还只是实验阶段，你不担心会有副作用吗？”

哈维尔摇头：“不，我现在要去找我的女儿……如果没有她，我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真是让人感动的亲情。”黑衣男子不知是真心赞美还是揶揄，说完就打算转身离开，“成品我放在那株植物下面了，我相信它比你更需要那个东西。”

哈维尔转身，透过玻璃房子的外壁可以看到一只银色手提箱正在那株巨大的怪异植物一旁静静等待着。心中涌起一阵激动的男子推开门，快步走向那个箱子……

8

玛奴艾拉不停地盯着青年宽厚的背影，虽然走在凶险无比的路上，却是她一生中心情最为安宁的时刻。其实从一开始逃到村庄里开始，她就知道自己可能无法摆脱那些像噩梦一样的麻烦——从她出生开始，恐惧和痛苦就从未离开过。以至于看到仿佛要把活人撕裂的丧尸，玛奴艾拉甚至都没有了力气去表达自己的惊惶。

绝望，这是少女从出生开始就学会的词，一直跟随了她十几年。

第一次睁开眼看到那个人的面容时，英俊的脸上挂着真诚的关切。从小就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从未出现过这样一张脸。看到那个人说出“我们会保护你”这样的话时，内心会感到一阵安宁。

——如果这条船能一直开下去就好了。



——这些人想要找到哈维尔……要不要带他们去?

许多杂乱无章的念头在少女脑海中萦绕，悠长的河流似乎并没有给她太多时间思考。当巨大的水坝出现在众人视野中的时候，少女忽然抬头对里昂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玛奴艾拉。”

“嗯?”

玛奴艾拉伸手指向不远处的水坝:“越过那里，就是哈维尔的别墅了。”

里昂终于知道了哈维尔怎样控制河流的涨潮落潮，刚才差点把那个河边小村淹没的真凶原来就在这里。浩浩荡荡的河水透过水坝直落下数十米落差，气势惊人。三人顺着水坝下方修建的小路一路上行，从黑漆漆的水坝门后，一股冰冷的气息不断向外传来。里昂和克劳撒对视一眼，踹开那扇门冲进去。

和预料中的一样，不断有各种外形各异的生物对三人发起攻击，在这些时候，里昂始终用自己的一只手臂挡着玛奴艾拉。虽然知道这不过是个下意识的动作，玛奴艾拉还是很高兴。

“穿过水坝，就是哈维尔的别墅了……”玛奴艾拉努力指引着方向，忽然又有些不解地问道，“哈维尔……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

“我们怀疑不少问题都跟哈维尔有关。”里昂如实回答，这个女孩看上去单纯如一张白纸，让人不忍欺骗她。

玛奴艾拉犹疑了一下，轻轻颔首:“我……明白了。”

“不，你始终未明白啊，我的玛奴艾拉!”

狭长的通道里，铿锵有力的声音微微回荡了一下。里昂和克劳撒脸色巨变，两人持枪寻找声音的源头，终于在射击距离之外看到了一个魁梧身影。身穿古巴领导人式外套的哈维尔站在水路控制室的门口，居高临下地看着两个中情局来的不速之客。

“哈维尔!”

哈维尔看了里昂一眼，又把目光落在玛奴艾拉身上。

“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耐心一点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哈维尔的话没头没脑，里昂略一思索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关键。看到玛奴艾拉痛苦又不敢直视哈尔的表情，里昂更坚定了内心的猜测。

“哈维尔，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哈维尔冷笑一声，“你们觉得我要干什么?我想你们这些冷酷的美国狗永远不会理解，我为自己的家庭会付出多少……总之再见了，我的朋友们。真遗憾不能亲自看到你们被杀死，不过这样的结局也很好，不是吗?玛奴艾拉，快回来吧!”

“不!”

哈维尔拉动了水闸的泄洪口，一股无可匹挡的洪流奔涌而出，冲向里昂和克劳撒。两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反抗，立即被猛烈的水流冲走。白衣少女站在一旁虽未被洪水冲到，却也显然不愿跟哈维尔离开。犹豫了不足一秒钟，女孩转身也投入剧烈的洪流中。

“玛奴艾拉!”

失态的哈维尔即使呼唤也没能换回玛奴艾拉的离去，水坝内部恢复了最初的平静。哈

维尔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自己身边的年轻人，无奈地挥挥手，转身离去了。

…………

…………

激烈的水流一直到了过滤网才停下来，被洪水冲到一处的三人挣扎着爬起来。这种程度的冲击对克劳撒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同样经受过严苛考验的里昂也毫发无伤，只有玛奴艾拉昏迷了片刻。

少女很快醒来了，她睁开眼看到里昂和克劳撒，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最后还是里昂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那个哈维尔，到底是你的什么人？"

"……他是……我父亲。"

"……"

里昂摇摇头，他知道这次麻烦大了。

9

随手打开便携PDA，里昂看到了克莱尔的回信。克莱尔的兄长克里斯现在也在调查安布雷拉研制的各种病毒流向黑市的情况。比里昂更直接的是他要面对第一线的战斗，而里昂大部分时间仍只是在作着平和的调查工作。里昂提出的问题克莱尔这里都有答案，她利用联合国庞大的内部网络访问了一些组织公开的情报库，拿到了里昂最需要的那部份资料。

首先是关于T病毒和维罗尼卡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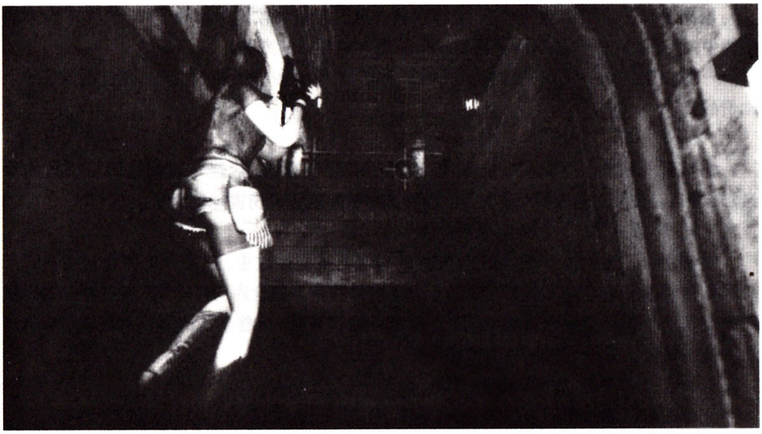
在1999年亚西福特岛被袭击以来，一个神秘组织一直暗中打击安布雷拉，一直到其上市公司完蛋。根据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未知的神秘组织可能与安布雷拉系出同源。在这当中活跃着一个人，这个人自然就是阿尔伯特·威斯克。

里昂恍然大悟，联系到之前克莱尔在亚西福特岛上所了解的威斯克的能力，他杀死一个小小的中情局探员可以算是简单至极的事了。

在安布雷拉公司灭亡的这段时间里，阿尔伯特·威斯克凭着从亚西福特岛上得到的维罗尼卡病毒和他拥有的T病毒，成功合成出了更强大的T-维罗尼卡病毒。这种病毒对于生物的效力更强，更易于控制。之前美国政府察觉到的黑市交易中，威斯克正是将这种病毒卖给了资金宽裕的哈维尔！

克莱尔的来信还不算最震撼的，当里昂和克劳撒冲入哈维尔的别墅后，两人才真正大吃一惊。

周围遍布着植物的哈维尔别墅地下仿佛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机生命体，蠕动的肉色墙壁看上去让人几欲呕吐。哈维尔的手下大部分都已感染了T-维罗尼卡病毒。不断扑向两人的丧尸有增无减。



寻找到哈维尔的过程并不曲折，在这当中只有不停的杀戮与杀戮。从保护病毒感染的角度，里昂实在难以想像，这么多人感染病毒不是人为造成的。当两人穿过别墅前庭，到达后面的库房时，里昂和克劳撒才真正了解这件事背后的全部意义。

整整齐齐的仓库一角摆放着无数被肢解的少女器官，这些器官像货品一样被一层塑料隔帘遮挡。看到这一切，里昂脑海中飞快闪过那道灵光，那些放在村子口的寻人启事，当地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口失踪案，失踪人口多半是十几岁的少女……一切的一切在这一刻似乎都清晰起来。此时忽然浑身剧痛的玛奴艾拉跌倒在地上，痛苦不堪。里昂刚想上去搀扶，一个威严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我的女儿，为了你，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

里昂迅速拔枪，对准缓缓走近的哈维尔。

“是你，那些失踪少女原来都是你……”

再度见到这个年轻的中情局探员，哈维尔一点都不惊奇，他坦然地点头承认了里昂的猜测。

“没错，都是我做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玛奴艾拉。”

“为了她？”

哈维尔缓缓踱步走到巨大的植物旁，冷笑道：“你们知道吗？玛奴艾拉和她母亲希尔妲一样，从小就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绝症。”

迷雾被吹散了，里昂明白了哈维尔的用意：“你……你在利用这些东西给她治疗？”

“实验是从希尔妲开始的。”摘下墨镜的哈维尔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悲伤，“不过希尔妲你们应该已经见过了，她的身体与病毒之间的排斥太过强烈，导致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希尔妲？里昂脑海中刚闪过一个可怕的影子，眼前巨大的昆虫状怪物已飞落在仓库门口的空地上。

“杀了他们，希尔妲……”

里昂没有任何犹豫地开枪了，哈维尔转身避开里昂匆忙间射出的子弹，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里昂和克劳撒却不得不面对这个庞然大物带来的威胁。

一旁痛苦不堪的玛奴艾拉低声呢喃了几句，虽然大多听不清楚，里昂还是听到了一个珍贵的词。

“母亲……”

愕然看向朝自己挥舞利爪的怪物，里昂心头无比震惊。这怪物竟然是玛奴艾拉的母亲？难怪当时在教堂里女孩低声浅唱，怪物当时根本就没有伤害她的意思。

“里昂，求求你……让她解脱吧……”

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完这句话的玛奴艾拉昏迷过去。里昂和克劳撒对视一眼，从眼神中两人已知悉对方的想法。没有半分犹豫的枪声在仓库门口响起，为对付生化兵器特别准备的子弹不断射入怪物体内。伴随着哀嚎和痛苦，带着亲人的悲伤与绝望。希尔妲最终被击倒，化成了一团粉末，消散在空中。

胜利来得太容易，里昂却丝毫感觉不到喜悦。

克劳撒则盯着希尔妲消失的地方，喃喃自语道：“这就是……生化兵器的力量吗？”

被希尔妲差点戳穿的脸颊留下一道血痕，克劳撒比任何人都清楚刚才那一击的力量。如果让人类拥有那种力量，他必将在战场上无往不胜。

仓库里一时间安静下来，让里昂意外的是最应该感到悲伤的玛奴艾拉竟然站起来，轻轻擦拭自己的眼泪。

“里昂，你现在知道了吧？父亲为了维持我的生命，让我的绝症得到缓解，给我也注射了T–维罗尼卡病毒。我的体质比母亲略好一些，不会直接变成怪物，但身体的各个器官衰竭得很厉害，要不定期更换器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失踪的原因。我，我知道这一切之后，又绝望又害怕……我知道母亲变成了那样，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那样……最后我做出了选择。”

玛奴艾拉看着里昂，仿佛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在诉说。

“我……我不想成为一个怪物苟活，我宁愿作为一个人有尊严地死去。所以我逃走了，逃到父亲找不到我的地方。”

里昂轻轻叹了口气，安慰女孩的话他已说不出口，此时只能轻轻拍拍女孩的肩膀。

“走吧，我们离开这里，不管有什么困难，你既然选择了面对，就不要惧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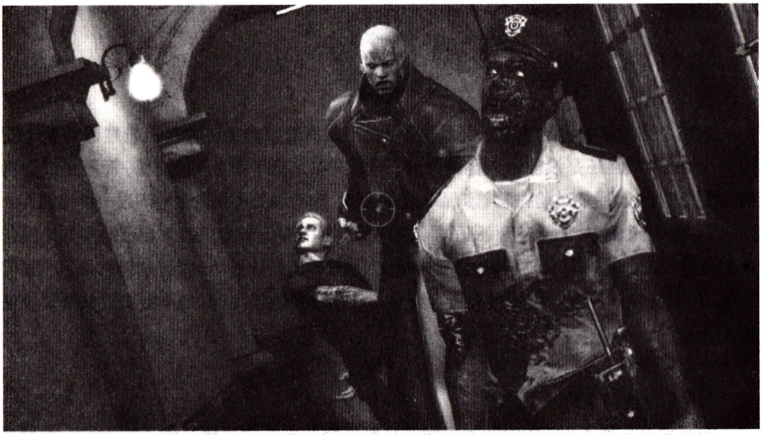
别墅周围的怪物几乎都已经被杀死了，里昂和克劳撒护送着玛奴艾拉快步走出别墅，正打算联络美军基地前来接应，大地居然轻轻颤抖了一下。

“是，是父亲！”对哈维尔再熟悉不过的玛奴艾拉提醒里昂，“他好像也注射了T–维罗尼卡病毒！”

“什么？”

难以置信的荒谬感让里昂甚至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然而随着别墅外围护墙被撞开，一个巨大的四脚生物横冲直撞着奔向三人，里昂和克劳撒不得不面对这个巨大又恐怖的东西。

枪声再度响起，面对哈维尔化身成的巨大的怪物却仿佛搔痒一般。怪物的每一次重击都在地面留下一个深深的陷坑，两人狼狈闪避着，无计可施。



“你们别想把我女儿带走！我们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

哈维尔对女儿和妻子执着的爱化成了他疯狂的最终动力，抛弃了金钱，抛弃了地位，这个曾经如皇帝一般的男人最后选择了没有退路的方向，义无反顾。他巨大的力量让克劳撒心惊，刀枪不入的肉体则给战士最彻底的心灵震撼。

在这一刻，克劳撒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里昂对自己的力量论不屑一顾。优秀的战士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想要更强大的力量。恍惚之中，克劳撒的右臂被一击穿刺扎透，鲜血直流。

…………

…………

“里昂……你说得对……自己应该鼓起勇气面对一些事……”

不知什么时候，玛奴艾拉解开了她右臂上的绷带。裸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淡淡的青黑色，一道鳞状的疤痕围绕着手臂，看似柔弱的手臂被玛奴艾拉缓缓抬起。

这一刻奇迹出现了，一道强烈的火光从少女手中喷薄而出！

“父亲！请你住手吧！”

强大的力量彻底压倒了哈维尔变成的怪物，长期注射T–维罗尼卡病毒的身体远比看上去强大无数倍。哈维尔化身的巨大怪物哀嚎一声，整个身体瘫软在地上。

“克劳撒，上吧！”

“上吧，里昂！”

两个男人的怒吼在暮色下爆发，体内细胞被女儿的力量削弱，哈维尔的身体被子弹打出一个个血洞。玛奴艾拉捂住双眼不再看向父亲，在她心中，那个温柔的母亲和坚强的父亲早在第一次注射T–维罗尼卡病毒时就已经死了。

现在，让这一切结束吧……

天地之间传来女孩的哭泣声，良久不绝。

10

烈焰中化为齑粉的哈维尔已经消失不见。里昂靠着墙壁坐在直升机舱里遥望整个安帕鲁，哈维尔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他的愿望。玛奴艾拉选择了作为人的道路，而不是成为怪物。想到这里，里昂侧过脸去看着满面哀伤的少女，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闪过一丝怜惜。

不断痛苦着的人生，终于回到了需要勇气面对的正轨。玛奴艾拉对自己的身体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这样坚持不用他人器官替代，自己只能支持十五年。最好的消息是至少目前来看，玛奴艾拉体内的T-维罗尼卡病毒和她的身体已经达成共存，她不会变成父母那样失控的怪物。

十五年？

里昂自嘲地笑了笑。

安布雷拉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把病毒从最低级的水蛭病毒研制到了如今的T-维罗尼卡。这种混合病毒的强大，已经超越了里昂以往对生化武器的认识。

科技的进步，谁又说的好呢？

玛奴艾拉的不幸是上天赐予的，最终决定走向何方的仍是她自己。里昂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宽慰失去双亲的少女，同时联络美国最好的医疗机构，寻求治疗玛奴艾拉这种绝症的方法。

战斗中被伤及手臂的克劳撒也需要治疗，不过看他平静的眼神，似乎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天边的夕阳正在缓缓落下，将最美的颜色洒给这世界上最宽广的河流。无数林木从河岸两端向左右延伸，延绵着数千公里的绿色奇迹。正如这些茂密的森林一样，这世界生生不息。里昂打开掌上电脑，选择好收件人克莱尔，一时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遥望无尽的亚马逊平原，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当时逃离浣熊市后与克莱尔之间的约定。

“无论如何，不要让这种惨剧再发生下去了……”

那是承诺，也是希望。

就像浣熊市幸存者们在广场上点亮的一丝烛火，哪怕有无尽的黑暗，也永不熄灭。

全文完

FINAL FANTASY XIII
Episode Zero —Promise—

原案：鸟山求/渡边大祐　作者：映岛巡　翻译：夜蓝

人物介绍



塞兹：
优秀的飞空艇驾驶员。在妻子病逝后，为了照顾儿子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香草：
在波达姆的异迹中，与芳一同觉醒的少女。与芳不同的是，她的性格温柔，不想伤害他人。



瑞恩斯：
警备军广域即应旅团的司令官，是一个有着极强领导能力和包容力的人。



芳：
与香草一同变成水晶进入长眠的下界路希。她失去了有关过去的重要记忆，并对茧有着强烈的敌意。



雷格迪：
隶属于警备军广域即应旅团的上尉。性格极为直率的男人，非常支持瑞恩斯的想法和抱负。



戴斯利：
统治茧之社会的圣府的代表。总是面带着笑容的他，实际上将茧中的居民视为一群家畜。

CHAPTER 05

——刚一决定去看烟花，达基那家伙就开心得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而且还嚷嚷得天翻地覆。

整天都是没完没了的检查、检查的，他大概早就感到厌烦了吧。就算有PSICOM的士官，或者儿童心理学家陪在身边和他一起玩耍，感觉上也像是一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小鸟。

虽然他们反复进行了多项检查，却仍然没有弄清楚达基的使命。现在惟一了解的就是儿子拥有了能够感知到下界存在的能力。不，关于这一点也不可轻信。PSICOM的那帮家伙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结果，因此很有可能会随意捏造对自己有利的情报。

在登上前往波达姆的飞空艇之前，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事情。啊，对了，你当时也在飞空艇上。还记得在看到你的一瞬间，达基脸上露出的表情吗？我好久都没有看到那么开心的笑容了……

塞兹心情极为复杂地注视着在飞空艇通道上跑来跑去的达基。

与达基互相追赶的是那只陆行鸟雏鸟。两个人，不，是一人一鸟在互相见面不久就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于是这两个小家伙在飞空艇上玩得不亦乐乎。

好在这架飞空艇上并没有其他乘客，塞兹索性也就听之任之。一想到这个原本就爱玩爱闹的孩子之前一直都被关在房间里，就算现在的举止有些没礼貌，塞兹也怎么都无法狠下心来责怪他。

娜巴特也并没有提出什么不满，她只是偶尔会让手下做一些记录，大概是将达基与陆行鸟雏鸟的玩耍也作为检查的一个环节了吧。

“爸爸，我口渴了。”

可能是玩累了，达基终于在塞兹身旁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当然，陆行鸟雏鸟也安静地落在了塞兹的头顶上。

刚帮他打开一罐果汁，达基一口气就喝光了。刚才那么大声地嚷嚷，接着又到处乱跑，会觉得口渴也是应该的。

“对了，必须要给这个小家伙起个名字。”

刚一看到陆行鸟雏鸟，达基就开始和它互相追逐嬉戏了，所以还没来得及给它起名字。

“那个，一定要给它起个听上去就十分厉害的名字！就像电视里那样的家伙！”

所谓“像电视里那样的家伙”指的是达基每天必看的儿童节目，主人公是一只陆行鸟雏鸟，是正义的英雄。如今之所以在孩子们中间兴起了陆行鸟雏鸟的热潮，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节目的影响。

“不过呢，这家伙，可能是个女孩子哦。”

据说，有关陆行鸟的性别，就连专家也未必能分得清楚，毕竟陆行鸟是一种有着诸多

谜团的生物。它拥有能够理解人类语言的智慧，其归巢的本能也是出类拔萃的。目前关于这种生物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那么，咱们就给它起一个十分厉害，也十分可爱的名字吧。”

“这个条件可真苛刻呀，看来要好好花一番心思来给它起名了，嗯，还是慢慢想吧，反正这个小家伙又不会逃走。”

问题是留给达基的究竟还有多长时间，一想到这个，塞兹又感到有些气馁。这个只会到处跑跳嬉戏的六岁孩子，到底要去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呢？

“啊！爸爸，那是什么？”达基突然指着窗外问道。

“嗯？哪个哪个？哦，那是波达姆异迹，我们就快要到了。”

达基将额头顶在飞空艇的舷窗上，双眼一眨不眨地俯视着异迹。虽然之前在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上透过车窗也应该能够看到异迹，但是从列车上仰视与从飞空艇上俯视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吧。

“我想进到那里面去。”

“你是说异迹吗？那可不行。波达姆异迹并没有入口。不，就连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里面’都不知道。那原本就是下界的异物……”

刚说到这里，塞兹忽然一惊。娜巴特之前说什么？达基拥有可以感知下界存在的能力，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吧？

“里面……有。”

“达基，你……”

塞兹的后半句话并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对于自己接下来要说话感到害怕。

“达基，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娜巴特站在了达基的身旁，好像她听到了刚才父子二人的对话。

“我……不知道。但是，有。”

“这样啊。虽然你不太清楚，但是里面有某种东西？”

达基的视线依然盯着窗外，轻轻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真是个好孩子！”

轻轻地摸了摸达基的头，娜巴特接着对塞兹点头示意了一下，就像是在说“这就是这个孩子的能力”。

即便如此，还是无法相信。那个波达姆异迹有着极为怪异的形态，也许达基只是对此产生了兴趣，并进而想要进到里面去而已。

“快，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对异迹的内部进行全面调查。万一，里面有下界的……”

“别傻了！这不可能！”无意中一个声音喊道。

达基惊讶地转过身，塞兹急忙让自己脸上的表情变得缓和了一些。

“没事。爸爸只是稍微有些吃惊，所以声音不知不觉地变大了。对不起，吓到你了吧。”

塞兹急忙上前抱起达基，温柔地将其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他不想再让儿子看窗外的景色了。

——不想相信什么能够感知下界存在之类的能力。大概内心的某处仍然认为有什么误会吧。达基是路希什么的，自己是不会承认的。所以在看到对异迹感兴趣的达基时，内心才会无法平静。

烟花大会也是如此。与下界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达基想要看烟花而已。一定是在波达姆换乘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时，达基听到了有关有关烟花大会的事情。

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告诉过他，达基却知道对波达姆的烟花许愿就能够实现的事情。

喂，你还记得达基的愿望吧？他说“希望爸爸身体健康”，听到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能再表露出消沉的样子了，竟然会被一个小孩子担心。

所以，我决定再也不会在达基面前惊慌失措，或者表现出气馁的神情了。爸爸一直都很努力吧？即便是在中校说出那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时也是……

四周亮如白昼。就在烟花大会临近结束时，好多个造型极为精致的烟花被毫不吝惜地释放到夜空中。

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已经许下自己的愿望了吧，大家全都仰望着夜空发出了一阵阵由衷的赞叹和欢呼。达基也紧紧地握着塞兹的手，在原地开心地跳着，并不时爽朗地放声大笑。

“那个，怎么样，娜巴特中校？”

将视线望向与周围的人群截然不同方向的是塞兹和娜巴特。就在不久前，娜巴特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收到调查小组的报告而留在了飞空艇上。而此时她又出现在这里，究竟意味着……

“调查小组刚刚和我取得了联系。”娜巴特压低声音说道。

塞兹屏住呼吸等她继续说下去。

“在异迹的内部存在有下界的法尔希……”

声音忽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无论是发射烟花的声音，还是人们的欢呼声，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惟一能听到的就是娜巴特的声音。

“这件事真的让我们很没面子啊。那个异迹在这里已经存在数百年了，圣府方面竟然什么都没能掌握。这都要感谢达基啊！”

对于娜巴特和塞兹的对话，达基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仍然朝天空伸出双手，不停地用力跳跃，大概是以为只要这样做就能触碰到那些绚烂的烟花吧。

“他突然说要来波达姆，又说那里‘有’什么东西，将这些联系起来的话……”

他难道是想说，下界的法尔希就在波达姆，而且就在那个没有入口的异迹中。

“这绝对不会错。达基能够感知到下界的存在。”

“比起那件事，达基的使命又是什么？难道是感知并找到那些家伙吗？”

娜巴特的表情变得阴沉起来，并含糊其辞地说道：“暂时还不能断定。”

“可是，实际上不是已经找到了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无法断定？”

“对不起，目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都尚未查明。如果达基的使命只是单纯地发现下界

的存在，那么……"

娜巴特停了下来，大概是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了吧。如果发现下界的存在就是达基的使命，那么在异迹中的法尔希已经被发现的此刻，他应该已经变成水晶才对。而之所以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也就说明仅仅发现法尔希并没有完成整个使命。

他的使命难道是找到包括目前正在逃走中的路希在内的所有下界存在，亦或是……在找到他们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将其打败呢。无论是哪个，对于六岁的孩子而言，这副重担实在是过于沉重了。

"爸爸，喂，爸爸。"

手臂被儿子用力地拉扯一下之后，塞兹才好不容易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啊，不好意思，怎么了？"

"下次我们去鹦鹉螺公园吧。"

塞兹和娜巴特互相对视了一眼。所谓鹦鹉螺公园是一家由圣府负责运营的游乐场，是可以被称为欢乐都市鹦鹉螺的明珠的设施。达基感知到那里有下界的存在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定就是逃走中的路希。

"在那里……有什么东西？"

塞兹十分辛苦地克制着声音中的颤抖。如果在鹦鹉螺公园发现了下界的路希，那么达基则也许会变成水晶。

"有啊，有很多陆行鸟！另外，还有很多小白。"

塞兹觉得自己因为安心而感到有些无力。达基去那里仅仅是想要看陆行鸟和绵羊而已，这么说来，在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中曾经和他说过有关鹦鹉螺的事情。他大概是回想起当时的对话了吧。

"看来好像和下界没什么关系呢。"塞兹朝娜巴特微微点了点头。

"那么，就带你去那里吧！"

还是等下次有机会的吧，还没等塞兹说出这句话，娜巴特就蹲在达基的面前说道。本以为她会因为期待落空而表现出失望的神情，不过娜巴特此时的表情却十分温柔。

"达基，如果还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要告诉我哦。"

原来如此，即便这次没能成功，还可以寄希望于下一次。不，也许娜巴特是真的关系达基才这么说的，她大概也想要尽量让那些背负着名为"路希"的重大责任的孩子感到快乐吧。不，不对，她不会这么做这种事……

"无论是什么地方，姐姐都会带你去的。"

"鹦鹉螺公园！"

"好的。那么，下次大家一起去吧，姐姐和你说好了。"

"嗯！"

如果站在一旁看的话，这一定是一幕令人倍感欣慰的景象吧。在那些不明真相的旁观者的眼里，一定是这样的吧。塞兹下意识地移开视线，在前方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个银发的军官，好像是叫……罗修吧。

"娜巴特中校。"

罗修的声音很生硬，给人一种不好的预感，娜巴特闻言随即站起身来。大概是以为还可以和罗修玩耍吧，达基脸上的表情忽然充满了喜悦，塞兹见状急忙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将他抱了起来。恐怕这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让孩子听到。

“做出决定了。”

一边听着从身后传来的罗修的声音，塞兹一边带着达基离开了。

CHAPTER 06

——罗修中校之前所说的“决定”，指的就是封锁波达姆，并限制当地所有居民的人身自由这件事。这是发生在烟花大会结束之后第二天的事情，PSICOM的工作效率的确极为迅速。

提到迅速，他们对波达姆异迹的封锁速度也快得惊人。不，这些事情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据说，进入异迹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好像一个都没回来。在利用无线电发回了“发现法尔希”的信息之后，调查小组一下子就失去了联络。PSICOM并没有继续派遣出救援小队，而是随即将整个异迹封锁了起来，虽然异迹中很有可能会有几名幸存者。

嗯，那些军人们也许会十分轻松地想通这件事情，可是平民百姓却不一样。他们能够简单地说一句“啊，是这样啊”就对此表示理解吗？根本不可能嘛！爸爸也是一样。在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就被限制了人身的自由，不能随意出城，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会想要抗争吧。

而且，那一天滞留在波达姆的不仅仅是那里的居民，还有从“茧”各地汇集于此的观光客。

所以，在烟花大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波达姆发生了严重的骚乱……

烟花大会结束后，直接在波达姆治安连队的驻地休息了一晚。

根据当初的计划，原本是要在当晚搭乘飞空艇返回到伊甸的医疗设施。可是，因为达基说了一句“要回去了吗？”，于是计划就被变动了。达基的这句话被判断为其感知到了下界的存在，并很有可能仍滞留在波达姆。

在烟花大会上，虽然负责为达基做检查的工作人员也随众人同行，不过在治安连队的驻地就不能再公开对他继续进行检查了。另外，如果将一看就知道是父子的达基与塞兹分别安排在不同房间也会显得有些不自然，因此久违了的父子二人一同过夜也就得到了许可。

当然，塞兹事先也接受了娜巴特提出的想要利用监视器观察达基状态的提议。他们认为在达基细微琐碎的言行举止中很有可能会藏有重大的线索，塞兹对此种说法无法拒绝。

其实，如果开口拒绝的话也没什么，但是他们一定会偷偷地设置针孔摄像机以及窃听装置吧。自己和儿子肯定会处于他们的监视状态下，塞兹心里很清楚。

无论如何，达基对这一安排感到十分高兴。他和陆行鸟雏鸟一起跳上床，然后在房间里四处乱跑，就这样一直玩到深夜时分。

虽然塞兹确信第二天儿子一定会睡懒觉，可是达基虽然露出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却是在和以往相同的时间就起床了。草草地吃过了早饭，他又开始和陆行鸟雏鸟玩了起来，看来比起睡觉，明显是想要玩耍的心情占据了上风。

达基之所以想要留在波达姆，肯定是因为他不想再接受检查的缘故。看他这副样子，似乎不会再说什么"下界的存在"之类的事情了，而且与说出想要看烟花时的状态有着明显的不同。

"爸爸，我要看电视！"

"啊？哦，已经到时间了啊。"

虽然是只有十五分钟左右的儿童节目，达基的习惯是必须要看完这个之后才会去托儿所。而在达基安静地独自看电视的时候，塞兹通常会开始整理自己的装束。等节目结束之后，达基就会关掉电视，塞兹会把门锁好，然后父子二人一同走向玄关。

以前还认为在达基彻底摆脱儿童节目之前，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好长一段时间。自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就回去托儿所接儿子回家，一边商量着晚饭吃些什么，一边去市场购买食材……那些普普通通地渡过的日子，就像是上天赐予的奇迹般的幸运。当这份幸运消失时，那些辉煌的时间也跟着一起消逝了。

"爸爸，这电视好奇怪啊！"

达基略带不满的声音将塞兹从沉思中唤醒。

"所有的频道都是相同的节目。"

"这个……不是波达姆车站嘛！"

出现在画面中的是被士兵们封锁的波达姆车站，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女性播报员的声音。

"昨日夜间，由于受到了在波达姆海湾的异迹中发现下界的法尔希这一事件的影响，圣府方面决定对整个波达姆市施行封锁。"

很快，画面就被切换成覆盖了车站上空的飞空战车队的影像。塞兹下意识地跑到窗边，于是军用快速机纷纷起飞，以及士兵们慌张地四处奔走的景象映入了他的眼帘。此外，大概是波达姆车站的方向和海湾沿岸的上空黑压压地挤满了军用飞空艇和快速机。在塞兹的身后，电视中的旁白仍在继续。

"……圣府方面早前公布了在艾乌里德峡谷的能源工厂所发生的事故原因，声称这是下界的路希所进行的破坏工作。"

下界，听到这个词之后，塞兹转回身看了眼电视。纷纷涌向车站的人群，以及与人群对峙的士兵们。那些人大概都是观光客吧。他们并非居住在波达姆的居民，只不过是碰巧在场而已，为什么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塞兹对于这些人的困惑和愤怒感同身受，那些人仿佛就是七天前的自己。

“由于这一连串的事件，对于下界的侵略，市民们的不安情绪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涨，有人提出了不仅要隔离波达姆市民，甚至还出现了要求政府施行更为强硬措施的呼声。”

不想再继续听下去了，不想看到那些带着和仿佛镜子中的自己一模一样表情的人们。塞兹轻轻地关闭了电视机的电源。

“今天电视台休息，明天再看吧。你看，这个小家伙好像想要和你玩呢。”

陆行鸟雏鸟刚一从爆炸头中飞出来，达基就朝它跑了过去。儿童节目什么的，大概已经被他忘在脑后了吧。

这时，好像一直都在等待的敲门声适时地响了起来。实际上，也许敲门的人之前真的在等待。毕竟这个房间中的情形，全都处在监视器的观察之下。

果然，站在门前的人正是娜巴特。

“卡茨罗伊先生，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所以请您做好准备。”

“可以离开了吗？下界的存在……”

娜巴特的目光越过塞兹的肩膀瞥向房间里，确认了达基此时正在和陆行鸟雏鸟玩得不亦乐乎之后，她才低声说道：“圣府已经决定将波达姆的全体居民强制转移至下界。”

据说所有可能曾经与下界的存在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从“茧”中放逐出去，而市内所有区域的封锁好像只是这一行动的初级阶段。

“这一决定一旦被公布，应该会引发极大的混乱。”

当然会引发混乱了，仅仅是宣布封锁和限制自由就已经是现在这种局势了，发生暴动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寻找下界的路希，但首先必须要保证达基的安全。飞空艇做好起飞的准备之后，我们就会马上出发。”

说完，娜巴特就匆匆忙忙地转身离开了。

离开治安连队的驻地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由于并没有说要返回治疗设施，只是说要搭乘飞空艇离开，所以达基很痛快地就走出了房间。

虽然塞兹以为儿子会像来时一样在飞空艇里和陆行鸟雏鸟互相追逐嬉戏，不过达基竟出人意料地十分听话。大概是有些恋恋不舍吧，他透过飞空艇的舷窗紧紧地盯着逐渐远去的波达姆。

“爸爸，有东西在飞。”达基小声嘟哝道。

“因为波达姆上空已经被PSICOM的航空部队封锁了，所以有很多飞空艇……啊？”

从一旁望过来的塞兹歪着脑袋看了看达基所说的那个“东西”，虽然外表是一架极为普通的军用快速机，可是行动上却有些奇怪。

“那是在做什么？”

他很快就知道了那架军用快速机行动有些奇怪的原因——因为它正在被其他的军用快速机追赶。而且，正在追赶的那些快速机还在毫不留情地对其发动攻击，那架快速机在

飞行的同时还要回避对方的攻击，所以看上去它的动作显得十分奇怪。

那架被追赶的快速机的目标好像是波达姆异迹，虽然机体不停地采取回避行动，却逐步靠近了异迹。

“啊！坠落了！”达基大喊道。

好几次巧妙地回避了对方攻击的快速机还是中弹了，虽然冒出了黑烟，可是那架机体仍然快速接近了异迹的顶部，接着有人跳上了异迹的顶部。

“平民？”

从远处看，那个人仿佛是一名少女。她朝快速机伸出了手，并大声喊了句什么。原来如此，怪不得那架快速机会被追赶，原来是平民夺取了军用机啊。

就在这时，那名少女的身影忽然消失了，仿佛是被异迹吞没了一般。与此同时，那架被追赶的快速机也随即从视野中消失了。那到底是什么呢？

“达基，你看到有人跳上异迹顶端了吗？”

不知什么时候，娜巴特站在了父子二人的身后。

达基闻言点了点头。

“你看到那个人消失了吗？”

“没有消失，她在里面。”

看上去那个人像是被异迹吞没了，而这好像并不是眼睛的错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平民就是被异迹，被下界的法尔希所捕获了。

“没错，你看得很清楚，真了不起。”

娜巴特轻轻地摸了摸达基的头。现在可不是这么悠闲地聊天的场合吧，难道不应该快点救出那名少女吗？

“现、现在……不快点救她的吧……”

“不，根本没有那个必要。那个异迹将会以封锁的状态，和波达姆全体居民一起被直接运至下界。反而他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刚才，娜巴特说什么？塞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好像是说，异迹将会以封锁状态被送往下界。

“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下界的路希，你不这么认为吗？”

是您儿子的敌人哦，娜巴特压低声音补充了一句，然后看了看达基。达基好像已经对窗外的事情失去了兴趣，此时正与陆行鸟雏鸟在通道上跑来跑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拥有了能够感知下界存在的能力，而且仅仅是找到那些存在好像并不能完成自身的使命，这是事实。虽然现在已经找到了被认为是下界路希的少女，不过达基仍然平安无事。

这也就意味着，达基的使命是找出下界的法尔希和路希，并进一步将其打败。

“达基对那名少女搭乘的军用快速机表现出了兴趣，那样的话，将她直接以封印的状态送往下界才是最佳对策吧。”

感觉到某种一直压抑的东西忽然爆发了，塞兹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最佳的对策！？

开什么玩笑！如果把那个东西送往下界……”

如果将法尔希和路希连同异迹一起送往下界，这东西也就无法影响到居住在“茧”中的居民了。也就是说，达基无法完成他的使命。

“如果把那个东西送往下界？茧的市民就会从下界的威胁中解放出来吧。”

“这种结果对你来说也许很好，可是达基呢？变成尸骸！？你觉得之前为什么要反复进行那么麻烦的检查！”

娜巴特十分平静地回答道：“当然是为了茧的全体市民了，还能是为了什么！”

“那个……”

塞兹还是第一次知道当一个人过于愤怒的时候会连骂人的话都说不出口，他紧握的双拳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请不要误会，卡茨罗伊先生。我的职责就是确保茧的市民免于受到来自下界的威胁。”

娜巴特的言辞中透着一股冰冷，不过嘴角却浮现出一丝带着恶意的微笑。

“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大声讲话，您的儿子会因此而动摇的。”

塞兹闻言急忙四处寻找达基的身影，这样的争吵的确不应该让小孩子听到。所幸达基此时正在专心地攀爬着飞空艇内部最后面的座椅，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边的情况。

塞兹刚把心放下，就觉得双腿有些脱力。他无力地在座位上坐下，并用双手紧紧地抱着头。虽然听到了娜巴特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塞兹却没有力气继续辩驳下去了。

光说是没用的，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对PSICOM和圣府而言，达基只不过是一件道具。只要能够确保茧的安全，一个孩子的生死又有什么好在乎的。不仅仅是娜巴特和PSICOM，不，所有居住在茧中的人肯定都是这么认为的。

塞兹忽然意识到，有着“只要达基能够平安无事，茧会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这种想法的自己才是异类。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代替达基，完成他的使命。

无论最终是否能完成使命，再也无法恢复普通的生活这件事都是不会改变的。等下去就是等同于死亡的穷途末路，即便如此，与怪物相比，变成水晶的结果要多少好一些吧。

打倒下界的法尔希。自己能做到吗？对我这个普通的人类而言，能够打倒法尔希那种强大的存在吗？

不，这根本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在异迹顶端拼命地呼喊着什么的少女的身影。如果按照正常思维来考虑的话，那个柔弱的少女冲破军队的包围网，并迅速接近异迹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她却做到了。

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操控那架军用快速机，但无论是谁，他都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将那名少女安全地送到了异迹的顶端。

正如娜巴特所说的那样，他们也许是达基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行为却赐予了塞兹许多力量。即便是莽撞的行为，也有尝试的价值。

“达基……”

虽然只是在心里小声说道，却好像发出了声音。

“怎么了，爸爸？”

不知不觉中，达基好像就坐在塞兹身后的座位上。他将身体探过座椅的靠背，双眼紧紧地盯着塞兹的脸。

“不，没什么。”

忽然视线有些模糊，塞兹急忙望向窗外。

“爸爸想要打个盹。”

嗯，达基回答了一声之后便走远了。陆行鸟雏鸟的鸣叫声和达基的叫嚷声全都渐行渐远，塞兹闭上眼睛认真地倾听着。

回到医疗设施之后，果然父子二人又被分配到了不同的房间。原本塞兹想要让陆行鸟雏鸟陪在达基的身边，可是工作人员认为这会妨碍到检查，所以没能得到允许。

“不要！我想和爸爸在一起！”

和往日不同，达基不依不饶地抓住塞兹上衣的下摆，怎么也不肯松开。莫非是达基领悟到了，领悟到了塞兹打算在异迹被送往下界之前去打败法尔希的决定。

“达基，对不起，因为还有重要的检查，所以你还要稍微忍耐一段时间。这样吧，等到明天检查的间歇期间，让爸爸来陪你一起玩，你说好不好？”

达基好像还是有些疑惑，塞兹见状立即上前抱起儿子。

“等检查结束之后，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想要什么？图画书吗？还是超大的陆行鸟玩偶？”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什么都行，你尽管说吧。”

“鹦鹉螺公园！去看陆行鸟，好大一群呢！”

塞兹想起来在烟花大会时，达基就曾经说过这件事，他说想要去有着众多陆行鸟的鹦鹉螺公园。

塞兹原本打算通过终端机订购达基想要东西，然后就直接前往异迹的。可是达基想要的并不是什么物品，而是想去某个地方与父亲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只能先口头约定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明白了。等检查结束后，爸爸就陪你一起去鹦鹉螺公园吧。”

这时，陆行鸟雏鸟也清脆地叫了一声，然后从塞兹的爆炸头中飞了出来，好像在提醒主人千万不要忘了自己。

“嗯，这个小家伙也一起去。”

“好！就这么说定了，爸爸！”

“好的，说定了！”

这是一个绝对无法遵守的约定。如果塞兹成功地打败了法尔希，那么达基在检查结束之前就会变成水晶吧。如果他没能打败……结果就是尸骸。

“你要努力接受检查哦。”

刚被爸爸放在地上，达基就用力地点了点头。可能是对前往鹦鹉螺公园的约定感到非常高兴吧，他的脸上浮现出了极为开心的笑容。

这笑容一直以来都在支撑着自己，这笑容是自己最珍贵的宝贝。我绝对不会让你变成怪物的，塞兹在心中暗暗发誓道。就算最终变成了水晶，我也会让你一直笑着走到最后的最后……

将达基的笑容深深地铭记在脑海中之后，塞兹也开心地笑了起来。自己笑得很开心吧？无论是达基，还是娜巴特，不能让他们领悟到此刻就是分别的瞬间。

“那么，达基，你先回房间好吗？姐姐也马上就过去。”

“好。爸爸，我们说好了哦。”

达基开心地转过身，朝门的方向跑去。那个小小的背影很快就看不见了，塞兹紧紧地咬着牙，努力克制着不断上涌的泪水。这样就很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卡茨罗伊先生。”

“啊，没什么……”

好像忘了之前在飞空艇中的争论似的，娜巴特满面带笑地低下了头。真了不起，老实说自己的确不是她的对手，塞兹心想。但是，从现在开始自己必须要抢占先机才行。

塞兹让自己尽量表现得冷静一些，接着才开口说道：“其实，我还有一个请求。”

和达基一样，自己也被PSICOM监视着。想要前往波达姆，首先必须找个能够离开这里的借口才行。

“我想要去一趟帕尔姆珀尔姆，给达基买些图画书和玩具什么的。”

在帕尔姆珀尔姆，有一家专门销售面向孩子的图画书和玩具的大型商店。当自己还是远距离航线的驾驶员时，就经常在那家商店给达基购买礼物。因为当时还不知道达基到底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总是胡乱地买些自认为不错的东西，为此还曾经被妻子嘲笑过。

“那么小的孩子成天都要接受没完没了的检查，我这当父亲的实在是于心不忍，所以至少想要去买些能让他开心的东西。”

“是啊，达基一定会很高兴吧。”

“如果现在就去的吧，大概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或晚上才能回来吧，如果达基问起来的话，能不能请你帮我敷衍他一下。那个家伙……我可不敢让他担心。”

“我明白。”虽然娜巴特微笑着应承了下来，不过随即好象又想到了什么似的补充了一句，“那么，我让军队的飞空艇送你去吧。如果是去帕尔姆珀尔姆的话，应该会比民用机型更快一些。”

果然不放心啊，塞兹心想。无论如何都要安排人手来监视我。提出要去帕尔姆珀尔姆果然是正确的选择，与小城镇不同，如果是大都市帕尔姆珀尔姆的话，就能够轻松地混入人群了。

“那可真是帮了大忙了，请您多多关照。”

这个企图并没有被识破。塞兹看上去十分开心地笑着，然后低下了头。

CHAPTER 07

——实际上，摆脱负责监视自己的人巧妙地逃走并不费事。因为对于那家曾经为达基购买过礼物的商店，甚至连每个角落都极为熟悉，如果是外行的话则另当别论了。

从帕尔姆珀尔姆开始，连续换乘了好多辆列车和出租的飞空摩托，因为一旦还有人跟踪的话就麻烦了。

嗯，原本以为最麻烦的难关应该是进入波达姆市内，可是结果竟然意外地顺利。PSICOM一直处于高度警戒中，就连一只老鼠都休想从波达姆逃出来，可是对于那些进入城市的人的管理就没那么严格了。

因为妻子和孩子都在市内，所以无论如何也想要进入，就算被送往下界也要和家人在一起——只是随意地演了这么一出戏，然后就顺利地通过了。爸爸的演技还不赖吧？

对了，还有你，咱俩差不多也该告别了。因为人们都说下界就是地狱啊。我只要在到达下界之前找机会干掉法尔希就行，可是我绝对事情不会如想像中那么简单。所以呢，爸爸不能带你一起去冒险。

如果是一只陆行鸟雏鸟离开这片封锁区域的话，我想那些士兵是不会为难你的。等离开波达姆之后，你就可以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了。虽然咱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爸爸从你的身上获得了很多支持。我想达基也是这样吧，谢谢你！

哇，你干什么！好疼、好疼！别用你的嘴巴啄我的脑袋！

莫非，你……想要和我在一起？

这样啊……你是说爸爸只是一个人，没有帮手吗？

明白了。无论如何，总要想个办法完成使命，然后一起回到达基的身边去。

哦，对了，你还没有名字呢。达基那家伙成天只顾着和你玩，也忘记给你起名字了。等回去之后，一定要让他给你起一个十分厉害，而且十分可爱的名字……他是这么说的吧。

对，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约定。呃，好像还不知道你的性别呢，不过没关系，怎样都好啦……

进入波达姆车站的路线，除了一条之外，其他的全都被封锁了。剩下的只有前往茧的边境“绞杀边缘”的路线，那是一条只有前往下界的列车才会通行的古老铁路。

和昨天在电视上看到的影像不同，那些反抗士兵的人群已经不见了踪迹。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绝望和死心的神情，一言不发地朝着列车即将到站的站台走去。

绝对不能被人发现自己抱着与众人不同的目的。自己的目的地并不是下界，而是下界法尔希的面前。塞兹为了与众人保持一致，也低着头并故意放慢了脚步。

即便如此，塞兹仍然觉得和这些被夺走了平稳的日常生活，只是被放逐了的人们相比，抱有明确的目标而前进的自己也许还有希望。即便最终的结果是再也看不到自己最爱

的儿子……

“一旦加入那个队列，就再也回不来了。这样做可以吗？”塞兹小声地对头顶上的陆行鸟雏鸟说道。

好像是在说“不要问这种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陆行鸟雏鸟用嘴巴轻轻地扯了一下塞兹的头发。

“好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走吧，塞兹轻声说道，然后朝车站走去。

这就是没有归程的旅途的起点。

第四话 STRANGER（异邦）

CHAPTER 01

一夜都没有睡好，做了好多个梦，还哭了几次。而且记忆仍然十分混乱不清，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香草。”感觉有人在呼唤自己，于是急忙睁开眼睛。

“芳？”

大概是错觉，或者只是梦境的延续吧，不过本应睡在自己身边的芳不见了。

“芳，你在哪儿？”

香草急忙站起身来，巡视周围的情况。为什么每当新的一天开始，自己都会觉得十分不安呢？

来到走廊，继续呼唤芳的名字。声音不用太大，宽阔的楼梯井会自动将声音和其他响动放大好几倍。果然，随即从下方传来了回应。

跑下楼梯，跳上升降机。已经知道芳所在的方位，香草毫不犹豫地穿过走廊，朝那个地方快步跑去。

能够感到有风抚过脸颊。黎明前的凉爽空气从入口处徐徐地吹来，外面仍是一片昏暗。

“怎么了？”

在香草呼唤之前，芳先转过身来。

“没怎么。”

虽然想要询问芳刚才正在做什么，不过香草并没有这么做。她只是沉默着，站到了芳的身边。在这里能够看到大海，能够看到天空，就是看不到地平线。

“真是奇怪的天空。”

芳抬头仰望昏暗的天空，就像觉醒之后的第一天那样。来到外面之后，芳先是抬头仰望天空。

“呼吸好像有些不畅。那是什么，看上去像是头顶上的都市。”

茧是一个球形世界。球的内壁上建有城市，还有大海和森林。而封闭这一切的那个空间就是所谓的“天空”，这和自己之前所熟悉的天空完全不同。

“不仅仅是天空，大海也很奇怪，根本闻不到海水的气息啊。”

“可以啊，只不过要在很近的地方才能闻到。”

“那也很奇怪啊，一定要喝下去才知道是海水吧。”

“最开始时还以为是湖呢。”

“总之到处都很奇怪，真让人搞不懂。”

芳深深地叹了口气。

“就像是在做梦似的，都是一些让人搞不懂的东西。”

“是啊，那些家伙竟然会住在这种地方。”

“如果……这全都是梦就好了……”

无论昨天、前天，还是最初觉醒的那天，如果一切都只是梦境的延续。

“如果是梦的话，我希望今天就能醒过来。”

如果现在，从这里开始才是现实的话……自己又在想那些奇怪的事情了。也许是过于美好的期待吧，但是自己和芳有着不同的觉醒方式。

“没什么，完成使命之后就回古兰·下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嗯，就是这样。”

香草微笑着点了点头，只是现在并没有在考虑这些事情。她在心中假设，如果那天自己没有觉醒的话，只要有某些事情稍微改变一下，也许就会比现在少一些痛苦和烦恼了。

“不用担心，根本不会有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的使命啦。”

大概是觉得香草之所以还阴沉着脸，可能因为即便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可是事情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芳特意强调了一下“三天”这个词。

可是，一旦试图回忆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芳就会觉得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头重脚轻……

她也觉得如果自己没有觉醒的话就好了，如果能一直沉睡下去，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也不会把任何人卷进来。

香草试着朝逐渐开始发白的天空举起双手。在觉醒的那天，她也是像这样和芳并肩站在一起仰望天空。在高举起的手的另一头，能够依稀看到城市的轮廓，以及有着不可思议颜色的天空。

那是开始的颜色。

CHAPTER 02

自己现在在哪儿，正置身于怎样的状况下，想要获悉这一切还需要一点时间。刚刚醒来的芳似乎还处在梦与现实的夹缝中，香草自己也毫无把握，尚未从含糊的感觉中抽出身来。

将手一张一握、使劲地眨眼，在反复做这些动作的过程中，封闭住了五感的薄雾开始一点点地消散开去。

再次环视四周，发现什么事都没有，此处是神殿的内部，路希之间，安置已化为水晶的路希的房间。这才明白自己和同伴身上发生了什么。她们完成了使命，进入了沉睡，接着新的使命传达下来，于是香草和芳苏醒了。

能知道的就这么多了，不过有一个问题。

“呐，在变成水晶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不记得了吗？！”

“嗯。脑子里乱糟糟的……重要的事情统统忘光了。”

盯着被灼烧成白色的路希的烙印，芳发出了颤抖的声音。她也许是想要放声大笑吧，过了一会儿，香草才意识到。

“我……坏掉了。”

那是一张快要哭出来的侧脸，以前从来没看到芳有过这样的表情。

香草伸出双臂轻轻地抱住了芳：“我也是。”这声呢喃听上去就像别人的声音一样。

自己也是花了一会儿工夫才让最初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尽管如此，香草仍努力站了起来，脸上露出微笑。

“回去吧，嗯？”

两人已经完成了一次使命，一定能受到温暖的迎接吧。为了新的使命踏上旅途等之后再说……哪怕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使命。

“认识的人，都已经变成老爷爷老奶奶了吧。”

说着，芳终于展露出真正的笑容。

“是吗？也许也没有过那么久，‘已经回来了啊。’搞不好他们会这样说呢。”

“我们到底睡了多少年？”

“也许只是几天吧。”

“不管怎么说，这种用人的方式也太狠了吧。至少得让我休息半年！”

两人一边说笑一边往下走，如果能到外面去，应该就可以看到自己熟悉的景色了。

“不会吧……？！”

现在是夜里，虽然如此，建筑物的形状和街道却都明亮得足以让人看清。这是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还能看到映着夜景的大海，没有水平线的奇妙之海。抬头望去，则是更为奇妙的天空，有好多好多的星星。不，仔细看那其实并不是星星，而是街道，隐隐约约能看到

街道上的无数灯火，以至用星空来称呼也不为过。

“这里……”

“好像不是古兰·下界。”

香草猛地闭上眼睛，紧接着再重新睁开。然而，眼前的这片陌生的风景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变一番模样。

沉默着注视了一会儿海洋和天空之后，两人回到神殿里。肚子里空空的，她们已经知道这里是茧的境内了。身上没佩刀，加上又是空腹，在这种地方没有目的地来回晃荡也不是个办法。

安置路希的地点一定有供品，有即便放置很久也不会腐坏的食物，还有之前用过的武器及随身物品。听说为了让化为水晶的路希能够安然入眠，需要供奉这些日常用品，但本来的目的恐怕还是供其再次苏醒时充当备用。

可是……

“这是什么？”

供奉着的食物全都变质了，根本吃不了。没办法，只能在神殿内到处走走，找找看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但结果仍是以徒劳告终，果然供品只在“路希之间”才会有啊。

“这不让人扫兴么。”

“真没想到。不过，有点奇怪啊。”

供品在十年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吃的，这一点香草和芳都知道。神殿里每十年会运进一批新的食物，被带进来用作替换旧的供品，在十年一度的大祭典上将由大家分而食之，这是惯例，是为了共同分享进入长眠的路希和祭典的喜悦。

依小孩子的口味，这些绝不是什么美味的东西，但也不是难以下咽。可是目前手上有的，别说味道了，无论是“色”还是“香”都只能让人感觉到“危险”二字。

“不只是食物，你看。”

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发现祭典用的盛装以及收纳它们的箱子都已褪色、腐烂。

“这个也是。”

芳将自己惯用的长枪拿在手中，接着摇了摇头。在香草看来虽然一点也不懂，但应该是有什么部位变质了。

“估计是吹到外面的风了。”

神殿内的空气比外面保持得更清新。不光是食物，金属和布什么的都应该很难变质才对。

“没变的就只有化作水晶的我们了么？”

到底沉睡了多长时间？这不是几十年的程度，从供品的劣化情况来推测，绝对有三位数了。

“还什么老爷爷老奶奶，大家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喽。”

“怎么会……”

香草低下头咬住了嘴唇。不这样做，她就快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了。

“别这个样子。”

芳在香草肩膀上拍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这怎么能吃啊。”

香草将视线落在眼前的供品上——一堆完全腐烂的食物，褪色的华服。在祭典当天穿的这件衣服，她好喜欢的……

“不是有大海吗？还有森林，虽然远了点。好啦，食物嘛，总有办法解决的。”芳端着枪笑道。

真是不可思议，经芳这么一说，自己也感觉真的“总有办法解决”了。

“也是哦。”

香草也把自己的武器拿在手里，站起身来。

已经是黎明时分，这是最适合在危险的敌区展开狩猎的时间。不同于白天，这会儿人烟稀少，对寻找猎物而言也不至于黑得不方便行动。

她们先下了海。大海和森林的不同之处在于不用担心迷路，距离神殿也比较近。就算早餐没指望，为能提前享用午餐而筹备一下食物总可以吧，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早餐还来得及。”

香草呆呆地低头看向在自己臂弯里挣扎的鱼。芳的话，举枪一闪便捉到猎物并不奇怪，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不过轮到跟在芳后面的自己时，竟然也能这么轻易地成功捕获……

“这些家伙脑子不太好吧？”

看起来这些鱼由于生存在没有天敌的地方，因此不知道什么是危险。芳和香草一走近，就立马作出一副要逃跑的样子，只是这回避行动未免太迟缓了。

“这种东西吃了没关系吗？”

容易捕捉的生物，要么有毒，要么味道很差，很多都不适合食用，眼前的这条鱼不知是否也属于那一类。就在二人陷入沉思之时……

“了不起啊，两位小姐。”

从海滩上传来的声音让她们不禁紧张起来，这才后悔放松了警惕，连忙转过身去。站在那里的是一对看上去很和蔼的老夫妇，看上去也没有携带武器。不仅如此，老夫妇还一边呵呵地笑一边鼓掌。

“在波达姆，原来是这样捕鱼的啊，真有意思。”

“是因为鱼饵的附着力不好吗。与其用钓鱼竿，不如用鱼叉更合适，原来如此。”

虽然还没有打听到名字，但自己手里拿着的似乎是在茧十分常见的鱼。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没有，失敬失敬。”

众人沉默下来，于是老夫妇随便解释了两句，脸上浮现出过意不去的表情。但接着又恢复了笑容，进而挥着手离开了。

“这怎么回事啊。”

直到再也看不见老夫妇的背影，芳才终于开口问道。

“是茧的人……吧？”

还以为被发现了就会不由分说地遭到攻击呢，就算不是那样，这里毕竟也是“飞空恶魔盘踞的场所”。

而且，他们的服装和古兰·下界相差太大，如果说那是茧的标志性服装，只要一眼就会知道她们两个是敌人。

“不过，他们好像完全没什么警戒心啊。”

“是和鱼一样迟钝么？算了，上年纪了嘛，还管那么多干吗。”

“也许吧。”香草也随声附和着，但这时她又意识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是故意让我们放松警惕呢？”

“在带来同伴之前拖延时间么？有可能。”

“那样的话，马上回去会很危险。”

“嗯，最好先观察一下情况。”

两人从海里出来，朝着与神殿相反的方向走去。与其一声不响地藏起来，不如稍微收集一下情报比较好。既然自己在敌区是孤立的，就更不能浪费时间了。

如果再次遇到敌人，那就到时再说吧。自己又不是没带武器，就算对方从背后偷袭，以前积累的训练也足够可以应战了。

话虽如此，可这训练却并没有派上用场。不是不能应战，而是因为根本没有敌人来袭。人倒是有遇到过，但远远望去，人家是赤手空拳且毫无防备，自己这边也就没有出手。因为她们决定不去拙劣地刺激对方，还是先认清敌人的态度为妙。

她们甚至预料到了可能会在擦身而过时被对方砍杀，所以一丝都不敢懈怠。自己这边的准备可谓是万无一失了。

“那帮家伙在想什么呢……？”

芳一脸讶异地目送着全无防备背朝她们走掉的人们，嘴里喃喃说道。香草也有同感，这些人太没戒心了。

“难道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敌人？”

“在我方已有武装的情况下？不可能的。”

正因为这样，她们才没有被视为敌人。不然的话，一开始的老夫妇、接下来与她们擦身而过的少年队伍，反应应该都不会这么不温不火才对。

就在这时，她们忽然听到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芳操起枪向背后划去。若是感觉到了长翅膀生物的气息，比起确认，只能先行逃走或给予攻击。而这个程度的声音，应该不是什么庞然大物吧，那就不要逃，主动攻击。香草也跳到旁边持好了武器。

“咦？”

香草手持武器，芳则高举着枪，双双僵在了原地。

“为什么会这样……？”

白色的鸟被一刀劈成两半落了下来，是一只比手里的鱼还要大得多的鸟。

“虽说是妖鸟，不过也太弱了吧。”

那么大个身子多半属于肉食类，理应具备了与之相应的攻击力，而且本来也不是什么可以轻易杀死的生物。

“不是以果实一类为食物的鸟吗？嘴和爪子都不是很锋利啊。”

确认它已经彻底死掉之后，香草将鸟儿的脚抓起来。

“但还是太弱了，这要在古兰·下界，瞬间就该灭绝了。”

“是啊，要是有这样的生物，咱们肯定每隔一天就能大吃一顿。”

“大鱼大肉随便吃么，你倒真豪爽。”

二人还顺手随便偷了一些蔬菜，走了一小会又看到一片菜地，也是处于无防备状态。既没有筑起防御怪物的栅栏，也没有张开捕鸟的大网。农作物就那么光溜溜地放置在那里，只差对人说一句“请随便拿吧”。

也因为如此，她们在敌区的第一顿饭意外地丰盛起来，如果有齐备的餐具和调味料就更爽了，要知道可是极为奢侈的愿望啊。

在神殿内搞烹饪是不可行的，于是两人在外面生火把鸟和鱼给烤了，并将仪式用的衣服和锡杖等充当了柴火。

“神官们要看到了，非用眼睛杀死咱俩不可。”

“这样做会不会遭报应啊？”

“非常时期嘛，没关系的啦。”

“嗯，还是要优先考虑活下去啊。那我们开动吧！”

两人同时对准烤好的肉一口咬了下去。

“呃！”

“这什么呀？！”

两人又同时对咬下的肉细细打量起来。倒不是不能吃，也不是极为难吃，而是味道太淡了，就像白开水一样。

无法置信地把鱼和蔬菜送进嘴里一尝，结果也是同样的情况。

“野生的鸟和鱼就是这等货色……”

鱼按照种类划分，其味道也会有所差异，偶尔就会遇到特别难吃的。而野生的鸟兽和家畜相比，大部分味道都要低一个档次。可是……

“蔬菜是种在地里的吧？”

香草用力地点了点头。没有栅栏和大网的无防备状态，土质似乎也不是很好，但浇水拔草等照料工作倒是有做。毫无疑问，这就是菜地，那么这蔬菜就不算野生的了，应该是有些年头的栽培种。

“茧的家伙都长了条什么样的舌头啊？”

芳忍不住发起了牢骚。但牢骚归牢骚，她还是将肉老老实实地往胃里塞。香草也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咀嚼蔬菜，这就是所谓的“饥不择食”。

吃完饭，两人迅速把火处理掉，然后回到了神殿，深切觉得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动作迟缓的鱼、毫无警惕心的鸟、见了装束不同的人也完全不会怀疑的人类……用异界一词也无法掩盖的事实，她们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我说，到了明天，要不要去街上看看？”

“怎么突然……”

“闷坐在这儿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的确有必要收集情报。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茧的，为什么连同神殿一起被带到了这里，想知道的事多得像山一样。

“而且，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儿。”

“为什么？！”

“是……使命啊。”

芳伸手去触碰那已烧成白色的烙印。

“去敌人中间转转看，说不定就能想起来。”

如果想起来了，芳会怎么做呢？不，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仅此而已。但是……

“不用那么顾虑，我们才刚刚觉醒而已。”

“话是这么说没错……”

“难道你害怕了？”

芳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手掌在香草背上仿佛逗她似地拍了两下。

“不要担心啦……今天的那些人你也看到了吧，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啊。”

果然不能对芳说出来……目前还不能。

“我才没担心呢，有芳在一起嘛。”

从脑子里赶走的东西，也会从现实中消失吧？没办法对不存在的东西感到担心吧？

忽然冒出的念头化作光芒，让心里轻松了不少。

“嗯，那就去试试看吧，希望能够顺利哦。”

香草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现在只需要考虑明天的事就可以了，但愿明天能够顺利。

CHAPTER 03

“这是怎么回事？”

“是……节日庆典吗？”

此时已经习惯了直接面对茧的人类这件事，所以即便是和他们擦肩而过也能做到不动声色。在从神殿到这里的路上，虽然遇到了很多人，不过并没有遭受到任何攻击，也没有人向自己投来怪异的目光。

漫步在海边，看到了很多来游泳的女孩子都有着和自己类似的打扮，所以多少也有所了解。大概在旁人看来，自己是聚集在这里的这些人的同伴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轻易地混入人群当中了，想到这里，香草不由地放下心来。

只不过，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一下子见到这么多陌生人，而且是在这个绝

对算不上宽阔的地方。

香草和芳就这样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看着从自己身边走过的人群。

“走吧。”率先说话的是芳。

香草急忙跟在芳的身后继续向前移动，因为她发现只有她们两个在路的正中央停了下来。



走着走着，她忽然意识到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好像都是来购物的。她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座落在道路两旁的那些样式各异的建筑物好像全都是商店。

“这些，全都是商店啊……”

大概能有十几家，不，是几十家店铺吧。仅仅是那些经营服装的商店就有十几家，各种颜色和款式的服装琳琅满目。原来如此，即便是看到着装稍微有些怪异的人，大家也不会觉得不对劲。

其他还有装饰品店，摆放着大概是文具商品的店铺，经营家具的商店，以及陈列着看上去应该是交通工具的商店。

有正在快乐地挑选服装的年轻女孩；也有正在央求父母给自己买什么东西，不停撒娇的孩子；还有满脸幸福的从珠宝商店里走出来的情侣，他们每个人都在笑容，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满足的表情……

“眼睛好像很累。”

可能是因为一边走一边还在不停地眺望道路两旁的商店的原因吧，虽然并没有走出多远，不过香草仍然感觉非常疲惫。

“那个，芳……”

刚想说出“我有些累了”，香草就闭上了嘴。

芳注视着这些人群的眼神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群强盗。”从她的双唇间发出了这样的低语。

香草急忙抓住了芳的手，她比任何人都了解芳的心情，因为这同时也是香草自己的心情。但是，这里是敌人的地盘，而且二人此时身上只携带有小型武器。

“不可以，芳。”

“我知道，可是……”

芳一边说一边握紧了双拳，正在努力克制向上涌的怒气。

“这一切都是从我们那里掠夺来的东西，可是这帮家伙……”

茧是恶魔的巢穴。茧的法尔希会经常到古兰·下界来，将那里的所有物资全都掠夺走。它有时会搬走整个城市，有时则是把即将丰收的农田带走，还有时是将生产稀少金属的矿脉挖得一点儿而不剩。所以，自己才会认为生活在茧里的人类毫无例外地全都是敌人。

只不过，当看到了昨天的那对老夫妇以及遇到的那些人之后，忽悠有了一种不协调感。今天再看到这些前来购物的欢乐人群，内心深处更是萌生了怀疑。这些人真的是敌人吗？这些温良的人真的会想要破坏古兰·下界，并从那里掠夺物资吗？

从外表上看，这些人和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身上穿的衣服不同，居住的房子也不同。小鸟、鱼和蔬菜的味道也不同。尽管如此，却并不觉得彼此的内在有什么不同。至少，香草是这么认为的。

“今天的目的只是收集情报。”

她在芳的耳边轻声说道，不希望对方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

“好的。”芳简短地回答道。

就在这时——

“喂，姑娘，你们只有两个人？今天来这里是打算购物吗？不是本地人吧？”

芳条件反射地摆出了进攻的架势。香草转身一看，发现有两个年轻的男子站在自己身后，然后不由地皱了皱眉。那两个人的脸上带着极为谄媚的笑，和昨天的那对老夫妇有着明显的不同。也许这次他们是想要麻痹自己，从而进行抓捕吧。

“啊，难道说吓到她们了？”

“我们并不是坏人。”

从和言辞相反的表情和态度就能看出他们在撒谎。肯定没错，那是有所企图的眼神。

香草慢慢地向后退了几步，芳则伸手去摸怀里的武器。

“去喝杯茶怎么样？不然的话，赏脸吃个饭也行？”

吃饭，听到对方这么说，香草和芳互相对视了一眼。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这是向对方证明自己没有敌意的行为。

“真的，可以一起吃个饭吗？”

从来没有想过，敌人竟然会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

“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餐厅，我带你们去。”

“是啊，虽然现在时间尚早，不过如果到了午饭时间，人就太多了。”

香草再次望向芳。只见她的脸上浮现出迷惑的神情，而且仍然摆着随时可以掏出武器的架势。香草轻轻摇了摇头，示意她不要轻举妄动。

“明白了，去吃饭吧。”

香草转过身点了点头，眼前的那两个人随即露出了好像很开心的表情。这次不再是虚伪的，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之前之所以会觉得他们有所企图，也许只是错觉吧。

虽然芳仍然在紧皱着眉头，不过什么都没有说。如果拒绝对方所提出的坐在同一张餐

桌上的请求，那么也就意味着交涉决裂和宣战通告。将这么多的人作为对手进入战斗状态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一旦这么做，那么取回记忆之类的事情更是无从谈起了。

于是，香草和芳顺从地跟在那两个人的身后，走进了一家生意极为红火的餐厅。

"想要吃点儿什么？"

刚在餐桌旁坐下，就被对方这样询问，香草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明明是对方想要证明没有敌意，为什么自己必须要说出想要吃的东西呢？既然接受了对方的请求，那么无论是什么，自己都要吃掉对方拿出来的东西。这不是惯例吗！？

"菜单就写在那里。"

另一个人一边笑着，一边指了指对面的墙壁。

香草越来越搞不懂了。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个……"

那面墙上的图案应该是茧的文字，一定是关于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的说明。可问题是，无论是香草还是芳都读不懂这些文字。

怎么办，香草刚想用眼神询问一下芳的意思，就看到她点了点头，然后打算伸手去掏武器。

"不对！不是那个！"

急忙出言制止对方的香草发现，眼前的两个人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真的，不用介意，真的没什么。"

香草调动起脸部的所有肌肉，勉强向那两个人笑了笑。幸运的是，好像并没有让对方产生怀疑。

"如果不知道该选哪个的话，那就点本日推荐的菜式怎么样？"

"嗯，好的！"

香草急忙点了点头。只要能够不引起对方的怀疑，并安全地离开这里，那么就无论怎样都好，她就是这么想的。

"好，就这么定了。"

听到对方这样说，香草才长出了一口气。

"那么，姐姐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还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还像刚才那样微笑的话，肯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嗯……很远。"

"很远？"

"对，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趁着对方还没有询问其具体的地名，香草急忙反问道："你们呢？"

"我们是从伊甸来的，因为就读的大学在那里。"

"伊甸……大学……？"

“对，我们是伊甸的大学生。”

好像不能重复相同的问题，于是香草在芳的耳边轻声问道：“你知道他们说的伊甸和大学是什么吗？”

“别问我。”

“哦……”

芳用手指按住太阳穴思考了一下，大概是想到了什么吧，随即恍然大悟地说道。

“是地名吧？”

原来如此，香草很赞同这种说法。

如果“大学”是地名的话，那么“生”一定就相当于村子或者乡郡之类的地方。

“那么，伊甸呢？”

“大概是高山或者峡谷之类的名称吧。”

啪，香草下意识地拍了下大腿，肯定是这样。

“那个，怎么了？”

结果，只顾着和芳小声谈话了。虽然坐在餐桌对面的那两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谈话的内容，但是这种举止实在是太失礼了。

“不好意思，没什么。那个，所谓‘大学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是说大学吗？”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会反问这种问题，香草还是点了点头。

于是，两个人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有关“大学”的事情。从他们极为自豪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两个人对那个地方有着极为强烈留恋。大概是一个极为适合居住的地方吧，或者他们是那种特别眷恋故乡的人，也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无论如何，只要他们没有对自己的事情刨根问底就好。虽然对他们所说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了解，香草还是一边忙不迭地点头，一边认真地倾听着。

这时，伴随着一句“久等了”，装有饭菜的盘子被端上了餐桌。

“咦？现在！？为什么！？”

因为之前还以为吃饭什么的应该是对话结束之后的事情呢。

“你说为什么……什么为什么？”

看到对方一副诧异的神情，香草有些惊慌失措。

“没、没什么。哇，看上去好像很好吃！我的肚子好饿啊！”

和往常一样，两个人将双手合在一起，然后说了一句“我要开动了”。这对香草和芳而言是极为正常的举动，可是眼前的这两个人明显不是这么想的。

“那个，是什么咒语吗？”

“咦？啊……是啊！就是那样！”

“两位姐姐可真有趣！”

“是、是吗？”

既然被人评价很有趣，那么也就意味着安全。香草在心里悄悄地安慰着自己，然后开

始吃饭。

虽然饭菜的味道很淡，但并不难吃。和昨天的晚饭不同，这些饭菜被人精心地烹饪，然后装在了盘子里。其他人花费心思为自己所做的饭菜，即便不是自己喜欢的味道，也是极其值得感激的。

“这个是盐吗，不是砂糖吧？”

“对，是盐，觉得盐不够也没关系，其实我也……”

那个人没有继续说下去。

“加太多了吧……”对方急忙说道。

虽然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不过看来芳又做了让对方惊讶的事情。香草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不过芳好像完全不在意似的，仍然悠闲自得地坐在那里。

“是吗？应该没事吧。”

看到芳将添加了大量食盐的饭菜放进嘴巴里，那两个人彻底陷入了沉默，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个，那个，她这个人……就是喜欢吃咸的东西。”

这句话倒是真的，实际上芳很喜欢吃带有咸味的饭菜。只不过，虽然在自己看来只是“带有咸味”的程度，好像对茧的人们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定义。

“还有，那个是什么？”

完全无视现场尴尬的气氛，芳指着窗外问道，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依稀能够看到神殿的顶端。

“那个？啊，那是下界的异迹！”

看到话题被岔开了，对方好像也松了一口气似的。也许是不想考虑关于盐的事情吧，他们再也没有将视线投向芳的盘子。

“对了，那个异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那里的？”

两个人好像很奇怪地对视了一眼。难道说，这是一件即便是茧的小孩子也熟知的事情吗？

从刚才开始，我们两个就在不断地自掘坟墓。总之，必须要找点借口什么的，香草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合适的言辞。

“你、你们……好像很厉害，嗯，我觉得你们很聪明。”

虽然是显而易见的恭维话，不过应该会有一定效果吧。在得到他人的称赞时，有人会觉得害羞，有人会不知所措，却不会有人因此而愤怒。

“你们了解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还了解得非常详细。”

果然，惊讶的神色从二人的脸上消失了，接着随即就浮现出高兴的神情。

“有一种说法是六百六十六年前，而根据文献的记载有的说是六百年前，也有说六百五十年前的。”

香草睁开了眼睛。之前隐约能够感受到大概已经流逝了数百年的岁月，对此也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即便如此，当具体数字摆在眼前时，还是有种受到严重打击的感觉。



“只不过，教科书上是这么说的，‘在数百年前的默示战争之际，由法尔希打捞上来’。虽然六百六十六年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是因为缺少物证，所以一直被人当成是一种异说。”

数百年前，六百六十六年，这些词语在脑海中不停地盘旋着。他们的话还在继续着，可是关于谈话的具体内容却完全没有听进去。

“六百年前吗，那家伙可真厉害。”

打断他们对话的是芳。

“那么，那个下界现在怎么样了？虽然有着如此巨大的东西，不过下面那些人的日子应该很不好过吧？”

是不是又说出什么奇怪的话让对方产生怀疑了，只见那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香草忽然打了个寒战。可是，并没有出现她想像中的事情，他们同时放声大笑。

“下界的人很不好过？姐姐，你在开玩笑吗，下界根本就不存在人类吧。”

“是……这样吗？”

这下连芳也哑口无言了。

“下界是地狱，人类是无法居住在那里的，这是常识啊。难道说你从来都没有上过历史课吗？”

虽然被对方嘲笑，却无法认真地反击。所以为了避免被怀疑，想要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可是现在除了暧昧地微笑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啊，如果是如同野兽一般的野蛮人的话，倒是也许会有哦。”

“野蛮人……”

“没错，连话都不会说的野蛮人，只会把怪物的皮剥下来之后随随便便地缠在身上。就连默示战争时，下界的法尔希也是驱使那些家伙进行战斗，不过他们好像根本一点儿用都没有。”

香草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脑袋。他们所说的“野蛮人”和“一点儿用都没有”的人，指的就是自己和芳……

“因为下界只是生活着这种程度的家伙，所以即便从下面打捞些什么东西上来也无所谓吧。因为我们会更有效地进行利用，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对。”

听说有的村子里即将丰收的农田被夺走了，全村人都只能忍饥挨饿；还有的地方铁道被拆毁，燃料和粮食的补给无法送到，城里的居民们全都被冻死了，难道还要为这些事情而感谢你们吗？

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弄脏过自己的双手，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之前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只是利用法尔希掠夺来的物资安逸地生活着……

在桌子下面紧握着的手开始剧烈颤抖，甚至有一种冲动想要将面前的盘子摔得粉碎。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制止力强的缘故，而是因为芳已经率先采取了行动。

“能借一步说话么，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放下了手中的食物，芳站起身来说道。

“但是，姐姐，你还没吃完呢……”

“没关系，来吧。”

芳的声音十分平静，唇边甚至还浮现出了微笑。但是，那并不是发自肺腑的微笑。

香草知道在芳的微笑之下隐藏着什么东西，所以并没有阻止她。

也许这两个人一点儿都不聪明。

如果是聪明人的话，应该会知道在宣布中断进餐之后，接下来自己就会发动攻击这件事情吧。交涉决裂，也就意味着宣战通告。也许，这对于茧的人而言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吧。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乖乖地跟过来了，果然笨得厉害。朝着人少的地方走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可是他们别说是警戒，甚至没有询问对方的真实意图。

另外，他们只不过被芳打了两三拳，就全都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完全没有抵抗，就像

昨天的鸟和鱼一样，软弱得让人吃惊。

“野蛮人又怎么样！你们这群比野兽还低级的混蛋根本没有资格评价我们！”

当然，他们现在应该根本听不到吧。能够一下子就失去意识，对这两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幸福。

稍等了一会儿，芳十分不解气地又踢了他们几脚，接着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蹲了下来。

“怎么了？”

“他们身上的东西。”芳简短地回答道，然后开始翻找起来。

“啊！”

看一下他们身上的物品，也许会得到一些信息。如果携带有武器的话，还可以强行夺过来。香草也急忙在另一个人的身边蹲了下来。

“真奇怪。”

“怎么？”

“这家伙的身上没有现金。你那边呢？”

“呃……这个人的身上也没有。”

说来，这个人的身上几乎什么都没有，此外也没有随身携带的背包之类的。

“在那家店里结账时，他是怎么做的？”

在离开那家店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到店员那里，很快地就结好了帐。可是此刻二人的身上并没有现金，这的确很奇怪。

“嘿！”

将趴着的那个家伙翻过身来，在裤子的口袋里终于有所发现。

“这是什么？”

一块薄薄的片状物，大小和手掌差不多，材质应该是金属吧。虽然本体是银白色的，不过上面贴着一个黑色的圆盘状物体。

“芳，你看这个东西，是……卡片吗？”

“这个人身上也有。”

香草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那个黑色的圆盘，突然银色的卡片部分散发出了光芒。

“哇啊啊啊！亮了，这个！”

香草急忙扔掉手中的卡片。她站在稍远处仔细观看，只见发光的卡片本体部分好像变成透明的了，甚至能够看到里面的构造——大概是某种装置吧。虽然这一装置的小巧程度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这张卡片也许就不会发光或者变得透明。

香草一边确保足够远的距离，一边伸长脖子仔细观察那张卡片。这时从透明的部分中忽然浮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形象，那是一张人脸。

“这个人……”

“应该是卡片的主人吧。”

再次将卡片捏在手中，并试着碰了碰黑色的圆盘和本体部分。那张立体的人脸并没有



发生变化，即便触碰其他地方，结果也是一样。

“大概是除了卡片主人之外，其他人都无法使用吧。”

芳轻轻地摇了摇头，接着又仔细查看另一张卡片，可能是想要弄清还有没有其他的装置吧。

就在这时，香草忽然感觉有视线朝自己这边望来，正在查看卡片的芳也猛地抬起头来。

听到了拍打翅膀的声音。二人一下子站起身来，并迅速躲在旁边建筑的阴影中。那是一只白色的鸟，要比昨天见到的水鸟稍微大一些，给人的感觉好像很危险。虽然是鸟，不过它的双眼并没有长在头部的两侧，而是在正前方，看上去就像是一张人脸。

“你以前见过那样的鸟吗？我感觉很不舒服，好像是很邪恶的鸟……”

“嗯，我也没见过，它长得真奇怪。”

“是啊。”

可能是被敌人包围所引发的紧张感的缘故吧，自己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哦，差点忘了这个。”

芳仍然紧紧地捏着那张卡片。

“到底要怎么用呢？”她一边说着，一边摸了摸黑色的圆盘。

就在这时，那张卡片释放出了更加刺眼的光芒，并且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了仿佛放电一样的“噼啪”声。很快，光芒和声音全都消失了。

“坏了吗？”

“也许吧。”

芳轻轻咂了咂嘴，接着又用力按了一下黑色部分。卡片再次发出光芒，并迅速变得透明。

“太好了，好像没坏。”

一直盯着卡片的香草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她依稀记得刚才的那张卡片上好像浮现出了卡片主人的脸，可是眼前的这张却什么也没有显现出来。

不对，周围仍然浮现出了边框和文字之类的东西，但只有本应该显示出人脸的部分仍然是一片空白，就像是把卡片的主人抹消了一样。

“果然还是坏了啊。”

“这样啊。”

芳用手指戳了戳黑色部分。于是，就像是回应她的这一动作似的，卡片上所显示出的画面随之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浮现出来的仍然是茧的文字，二人都不知道这些文字所代表的含义。

“难道我们也可以使用这张卡片了？”

虽然还不知道究竟是碰到了什么地方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但是看上去好像十分巧合地将只有卡片主人才能使用的特定功能进行了改写，这一定是非常幸运的巧合。

“也许是吧，可是到底该怎么使用呢！？”

“是啊，该怎么用呢？”

香草摊开双手，满脸的无奈。对这个东西真是束手无策啊，既搞不清楚卡片内部的装置，也不知道具体的使用方法。

“啊，先拿走吧。”

“嗯，拿走吧。”

怎么感觉像是小偷一样，就在香草刚刚有这种想法时，忽然从附近传来了交谈声，好像有人正在朝这边走来。

二人同时沉默着站起身来，急忙逃走了。

“果然是敌人啊……”

香草一边跑一边小声说道。

“你说什么？”

“嗯，没什么。”

香草微微一笑。

隐藏好心中的那个沉重的东西，只是一个劲儿地奔跑，现在想要把那个东西彻底忘掉。

刚一回到神殿，就发现了内部的异变。有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使用过这里的升降机，有人来过这里。

“茧的人吗？”芳低声说着，手中紧紧地握着枪。

仔细听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香草抬头望向楼梯井。

这个神殿原本是成为路希的人接受考验的地方。在神殿的最深处和法尔希·阿尼玛见面，这就是身为路希的考验，也是一次挑选。对于那些内心有着邪恶想法的人，以及不适合作为路希的人，圣门是不会开启的，神官们都是这么说的。

“不要放松警惕。”

“我知道。”

香草和芳互相点了点头，然后进入了走廊。为了尽量不发出脚步声，在迈上楼梯时也是蹑手蹑脚的。偶尔还会仔细探听动静，寻找入侵者的气息。

二人极为慎重地朝第一扇门走去。如果是茧的人，通常都会因为无法打开大门而四处乱跑。

“啊，如果是如同野兽一般的野蛮人的话，倒是也许会有哦。”

有着这种想法的茧的人类，应该是无法打开大门的，他们就连进入这个神殿的资格都没有。

可是，在第一扇门前一个人影都没有。入侵者穿过这里，继续向前移动了。

“怎么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形，香草也哑口无言。

看样子的确有人通过了这里，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继续考虑这些事情了，必须尽快抓住那个入侵者。

于是，二人再也顾不上什么脚步声，快步跑上楼梯并操控升降机。在下一扇门前，以及那扇门的附近，也没有发现入侵者的身影。虽然这是那个人没有恶意的证明，但是真实真的是这样吗？茧的人也许会想出某种可以欺骗圣门的手段吧。

“这不可能！”

很快二人就来到了神殿的最深处，再往前就是法尔希的御座了。即便是自己也仅仅进去过一次而已，因为那里并不是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方。

门敞开着，这次二人很快就发现了入侵者。那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倒在地上。

“是误入这里的吧？”

芳放下手中的枪。看上去这名入侵者和香草的年龄相仿，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之类的东西。

“只有一个人吗？”

芳用冰冷的目光俯视着眼前的这个入侵者。到底应不应该杀了这个人灭口呢，她感到有些犹豫。如果让这个人活着回去的话，也许她会带着伙伴重新回到这里。

香草也仔细地上下打量这名倒在地上的少女，忽然发现了一件事。

“等一下！”

她在少女的身旁蹲下，并抓起了对方的手臂。

“你看，手臂上的烙印。”

那是自己和芳都有的烙印。

“被选为……路希了。”

这是只有法尔希·阿尼玛选中的，被赋予使命的人才会拥有的，路希的烙印。

“为什么？”

芳的声音有些颤抖。

“为什么会选择茧的人？”

枪掉落在地上发出了声响。

“为什么法尔希会这么做？”

没有回答。法尔希原本就并非会回答人类提出的问题的存在。

“这是古兰·下界的路希啊！难道茧的人和我们是相同的？”

“不过，她是茧的人类。不会被赋予和我们相同的使命……”

使命。香草刚一说出这两个字，芳好像极为吃惊地用手捂住了另一条手臂。在那只手的下方，是一个被灼烧成白色，甚至连形状也没有固定的烙印。

对了，芳没有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使命。

在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香草明白了为什么法尔希要选择出一个新的路希。

“总之，把这个家伙运出去吧。”

芳默默地架起少女向外走去，尽量不去看香草的眼睛。她也知道了这名少女之所以会

被选为路希的原因。

香草捡起掉在地上的枪，默默地跟在芳的身后，即便扭头向身后望去，法尔希·阿尼玛依旧保持着沉默。

来到神殿外面，芳把那名少女放在地上，她此时仍然没有恢复意识。

“这家伙，是我的替身……”

果然芳也知道了。香草有些难受地看着芳的侧脸。

“我是一个回想不出自己使命的、可怜的路希，所以法尔希选择了一个新的路希来代替我……”

不仅仅是这样，香草在心中小声地说道。

都怪我，因为我逃避了。大概法尔希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是我把这个孩子卷了进来。

少女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好像马上就要醒来。不能被她看到自己的样子，于是二人悄悄地躲进了神殿的阴影中。

少女从地上坐起身来。大概是有些头晕吧，只见她将头靠在膝盖上蹲坐在那里，好象没有注意到手臂上烙印。

很快，少女扶着神殿的外墙慢慢地站起身来，呼，好像深深地叹了口气。就在这时，她的目光凝固住了，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手臂上的烙印。她皱着眉，歪着脑袋，并用手试着去擦拭那个烙印，大概以为只要擦一下就能消除掉吧。

“那个家伙，还不知道路希的事情吗？不，应该不会，在茧中也有法尔希啊。”

“大概是烙印的形状不同，所以不知道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什么都不告诉她，任其自生自灭的话，这个女孩就会因为无法完成使命而变成尸骸。可是，在不表露自己真正身分的情况下，又无法对她进行详细的说明。

“她察觉到了。”

少女此时看上去极为惊慌失措。

“怎么会，这只不过是涂鸦而已！”那名少女这样说道。

接着，香草和芳全都看到了那个烙印的状态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让那名少女产生了动摇。

大概她已经知道了吧，自己变成了路希，而且还是被古兰·下界，不，是被“野蛮人居住的地狱”的法尔希所选中了。

少女哭了。即便离得很远也能看出来她那纤细的肩膀在不停地颤抖。很快，少女站起身来，步履蹒跚地离开了。她的背影看上去无依无靠，十分可怜。

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已经无法挽回了。明明和那个少女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因为她出现在这里就被卷了进来。

“不要这个样子。”

“可是……”

只要一旦成为路希，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她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改变，而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我们要想办法做些什么。一起弄清楚使命，并将其完成。解决所有的事情，一起回到古兰·下界。”

如果她是自己的替身，那么使命应该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使命，那么她就不会变成尸骸，芳是这样考虑的。

但是，万一自己真的完成了使命，可是作为茧的人类的那个少女……

香草无法继续思考下去了。事实往往很沉重，也很残酷。所以人类往往不愿意正视事实，经常自欺欺人。

“芳，你不用担心使命什么的。”

芳的烙印大概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即便没有完成使命，她也不会变成尸骸吧。所以，不会有事的，就像现在这样。

“不行啊。”

啪的一声，芳拍了一下香草的大腿。

“你的烙印还活着，如果不能彻底查明使命并解决的话，你就会变成尸骸的！”

“那种事情，没关系……”

“不行！你不是说要两个人在一起的吗！？振作一点儿！”

芳说着，用双手按住了香草的脸颊。

“两个人一起……”

“对啊。”

“回去……”

“我们说好了的，不是吗？”

将自己的手覆盖在芳的手上，香草用力地点了点头。

“没错，嗯，就是这样！”

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约定。只要彼此在一起，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因为无论如何两个人都不会分开……

只是想要遵守这个约定。

CHAPTER 04

即便街上的行人数量要远远超过昨天，可能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吧，今天总算能够冷静地凝视这些人了。

如果一旦遇到昨天的那两个人会比较麻烦，所以香草建议去稍微远离昨天的地反走走。虽然芳满不在乎地说“要是那样的话，只要再狠狠教训他们一顿就可以了”，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提议。

昨天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经营服装的商店，而今天这个地方则大多是食品商店和餐馆之类的地方。

“你看，卖蔬菜的。”

在娇嫩的绿色中，点缀有红色和黄色等鲜艳的颜色。走近一看，所有的蔬菜都是又大又新鲜。

“和那块农田稍微有些不同呢。”

“但是，这些东西一点儿都不像农作物！真的能吃吗？”

这些蔬菜的大小和形状实在是太过于整齐了，让人觉得有些不自然。虽然之前的那块农田里的蔬菜看上去很糟糕，不过一看就知道是能吃的东西。

“又是用什么奇怪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吧？”

“茧的东西，都是这个样子。”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各种颜色的液体流进模具中，然后被制作成蔬菜的景象。

“不会吧。”香草轻轻地摇了摇头。

“大概是因为，光靠那块贫瘠的农田所生产出的蔬菜是远远无法养活这么多人的。”

“即便是在这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地方，一定是这样。”

“去其他的地方看看，我的记忆就会恢复吧。”

香草并没有回答，只是盯着脚下。芳现在很着急，自己能够理解她的心情。昨天，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少女被选中并成为了路希。芳认为这都是因为自己磨磨蹭蹭没有去完成使命所造成的后果。

不是这样的，芳并没有做错什么，这全都怪我。

香草轻轻地叹了口气。忽然感觉到原本站在自己身边的芳转身离开了。

“芳？”

“站在这里等我。”

“等一下！”

没能来得及阻止，芳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没办法，香草只好靠在旁边一幢建筑物的外墙上，等着芳回来。

因为这里有很多经营食品的商店，所以来来往往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女性，其中有很多

带着小孩的母亲。只不过乍看之下就会有一种不协调感，仿佛什么地方有些不自然。香草仔细地观察着出入商店的那些顾客。

她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不协调感的来源，就是那些顾客——从商店里走出来的人几乎全都是空着手的。刚才那家经营蔬菜的商店好像也是这样。虽然可能是什么都没买就出来了，可是很难想像所有人在进入商店之后都是什么也没买就离开了。

“也许是有……送货上门的服务吧。”

即便是古兰·下界，如果购买的是大件商品或者很重的东西，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请人帮忙把货物送回家。只不过，如果是食品的话，即便稍微重一些也会自己拿回去的。还是说，有着自己想像不到的原因造成了大量空着手的客人呢。

真是搞不懂，就在香草摇头时。

“久等了！”

突然有一个冰冷的东西按在自己的脸颊上。

“哎呀！”香草大叫一声，并跳了起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手里拿着饮料罐子的芳笑着说道。

“不用这么吃惊吧？”

“可是……”香草一边娇嗔地撅着嘴巴，一边接过饮料罐子，“从哪儿弄来的？”

“买的。”

香草下意识地看了看罐子，又看了看芳的脸。

她应该没有现金啊，甚至连这里到底有没有货币都不清楚。

“用这个。”

芳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是从昨天那两个人身上夺过来的卡片。

“茧可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用这个东西好像什么都能买得到。”

一边说着，芳一边喝了一大口饮料。

“快喝吧。”

在她的催促下，香草也打开了罐子。虽然罐子的构造稍微有些不同，不过还不至于打不开。

“啊，真好喝。”

“我还说给我最甜的、味道也最重的那种呢。”

可能是之前只喝了一些水和一些毫无味道的东西的缘故吧，这种清爽而甘甜的饮料喝起来是那么地美味。

“但是，能用这个卡片买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理，只是模仿其他顾客的做法而已。你看，那边的那个人。”

芳朝旁边的一家商店指去。的确，一位女性顾客的手上就拿着一张类似的卡片。

“刚才我在经过一家商店时看到了，所以就灵机一动也想要试试。”

“这样啊，所以那两个人的身上才没有携带现金。”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也并非完全没有现金。”

紧接着，芳的视线又投向了另一家商店。那是一幢用粉色和白色装扮起来的可爱的建筑物，是一家糖果店。这时刚好能看到一群孩子握着拳头朝那里跑去，看来亲手拿着零钱去购买自己喜欢的糖果，这好像是古兰·下界和茧的孩子们所共同拥有的快乐。

“那群小鬼使用的就是现金。”

再次仔细观察那些正在购物的顾客，使用卡片的几乎都是成年人。有时是她们本人将卡片按在某个东西上，或者轻轻划一下；有时则是店员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机器靠近卡片，总之好像有各种各样的使用方法。

“好像也有出售武器的商店，只要有这个东西就能购买。”芳狡黠地笑了笑。

“能够战斗啊。”

“但是……”

昨天的那两个人真的是弱得让人吃惊。芳一个人就在瞬间把他们都打趴下了，而且还是赤手空拳。这里的鸟和鱼也都很弱，住在茧里的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好像并不适应战斗。

“我之所以会被选为路希，就是为了要和茧战斗。”

“虽说如此，可是现在战斗的必要……”

并不存在吧，香草犹豫着该不该这么说。

“的确如此，这里实在是太和平了，也许即便不战斗也可以吧。”

“是啊，肯定可以的。”

即便是自己也十分意外地用力点了点头。对于自己也有着十分不希望芳去和茧战斗的想法，此刻的香草也十分吃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次的使命又是什么呢？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果然还是说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就在香草为此而叹气时。

“那么，要不要先去参观法尔希呢？”

刚一听到这句话，香草和芳随即四目相对。

“艾乌里德只要最后一天去就行了。”

“可是，一旦临近烟花大会，那里的人会很多吧？”

“说的也是呢。”

旁若无人般地大声交谈的是一个由多名中年妇女组成的团队。她们刚才说的肯定是“参观法尔希”，还有艾乌里德。难道说，茧的法尔希就在那个地方？

两个人若无其事地跟上了那群女人。她们也许还会继续泄露出其他重要的情报。

“要不要包一架小型机？咱们这么多人，平摊一下也没几个钱。”

“太浪费了，火车就足够了。”

法尔希所在的艾乌里德好像距离这里很远，因为必须要搭乘火车才能到达。

“不知道火车的班次状况怎么样，如果等待的时间很短，咱们就坐火车过去吧……”

“去波达姆车站咨询一下吧。”

“赞成。对了，我女儿还让我帮她在这个购物中心里……”

法尔希和艾乌里德的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这些人讨论的全都是在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以及去什么地方吃东西之类的事情。

就在二人认为已经无法从她们那里获得重要情报时，这群女人走进了一家商店。这刚好是一个结束跟踪的好时机，于是两个人直接走过了这家商店，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们说艾乌里德。”

“是的，这群强盗的头目应该就在那里。”

虽然不知道和从古兰·下界掠夺物资的法尔希是不是同一个家伙，不过既然是“茧的法尔希”，应该就是一丘之貉吧。

“喂，要不要去瞻仰那个家伙的真面目啊？”

“去瞻仰！？”

“我想只要见见敌人的法尔希，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发现自己的使命啊，或者找回丢失的记忆之类的。”

“但是，艾乌里德好像距离这里很远哦，她们说要坐火车去那里。”

香草和芳全都没有坐过火车，在两个人居住的地方运行的火车，都是通往大地边境之类十分遥远的地方的路线。不仅是香草等人，住在那里的居民几乎没有人搭乘过火车。

所以说实话，当这群极为普通的“大婶”说要坐火车时，两个人全都大吃了一惊。之前还以为茧是一个极为安于现状的地方，现在看来这个想法也许是错误的。

“只要能找回记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去看看。”

“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而且这张卡片可能也无法让我们搭乘列车。”

不想去艾乌里德，因为害怕见到茧的法尔希，不过芳只是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那种事情啊……先去车站看看吧。筹措资金什么的总会有办法的，到时再说吧。”

芳说完转身就走。只要她下定决心去做某件事情，那么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到底，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大概现在说什么都无法阻止她了吧，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芳叹了口气，急忙跟在芳的身后。

在咨询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之前，首先要打听出波达姆车站的位置。虽然以为只要走几步路就能找到，不过也许是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不好找了吧，两个人怎么都没能找到。

香草和芳趁着在商店购买晚饭的机会，向那里的店员询问了究竟怎么走才能找到波达姆车站。还以为会因为不知道车站的方位而遭到其他人的怀疑，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多余的担心。

现在这座城市里聚集了大量从其他地方来的旅客，当地人对这种事情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们是游客吧，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当被对方面带笑容地询问时，二人大吃了一惊。只不过对方的目光中并没有怀疑的神色，而是友好。

另外，购物中心的每一家商店都为旅客准备了详细的地图，即便带走也没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旅客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迷路。

“给旅客配备地图？太危险了！”

如果这种有着详细标注的地图落到了敌人的手中，其结果毫无疑问是致命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地图是极为重要的机密文件。将这种机密文件交给来历不明的人，这里的人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香草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店员却露出了一脸的不可思议，看样子茧的人并不这么认为。

拜托对方将目前所在的位置和车站所在地标注在地图上之后，两个人趁着对方还没有怀疑自己，于是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与外表的不协调感相比，举止上的怪异更容易引起对方的警惕。

幸好，这家商店距离车站并不算太远。两个人离开购物中心之后最多走了十五分钟左右，而且神殿也近在咫尺。

只不过，如果没有得到这份地图的话，她们根本想不到眼前的这幢建筑物就是车站。从构造上来看，波达姆车站与古兰·下界车站几乎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完全看不出这里是车站，看上去就像商店一样。”

“不仅仅是建筑，你看那辆火车。”

芳指着那辆正在缓慢进站的列车说道。

“那么纤细，真的能跑得起来吗？”

茧的列车是圆润中略带扁平的设计，虽然“纤细”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这种设计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可靠的印象也是无法否认的。

“如果遭到怪物袭击，大概一下子就会被压扁吧。”

古兰·下界的列车为了确保即便是遭到怪物袭击也不会发生故障，因此全都被造得特别结实耐用。车窗的窗框十分坚固，就连车厢顶部也被强化了好多层。

“这种东西真的没问题吗？你觉得这辆车能够平安到达艾乌里德吗？”

芳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即便担心也没有办法吧。重要的是调查一下列车什么时候出发，还有金额、几天能到达什么的……”

芳认为只要走进车站大厅，这些问题就全都能迎刃而解。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究竟应该怎样调查呢，具体应该看什么地方呢，两个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首先，列车的乘车站台实在是太多了。在古兰·下界的车站，最多只有“上行”和“下行”两个乘车站台而已。可是，波达姆车站中竟然有那么多，而且经由不同的站台可以前往不同的目的地。也就是说，在一个车站里可以搭乘许多条路线。

更加令二人感到惊讶的是，几乎每一个站台时时刻刻都会有列车进站或者发车。要知道在香草等人居住的地方，列车只会在清晨和傍晚到达而已。

“不行，完全弄不明白。”

尽管两个人在车站里转了一大圈，可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怎么了？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一个带着小孩的年轻母亲亲切地问道。

“那个……我们，想要去一个叫艾乌里德的地方。”

“是去参观法尔希吗？如果去艾乌里德的话，要在最尽头的那个站台上车。”

啊，得救了。香草和芳互相对视了一样，终于松了口气。

“那么，再见了，路上要小心哦。”

“啊，等一下！还有一件事！”

二人急忙叫住那位正打算离开的母亲，因为还有一件事必须要确认一下才行。

“从这里到艾乌里德，大概要花多少钱？这些够吗？”

说着，掏出了那张卡片。

那位年轻的母亲见状扑哧一笑。

“虽然并不知道你这张卡的限度额，不过我保证绝对不会出现金额不足的情况，只要你们不是包专机前往就行。”

包机，刚才在购物中心遇到的那群女人也曾经提到过这个词，只不过她们说的是“包一架小型机”。看来，前往艾乌里德的方式除了火车之外，好像还有“包下专用的交通工具”这种方式。

“那么，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一天之内会有多少个班次呢？”

“一天之内？让我想想……”

年轻的母亲歪着头仔细地思考着。看样子，这趟列车的班次一定很少吧。

“或者，两三天才会有一辆吗？”

“啊？”

“咦，不对吗？难道说，必须要等上很多天吗！？”

怎么办，这下麻烦了。就在香草急得想要放声大哭时，那位母亲用爽朗的笑声代替了回答。

“哈哈，太好笑了，你这个孩子真有趣。放心吧，只要去那个站台，稍微等一会儿就会有车的。”

“是……这样啊。”

“你刚才问我一天之内有多少个班次，因为实在是太难数清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自己好像又说出了奇怪的话，幸运的是并没有引起这位年轻母亲的怀疑。

“如果你们讨厌等车的话，还可以驾驶飞空摩托去艾乌里德。在距离车站很近的地方就能租得到，如果是你们两个租用一台的话，费用和坐火车差不多。”

“啊，还是坐火车好了，我们喜欢火车。”

虽然真正的原因是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操作飞空摩托，不过这种事情不太方便告诉别人，万一对于茧的人而言，飞空摩托是一种即便小孩子也可以轻松操控的东西的话，自己难免会被人怀疑。

“那么，路上小心。祝你们一路顺风。”

年轻的母亲牵着孩子的手，朝着并非前往艾乌里德的站台走去。

谢谢你，香草对着她们的背影点了点头。

“啊！忘记了！”

“怎么？”

“我忘了问她到艾乌里德要花几天的时间。”

“啊……”

虽说如此，现在已经知道不用为费用的事情所担心，还弄清了到底在什么地方乘车，总之只要能顺利上车，其他的事情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明天出发，如果后天能够到达就好了。”

“无论几天都好，只要能够瞻仰到法尔希就行。”

刚一听到“法尔希”这三个字时，香草就感觉到心里头那个沉重的东西好像又出现了，之前好不容易才把它忘记，现在又回想起来了……

“累了吧？”

看着有些担心的芳，香草笑着回答道：“没有。”

她笑得很勉强。

CHAPTER 05

列车如在水上滑行一般离开了波达姆车站。刚刚感觉到在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开始向后移动，两旁的街道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在列车的后面。

“真是太……”

香草和芳全都积极地向前探出身子，盯着车窗外面的景色。很快，列车就离开了市区，并开始沿着海岸线移动。

“看！那个小岛飘在空中！”

“好棒！”

忽然感觉到有视线望过来，于是急忙转过身去，只见周围的乘客全都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芳急忙坐回到通道两旁的座椅上，香草也重新面向前方坐好。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又被窗外的奇异景色吸引了过去，她们将额头顶在因呼吸而变得雾气蒙蒙的车窗上，并排留下了两个很明显的痕迹。

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几声“哧哧”的窃笑声，虽然两个人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不过很快就又恢复了正常。

忽然有什么东西一闪，二人急忙向窗外望去，原来是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海面。列车此时正在转弯，火车头出现在前方。看到车头的瞬间，香草大吃一惊，因为她看到在列车的下方并没有轨道。

快看快看，她刚想大声提醒芳，可随即就用手捂住了嘴巴。这么做大概又会招致坐在周围的人们诧异的目光吧，可是内心的惊讶是根本克制不住的。

香草只好拉住芳的手，伸手指向窗外。

悬浮的，她只做了个口型，并没有发出声音。

芳见状飞快地点了点头。

"茧的技术，真厉害！"香草在芳的耳边窃窃私语道。

漂浮在空中的小岛，如果找遍古兰·下界每一个角落的话，也许能够找得到。但如果是悬浮在空中的列车，那么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吧。

一个漂浮的小岛移动到了列车的侧面，可就在下一个瞬间，小岛快速向后飞逝并迅速消失了。感觉这列火车就像是在小岛和陆地之间的空中飞行。

"啊！飞空摩托！"

从前面的坐席传来一个十分可爱的声音。虽然由于座椅靠背的遮挡无法看到说话的人，不过还是能听出那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

两个人闻言急忙望向窗外，随即就发现在稍微远离列车的地方，有三辆同样在空中飞行的交通工具。那好像就是昨天在车站遇到的那个年轻母亲所提到过的飞空摩托。

"好快啊！和爸爸的飞空艇相比，哪个更快？"

"这个嘛，还是飞空艇更快一些。"

从这边看过去只能看到那位父亲的头顶，卷曲的头发就像是个鸟窝，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有陆行鸟雏鸟从里面飞出来。

"有好多岛啊。"

"波达姆这个地方就是将许多个浮岛聚集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城市，明白了吗？"这个人的声音很温柔。

"那个也是波达姆吗？漂在好高的地方啊。"

"嗯？很高的地方？啊，那个不是波达姆，是伊甸。另外，伊甸并不是浮岛。"

香草闻言不由地仔细倾听这对父子的对话。"伊甸"是前天那两个人也曾经提到过的名称，原本以为是高山或者峡谷之类的地方，不过好像并非如此。而且虽然漂浮在"很高的地方"，却不是浮岛。

"爸爸，你去过那里吗？"

"当然了，因为爸爸是飞行员啊。不仅仅是伊甸，爸爸还去过帕尔姆珀尔姆呢，那里是茧中最大的城市，有很多家商店。"

"有玩具店吗？"

"有好多家呢。"

"陆行鸟商店呢？"

"如果是宠物店的话，也有很多家吧。"

"不是，我说的是陆行鸟商店。"

"嗯，应该也有吧。"

虽然都是一些父子之间极为平常的对话，不过在旁人看来却感觉十分温馨。所谓家人之间的对话，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

之后，这个自称是飞行员的父亲继续讲述他因为工作关系曾经去过的地方，比如故意饲养有怪物的地区啊，还有全都是游乐场的城市……

茧中有很多地方，居住着很多人，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再次陷入了沉思。如果生活在

茧中的人并不是敌人，如果茧的法尔希并没有对古兰·下界进行过掠夺，如果能够自由往来于古兰·下界和茧之间的话……如果世界是这样的，那么所有人都会幸福吧。

果然，战争是不对的。无论是坐在前面开心聊天的父子，还是昨天在车站遇见的那位年轻的母亲，还有在购物中心里谈论艾乌里德的那些中年妇女，不想伤害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类似这样的想法，也许是错误的。因为我很软弱，如果是芳的话大概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斗吧，可是我……香草在心中暗想。

芳会选择战斗并不是因为她很强。我知道，芳是一个很体贴的人，她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深爱的人受到任何伤害。

正因为如此，自己才不想选择战斗。如果在战斗中被别人所伤害，那么芳一定会非常难受。

“你的烙印还活着，如果不能彻底查明使命并解决的话，你就会变成尸骸！”

芳在前天说过的那句话再次回荡在耳边。是啊，就算不选择战斗，芳还是会感到痛苦。

如果像现在这样，无论做什么，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会让芳感到难受。那么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喂，你怎么了，香草？”

在芳的呼唤下，香草才回过神来。这时她才发现窗外的景色已经静止，列车到站了。

“这里是哪个站？”

“终点站。我刚才说了这里是艾乌里德，你没听见吗？”

旅客们纷纷站起身来沿着通道朝车门方向走去，之前坐在前面座位上的那对父子已经不见了。

“多亏昨天在车站时没有问，就是到艾乌里德要花费几天时间这件事。”

香草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二人混在其他乘客中间走下了列车，因为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迷路。

车站外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对面有一幢细看上去像是能源工厂的建筑。

广场上有出售气球和糖果的露天商店，这里的繁华喧闹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波达姆。到处都是拍摄纪念照片的人，一边走一边嬉戏的年轻情侣，小孩子组成的旅游团，还有几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简直就像是节日庆典一般。

在广场的一角，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正在听一个大人的讲解。

“法尔希·库迦塔所管理的能源工厂，每天都会生产出大量能源以供艾乌里德近郊的城市使用。那些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快捷便利的东西，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这里生产出的能源。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啦！”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并齐刷刷地举起了小手。

那些路过的成年人全都满脸微笑地看着这一幕。

"真是无忧无虑啊。"芳苦笑着说道。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法尔希曾经对我们的故乡做过些什么。"

"是啊，大家……什么都不知道。"

无知大概是一种罪过吧，可是，知道同样是罪过。

如果说，无论怎样都是罪过，无论哪条路都会让人痛苦……

喂，芳，我可以什么都不选择吗？可以移开目光不去看吗？

即便是逃避也可以吧，香草盯着芳，并小声在心里说道。她知道，这些话绝对不能告诉芳。

"尽快完成使命，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吧，好吗？"

香草并没有回应芳，而是像小时候一样牵住了她的手。

就算在这个全都是敌人的世界里，只要不松开这只手，自己就能活下去。无论逃到什么地方，两个人都要在一起。

"回去吧，一定会的！"

即便这个决定会违背芳的意愿。

法尔希·库迦塔所在的能源工厂已经近在眼前。香草和芳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然后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第五话 SEARCH（搜索）

CHAPTER 01

耳朵后面好象有些冷飕飕的，很不好的感觉。一边随着购物中心里的人流向前走，芳一边皱着眉头。

大概是因为自己目前正身处敌人之中的缘故吧。不，不对。难道是因为自己正在被人追赶？也不对。

如果是追兵的话，早就已经甩开了啊。在完成作为诱饵充分吸引敌人的任务之后顺利逃脱。虽然追兵要比预想中的多一些，但幸运的是艾乌里德有着被高山和大海所包围的独特地形。那里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非常适合进行对士兵发动突袭，或者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移动。

因为在途中还顺手"捡"了一台被人闲置的"飞空摩托"，所以在移动手段方面也十分方便。这还是第一次操控茧的交通工具呢，虽然只是有样学样地模仿其他人，不过最终好歹能够自由操控了。

关于从艾乌里德到波达姆的路线，只要能够找到列车的路线就没问题了，所以即便是



在太阳落山之后也没有迷路。为了确保不会被追兵寻找到线索，很快就把那辆“捡”来的飞空摩托扔掉了，选择步行走完剩下的一段路。即便如此，还是成功地在清晨回到了神殿。

只是，没能和最为重要的香草汇合。从残留在神殿中的食品并没有被动过这一点来看，她好像还没有回到波达姆。或者，敌人的动向让她产生了警惕并因此躲起来了吧。

“不用担心。无论你逃到哪里，我肯定能都找得到。”

之前做出了这样的约定。必须尽快找到香草。她现在一定十分不安吧，也许在临睡之前还会哭泣。

“因为那家伙是个爱哭鬼啊……”

刚说到这，喉咙深处忽然传来一阵刺痛。一想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还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忽然觉得有些口渴了。

芳朝路边的一台正方形机械走去，接着掏出一张卡片。使用方法已经记住了。在这台机械上按下合适的按钮，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何种构造，不过却可以马上得到罐装的饮料。

打开罐子的方式也习惯了。虽然形状与古兰·下界的罐子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是类似的东西。适应了之后才觉得还是这里的罐子比较容易开启一些，这样的发现让她感到有些懊恼。

在思考着这些事情的同时，芳将装在罐子里的那些冰冷液体一饮而尽。干涩的喉咙刚一得到满足，便再次开始担心起香草的饮食会不会不方便的事情了。

偷来的卡片有两张，所以香草也带着一张。只不过之前并没有试一下她的那张是否能够使用。因为当时只要芳的这张能使用就足够了。

耳边传来鸟类挥舞翅膀的声音。芳反射性地做出了反应，只见一只白色的小鸟逐渐飞远。又是那个吗，她在心里想道，长有一张类似人脸的、让自己稍感到有些恐惧的傻鸟。



虽然外表很讨厌，不过那也许是自己的幸运鸟，因为在偶然得到这张卡片时就曾经出现过那种鸟。另外在从艾乌里德逃跑的途中也出现过，之后很快就“捡到”了被人闲置的飞空摩托，从而成功地摆脱了追兵。

这么说来，也许这次自己又要走运了，大概能顺利地找到香草吧。

芳再次望向人群。香草会不会突然出现呢，她这样想着，将目光投向商店的入口。

“不行啊……”

芳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没在购物中心的话，应该就在海边吧。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穿着类似服装的女性，所以可能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了。

芳放下手中的空罐子转身离开了那台机械。去海边要怎么走呢，就在她思考这个问题时。

“喂！空罐子什么的要扔掉才行啊。”

从身后传来的那个声音被她无视掉了，因为并不打算和茧中的什么人产生某种关联。在这里，即便是用后背对着对方也不用害怕会遭到攻击，这里和平得让人难以置信，大家全都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中。

虽然昨天在艾乌里德见到的那些士兵好像都已经适应了战斗。不，他们看上去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只是缺乏实战的经验吧。

“等一下，没有礼貌的姑娘。”

这一次，声音就在芳身后很近的地方响起，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被拉近了。糟糕，疏忽了！芳停下了脚步，扭头望向对方。

她只是装作转身的样子，随即朝旁边一窜，就这样混进了人群中逃走了。只要周围还有其他人，对方就不会开枪。芳知道这里的人都是这么天真。

在艾乌里德并没有见过那身蓝衣服，但那个男的是士兵，一定是这样。无论是拉近彼此距离的方法，还是隐藏自己气息的方法，肯定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刚刚甩掉的那个可能是其中的精英份子。

就这样，芳一直跑到了购物中心的尽头。再继续向前的话就是人群的边缘了。芳跑进一条狭窄的小巷，转过几个拐角后，快速翻过巷子尽头的那堵围墙。

很快，就连芳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跑到什么地方来了。不过，好像又一次成功地甩掉了追兵，并没有人追过来。

芳大口地喘着粗气，感觉胸口有些闷。好像跑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必须先休息一会儿。

就在这时——

视野发生了剧烈的摇晃。直到这时才意识到有东西从身后扑了过来。

“你！”

芳用尽全身的力量想要抖落对方伸过来的手，却根本没用。芳无法动弹，因为不知不觉中她的双肩被人牢牢地按住了。

“安静！我们不是敌人。”

就像是为了证明这句话并非谎言，对方松开了手。

“这么野蛮地对待你，真是过意不去。我叫雷格迪，是骑兵队的……即便说了，你也不会明白吧。”

眼前出现了一张留着懒散的胡须、很容易博得他人好感的男子的脸。只不过之前刚刚被这个男子制住，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刚才使出的是极为有效的搏击动作，可是在他的面前根本无法还击。大概，这个男子比之前在逃跑过程中遇到的士兵还要强大吧。

“有人想要见你，请你跟我走！”

芳闻言慢慢地站起身来，因为周围有无数的枪口对准了她。只是用目光简单地扫视了一下，她就知道自己已经被完全包围了。而且，站在可以发动近身格斗范围内的只有这名自称“格雷迪”的男子，其他持枪的士兵全都与自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真是令人讨厌的部署。

很快，双手就被束缚在了身后，眼睛也被东西遮住了。

“这边走！”说话的人轻轻推了下她的肩膀。

无奈之下，芳只能服从对方的命令。

“如果不这么做，你大概不会乖乖地配合我们。放心，时间不会太长。”

CHAPTER 02

很快就明白了眼睛被遮住的原因——因为要搭乘一架小型飞空艇。在狭窄的飞空艇内部无法使用枪械，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自己一旦走进飞空艇就奋起反击。

只是，正如雷格迪之前所说的那样，被束缚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刚一产生飞空艇起飞时所特有的那种感觉，过了不一会儿就体验到了着陆时的震动。接着就再次感受到对方让自己移动的指示，这段移动的距离也并不远。

一个沉闷的声音传来。好像是之前在某个地方听到过的声音，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大门关闭的声音。购物中心和能源工厂的大门在关闭时都会发出这种声音。

“辛苦了，雷格迪上尉。”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响起。

刚才雷格迪所说的“有人想要见你”，难道那个人指的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吗？

自称“雷格迪”的那名男子的军衔好像是“上尉”。依稀记得在逃走的过程中曾经数次听到过这种称呼。从其他士兵们所说的话来推测，在称呼处于相应立场上的人物时，好像还应该带有其他词语的习惯。

眼罩被人摘掉了。房间里一片通明，让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眼睛感到有些眩晕。芳眯着眼睛环视周围，之前的那些士兵们都不见了。此时的房间里只有格雷迪和另一位黑发男子，芳只看一眼就知道此人绝不能小觑。

“把她放开。”

“可以吗，瑞恩斯准将。这位小姐……”

“没关系。”

他到底想做什么？虽然被束缚是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但作为方法论来说却是正确的。此人之所以要刻意违背这一理论，一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

芳和黑发男子四目相交。

“你一定有这种想法——对于下界的路希而言，茧的所有人类都是敌人。但是，要知道凡事都有例外。”

芳并没有做出回应，而是沉默地盯着黑发男子的眼睛。在他的眼神中读取不到任何信息，只有宛如寒冬深夜里的冰冷和深不见底的深邃。

“我是希德·瑞恩斯。虽然是广域即应旅团的负责人，却并非你们这些路希的敌人。”

当然，芳并不是那种无法理解这些话的呆子，所以她大声嘲笑道：“荒谬！敌人中既没有例外，也没有笨蛋。”

“我们的确是守护茧的军人。但是，总不能因为守护的东西不同，而一相情愿地将我们视为敌人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想明白，芳在心里暗自说道。这时瑞恩斯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戴在了耳朵上，虽然那东西小得令人不可思议，却是一台茧的无线电。之前在艾乌里德，她多次看到士兵们曾经使用过这种东西。

“是的，娜巴特中校，我是瑞恩斯。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好像正在和某人通话，刚想到这里，瑞恩斯的目光就朝这边望过来。

“……嫌疑犯目前仍在逃亡中，暂时没有任何发现。”

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房间中响起，芳下意识地朝周围望去。

“我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将按照计划继续对艾乌里德和波达姆之间的领空进行搜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周围完全看不到人影，却好像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可能是由于芳的反应十分有趣，瑞恩斯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根据PSICOM和警备军各部队的搜索结果，我们认为嫌疑犯已经从峡谷一带逃走，作为其潜伏目标的……”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我方负责的区域，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

“发现并逮捕嫌疑犯之后，请迅速将其转交给PSICOM。”

“您是说引渡，这是命令吗？”

瑞恩斯说着又瞥了芳一眼，他大概是想说“如果是命令的话我方一定会将其引渡”吧。

“是请求。”

“你们PSICOM的‘请求’就相当于圣府首脑的命令啊。”

他的话中有着挖苦的意思，这样一来也就弄清楚了利用无线电对话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即便如此，自从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整整一天的时间了，详细的情况仍然被你们隐瞒着。不过能让你娜巴特中校亲自出马，应该是很严重的事情吧，这倒是很容易就能推测出来。”

“实在抱歉，恕我无可奉告。”

通话的对方也是一名让人相当讨厌的女人，这两个人倒算得上是势均力敌。

“这是属于圣府防卫机密的PSICOM管辖事项。”

“你们总是这样。”

瑞恩斯故意叹了口气，然后切断了通话。嘴边的笑容刚一消失，他就转身面向芳所在的方向。

“情况就是这样，圣府军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圣府军？”

“我们广域即应旅团，也就是通称为骑兵队所隶属的警备军，和刚才那个女人所属的特务机构PSICOM，两者并称为圣府军。”

“无论哪个都是我的敌人。”

瑞恩斯并没有回应她的这句话，而是接着说道：“我之所以命令雷格迪将你带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将你交给PSICOM，我的意图恰恰相反。”

无论相反还是相同，茧的军人除了抓捕路希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这个男人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们对PSICOM的做法抱有强烈的疑问。老实说，我无法赞同他们。”

“所以你们就不是下界路希的敌人？你以为我



会相信你的这些谎话吗！？”

如果从刚才两个人在交谈中所透露出的紧张气氛来看，瑞恩斯和PSICOM之间所谓的对立也许是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名男子站在自己这边。

“无论如何，你都想要从我这里获得有关下界的情报吧？”

抢在竞争对手之前下手，独占这份功劳，这是常有的事情。

“很遗憾，我是坏掉的路希。”

男子的目光落在了芳手臂的烙印上。觉醒时那个东西被灼烧成了白色，宛如将脑海中的一切都烧成灰烬般的痕迹。

“无论是使命还是记忆，全都不见了。你们所期望得到的情报也一点儿都不剩，另外……”

“另外？”

芳有些迷惑，不知道接下来的话该不该对敌人说。

“我正在寻找同伴，可没有时间帮你们的忙。”

虽然有些迟疑，不过最终还是说了出来，因为想要得到有关香草的信息。有一种情况十分不愿意去想像，但是香草已经被对方抓住的可能性并非绝对没有。芳想要弄清楚。对于同伴这个词语，瑞恩斯和雷格迪会做出何种反应。

可是，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瑞恩斯率先开口说道：“我明白了。你是自由的，无需协助我们。如果什么都不想说的话也无所谓。只不过，请让我们来负责你的人身安全吧。”

结果还是这样吗，芳在心里暗想。即便满嘴都是些故弄玄虚的事情，这些人的最终目的还是将我逮捕并监禁起来。既然如此，我只能自己想办法逃出去了。

“上尉，将她送往居住区。”

“是的，阁下。”

从二人的对话来看，瑞恩斯的身分好像要比雷格迪还高，可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却更加亲密一些。难道是年龄的缘故吗，不，那种事情无论怎样都好，现在需要担心的是其他的事情……

“喂，请不要伺机引发骚乱，小姐。”

雷格迪嬉皮笑脸地将手放在芳的肩膀上，虽然她很想甩开却无法做到，紧接着又被对方用力地推搡了一下。

“你刚才还喊我小姐，我又不是犯人！”

芳刚一放松，雷格迪好像一直在等着她的这一动作似的同时松开了手。

“你应该清楚，如果真的要对抗的话，你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轻松！所以，还是不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吧。”

虽然一点都没有缓和彼此关系的想法，不过如果是针锋相对的话，对方的确是个很难对付的人。芳轻轻地举起双手，表示接受休战的建议。

门外是一条极为狭窄的走廊。这么说来，刚才那个房间的天花板也低得厉害，与房间的宽阔程度不成比例。之前还以为茧的建筑无论长宽高都有着极为舒适的构造，现在看来

好像也并非如此。

“这里连扇窗户都没有。”

过分的憋闷感使得芳小声地嘟哝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雷格迪苦笑道，“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在飞空艇的正中央啊！”

“飞空……艇？”

“这里是飞空艇林德布鲁姆的内部。”

芳用手摸了摸通走廊的墙壁，如果是飞空艇，应该能感受到规则的震动，至少古兰·下界的船都是这样的。可是，从手掌上没有传来任何的震动感。也就是说，这艘飞空艇此时正停靠在什么地方吧。

“你应该什么都感受不到吧，因为飞空艇此时正在惯性飞行中。”

“这艘飞空艇，正在飞行中？”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完全感受不到晃动，不，脚下地板的触感的确是飞行中的船所特有的。只不过，由于没有伴随着常见的震动，所以并没有意识到罢了。

虽然此前曾经惊讶于从波达姆开往艾乌里德的列车的超快速度，但是这艘飞空艇的性能明显远在列车之上。想到这里，芳着实有些吃惊。

“这，是船吗？”

芳转过身去，走廊笔直向远处延伸，接着又转了回来。她发现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无论距离哪一头，都有着相当远的距离。

“不可能……”

正因为之前误认为这里是建筑物，所以当看到这条走廊时会不由地感觉压抑，还会觉得刚才房间的天花板非常低，不过要是飞空艇的话就该另当别论了。

“怎么了？”

“没什么……我想这一定是艘大船。”

“是吗？圣府舰队的帕拉美奇亚比这艘船更大呢！”

“我的头好疼啊。”

简直无法想像。古兰·下界的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不仅仅是船，士兵们手中所持的枪的破坏力也十分惊人。

之前还以为栖息在茧中的鸟兽、还有人类都要比古兰·下界的软弱。当然，虽然知道其中也存在着类似雷格迪之类的“强者”，可是茧的士兵们大部分都不堪一击。

但是，茧有着独特的技术。虽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技术，但是如果他们能够驱使这一切的话……莫非，自己和香草被一群意想不到的敌人包围了吗……

这时二人已经来到走廊的尽头，前方是一条楼梯。即便只是走廊的长度就已经相当可观了，没想到竟然还可以继续向前走。如果从飞空艇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究竟会有多长的距离。

“你怎么突然变得老实起来了，就在刚才还像是一条疯狗似的。”

“不要把人当成狗来对待。我在思考事情，就是刚才那个想要抢先于你们下手的

家伙。”

“那个家伙很麻烦。”雷格迪变得认真起来，“PSICOM的人在波达姆附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而你却满不在乎地出现在那里……”

“我还没笨到会被那群家伙抓住的程度。”

“你还不知道吧？”

“知道什么？”

雷格迪深深地叹了口气：“能够突破能源工厂周边的警戒线，这是你的功劳，那个家伙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为了让你接下来能够暂时逍遥法外，我们可以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啊。”

“逍遥法外……？”

“我们不能当着PSICOM的面将你逮捕。刚才你也听到了吧？他们要求我们尽快将嫌疑犯交出去。如果这么做，事态会变得非常麻烦，所以我们改写了监视系统，并在无线电中撒下弥天大谎，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不知道监视系统和无线电是怎么回事，不过不管怎样，看上去瑞恩斯和雷格迪正在帮助自己逃走，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确不知道。你们明明是我的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关于原因，瑞恩斯准将刚才已经说过了吧。我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吗？”

与单纯的“不是敌人”相比，这句话明显更容易理解。虽然说到底彼此是仇家，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联手的话，也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好了，这就是你的房间，小姐。”

雷格迪在门前停下了脚步，而芳却完全没有记住刚才是经由什么地方走到这里的。这样一来，即便是想要逃跑也没有办法了，她在心里想道。

“请忍耐一下这里的狭窄。”

虽然只是一间有着床铺和墙边小桌的朴素房间，芳对此却没有丝毫不满。这足够了。

“叫我芳就行了。”

“啊？”

“不要再喊我‘小姐’。”

“明白了。”雷格迪笑着说道，“虽然知道你不喜欢这个称呼，不过一时也没想到更合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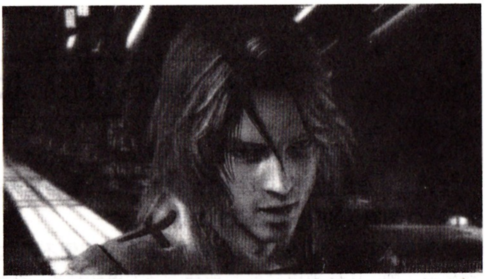
“那样的话，你只要痛快地问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如果问的话，你会告诉我吗？”雷格迪用戏谑的口吻问道。

“大概……不会告诉你吧……”

的确，直到刚才为止都没有自报姓名的想法。只不过雷格迪是个很有实力的男人。即便人会说谎，却不会对实力说谎。

“刚才你好像说过正在寻找同伴。”好像突然才想起来似的，雷格迪继续问道，“那个



人像你一样厉害吗？"

"反正比茧的士兵厉害。"

"嗯，难道下界的女人都很厉害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朋友是女人？"

虽然说了正在寻找朋友，却并没有提到过对方的性别，芳下意识地紧紧盯着雷格迪。

"别那样看我！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样子已经被艾乌里德的监视器录下来了。虽然画面不是很清楚，不过性别什么的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原来是这样，看来香草并没有被逮捕，芳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你很担心她吗？嗯，也是，就算再怎么厉害也是孤身一人啊。"

"那个……其实那家伙是个爱哭鬼。"

有时只是做了个噩梦就会哭泣，有时又因为不想分离而哭泣，香草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她有时又会咯咯笑，她这个人真的很有趣。"

这么说来，最后一次看到香草的笑容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是在前往艾乌里德的列车中？不，那是只有惊讶，却并没有微笑。自从觉醒之后，香草好像笑过吧……

"让我去寻找她吧。"

出人意料的请求。虽然看上去不像是坏人，但雷格迪的身分终究是敌人。

"不行，你暂时要留在这里，不能随意走动。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在城里四处徘徊，简直就是自杀行为！我能明白你担心同伴的心情，因为我也曾经有过同伴。"

雷格迪那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的目光，看上去并不像是在撒谎。但是——

"……我不想欠你们什么。"

"那么，这样吧，在这件事上我们来做个交易。"

"交易？"

"如果你们落在PSICOM的手里会让我们非常困扰，所以，我来负责寻找你的同伴。相对的，你绝对不能被PSICOM的人抓住。"

单个的士兵并不厉害，可是茧却拥有可以弥补这一不足的技术力量。其中也许还有类似雷格迪这样强大的士兵。至少，在被这群敌人包围的眼下，自己独自一人所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

"我明白了。"

虽然不知道瑞恩斯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打算，不过暂时信任雷格迪还是没有问题的。

"拜托你了。"

只要能找到香草，我一定会报答他的这份恩情。芳暗自下定决心。

CHAPTER 03

“交易……唉，看来我也是个好人啊。”

走在从波达姆车站通往购物中心的路上，雷格迪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不管怎么想，这都是一场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的交易。

虽然芳声称自己是一名“坏掉的路希”，即便不是这样，她大概也是那种不会轻易坦白的女人吧。从她那里所能获取的有关下界的情报，很有可能是“零”。只不过，万一她们被PSICOM逮捕将会对本方造成麻烦，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所以自己也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只求奉献、不求回报”的活雷锋。

另外，如果能够让她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一定可以迅速成为本方的战斗力。虽然在制伏芳的瞬间就已经感受到其极高的战斗力，可是在让她试着操控训练用模拟器之后所得出的结果更是让人大吃一惊。如果只是百无聊赖的待在房间里，她一定会发疯的，所以雷格迪将芳带到了训练室。

即便训练和实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是芳在第一次触摸到的机器上却能很快就得到极高的分数。原来如此，怪不得即便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被军队层层包围的情况下，她也能全身而退。

抛开那极高的战斗力不谈，最令人惊讶的却是她的运气。用来购买前往艾乌里德车票的身份卡虽然被非法地改写过，不过那种改写却是巧合的产物。

还有，在突破能源工厂警戒线时所驾驶的飞空摩托，好像也是十分偶然地被车主以引擎发动的状态停靠在那里的。如若不然，“只是碰了一下就发动起来了”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因为那辆飞空摩托的车主打算马上就回来，所以才会以引擎发动的状态将车子停放在那里。可是，随后PSICOM就将能源工厂整个封锁了起来，飞空摩托的车主就算是想回来取车子也没办法回来了。

还有，芳好像曾经三次目击到即便是在茧也极为罕见的猫头鹰。“长着一张类似人脸”以及猛禽类爪子的鸟，这肯定是猫头鹰。

普通人大概只是在鸟类图鉴上看到过这种生物而已，即便雷格迪也只看到过一次实物。可是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芳竟然连续三次目击到了猫头鹰，这家伙果然有着宛如奇迹般的好运。

就连芳的同伴，也在PSICOM的眼皮底下玩起了捉迷藏，此时仍然在逃亡中，即便没有骑兵队的支援，这个人也不会被抓住。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比芳的运气还要好。莫非，下界的路希们全都是有着极强好运的家伙？

“即便如此，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寻找呢……”

眼看就要召开烟花大会了，大量观光客从茧的各个地方汇集到波达姆。如果是胡乱地

寻找，结果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罢了。

她应该不会跑得很远，芳是这么说的。只要没有节外生枝，她应该就躲在波达姆的某个地方，可问题是雷格迪对于波达姆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

结果，只能漫无目的地瞎找吗，就在他刚刚产生了这个念头时……

"雷格迪上尉。"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雷格迪闻言后急忙转身，只见一名波达姆治安连队的下级士官站在自己的身后。他依稀记得前天在街上进行盘查时曾经和这名士官聊过天。

"那个……是珐珑中士吗？"

"是的。"

对方敬了一个极为标准的，甚至可以被列入教科书中的军礼，干净利落的动作中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如果让这种人参与格斗战的话，一定会成为极其强悍的战斗力。因为此人腰间佩戴着先行配发下来的军刀，由此可以推断出她是一位有着相当强大实力的军人，不过雷格迪仅从她敬礼的姿势上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不必在意这些繁文缛节，放松一些。"

这时他忽然意识到，既然自己对这个地方不熟悉，那么只要询问当地的人就可以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场所，对了，私人的地方也可以。"

年轻的女嫌犯，这样的情报还没有透露出来。这样一来，芳的同伴为了避免其他人得知自己是外来人口，很有可能会混入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之中。

"果然是和艾乌里德的事故有关吗？"

雷格迪忽然发现珐珑中士的目光隐约闪烁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擅长于格斗战的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射神经吧，她的第六感也很强。

"你刚才说'果然'，是因为有什么传闻吗？"

雷格迪并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返回来套珐珑中士的话。发生在艾乌里德的事情被军方隐瞒了下来，并被报道成一起普通的事故。结果，当地的士兵们都会产生某种猜测吧。

"传闻什么的倒是没有。"

"那么？"

"逮捕嫌疑犯，仅此而已，这就是我们接到的命令。只不过PSICOM的人却一直都在忙个不停，而且是在艾乌里德的事故发生之后，会猜测发生了某些事情也是人之常情吧。"

虽然装出一副闲聊的口吻，不过雷格迪明白珐珑中士是在观察自己的反应。

"原来是这样啊。嗯，上层那些大人物们所考虑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底层人士所能理解的。"

"您谦虚了。骑兵队的雷格迪上尉可不是什么所谓的'底层人士'吧。"

感觉自己好像被看穿了。虽然珐珑中士的措辞十分谦恭，不过她的目光却变得格外锐利。那是确信雷格迪知道事情真相的目光。很危险。如果继续和对方试探下去，无异于自掘坟墓。

"哪里哪里，我就像是被人驱使的棋子一样，今天也是受人所托来这里找个人。"

雷格迪故意十分夸张地耸了耸肩。当然，他并不认为珐珑中士会盲目听信自己所说的话。只不过，像这种类型的人正是因为敏锐才更知道分寸。

“我对波达姆这个地方不熟，所以寻找起来实在无从下手，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

和预想中的一样，珐珑中士并没有继续追问有关艾乌里德的事情。

“只要知道识别号码，可以找巡逻队的人来帮忙。”

“不，其实由于某种原因，我不想将此事声张出去……是离家出走的少女。”

听了雷格迪的解释，珐珑上士点了点头。

“是女孩子啊。之前曾经来过波达姆吗？”

“不，对方对于这里也不熟悉，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这句话并不是谎言。只不过，所谓的“远方”要比珐珑上尉想象中的更加遥远而已。

“有什么特征吗？”

“头发扎成了两个马尾，好像是又爱哭又爱笑的孩子，不认生。”

“是小孩子啊？”

“不，大概十七、八岁……”说到这里，雷格迪不由地发出了苦笑。

“我能明白您的心情，因为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妹妹。”

忽然，珐珑中士的唇边浮现出一丝温柔的微笑，这是和谈到同伴时的芳相同的表情。

“另外，照顾家畜……不，是喜欢照顾小动物。在波达姆，有能够接触到动物的地方吗？”

“只有宠物商店。”

“有点儿不一样啊。”

提到能够接触到动物的地方，在茧中只有鹦鹉螺公园了。很难想像，一个逃亡中的嫌疑犯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和动物们玩耍。即便抛开这条线索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虽然没有动物，不过倒是有一家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咖啡馆……”

“咖啡馆？”

“是的，就在前面的海边附近。那里既有本地的熟客，也有外来的观光客，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珐珑上士的表情变得有些生硬。也许是因为她对那家咖啡馆的印象不怎么好的缘故吧。

“就连没去过的地方也了解得这么详细啊，不愧是本地的治安连队。”

“啊，不是的……因为我妹妹之前曾经提起过那里。”

“原来如此。那么，看来跑到那里去的可能性很大了。”

那个地方十分符合之前推测的条件，即便有外来人员也不会引人注目，而且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客人。还有，既然有本地的一些熟客，如果能够和其中的某个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许还可以得到收留。

“那我就先去那个地方看看吧，谢谢您的帮忙”

依然是以标准的姿势敬过军礼后，珐珑中士转身离开了。

那家咖啡馆果然如珐珑中士所言，混杂有大量的本地熟客和外来的观光客。顾客的年龄层也比较年轻，只是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人。

“欢迎光临。对不起，现在已经没有空座位了，如果是吧台的话还有位置。”

那个蓝色头发的店员看上去十分眼熟。正是前天由于盘查被拦住去路从而满嘴牢骚，最后又被调查了身上所带物品的那个男人。好像是因为当时他怀中抱着的那个十分重视的纸袋子引起了PSICOM士兵们的注意，虽然里面装着的只不过是一件平凡无奇的衣服而已。

“这位客人，想要点些什么东西？”

刚在吧台边落座，一个开朗的声音就响了起来。站在吧台后面正在不停地摇晃着鸡尾酒摇混器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虽然是和芳相同的黑发，不过可能是因为眉眼间自有一种可爱的感觉，所以给人的印象十分温柔。

“我有些饿了，随便给我上些东西来吧。”

“有什么忌口的东西吗？”

“没有。”雷格迪回答说。

那名女子轻轻一笑，转身给炉灶点上火，接着极为轻快地将平底锅放在灶上，整套动作看上去是那么地赏心悦目。趁着给锅子加热的时间，她开始制作饮品，干净利落地将水果切成薄片，那双手看上去就像是不知道休息一样。

“斯诺先生！咦？斯诺先生呢？”

风风火火跑进来，险些一头撞在吧台上的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大概是因为十分喜欢摆弄机械的原因，他的身上带着一丝微弱的机油味。

“不要在店里瞎跑！”

“我知道了，那个，蕾布萝，斯诺先生……”

蕾布萝好像是这名女子的名字。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二人的实际年龄，只是听她和这名少年之间的对话，感觉就像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

“他说和塞拉有约会，然后就跑出去了，你来晚了一步。玛奇，快来帮我把蔬菜从后面拿过来。”

“啊……”虽然发出了极为不情愿的声音，不过那个被称为玛奇的少年还是依言朝后面走去。

雷格迪趁机在店内环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芳的伙伴，甚至连一个看上去像是逃亡者的人都没有。所有人都在极其悠闲地聊着天，还会不时地发出笑声。

PSICOM的情报控制工作做得十分完美，雷格迪在心中暗想。虽然艾乌里德和波达姆近在咫尺，可是这里却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危机感。

就算是艾乌里德现场的士兵们，他们也只是漠然地感觉到在艾乌里德发生了某些事情，却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像珐珑中士这种有些强烈第六感的人，虽然好像联想到了PSICOM行动的含义，可仍然无法触及真相。

“这位客人，您在等人吗？”

听到对方的询问，雷格迪才回过神来。因为他的视线不停地在店内巡视着，所以对方误认为他可能是在等什么人吧。

“不是的。”雷格迪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在找人。有没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来过这里？”

“如果是那样的人，平均一个小时之内会出现三个。还有其他的特征吗？”

“她梳着双马尾，大概到这里吧……”说着，雷格迪的双手在耳朵下方握成了拳头。

“就这些？”

“双手上都戴有手镯，就是那种好多根细细的东西，此外还戴有项链。”

“我好象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那个女孩是你的女朋友吗？啊，应该不是，她才十七、八岁，难道是女儿？”

“喂喂。”

“开个玩笑而已。那么，头发扎成了双马尾，带着手镯和项链，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是吗？”

不愧是做买卖的人，记忆力非常不错，她把刚才雷格迪所说的特征完完整整地重复了一遍。

“喜欢笑，应该是个开朗的孩子，同时还稍微有些冒失。喜欢照顾人，很温柔……”

“嗯，看来线索还是有很多的啊。”

“是啊。”

刚开始没有想起来芳所说的“咯咯笑”，同时还忘了她后来追加的“爱哭鬼”这一条，现在看来这些也可以作为线索利用。

“如果能找到她当然最好。不过，能不能请你在不让她发现有人在寻找她的情况下，迅速和我取得联系呢？”

“不让她发现？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感觉你有些形迹可疑呢！”

“不是的，她是个离家出走的姑娘。如果不慎刺激到她，万一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可就麻烦了。”

蕾布萝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雷格迪，终于开口说道：“好吧，我明白了，如果那个孩子来我们店里的话，我会联系你的。”

“劳驾您了，我感激不尽。”

“你留下联络方式吧，好，等一下。”

蕾布萝说着将装有饭菜的盘子放在雷格迪的面前。虽然刚才一直在说话，不过她的手并没有停下来，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如果你敢耍花样的话，我就把你从这里打出去。因为我们这里可是有很多比军队的士兵还要厉害的人哦。”

虽然对方的人并不一定就比军队还要厉害，但雷格迪并不像引发骚动。自己好像应该带一些芳的东西在身边，当然如果有信物之类的东西就最好不过了。

等回去之后再和芳商量一下吧，一边想着，雷格迪一边将饭菜送进嘴巴里。

虽然吃到了出乎意料的美味料理，不过这却是今天惟一的收获。离开咖啡馆之后，雷格迪又试着去购物中心和林荫路附近转了转，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没有找到吗，那个家伙？”

回到林德布鲁姆后刚一见面，芳就非常夸张地垂下了肩膀。

“不过，你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比如她可能会去的地方。”

“那种地方我也特地找过了。”

“这样啊。”

试着寻找线索，却什么都没有找到，因此芳才会在城里四处乱转。可能实在是太专注了，所以就连有人从身后接近都没有意识到……

“啊，难道是……”芳突然拍了下大腿，“也许会在大海或者森林里。”

“大海和森林？为什么？”

“食物啊。虽然她也有张卡片，不过那个家伙做事十分谨慎。”

一听到她可能会在海里捕鱼，或者是在森林里射鸟，雷格迪大吃一惊。

“这是很令人吃惊的事情吗？”

“不，你说她会下海捕鱼……”

“如果你找不到食物的话，会怎么做？”

下界的路希不仅有着极强的好运，而且好像还十分强壮。

“那个家伙还很喜欢烹饪，什么事情都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虽然有时候会做出十分荒唐的事情……”

不知道回想起了什么，芳忽然扑哧一笑。她的样子和在波达姆看到的珐珑中士的微笑重合在了一起。对芳而言，这个所谓的“同伴”就相当于妹妹一样的人吧。

“等找到之后，可以让她给你做一些古兰·下界的料理，只是食盐的加入量不太一样……”

茧的食物对下界的人类而言好像有些偏淡，芳总是会在饭菜中添加大量的食盐。

“可以跟她说是给病号做的饭，少放些盐就行。”

在愉快地笑过之后，芳好像突然袭击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追随瑞恩斯那样的家伙？”

“我也有问题想问，你为什么要像这样出人意料地发问？难道是觉得这样做会让人露出马脚？”

“虽然也有这样的原因……”芳紧皱着眉说道，“我只是搞不懂那个瑞恩斯在想些什么。”

“因为他是圣府军的重要人物，谨慎一些是很正常的。既然是统率着数千人规模的部队的司令官，如果被人轻易地看穿了内心的想法可就麻烦了。”

“那个家伙那么厉害吗？”

没能一眼看出来准将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你的眼光也很一般嘛，虽然想要这么说，不过雷格迪并没有说出口。最起码，芳能够感觉出瑞恩斯“不是普通人”这一点。

“那个家伙是准将，你是上尉，有什么不同吗？”

“所谓上尉只是尉级军官，而准将则是将级军官。虽然准将是将级军官中最低的，但是在将级军官和尉级军官的中间还有一个校级军官。校级军官分为大校、中校和少校。所以，在等级方面，准将和上尉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尉级军官？校级军官？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你只要记住准将是很厉害的人就够了。”

完全不明白，芳皱着眉头。她的样子很有趣，雷格迪又特意进行了一番说明。

“虽然将级军官、校级军官、尉级军官都是士官，但是在他们的下面还有更低等级的士官，又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

“啊，够了！我听得头都开始疼了。”说着，芳用双手抱着脑袋，深深地叹了口气。

“茧的军队真的好麻烦啊！弄出这么多花样，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原本就不是为了好玩才弄出这些等级来的。”

虽然芳完全没有提到过有关下界的事情，但是从她的反应就能得知下界并不存在军队这件事。

“军队中的等级秩序的确十分麻烦。”

雷格迪本身对于僵化的军队组织和形式化的等级秩序也感到十分厌烦，甚至曾经一度考虑过退役的事情。

他仅仅是因为“想要操控飞空艇”这一理由才就读于士官学校的，毕业后虽然直接加入了军队，却并不想真正成为一名军人。除了可以操控飞空艇这一点之外，可以说军队中没有任何值得他留恋的东西。

“要不要来骑兵队？”瑞恩斯发出这个邀请正是那时的事情。

虽然二人在年龄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可是对方却已经晋升为准将了。雷格迪认为对方是一个与毫无上进心的自己完全没有交集的男人，所以最开始几乎将他的邀请当成了耳边风。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雷格迪逐渐开始变得认真起来，而不再是将对方的话当成耳边风。他对瑞恩斯的“理想”和“志向”产生了共鸣，并觉得这些都并非是纸上谈兵般的空谈。如果能追随这个男人，自己投身于军队中才是有意义的……

“知道了这些麻烦之后，你还是决定追随瑞恩斯？我真是越来越不明白了，有没有可以诉诸于感情方面的原因呢？”

芳所抛出的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但是对于回答的人而言，却是个危险的问题。根据回答，很可能要暴露出内心中一些超出必要的真实想法。

“很遗憾，我不是一个会被情感所驱动的人。”

“那么，你会被什么所驱动？”

“取决于是否合乎道理。”

“那么，你的意思是在瑞恩斯的手下工作，合乎所谓的道理。”

“是的，还有一个原因。”

自己也许说得太多了，雷格迪想道，不过没关系。只不过是一两张牌而言，而且自己知道哪张牌应该继续扣着。



“因为他的获胜率最高，所以我才要赌一把。如果知道会输的话，我就不会参与了。”

“咦……”芳有些不可思议地歪了歪脑袋。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有些意外。我认为你是那种情感十分深厚的人。”

“你高估我了。”

“没有高估，恰恰相反，我觉得你是那种很容易就会热血燃烧的笨蛋。”

“最好能够解开这个误会。”说完这句，雷格迪就离开了房间。不能和芳之间发生什么纠葛。

就在刚刚，传来了一份对PSICOM的秘密通信进行监听的报告。据说艾乌里德的封锁明天就将被解除，能源工厂的参观也会再次开放，各种各样的事物都会一下子开动起来吧。必须要尽快找到芳的同伴，在她落入PSICOM的手中之前。

CHAPTER 04

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窗户这件事会让人产生如此强烈的不安情绪，芳在狭窄的房间中走来走去。

她之所以无法平静下来并不仅仅是因为窗户的原因。自从来到这里之后已经过去两天时间了，如果从逃出艾乌里德开始算起，已经过去四天了。可是，如今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香草的消息。

虽然今天雷格迪也代替她去波达姆周围地区进行搜索，可是芳的急躁情绪仍然在不断堆积。

雷格迪也好、瑞恩斯也好，不，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香草所拥有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即便是在现在，香草的烙印仍然在快速地成长，自己必须要尽快找回记忆并完成使命。

因为觉得香草并没有被军队的人抓住，所以自己才会同意留在这艘林德布鲁姆飞空艇上。但是，不能留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了。

外面也许很危险，四处都有大量士兵在巡逻，自己走出去也许是一件很鲁莽的事情。既便如此，总比留在这里等待要好吧。芳悄悄地打开房门，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眼走廊里的情况。

在这个时间，居住区周围的人好像很少的样子。大部分士兵都留在工作岗位上，而其他的士兵则在休息中。

像昨天那样为了摆脱无聊而离开房间的感觉很不错，但是最终却迷路了，真的很麻烦。虽然想要找个人问一下房间所在的方位，可是找来找去，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找到。结果，在四处转悠了一个小时左右，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今天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很幸运，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芳跑出了房间。在来这里时所搭乘的小型飞空艇应该是被收纳在某个地方，她想要利用那个逃出这里。

虽然并不知道操控方法，不过在驾驶飞空摩托时也是差不多的情形。所以这次也应该能够应付得了，总之先找到那艘小型飞空艇再说吧。

可是，无论芳朝哪个方向走，不知为什么都是死路一条，就是无法到达那个最要紧的仓库。

早知道是这样，昨天就应该对飞空艇内部仔细调查一番。或者以闲着无聊为借口，随便拜托某个人带自己参观一下就好了。除了雷格迪之外的其他人，全都将芳视为瑞恩斯的客人，所以如果拜托他们的话，一定会得到对方的同意。

“真失策啊……”

又是一条死胡同。站在金属材质的冰冷墙壁前，芳无力地垂下了肩膀。

“什么失策了？”

从她的身后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是瑞恩斯。

“你这样随意地到处乱跑让我感到很为难。目前一部分间隔墙已经被放下，在飞空艇弹射装置附近的区域，如果不解锁的话，外人是无法进入的。”

被人看穿了。芳紧紧地抿着嘴唇，眼睛紧盯着瑞恩斯。

“军用快速机和小型飞空艇的操控可不像是市面上销售的飞空摩托那么简单，所以你的那套‘只要能搭乘上，总会有办法开动’的理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在我们目前所处的高度，就算你是路希也无计可施吧。”

“我知道。”

用眼角的余光迅速扫视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如果只有这个家伙的话，自己应该能对付得了吧？即便不能打倒他，如果是让他老实一些的话……

“有东西我想让你看一下，不，是想让你听一下，如果你想和我打一场的话，能不能先等一会儿。”

“你是想拖延时间，然后把你的手下都喊过来吗？我是不会上当的。”

“真拿你没办法……”瑞恩斯苦笑一声，接着抽出自己的军刀。

“给你这个，如果我的部下出现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砍我，或者把我当成人质，随你怎么做都好。”

“喂……”

看到对方突然把军刀递给自己，芳有些不知所措。

“你是笨蛋吗？”

“是啊，也许我真是个笨蛋。”瑞恩斯平静地回答道，然后转过身去，“跟我来。”

斗志全都被消除了，芳紧紧地握着那柄军刀，跟在瑞恩斯的身后。

还是那个房间，两天前自己戴着眼罩被人从小型飞空艇上带到了这个房间里。不过，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了飞空艇内部的构造，现在并不觉得天花板很低了。

“你想让我听什么？”

大大方方地在椅子上坐下之后，芳开始摆弄手中的那柄军刀。虽然她并不想从身后攻击他人，不过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惟一的武器。如果对方敢耍什么花招，她就会马上发动攻击。

瑞恩斯一直保持着沉默状态，他随意地对桌上的机械操作了几下。在响起了几声极为刺耳的噪音之后，一段对话十分突然地开始了。

“……解除艾乌里德的封锁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

“但是，如果延长封锁的时间，市民的不安情绪将会更加强烈。那样的话，我们隐瞒存在路希的这件事就没有意义了。”

是一名年轻男子和一位老者的声音。不，其中那名年轻的男子也许并不算年轻。

“这是什么？”

瑞恩斯闻言将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芳不要说话。

较为年轻的男子继续说道：“至少，在捕获路希之前，要继续进行盘查……”

“在市民中间已经开始出现传言了，有人猜测在艾乌里德发生的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事故。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封锁和盘查，会加剧这一传言的扩散。”

这次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两天前，在无线电中和瑞恩斯通话的那个女人。

“如果是情报的话，无论怎样操作都是可以的。”

“归根结底，人们只会听信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情况，真是一群愚民。”

这个老者到底是什么人。虽然可以推断出他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实在太傲慢了，有种俯视众生的感觉。

“圣府代表格兰斯·戴斯利，还有PSICOM的罗修中校和娜巴特中校。”

想起来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娜巴特。

“但是，之前我受到了法尔希·伊甸的斥责，命令我不能隐瞒事实真相。好像法尔希并不喜欢我们为了市民着想所进行的行动。”

“法尔希·伊甸说什么？”

“立即解除封锁。盘查也必须取消。确保市民的生活恢复平时的状态。”

“岂有此理！要如何处理逃亡中的路希！？别说逮捕了，我们甚至没能掌握关于他们行踪的线索。如果放置不管，他们肯定还会进行破坏工作……”

“我也有同感。但是，说到底我只是这些家畜的首领，不能反对法尔希的想法。”

嘟，一个声音响起。和开始时一样，这段对话十分唐突地结束了。

“这是我的线人提供的窃听录音。”

这段对话之所以听上去有些唐突，而且还伴随着一些杂音，原来是因为这是一段窃听录音啊。尽管如此，就算是竞争对手也完全想不到会用窃听这种手段。看来瑞恩斯所率领的骑兵队和PSICOM之间的对立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

“这就是茧的现状。堂堂圣府代表竟然将市民们称为家畜！”

“所谓圣府代表，就是刚才的那个老爷爷？他很厉害吗？”

瑞恩斯苦笑着点了点头。

“他是茧的人类中有着最大权力的人，也是法尔希的代言人。只要还遵从圣府的统治，我们就只不过是法尔希的家畜而已。”

“为什么你非要让我听这种东西？你想让我说一声‘真可悲’吗？”

瑞恩斯并没有理会芳的讽刺，而是继续平淡地说道：“虽然你之前说自己已经忘记了，但是下界的路希在茧中所应该完成的使命，应该只有一个吧，那就是打倒茧的法尔希。”

“也有可能是破坏茧本身。”

“如果仅仅是破坏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特意让你们在茧的内部觉醒了。”

对于自己等人被送到敌人的阵地这件事，的确有些不可思议，而且还是和法尔希·阿尼玛一起。难道真的像瑞恩斯所言，自己的使命并不是破坏茧，而是破坏茧的核心部分！？对于这种可能性，芳之前也曾经考虑过。

“果然还是将你们的使命看作是破坏法尔希比较妥当吧。也就是说，你们拥有可以打败法尔希的力量，这是我们目前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想要得到打败法尔希的力量？他指的是茧的法尔希吗？

“我再次请求你，请你成为我们的助力！”

“你想要打倒茧的法尔希！？你不是茧的军人吗！？”

“不仅仅是法尔希·伊甸，还要推翻作为其傀儡的圣府！”

芳觉得，瑞恩斯和PSICOM的娜巴特之间的关系一定非常糟糕。虽然说了很多故弄玄虚的话，其实说到底还是他们的内部发生了争执。只不过，没想到瑞恩斯所敌对的对象并不是PSICOM，而是圣府。也就是说，瑞恩斯想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消除内部的竞争对手，而是彻底的武装政变。

“我可是你们的敌人啊。”

“你我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茧的法尔希。即便我们原本是敌人，现在也有充足的理由结成同盟。”

瑞恩斯的目光十分真挚。的确是这样吧，他并不是那种喜欢随意开玩笑的类型。

“你觉得这样做可以吗？如果借助下界路希的力量，你将会成为茧的叛徒。”

“为了达成目的，我可以不折手段。”

所有的谜团终于全都解开了。他之所以会在敌人内部努力帮助自己进行逃亡，只是为了用非正常的手段来对抗难以轻易战胜的对手。

“我之前说过，我正在寻找自己的同伴。想要我帮你，必须要先找到她才行。”

“明白，我们会全力寻找你的同伴。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做出像今天这种轻率的

举动。”

“你是想要让我老实一些吗，要忍到什么时候？”

她之所以会询问条件，是因为已经弄清了对方的目的。

“虽然刚才戴斯利说了封锁和盘查都会被解除，但是PSICOM的一部分部队还是可能会留在波达姆，只是形势会稍微缓和一些。”

“三天！”瑞恩斯想了想继续说道，“你至少还要忍耐三天。”

“三天后会发生什么？”

“烟花大会！”

在瑞恩斯说出答案的瞬间，芳也同时猜到了。曾经多次听人提起过，在波达姆有一场能够汇集无数群众参加的超大规模的烟花大会。

“在烟花大会召开的当天，治安连队的士兵会全体出动负责维持会场的治安，PSICOM也无法公开进行活动。你只要混入观光客的人群中，就肯定不会被他们发现。”

如果只是忍耐三天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明白了。”芳点了点头，“在烟花大会召开之前，我会留在这里，只不过……”

“不过什么？”

“关于协助你们的承诺，我会暂时保留。”

如果打败茧的法尔希是自身使命的话，与瑞恩斯等人的联手对自己而言也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这样做只是在浪费时间罢了。而且香草的烙印还在生长，现在更不能因为敌人而浪费时间。在恢复记忆之前，必须要得出结论才行。

“可以，等你和同伴汇合之后，我会再次询问你的答复。”

就算见到香草，可是如果记忆和使命都没有恢复的话，自己是不会给对方答复的。但是，这些事情不能告诉给瑞恩斯。

CHAPTER 05

虽然雷格迪还在继续寻找香草，但是接下来的两天仍然一无所获，今天是举行烟花大会的日子。

记忆尚未恢复。无论是试着回忆儿时的事情，还是试着罗列出熟人的姓名，虽然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存在于脑海中的空白地带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瑞恩斯按照二人约定的那样，让芳回到了地面。为了能够随时取得联系，他将一个小型无线电交给芳，同时还借给她能够马上拿出武器的“传送装置”。

自己得到了对方的照顾，芳在心中想道。就算彼此的利害关系不一致，也许自己可以稍微回报一下雷格迪。

首先要去的地方是神殿。之前并没有告诉雷格迪有关神殿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和其他

人一样，并不知道可以进入神殿这件事。既然他说在其他地方并没有任何发现，那么香草仍然潜伏在神殿里的可能性非常高。

虽然只是几天没有回来而已，却感觉神殿内的空气非常令人怀念。在这个突然被放逐的陌生世界里，这里是惟一一个与故乡有所联系的地方。

但是，仍然没有发现香草的身影，也许两个人只是刚好错过了而已。曾经被当成睡铺的神官的衣服被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

芳真正在意的是武器也被留在了神殿之中。之前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必须要将武器留在这里，可是自从自己暴露之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如今自己和香草正在被茧的军队所通缉，不携带武器上街实在是太危险了。

慎重起见，芳在神殿中仔细地巡视了一圈之后，便再次来到了外面。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曾经回来过，她故意将神官的衣服摊开。香草一定还在到处寻找自己。

如果法尔希·阿尼玛能够告诉自己一些事情就好了，芳在心里胡思乱想着。比如香草什么时候能回来，或者她正在什么地方徘徊之类的。那个圣府代表曾经说过"被法尔希叱责了"，看来茧的法尔希好像可以和人类的意识进行沟通。这对下界的法尔希而言，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如果可以说话，它肯定会说个没完，虽然这样会让人很不舒服。"

一定是经常乱说一些其自身感兴趣的事情，对于自己想要询问的事情却一概置之不理吧，法尔希就是这样的。

"结果，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了吗？"

在觉醒那天曾经捕过鱼的海边走了走，接着又去曾经说过想要进行狩猎的森林看了看，当芳回到城里时已是傍晚了。她顺便去曾经偷过蔬菜的田地看了一眼，却没有找到香草。

"但是，这里仍然没有进行修整啊。"

眺望着既没有护栏网也没有栅栏的农田，芳十分开心地笑了。只不过，大概是因为看到了过于井井有条的景色的原因吧，这块农田今天竟然也好像变得可爱起来了。芳蹲在原地，试着摸了一下泥土。香草大概也会到这里来，她一定也会像自己这样触摸泥土，就是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着啊。"

拍了拍手心上的泥土，芳站起身来。忽然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是无线电，竟然把这个东西给忘了。

刚一捡起无线电，就发现有一盏小灯在不停地闪烁。好像有人在试图联络自己，可是之前却根本没有注意到。

"究竟在怎么操作啊？这个……"

和操控飞空摩托时一样，只要适当地碰一下就能联系上对方吧，自己在这方面的直觉还是十分敏锐的。

“你溜达到什么地方去啦！”

刚把无线电放在耳边，就听到里面传来了雷格迪的怒吼声。

“我之前呼叫了无数次，全都被你给无视了！”

“抱歉抱歉，我把这个东西给忘了。”

“唉……”雷格迪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没办法啊，我还不太习惯这东西。”

“算了，我想说的是，PSICOM的那些人正在异迹那里。”

“异迹？”

刚刚发出反问就想起来，神殿在这个地方被称为“波达姆异迹”。

“好像他们开始了某项调查。”

“为什么又要调查？”芳努力克制着有些颤抖的声音，“他们想要调查什么？”

“详细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监听到了他们的无线电而已。不过，这次他们还配备了军用兽，而且不仅仅是调查用的类型，还有作战类型。”

尽管不了解军用兽的差异，不过从雷格迪的语气就能推测出那些肯定不是普通的配置。

“他们甚至还投入了机甲兵，你无论如何都不要靠近那里，对方可不是你独自一人就能解决掉的对手。”

就在芳之前回到神殿时，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别说是士兵的影子了，甚至完全没有感受到人类的气息。

“还有，你找到她了吗？”

“如果找到了的话，我早就回去了。”

“这样啊，我明白了。总之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最好混进人群中。不，稍等一下！”

芳知道雷格迪的声音偏离了无线电，大概是有其他联络接进来了吧。不过，她只等了一小会儿而已。

“同时注意不要接近治安连队的基地，现在我们的监视系统捕捉到了飞行器的阴影，一个中队规模的飞空战车正在全速朝波达姆驶去。这帮家伙肯定不仅仅是在进行调查。”

“我会小心的。”芳作出回应之后就切断了无线电通信，紧接着朝神殿的方向跑去。她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听从雷格迪的忠告。一想到香草有可能已经回到神殿，她就感觉坐立不安。

可是，就在她走到即将可以看到神殿的地方时，忽然又觉得雷格迪是对的。

神殿已经被军用快速机和小型飞空艇包围起来了，就像是在神殿的外部墙壁上爬满了各种虫子。虽然有些不甘心，但是在敌人的数量和超强机动力面前，自己一点胜算都没有。别说去救香草了，就连想要进入神殿都没有办法。

或许，这些家伙并不是第一次来神殿这里。很有可能在雷格迪等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他们曾多次进行过预先的检查。

这样一来，香草不在神殿的这件事也就能够说得通了。也许是她看到了士兵们的身影，于是急忙逃走了，甚至没办法进去拿武器。

一定是这样，芳自言自语地说道。香草并没有在神殿里，现在要相信这一点，去其他地方寻找吧……

周围已经被暮色所笼罩，随着天色逐渐变暗，找人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芳快步朝购物中心的方向跑去。

“并不是很暗啊。”

无论是购物中心、还是海边都亮如白昼，而且热闹非凡，这全都是因为接连不断地被发射至空中的烟花的原因。

伴随着嘈杂的声音，无数的光芒从空中洒落，照亮了参观人群的脸庞。也许这样的情况更加方便自己找人，可惜这些人中并没有香草。

芳从购物中心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无论是第一次使用卡片购买罐装饮料的地方，还是得到波达姆指南地图的那家食品店，所有曾经和香草两个人去过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却仍然一无所获。

可能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在觉醒的第二天，当自己看到购物中心里的人群时，还曾经惊讶于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是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远比那天还要多。尽管对于藏身而言这里是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可是想要在这里找一个人的话，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情况。

芳有些走累了，于是走进海边的一家咖啡馆。当她看到站在吧台后面不停地为顾客制作饮品的女店员时，才忽然意识到这里就是之前雷格迪曾经提到过的那家店。雷格迪当时是这样来形容这位女店员的，“手法历害得让人惊叹”。

“欢迎光临，坐在吧台边上可以吗？”

没错，就是这张和蔼可亲的笑脸。心情稍微有些放松的芳点了点头。

自己还真是有些累了，因为从上午就开始一刻不停地四处奔走，的确有些太勉强了。

“想要点些什么？”

“给我一杯喝的东西吧……对了，最好是比较甜的。”

“明白了。”女店员用滑稽的语气回应道，接着伸手去拿玻璃杯。

“这位客人一定很累吧。”

“是啊。”

“是来这里购物？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吗？”

虽然对方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却很不可思议地没有不高兴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年龄相仿的缘故吧，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香草的样子。

“我在找人。”

“这样啊。走散了吗？因为现在是烟花大会啊，是朋友？”

“是的。”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芳刚要回答对方的问题，那名女店员忽然朝她的身后说道：“你来晚一步，她说在老地方等你。”

身材非常健壮的男子，大概是这里的熟客吧。因为他很快就转身离开了咖啡馆，所以没能看清对方的脸。不过他身上那件大衣的下摆给芳留下了很奇妙的印象，还有那双厚厚的皮手套，让人觉得有些热得难受。

“不好意思，这位客人，我刚刚打断了您的话。”

盛有饮料的玻璃杯被端了过来。芳拿起杯子品尝了一口，味道和她预想中的一样清爽甘甜。冰冷的清爽感让喉咙感觉非常棒，虽然茧的食物的味道都十分清淡，不过这杯饮品却让芳感觉到了无穷的回味。雷格迪说的没错，按照茧的标准，毫无疑问这是一家“味道极为出众的店”。

芳将玻璃杯放在吧台上，开始一点点地咬那些浮上来的水果碎块。那些水果也和预想中的一样好吃。

“那么，你在找的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跟你差不多……不，比你稍微年轻一些。胆子很小，好奇心又很强。看上去粗心大意的，对任何人都很温柔，总是喜欢笑……”

“嗯，一定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吧？”

“其实是个爱哭鬼。”

可能是因为这名女店员十分擅长提问吧，芳彻底打开了话匣子，不停地说道：“那家伙只要一感觉寂寞，或者感到不安，马上就会哭鼻子。如果感觉她快要哭了，只要摸摸她的头，很快就没事了。她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人。”

“这样啊，那么就快点把她找出来吧，然后摸摸她的头。”

“嗯。”

芳对于如此直率地点了点头的自己感到十分惊讶。难道说，会因为寂寞而感到不安的人不仅仅是香草，自己也是同一类型的人！？

“这位客人，有没有向烟花许愿啊？”

“许愿？”

“你不知道吗？波达姆的烟花可是可以实现人们愿望的传说中的烟花哦。”

“不，我知道，可是……”

这件事之前就听人提起过。

“可是？”

不知道茧的烟花是否会真的实现自己的愿望。

“不，没什么。”

“如果还没有许愿的话，你觉得把‘尽快找到那个孩子’当成愿望怎么样？或者是‘但

愿她不要哭泣’之类的。”

“好啊。”简短地做出回答后，芳站起身来。虽然只是想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却没想到坐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没有找到她的话，你可以再回到这里，如果我发现了类似的孩子，会及时通知你的。”

“好的，谢谢你。”

用卡片结过帐之后，芳离开了咖啡馆。虽然店里已经十分拥挤了，可是外面的拥挤程度更加严重。

“这简直就像是大海捞针啊。”

芳叹了口气，然后仰望天空，绽放在夜空中的光芒看上去像是一伸手就能抓在手里的东西。想到这里，她将双手合并在一起，虽然这是下界的祈祷动作，不过茧的人应该不会知道。

就当她想着香草肯定也在仰望同一片夜空时，无线电发出了规则的震动。是雷格迪。虽然十分希望收到对方“找到香草”的联络，可是听到的却是雷格迪极为迫切的声音。

“你现在在哪里？”

“在你曾经提到过的那家咖啡店门前。”

“明白了，现在马上返回集合地点，我们去那里接你。”

返回林德布鲁姆，难道是因为发现香草了吗？但是芳十分清楚，从雷格迪的语气来判断，应该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怎么了？”

“我们获得了一条意想不到的情报，详细情况等你回来之后再说。”

“明白。”芳说完就切断了通话，感觉有些心绪不宁。

CHAPTER 06

这并不是一次目标明确的监听行动。对方既没有改变电讯的频率，也没有对通信内容进行加密。所以，最先接收到这段通信的是一名基层的通信员。

即便是他，在最开始时也以为这是恶作剧而已。要不是当时碰巧雷格迪也在场的话，这段通信别说是向上级汇报了，甚至可能都不会被记录下来。

“在异迹内部发现下界的法尔希。”

无线通信在发出这条信息之后就直接切断了。如果没有事先得到PSICOM的士兵们正在调查异迹的情报，也许雷格迪本人也难以判断这条信息的真伪。

当然，这条信息很快就被证明并非流言或恶作剧，因为PSICOM已经把异迹完全封锁

起来了。另外，就在捕捉到飞空战车队之后不久，瑞恩斯等人就收到消息说PSICOM的大部队正在朝波达姆移动，同时收到的还有广域即应旅团马上撤出这片领空的命令。

所以他才会如此急切地要求芳马上回来。虽然芳肯定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寻找自己的同伴，但这也是无奈之举。PSICOM的行动实在是太迅速了，骑兵队刚一收到撤退的命令，波达姆市内的治安连队方面也收到了相同的撤退指令。就在烟花大会正在召开的时候，全体人员放弃会场警戒任务，马上离开。

“这帮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

“大概是想要防止情报进一步泄露吧。”

“发现了下界的法尔希……”

这条无线通信即便是对于PSICOM的高层人士而言也应该是预定之外的事情。与法尔希遭遇的士兵们大概已经陷入恐慌状态了吧，因为他并没有改变电讯频率，而是在平民也能够接收到的波段发出了这条信息。

除了林德布鲁姆的通信员之外，也许还有其他人收到了这条信息。即便是像艾乌里德时一样实施封口令，也只会取得截然相反的效果吧。

“当市内的封锁结束时，发现法尔希这件事就会被传播出去吧。”

“会引起恐慌吗？”

“市内很有可能。”瑞恩斯点了点头。所以波达姆的封锁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就算市内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状态，也不会波及到其他地区。只要确保情报不会被任何人泄露出去，就和其他地区的人没有关系。而且，人对于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总是抱有冷眼旁观的态度，很快住在波达姆之外的人就会对这件事失去兴趣吧。

“尽管如此，难道说异迹之中真的会有……”

理论上芳对于波达姆这个地方有一种执着。就算提出她的伙伴很有可能已经逃往其他地区了，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虽然觉得她的这种断然否认的确有些奇怪，不过如果说下界的法尔希就在波达姆异迹之中，那么所有的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

芳和她的同伴都是路希，即便是遭到其他人的追捕也不能远离法尔希。

“如果可能的话，在法尔希被发现之前，我还想要保护她的同伴呢……”

“虽然很遗憾，但现在也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了。现在就连靠近那里都十分困难，更别说进行搜索了……”

即便是趁着警力空虚的机会冲进市内，可到时就再也出不来了。

芳在艾乌里德时，为了突破警戒线的确花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这次的封锁要比那时更加严格。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就在雷格迪有些自嘲地说出这番话时，瑞恩斯突然极为严肃地拿起无线电。

“遵循……惯例吗？”

不用问，从瑞恩斯的表情就能看出，这是“线人”方面发来的联络。

就在短短几天之前，瑞恩斯获得了一位可以从PSICOM内部提供情报的人。因此，瑞恩斯可以在获悉艾乌里德事故真相之后，马上就制定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保护芳，也都是那个线人的功劳。

“不好意思，你能先出去一下吗？”

雷格迪沉默着点了点头，然后站起身来。关于线人的真正身分，只有瑞恩斯一个人知道，这是双方的协定。从流出情报的宝贵程度来看，可以推测出对方是有着很高地位的人。

如果试着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在和线人接触的这段时间里，瑞恩斯的状态好像有些奇怪。虽然说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就是感觉与平时不同。为了能够拉拢住这个线人，瑞恩斯一定是希望能够慎之又慎吧。

这个男人对瑞恩斯而言有着很高的价值，值得他投入如此多的心思。不，现在还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男人。

“那么，我去迎接芳。”

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工作啊。结束并放弃寻找同伴的行动，必须要把这件事告诉她。雷格迪的脑海中又浮现出芳极其愤怒，就像是要一口把瑞恩斯吞下去的样子。

“说到底，她终究是……敌人啊。”

即便如此，仍然觉得可以和她联手。因为彼此是有着共同的敌人，利害关系一致的人，所以能够并肩作战。而开端，就是这个吗？

忽然觉得有些丧气。

CHAPTER 07

“这是为什么！？”

芳情不自禁地想要去揪住瑞恩斯，却被雷格迪制止住了。可是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看上去已经冲动得就快要失去理智了。

“上面对我们下达了马上撤出波达姆周边区域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停留在这片领空。”

“你们！”

瑞恩斯知道此时的芳根本无法接受“对不起”这样的话。

“把我放下去！就现在，马上！”

之前因为觉得独自一人寻找香草十分困难，所以才会乖乖地留在这艘飞空艇中，还以为受到了这些人的诸多照顾，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

“请你冷静一些。”



“冷静？”

虽然想要就这样直接把对方甩出去，不过雷格迪看上去十分平静。

“PSICOM的大部队正在陆续向波达姆集结，虽然很不甘心，但是他们的装备都是专门用来对付下界的。就算警备队群起而攻之，也不敢说必胜。”

“我知道！”

“你想去送死吗！”

“是的，就算死也要去！”

如果香草就这样变成尸骸的话，如果就这样抛弃自己的同伴……也许还是死了比较好。

“我们现在也并非无计可施。”

听到这个过于平静的声音，二人一瞬间就忘记了争吵。这句话对于雷格迪而言好像也是极为意外的消息，他按在芳身上的手也不由地缓和了一些。

“不要说这些敷衍搪塞的话，刚才你不是说……”

“我只是说要离开这片领空而已，可没有说过要放弃搜索行动。”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应该是寻找失散的同伴吧。既然如此，那么即便与她汇合的地方不是波达姆也没什么问题吧。”

瑞恩斯的这番话好像很难理解，芳下意识地望向雷格迪。可是，雷格迪也一脸惊讶表情地盯着瑞恩斯。

“阁下，您的意思是……”

刚说到这里，雷格迪就恍然大悟一般地闭上了嘴，大概是想到了什么事情吧。

“不仅仅是市民，对于包括目前仍然滞留在波达姆市内的所有人，圣府决定强制将他们流放至下界。明天将会告知全体市民，后天就会执行。”瑞恩斯平淡地说道。

“怎么会……”雷格迪小声地冒出一句，虽然他之前已经猜到了一些苗头，不过看来好像也不知道详细的情况，大概实际情况要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吧。

“那些拘禁的市民将会搭乘列车被运往绞杀边缘，接着就会被送至下界。”

“绞杀边缘？”

“那里是茧的边境。”雷格迪解释道，“那里除了怪物之外并没有居民，平时是禁止平民进入的地区。”

“如果你的同伴在波达姆，她也一定会搭乘上放逐列车。现在波达姆周边的确全都处于PSICOM的警戒之下，其他人根本无法靠近，不过如果是绞杀边缘的话又会如何？另外，我听说封印着法尔希的异迹也会以相同的路线被运到那里。当然，警备人员也会对那里进行封锁。”

“难道说，要从放逐列车中将芳的同伴救出来？阁下，无论如何……”

“你想说这种做法很有勇无谋吧，但是……”瑞恩斯将目光投向前方，“如果我在这里停止搜索的话，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我的敌人，对吗？”

“从一开始你们就是我的敌人。”

“之前应该说过了，我想要得到能够打倒法尔希的力量。”

“是的，我听到了。你是想发动武装政变吗？真是愚蠢啊。我知道你们这是在进行权力的争斗。”

“并不是权力的争斗。我所期待的……并不是那种事情。”

“那么，你期待的是什么？”

“不再像家畜一样的生存方式。不仅仅是自己，而是生活在茧中的所有人。”

在不知道思考着什么事情的瑞恩斯的眼眸深处，依稀能够看到有光芒在闪烁。芳忽然觉得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相同的光芒。

“我们是人类，拥有属于自己的意识，拥有感情，拥有理想……是希望能够遵从自己内心生活的人类，而不是法尔希的道具。”

想起来了。在很久之前，曾经看到过相同的光芒，就在那些故乡被茧的法尔希所摧毁的人们的眼中。那种光芒往往和憎恨交织在一起。芳自己也一定有着相同的眼眸，所以对于成为路希这件事才会没有任何迷惘……

“全力搜索你的同伴，我们会遵守这个约定。”

“阁下……”

瑞恩斯用手制止了想要插嘴的雷格迪。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只是因为与下界接触这个原因，大量的平民就被人夺去了安稳的生活。作为主张推翻圣府统治的人来说，绝对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既然阁下已经这么说了，我也会全力支持您的决定。虽然有些有勇无谋，但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虽然雷格迪的口吻一如往日般轻松，但芳能够理解这句话中所包含的重量。想要从无论是装备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胜过自己的PSICOM所管制的列车中救出香草，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骑兵队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牺牲。

“感激不尽。”

芳随即低下头开始祈祷，但愿自己的使命与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愿与他们携手战斗的这个选择没有错。

“如果能够和同伴……和香草见面的话，我会帮助你们。这是一场交易，只要你们毫无保留地帮助我，我就会全力以赴地击溃茧的法尔希。”

瑞恩斯的唇边浮现出了笑意。虽然脸上的表情依旧让人猜不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不过芳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能够并肩战斗，就足够了。

飞空艇林德布鲁姆降落在绞杀边缘下方的碧尔吉湖上，是发生在放逐列车从波达姆出发当天的事情。

绞杀边缘的地势不适合大型飞空艇进行隐蔽，所以母舰在碧尔吉湖待命，众人只能搭乘小型的舰载飞空艇继续向绞杀边缘移动。

“就快到了……吧？”

小声嘟哝着的芳望着下方平静的碧尔吉湖，她此时就在前往绞杀边缘的舰载飞空艇中。

“是的，一小时之后，放逐列车就会到达。真是令人感动的相逢啊……”雷格迪用轻松的口吻说道。

就在这时，有一只白色的小鸟飞过窗外。

“怎么了？”

“鸟……在那里。”芳急忙伸出手想要指给雷格迪看，可是那只鸟早已飞远了，一对白色的翅膀很快就消失在白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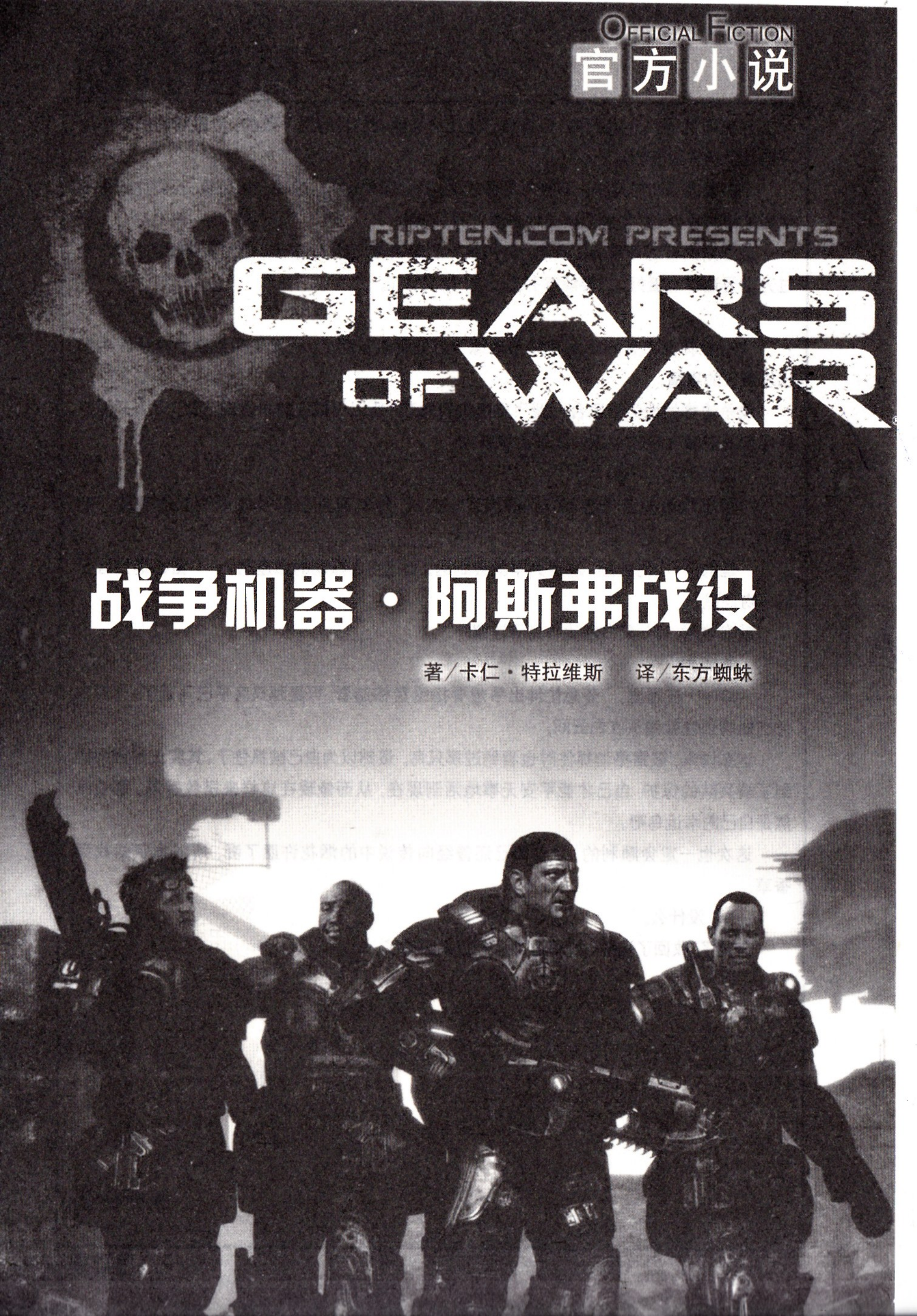
这么说来，被雷格迪抓住时也看到过那只鸟。虽然以为自己被抓住了，其实正是因为得到了骑兵队的保护，自己才能平安无事地活到现在，从而像现在这样来搭救香草。那个果然是自己的幸运鸟吧。

这次也一定会顺利的，之前自己还曾经向传说中的烟花许愿了呢，所以肯定能找到香草。

“不，没什么。”

芳笑了，收回了视线。绞杀边缘已经近在眼前了。

未完待续


OFFICIAL FICTION
官方小说
RIPTEN.COM PRESENTS
GEARS OF WAR
战争机器·阿斯弗战役
著/卡仁·特拉维斯　译/东方蜘蛛

GEARS OF WAR

第五章

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看不到马库斯。我不知道他是谁。这都是我的错。伊莲到底怎么样了，我在对他撒谎。撒谎的时间越长，就越难圆谎。孩子知道你在撒谎。然后他们对你的信任就会枯萎、死亡。

（亚当·菲尼克斯，向他的一个朋友承认害怕自己的儿子）

贾辛图市 圣地亚哥家 十八年前 出现日之前四年

多姆坐在椅子边上，耷拉着脑袋，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等大家来个大爆发。

始终没有什么大爆发。如果有大爆发，倒还好了。

“你十六岁了，”多姆的老爸说道，“你已经十六岁了。”

“爸，我不能甩手走开。”多姆可以听到卧室的门外有响动。一定是妈妈在听。“我必须要做正确的事情。”

艾德阿多·圣地亚哥在他的儿子面前弯下身来，注视着他的眼睛：“你自己还是个小孩，就想和另一个小孩结婚？”

“我不能离开玛利亚，让她独自承担，”多姆说道。出于某些原因，他第二个想起的人是马库斯，“而且我不能让什么不认识的人收养我的小孩。”

多姆也不知道这些话是哪里蹦出来的。有时候他有些灵魂出窍的时刻，能像老爸那样听到自己说话，这时候他能听到自己重复一些从大人那里听到的话，虽然自己也不明白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是认真的。我想要和玛利亚结婚。我一直都想。现在……更迫切了。

“她告诉父母自己结婚了吗？”

“还没有。”多姆喜欢玛利亚的父母，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测试他们的容忍度，“我想要和她一起给她的父母说这个事情。应该是我告诉他们。”

艾德亚多盯着多姆的脸，沉寂了一会之后，慢慢地笑了：“嗯，我觉得一个爷们就要这么办。”

“我好害怕，爸。”

“我知道。”

“你生我的气么？”

“不生气。我本希望事情不是这个样子，但并非如此。所以……我会尽力帮助你。”

“对不起，我令你失望了。”

多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老爸会生气，但是他从来不发火。但这又是个很严重的事情，老规矩可能根本不适用。这个时候老爸看起来更加悲伤而且多愁善感，就像他回忆起那些军队中阵亡的战友的时刻。老爸把手放到了多姆的肩上。

“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孩子。”他平静地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为你而自豪。事情好的时候，很容易勇敢起来；不过对一个男人的真正考验是那些处境不利的紧要关头。”

多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男人的感觉，而他老爸确认这是个紧要关头——他老爸从来不这么语重心长——让他的心中一紧，就好像玛利亚第一次告诉他大姨妈没有来。从他内心深处，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孩子，希望自己能够逆转时间，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与当初不同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他必须应付这些。

关键是时间。太早了。无论如何，我们会结婚，有自己的家庭。三年或者四年以后，应该水到渠成。

“我会告诉妈妈的。”他说道，“然后我会去探望玛利亚的家人。”

“需要我和你们一起去么？”

“多谢，但是——”

“话你可以说。我站在后面支持你。”

艾德亚多·圣地亚哥总是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孩子做正确的事情。多姆一直都想有这样一双灵巧的手，只要他需要，永远就在那里，永远聪明地知道什么时候——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来支持他。怀上个小孩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多姆的恐惧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能够理解他可以多么依靠家里，总是在支持他，甚至他决定不给家里增加负担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老爸一定会疯掉的。”多姆说道。

敲开弗洛瑞斯的家门是多姆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而且，最后几乎疯掉的是玛利亚的老妈。

“我给你的胆量打满分，多姆。”玛利亚的老爸说道，机械的拍着流泪妻子的肩膀，“那你最好和她结婚。”

他们需要父母的同意。多姆和玛利亚都还不够年龄去买啤酒，但是那些在前线拼杀的战士们也没有到买啤酒的年龄。

多姆向自己发誓这是他一辈子做的最后一件蠢事。他要继续读书，找份兼职，为自己和

老婆孩子担当起来。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也许意义就在于此：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总要吃点苦头才能改正回来，不然你就什么也学不到。

卡洛斯会是婚礼上的伴郎，穿着他的政府军制服。卡洛斯似乎任何时候都能把事情做对；多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以他为榜样。

贾辛图市 菲尼克斯宅邸； 出现日之前四年

想要偷偷走到马库斯宅邸家宏伟的前门面前是不可能的，就算没有安全监视器也一样。碎石铺就的车道在卡洛斯崭新的军靴下吱吱作响。

"你真的在靴子上面撒尿，让靴子变得软一点吗？"马库斯问道。

卡洛斯低下头看了看："这是皮靴。不，上面有很多金属零件。在你习惯它们之前，先让它们习惯你。"

"好像他们赢了。"

卡洛斯爬台阶的时候有些困难。他还在适应厚厚的靴底，还有高高的靴帮对迈步的限制。"你看，要是全副装甲，他们看起来就像那么回事了。而且他们能起到作用。

讨论军靴的时尚品味只是为了分心，不去想摆在前面的任务。任务并不需要卡洛斯去完成，但是他心里还是惴惴不安。马库斯的老爸一定会勃然大怒，跳得老高。

卡洛斯发现去马库斯家越多，感觉就越不自在。它并不像所说的一样是个房子。据说它一直在这儿，也会永远在这儿。像卡洛斯这样的小虫子只是个过客，它根本就懒得瞄他一眼。巨大的廊柱和雕饰精美的鼓形水车告诉他越过门槛的时候要先把靴子擦干净，最好是从后门给花匠留的门那里进来。

这儿更像是一个陵墓，而不是一个家。装饰性的花园一直盘踞城市公园边上，里面耸立着雕像，现在看起来却更像墓碑。贾辛图的声音——车来车往的声音，遥远的说话声，城市特有的嘈杂声都恭恭敬敬地待在爬满了葡萄藤的圆形高墙之外。

感觉生命好像是从这个地方被吸走了一样。这儿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开始的地方。卡洛斯只想在这儿挺完马库斯就立即走人。

"你决定还是要和老爸摊牌？"

马库斯看着硕大的对开门，好像希望它们能打开。门上暗绿色的油漆像玻璃一样光滑，涂层有几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历史。这是通往异世界的端口，卡洛斯曾经一瞥，但永远都不会理解。

"是啊。"马库斯点了点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

很容易忘记马库斯是一代豪门最后的独子。卡洛斯不愿意这么看待马库斯；马库斯就是马库斯，不是埃尔斯也不是格瑞斯。

菲尼克斯教授让卡洛斯管自己叫亚当，好像他是每个人的朋友或什么。但他一直是个拥有一堆头衔和军阶的人。卡洛斯实在不习惯这样叫他。

"我有没有推着你做这个？"卡洛斯问道，"你参军是因为我参军了么？"

马库斯摇了摇头："我在很多年之前就知道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马库斯关上他们身后的门的时候，贾辛图的声音和气味都消失了，他们两个立即身处另外一个世界。这里看不到菲尼克斯教授的任何痕迹。你在这种能轻易避开他人的大房子里怎



么会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呢？你不需要摆平各种争论。你只需要跑开，把自己藏起来就行了。

“爸？”马库斯沿着大理石大厅走着，朝四周放射状的走廊一路喊去，“爸，你在哪儿？”

卡洛斯能听见脚步声过来。他数了一下：二十三步。安静的房子里走廊很长，亚当·菲尼克斯出现在门口，穿件开领的T恤衫，手里拿着个小笔记本。

“我没想到你会来，”他朝卡洛斯点了点头，“见到你很高兴，卡洛斯。你什么时候去参加基本训练？”

“下周，先生。”

马库斯插了进来。这次他没有换回漂亮的标准语音，好像他终于决定放弃适应他父亲的世界：“爸，我们要谈一谈。我做了个决定。”

他的父亲总是能把自己的反应控制得很好。但是，就像马库斯一样，飞快的眨眼暴露了他的想法。他肯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卡洛斯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让他们自己谈，但是他必须与马库斯站在一起，就算他并不知道怎么去支持马库斯。在一个讲礼貌的上流家庭里，争论只是抬抬眉毛，绝没有大声吼叫。

“我们以前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么，马库斯？”

“爸，我想报名参军。”

菲尼克斯教授把手里的笔记本翻来翻去，仔细盯着看着，好像在等它散架：“好吧，你还是可以在军校学习工程课程，”他说道。不，他不理解马库斯说的是什么意思。“军方资助的教育和民用教育一样好，你可以去拉克洛克斯读研究生——”

“不，爸，我不会当一名军官。不需要委任。而且我不会去读大学。”马库斯出了一口气，“我说的是报名参军。我要当一名普通的士兵。”

“哦，不要再说这个了，马库斯……”

卡洛斯什么也没说。他觉得自己穿着制服站在那儿有一种罪恶感，好像他的脖子上挂着

个牌子说我影响很坏。不过菲尼克斯教授连看都不看他。

“就是这样，爸。我已经把报名信报给了征兵办公室。”

“不是这样。我们需要讨论一下这个。你抛弃了大好的职业前程。”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马库斯挺直了身体。这么做总像是一种威胁，不管他实际上想不想这样，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是个大块头，“你研究武器就很好，我去前线打仗就不行？卡洛斯和他的家人可以把命扔到前线，但是这个活儿对你儿子不够好？”

“我没有那么说，马库斯。”

“爸，我一定要干。我不能躲在战争之外。”

“没有什么一定。没人会因为你不上前线瞧不起你。”

“我会瞧不起自己。而且这是惟一让我感觉自己活着的事情。”

然后是一阵可怕而尴尬的沉寂。艾德亚多·圣地亚哥会抱住自己的孩子，说不管他们做什么都OK，但是菲尼克斯教授看起来手足无措。他的眼睛盯着马库斯看了一会，好像希望他回心转意，然后又转向卡洛斯。

“你就不能和他说点有意义的事情么？这些天他只听你一个人的。”

“先生，”卡洛斯说道，“我只能对你说，我保证马库斯会完好无损地回来。”

亚当·菲尼克斯看起来好像要再努力一次，说服马库斯不要参军，咬牙切齿。但最后他还是耸了耸肩，然后又坐立不安地撕扯笔记本。卡洛斯感觉自己的背上冷汗直流，但是一动不敢动。他觉得自己……很尴尬。要看着这一切实在是太恐怖了。

“好吧，我拦不住你，”菲尼克斯教授说道，“如果我想拦你，我就会彻底失去你，是吧？”

马库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绕了过去：“我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爸。别为我担心。看吧，今晚我会回来吃晚饭的，而且……”

“见鬼，今晚我还要在大学演讲。”

他们两个看起来没有谁赢了。

“那就再找个时间吧。”马库斯说道，好像他们只是商业伙伴找不到一个时间开会，“我要走了，爸。”

卡洛斯宁可好好地坦诚吵上一架，把一切问题都摆出来，一起解决。但是菲尼克斯这样的家庭的人似乎不是这样行事。卡洛斯跟着马库斯回到碎石路上，一言不发，漫无边际地走着，直到他们来到东边路障的中心，找到一家路边咖啡馆。

“多姆要结婚了，”卡洛斯终于说道，“我不想在你和老爸之间的事情还没有搞定之前就告诉你。玛利亚要生小孩了。”马库斯在短短的一瞬间失去了平静，震惊的神情扫过了他的眼睛，但对于马库斯来说，这已经很了不得了。

“哇。”他说道，“你父母的意思如何？”

“很好。”

“他怎么供养孩子呢？他会退学么？”

“老妈承诺让他读完书。你知道多姆的。他能行。”

“他需要钱。你看，我正好不缺这些阿堵物，我可以……”

“他没有问题的，多谢了。”卡洛斯意识到这样说很粗鲁，但是多姆的确不会从任何人手里拿钱。他想要缓和一下气氛，“见鬼，这让人很不爽，马库斯。如果多姆不能独立供养

家庭，他就觉得自己不是爷们。嗨，如果我们时间算得好，可以一起穿着军装参加婚礼。”

“如果有邀请函的话，多谢。”

“你不需要什么邀请函。你是名誉圣地亚哥兄弟。你就是家人。”

卡洛斯向后靠回到座位上，看着海潮退下。人们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发生在埃菲拉的战争离他们很远，至少在地理上是这样，精神上其实也很远。战争已经打了七十多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战争中拼杀，或者是现役军人，或者是国防工业。大家都了解战争的现实性。没人会无视战争，也没人想无视。

如果我们没有发现伊姆能源，会不会为其他的燃料厮杀呢？水？矿产？棒球？

这些似乎现在都不重要了。寻找敌人有其自己的惯性，秩序联合政府最擅长干这个。卡洛斯并没有为未来担心，因为未来本来就难以想像。但是现在，未来和冲锋枪一样，已经在他手中。这让他感觉有所不同。他现在仍然想定义未来是怎样的。

马库斯好像迷失在对咖啡表面的研究之中了。他从来没有说起过自己的父亲，但是卡洛斯怀疑他长久以来一直渴望有人祝贺或者支持他的决定，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得不到祝福和支持。也许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这样。这能解释很多事情。他必须跳火圈才有人在他脑袋上赞许地拍拍。

“对我直说吧，马库斯。”卡洛斯支起肘，碟子上的勺子吭啷掉到了金属台面上，“你去参军是因为我参军了呢，还是只想和你老头子对着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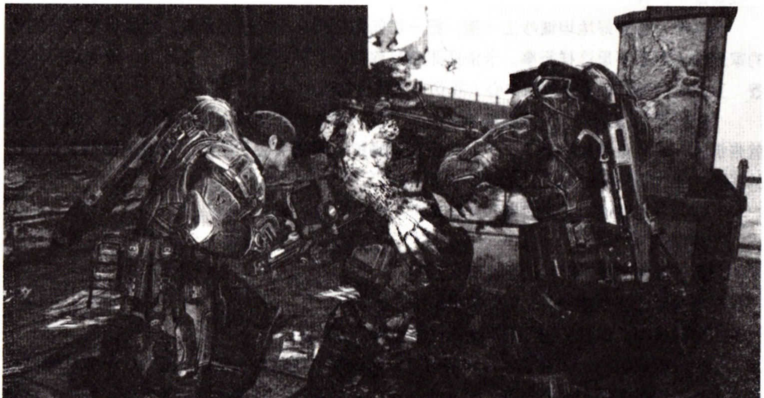
“你需要问我这个问题么？”

“是啊，需要。这并不像你连咳嗽一声或者是吐口唾沫都要告诉我。我必须要搞明白这些事情。”

马库斯沉默着没说话，这比他真的说些什么更能告诉卡洛斯他内心的想法。马库斯又盯着手里的咖啡杯。

“因为那是我惟一能找到家庭感觉的地方。那儿有人能理解我。”他终于说道。

“见鬼，如果有其他什么人能理解你的话，说不定他们可以向我解释你这个人。”卡洛斯勉强笑了笑。是啊，马库斯想要军队中广泛的同志之情，但是他也想和他的哥们待在一



起，卡洛斯能理解这一点。看一个来自拥有一切的家庭的家伙苦苦追寻他们不能为他购买也不知道如何给他的东西，这种感觉很奇怪。

“绝对会很棒，我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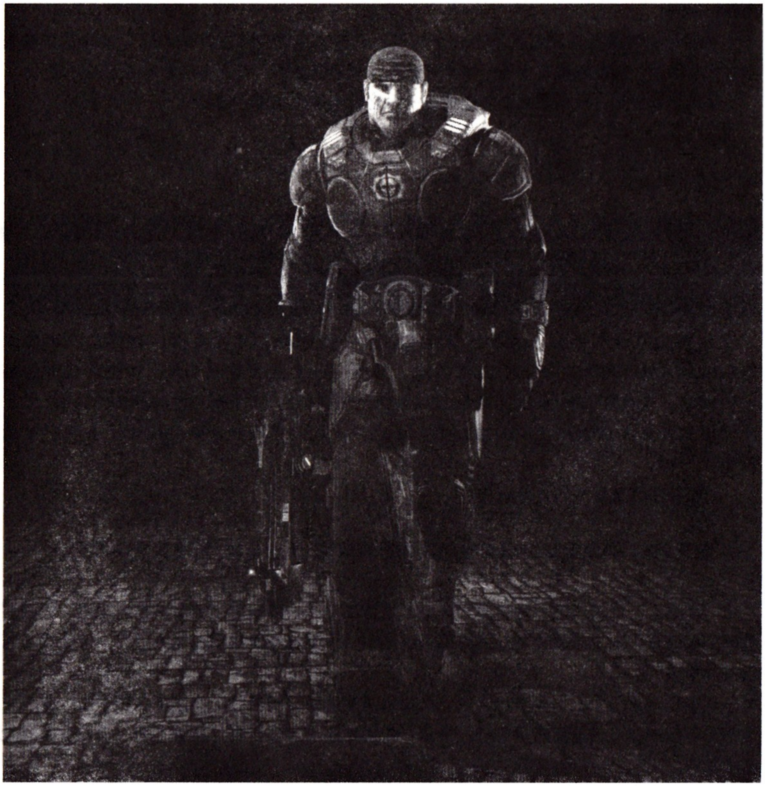
被干掉，受伤，残废——卡洛斯不能纠缠于这个问题，这不是留在家里的足够理由。而且，任何不准备为国效力的人都不配从国家得到任何东西。圣地亚哥家不是白给的。

这周剩下的时间里，改变生命的不可逆转的决定雪崩而来。在征兵办公室，卡洛斯等着马库斯从医疗体检所出来。他可以听见几排文件柜后面职员的窃窃私语。

“那个肯定是菲尼克斯少校的儿子。”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儿，最后，菲尼克斯依旧被视为一名军官，而不是一名科学家。“他可以直接走到军校里面去，然后找个教职做下去。”

“也许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另外一个声音说道，“不是每个人都想在生命里走最容易的那条路。”

是的，他们正确地理解了马库斯。也许他并没有那么难以了解。他穿上制服的时候骄傲



得不得了，卡洛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两个穿上制服在多姆的婚礼上出现时简直帅呆了。

多姆在婚礼上一杯酒从头喝到尾，好像他很担心多喝一点就会怎么样。很奇怪，他看起来仍然像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快有孩子的已婚男人。卡洛斯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多姆处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过渡状态。

他仍然是我的小弟。他知道我永远会在那里。

“我要和玛利亚说几句话。”多姆说道，一只手里拿着杯子，“但是我要找个全职的工作，真正的工作。”

“老妈会杀了你的。当然了，当个技师总是不会错的。”

“不，我决定报名参军。”

“见鬼，多姆……”

“因为薪水，”多姆说道。“薪水很不错。我现在要养家。”

“这当然了，我相信你。”卡洛斯狠狠抱住了多姆，把他漂亮的新制服都弄皱了。他知道多姆早晚都要跳上船，但是这么快——好吧，至少现在他可以照看多姆了，“你完全是因为钱，对吧？”

在霜月的时候，玛利亚生下了一个儿子，贝内迪克托。在雪月的时候，多姆从学校退学，报名参军。这就像季节变换一样不可避免，卡洛斯觉得。有些纽带是永远无法打破的。

圣地亚哥兄弟——血缘或者名誉成员——之后的生命都将一起度过。

GEARS OF WAR 第六章

戎马生涯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有很多种——责任感、同志之情、目标性、试验生活极限的良机、学一门手艺、逃离家庭、冒险——甚至是爱国主义。但是对于那些缺乏稳定和关爱的年轻人来说，军队可以提供一个家庭，所有的安全感和追随的意义。他们渴求父母本应该给他们的组织性、赞许、他人的关注和清晰的规定：而我们可以提供这一切。

（征兵主任盖尔·巴灵顿上校）

南艾菲拉 26皇家步兵团司令部波姆罗伊军营 十七年前 出现日之前三天

“稍息，”士官说道，她将笼子一个个地摆到地上，她制服上的名字是玛塔琪，“我要教你们如何在大陆上求得生存，因为你们这些小伙子要在充满敌军的地方生存，那个地方可没有炊事班。”

玛塔琪中士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身材像短跑选手一样强壮，头发塞到帽子里，带一点多姆听不出来的口音。她打开笼子，拎出一只活着的小鸡塞到自己左臂下面。小鸡在愤怒地咯咯乱叫。

“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是素食主义者，”玛塔琪说，“那就完蛋了。我们明天会吃可以食用的草根和真菌。”

多姆一满十七岁的时候就玩命挤进了特种兵的训练营，这也是他们招收特种兵的最低年龄。他喜欢那些惩罚性的课程：他发现自己原来从来不知道竟然那么喜欢狠狠地摔打自己。玛莉亚为他感到自豪。卡洛斯和马库斯都不再把他看做需要照顾的小弟弟。就像那些南岛人所说的一样，他是一个硬邦邦的螺钉。

但是现在他被一只黑色的小鸡弄得非常紧张，直挺挺地站着。

和他一起的十几个人都和多姆一样看着玛塔琪拧断了小鸡的脑袋。小鸡在玛塔琪的手中显得非常安静。这让多姆非常疑惑。她不是那种通常的教官：她的臂章显示她是一个狙击手。但是每个人都说特种兵训练营里的人都羡慕她的野外谋生技能，有人还说她能用两只死老鼠和一堆青草做出一桌六道菜的宴席。

“我待会会给你们演示一下如何下套儿捕鸟和小动物，”她说道，“这是比较简单的部分。对于城市男孩子来说，这比较难。但如果你们搞不定的话，生存机会就只有下地狱去找了。”

多姆就是个城市男孩。鸡肉从来就包在杂货店里买回来的塑料袋子里，完全看不出曾经拥有的自然界自由精神。鸡肉从来不会像活鸡那样用橘黄色的眼睛恶毒地瞪着他。

“你们倒是挺安静，”玛塔琪说道，“得了吧，你们要成为特种兵好不好。你们要把刀子捅到敌人的喉咙里面去，现在杀一只鸡又有什么问题呢？”

好像她不知道一样。她看起来就像已经捅死过敌人一百次。

乔治·提米欧站在多姆身前，他可以看到乔治把手背在身后，紧张地握在一起，瑟瑟发抖。

“征兵海报上根本没有说勒死小鸡的事情，长官。”

玛塔琪与霍夫曼少校截然不同。在她头上的死亡徽章下面潜藏着一股幽默感。她低头看自己靴子的时候，多姆看到她的嘴唇在微微颤抖。

“我们不是勒死小鸡，大兵，”她最后说道，“我们拧断鸡脖子，这样又快又人道，你们已经训练过如何拧断一个人的脖子。况且小鸡又不会拿匕首朝你们身上扎。”

城市男孩。多姆好像看到他自己小孩的玩具动物，觉得非常不舒服。

玛塔琪又扶正了小鸡的脑袋：“没错，左手抓住两条腿，然后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夹住鸡头，当然如果你是左撇子就反过来操作，然后你用力向下折，手腕用力——”

多姆听到小鸡的脖颈碎掉时发出轻轻的喀喇一声，然后它就垂下不动了。

“哦，见鬼……”提米欧说道。

“这只是自然的放松而已。”玛塔琪说。

她做起这些事情来非常轻松。她飞快地拔除鸡毛，把闪亮的黑色鸡毛洗得到处都是，然后用一把猎刀剖开鸡肚子准备做熟。这些受训的特种兵觉得把肠子搅碎取出来真是个糟糕的主意，而处理鸡毛更是让他们一点存在感也没有。

“你们一定要找到鸡肝，”她说道，在刀尖上挑着这所谓的美食，“现在轮到你了。你们每个人都要照做。”

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只鸡。多姆感觉很尴尬。

我可以做到的。这有什么难的?

“在我把你们交给霍夫曼之前，你们最好搞定这个事情。”她和蔼的说道，“我不希望他和你们谁过不去。我手下还没有一个兵通不过考核。”

这倒非常有激励性。霍夫曼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恐惧，而且他肯定不会像玛塔琪刚才那样有耐心。玛塔琪走到提米欧身后，紧贴着他站着，这让他有些尴尬，然后左手握住提米欧的左手，右手握住提米欧的右手。

“然后……用力。”她说道。

喀喇一声。

她向后退了一步，提米欧瞪着手里的鸡，虽然已经死了，但还在拼命扑打。

“你只需要用这么大的力气，”她说道，“要不然你就会把鸡头给拧断。”

之后的事情就非常容易了。多姆在动手切开鸡之前又看了看鸡到底死了没有，要确认已经没有心跳。玛塔琪向他弯了弯腰。

“这不是急救，圣地亚哥，”她说道，“死鸡是不会对心肺复苏术有反应的。现在拔毛、除下水，因为你今天的午饭就只有这只鸡。”

是的，鸡已经死了。

多姆坐在营地的篝火旁小心地烤被大卸八块而且内脏被剔得干干净净的鸡。但是他不喜欢鸡肝。玛塔琪巡视经过，把鸡肝用猎刀挑起来，边走边吃。提米欧看着她离开，好像难以相信还有玛塔琪这种人。

“这个很难么?”多姆说道，“把鸡杀了，我说。”

提米欧咬了咬牙：“鸡又不是敌人，又不会杀你。这就像朝自己的宠物狗开枪一样。要杀一个无辜的东西总是很难，就算有什么好理由也一样。”

“这只是一只鸡而已，”多姆总结说，“如果你连一只动物也不敢杀，那就没有理由吃下去。”但是这又引发了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就是杀死一个打扰他的动物和杀死一个对他无害的动物，这之间的界限在哪。他究竟有能力做些什么事情?特种兵训练突破了他原来认为是自己极限的地方，只让他相信自己什么都可以办到，什么环境下都能活下来，能处理任何情况。这也让他怀疑自己究竟能到达何种深度。

我知道当我看见的时候，就知道正确与错误何在。我知道我能行。

但是多姆一直很有成就感。玛莉亚再次怀孕的时候，多姆并不认为生活像他期望的那样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更加完美，虽然他直到现在才意识到。

他热爱当一名士兵。他对当兵生涯的热爱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丧命或者残疾的现实危险只存在于背景之中，只是一个他从不上心去统计数字而已。

但他不是惟一一个发现自己在假期还穿着军装的人。马库斯——现在是菲尼克斯下士——已经改变了。他永远都不会是聚会的灵魂人物，但是多姆看到他的时候，他永远对现在的情况非常开心。他生来就应该成为一名士兵，事实上他发现穿着军装的时候自己比卡洛斯还开心。

卡洛斯和马库斯又被部署回前线的萨夫斯，那里已经是白雪皑皑。多姆像往常一样读他们一块儿写的信——马库斯写一半，卡洛斯写另外一半——而卡洛斯听起来比几个星期之前更加沮丧。



要是司令部里耍笔杆子的那些人能听听前线拿枪的人的意见，战争早就结束了。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要让我们尿尿前都给他们打个报告。

马库斯在下面加了一行很小的字作为评论：

他总是要尿尿。这儿冷得要命，可以把恩布里雕像的蛋蛋都冻掉。

马库斯越来越幽默了。多姆觉得，卡洛斯如果来当特种兵会开心一些。这儿规矩没有那么严。一个人可以稍微出点格。多姆拿出笔，把纸翻过来，开始写回信，内容主要是处理鸡仔的艺术。

北部地区 萨夫斯：前敌基地，26团C连

那儿很冷，那儿还是很冷。

卡洛斯让装甲运兵车空转以保持温度，他坐在驾驶舱里，围巾一直拉到鼻子上，手夹在腋窝下面取暖。如果温度太低，燃料就会冻结在发动机里面。见鬼，谁能足够疯狂地在这种鬼天气里破坏掉伊姆能源的输送管线，谁就该取得胜利。

风挡玻璃上的影子若隐若现，明亮的橘黄色落日被影子无情地抹去，然后面前出现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擦去玻璃上的冰层。是马库斯。就算是在把你冻得屁滚尿流的冰天雪地里，他也没有戴上头盔。然后他坐到了乘客的位置上。

卡洛斯把围巾稍微往下拉了一点，这样他说话就能让马库斯听见。他也不喜欢戴头盔，

但是至少有戴一个保暖绒帽的觉悟："你知道你要因为脑袋暴露在外面而损失多少热量么？你疯了？还是想得冻疮？"

马库斯耸了耸肩。"百分之十，"他说道，"也许没有那么多。"

他只是不愿意戴上钢盔，除非附近有个军官正好看见他没戴钢盔说要去军事法庭告他。从军中理发师第一次给他剃完标准头的那一天起，他就牢牢记住了秩序联合政府军装条例中的一个规定：可以戴头巾，但是头巾必须是纯黑色的；领带必须塞好；帽徽必须钉在正中。现在他就一直戴着个头巾。有时候这些装束让他的满面机锋更加狰狞，看起来就像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当然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

"我刚在在司令部看到了阵亡名单，"马库斯说道。装甲运兵车的加热器像一个火炉一样咆哮，但是温度却没有什么改变。"哈里斯上尉在名单上。"

"见鬼，是怎么搞的？"哈里斯比团里的其他人有更多的英勇十字勋章，她看起来不是做出"死掉"这种人人都能干的事情的人。这个消息让卡洛斯自己也震惊了："我觉得什么都杀不死她。"

"她带头向一个机枪阵地冲锋。攻陷阵地的速度没有子弹飞得快。"

"哦。每个人的运气最后都会用完的。"

"如果他们玩命用自己的运气的话。"

"她的儿子在后勤部门，是吧？"

马库斯吹了一口气，立即凝成雾，雾水又冻结在风挡玻璃上："是啊，和多姆年岁一样。"

多姆。卡洛斯又想起了多姆。在本该照顾一个人的时候却丢下他默默哀悼是件很狗屎的事情。就像马库斯的老妈一样。哦，好啊。卡洛斯经常用这种"让人猜他在想什么的自言自语"与马库斯说话。这又让他想起来，马库斯这个朋友没有说的话和他说出来的话一样含义丰富。

卡洛斯换了个话题，马库斯不需要整天纠缠于战争中死去的母亲们："好吧，我们的运气现在还挺得住。趁我的尿泡还没有被冻死，赶快行动吧。"

"他们已经在讨论授予她恩布里之星勋章，"马库斯说道，声音几乎听不见。这是勇气方面的最高勋章，只颁发给明知赴死却依旧为了营救战友而一往无前的人。最后的结果只是死路一条。

"至少她把奖章收集齐了一套。"

"是啊，为此你能在变成鬼之后免费得到一套玻璃酒杯。

马库斯轻轻呵了一口气，似笑非笑，擦去风挡玻璃内面形成的冰层。也许他希望自己的母亲像英雄一样死去，而不是一个人跑开，把他留在回荡的沉寂中管一个陌生人叫爸爸。他从来不说，他只是每个月尽义务似的给家里写一封信——卡洛斯曾经瞥过一眼——没有问题也没有责怪，好像菲尼克斯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装甲运兵车隆隆作响，经过检查点，继续向马兰戴边界附近的输油管行进。马兰戴是个中立的州，只不过偶尔不小心让印第混蛋们悄悄溜进去，再从这里发动攻击。去你妈的管不好边界，这完全是共谋，这就是说你在开枪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你站在哪儿。卡洛斯越来越讨厌繁琐的外交注意事项。

“他们已经迟到了一天，”马库斯说道，他把冲锋枪抱在怀里，好像在给冲锋枪取暖，“情报来源出现松动。城里还是没有什么活动。”

“是啊，我从来不相信他们的线人不是对我们胡说八道。”

“我们要小心狙击手。”马库斯扶正了耳机，“阿尔法五号呼叫三零，请通知现状，完毕。”

“三零收到。”是帕德里克的声音，他也是个南岛人。似乎所有的岛都在大规模出产狙击手，只有帕德里克来自移民区。他的红色头发和雀斑非常引人注目。这倒和他的部落标记纹身很不搭配。但是他的性格还是像岛民，所以没人觉得应该经常提起这事儿。

“一个小时之前我看见一个废柴沿着管道挖捕兽陷阱。他二十分钟之前离开了，你帮我们留心一下，OK？”

看上去像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区别——一个猎人出来诱捕野兽，因为悬空的输油管线算是地上不错的栖身之所——或者这其实是件更糟糕的事。

“你的位置在哪儿，帕德？”

“2-Q-J-O-0-3-4-7-5-5。”

马库斯非常小心地打开地图，每次只打开一块，肘部几乎不用动，看完之后又把地图折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他的手电打开了。

“你在那座山上？”

“不，那儿没有足够的掩护。我们分布在管道下行地区旁边的雪坑里，从谷底向上爬升35度的位置上。”

卡洛斯的眼睛从积满雪的道路上移开了一会，扫了一眼马库斯冲锋枪上的地图。天色正在迅速黑下去。

“他们可以看到沿着线跑上来的东西。”

“是啊，”帕德里克的声音几乎撕破了卡洛斯的耳朵，“我们在等下一波车辆。希望他们已经走了，巴兹想看棒球决赛。”他停了一下，“我现在能看见你们了。雪洞就在离5-B-9连接点一米的地方，你看见了么？”

“看到了，”卡洛斯说道，管道通过一组单独的数字进行标识，这样维护维修团队就能定义节段所在，“我们会看一下。”

巴兹是帕德里克的观察员。狙击小组可以在这儿挖一个雪洞，这儿几乎就是家外的一个个小家，当然看不到体育频道的转播。但是他们需要待在这儿。炸药早就安放好了，但是如果降雪不够快，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将雪洞覆盖满。卡洛斯被他们的效率镇住了。一个混蛋会挖个洞然后离开，接着另一个混蛋会过来把炸药埋放好。再过一会儿，会有另外一个人过来留下雷管。最后，第四个人现身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装填好，然后什么时候遥控引爆就看心情了。

已经有一个半小时没有发现野外有什么人的身影了，这纯粹是找着暴露自己。这只是偶尔路过的行人——目前从德纳瓦的伊姆能源采掘站到海边的精炼厂之间投入使用的管道有数百英里。秩序联合政府军队所能做的依靠的就是接力发出的警报，自己追踪的技术以及让被抓住成为坏消息这一心理威慑。

卡洛斯停下装甲运兵车，寻找雪洞。雪洞应该是半米深，洞底有个钢丝圈套器。这个家

伙想出这种办法设套诱捕当地野生的小动物简直就是个天才，因为啮齿类动物肯定要在积雪中打洞寻找食物。

“帕德，这就是圈套器了，”他在无线电中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什么装备了。”

“你是个疯子，哥们儿……”

“我们朝向城市的方向继续侦查，”马库斯说道，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点了点地图，“如果有后续行动的话，现在就是合适的时候了。”

“保持频道打开，”帕德里克说道，“上一个巡逻队把发射信号的无线电搞丢了，这帮蠢材。如果我们需要他们的话，我没法给他们打信号。”

“别着急，今晚执行任务的都是成年人，”卡洛斯说道，“菲尼克斯和圣地亚哥。”

“是啊，这几个喜欢打飞机的家伙根本不需要戴钢盔，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脑子，没法被爆头。”

“我们也爱你，帕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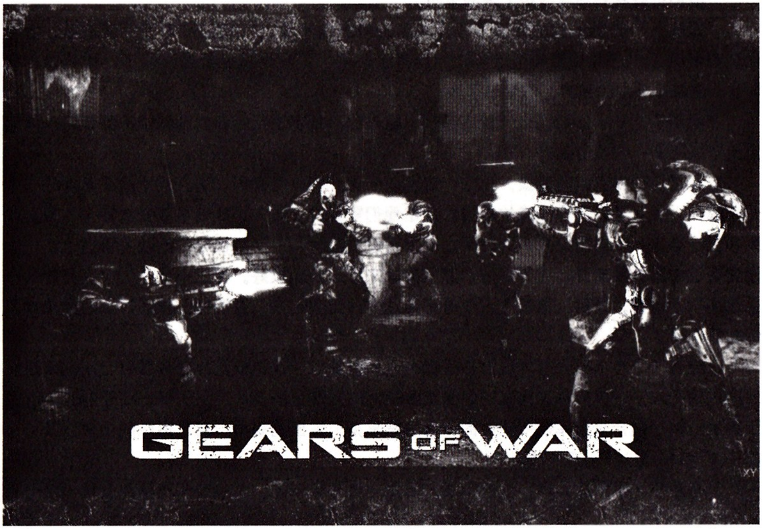
“用我们的办法和他们打个招呼。”

卡洛斯关掉了汽车大灯，沿着管线平行的方向小心地驾驶，就像是爬行一样。每个人都能听见装甲运兵车开过来了，但有时候卡洛斯还是会因为他们全神贯注于任务时产生疏忽而感到吃惊。他们从马兰戴到达入口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附近小镇上像针孔里传出来的灯光在明净的夜空中清晰可辨。只有两公里远了，边界就在管道过去100米处。

马库斯戴上了夜视镜：“帕德可以看球赛了。”

“你为比分下注了么？”

“我不是打赌的人。尤其是，老鹰队签下了新人科尔，科尔·特雷恩。是啊，大概就是



这个名字。”

“这家伙就是个机器。我讨厌在黑暗的小巷子里遇到他，他只要笑一笑就能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平静的生活在继续，而这能让你保持清醒和理智。如果你没有战斗而只是一个人发呆，甚至就算是战争也会非常无聊。战争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卡洛斯非常理解某些人就是需要激发一下肾上腺素，甚至他们知道自己丧命的可能性更大也无所谓，而且他觉得马库斯会告诉老爸，军队是惟一让他感觉自己活着的地方。没错，这是真的，而且这不是简单廉价的刺激，你知道你会把生命赋予自己的每个细胞并推到极致。

卡洛斯自己的感觉和他听老爸谈起自己当兵时候的感觉一个样。平民的生活像蚕躲在茧里，你永远没有机会发现你自己能做些什么，或者尽力把自己推向极限，或者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这是个可怕的想法，因为很多人一直到死也只活出一半的水平，永远不会知道得更多，永远不会尝试更多。而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就是你惟一能过的生活。

“步行更轻松。”马库斯跳下车，走进了管道影子下面的雪地里。这儿的雪有一米高，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水泥墩子支撑。他把雪地迷彩服的雨帽拉到头上：“这样你就不能唠叨我了……”

整个地方就是一块阴影的谷地，陆地在这里轻轻凹下去一块，而且略有下坡，看上去这块地方有好几公里。卡洛斯也把夜视镜拉到前额，四处张望。他们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沿着管线的方向绕着小圈子，这样身体就暖和一些。

卡洛斯突然屏住呼吸，仔细听着什么。他举起手让卡洛斯注意，做了个手势：安静。

“车，”马库斯轻轻说道。车子的声音比普通汽车高一些，是个小型摩托。这儿甚至谈不上有什么道路，至少除了他们在走的羊肠小道就没有路了。

“是雪地摩托或者什么东西。”

他们这不是疑神疑鬼。很多当地人都有雪地摩托。他们站在原地朝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卡洛斯终于发现一团黑影前面有一束上下乱晃的光线。等车开近了，黑影渐渐明晰成一个穿得厚厚的人形坐在双体雪地摩托上。马库斯躲到管线的后面掩护好，而卡洛斯单膝跪地，把前额夜视仪推到头上去，使用冲锋枪的光学瞄准器。他用枪指着那个家伙，直到摩托呼啸而过。摩托还是沿着与马兰戴边境的内侧与管线平行的方向前进。

当然可能仅仅是个女人而已。

马库斯无线电通知了帕德里克：“阿尔法5呼叫三零，可能你们有货要收。一辆雪地摩托向你的方向驶去，路线与管道平行。

“收到，阿尔法5。”

卡洛斯重新启动了装甲运兵车，但是关掉了车前大灯：“巴兹还是要看比赛。”

“那就不要太着急。”马库斯呼叫基地报告了可能发生接触，“可能只是一个可怜虫在酒吧里过了一晚然后回家。”

他们的机会在于，雪地摩托自己的轰鸣声可能让骑车的人听不见身后远处的声音。而且他还穿着戴着厚厚的头巾。卡洛斯把车挂到最高档，马库斯则把身体探出车厢，用枪上的瞄准镜跟着骑车人。这是谷地的上坡，马库斯只能从管线的上面看到他。雪地摩托沿着输油管线一路绝尘。

“如果情报没错的话，”马库斯说道，“这个家伙可能就是放置炸药的那个人。”

“当然，我们可以拦下他，看看他究竟带了些什么东西。”

“他在边界那一边的时候，不行。”

“有谁会拿出卷尺量么？”

“我们有自己的行动规则。不准跨越边界。”

“他会到管线的这一边来安放炸药。”

“然后我们就可以爆掉他的头。”马库斯又确认了一下他的瞄准镜，“这是合法的，你满意了吧？”

虽然卡洛斯听起来觉得很愚蠢，但是外交规则通常就是这样。边境法律这一套狗屎规则是给警察准备的，不是给战争准备的。终于，马库斯打手势示意放慢车速，下了车。

他们两个在管道后面蹲下身，从管道的那一边钻了出来，这儿离帕德里克的位置只有不到五百米。雪地摩托停放的地方几乎与白天挖坑的地方平齐，摩托车手蹲在那儿，查看自己的车篮，却还在马兰戴边境一侧。

“三零，你看见什么了没有？”马库斯轻声说道。

“没有，阿尔法5。除非他向那个洞移动，否则就还只是一个摆弄摩托车的混蛋而已。”

也许他真的该准备一下圈套器……

卡洛斯用冲锋枪指着那个人，夜晚非常寂静，只有风声和那个家伙摆弄摩托车篮的声音。

他肯定听见装甲运兵车停下来了。他停下摩托的时候倾听寂静夜空中的声音的时候，已经离开足够远。但他还在继续搜寻着什么。

也许他真的是个天才猎手。

他背朝着马库斯他们，却没有背朝着帕德里克和巴兹。

“阿尔法5，不管他拿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肯定不少。”甚至就算是在卡洛斯的耳机里，帕德里克的声音也很难听清，“我看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了——很小。你可以用牙刷把它们刷干净。”

“干掉他……”

“我现在可以开枪。允许我开枪的时候通知一声。”

这是马库斯的声音。摩托车男站起身来，还是在马兰戴边界的一边，浑然不知有三支冲锋枪指着他，无论哪一支枪都足够让他今天的成果完蛋。

卡洛斯也理解在一个无辜的马兰戴公民的头盖骨里留下一颗秩序联合政府军队的制式子弹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但是他觉得值得冒这个险——马兰戴在哪方面来说都是我们的敌人，却没有敌人的名头。所以，除了让一群外交官和政客一身骚，情况能坏到哪里去呢？

而且这些家伙根本就无足轻重、

“我们看看他在干什么，”马库斯低声说道，一只手撑着自己低下身来，呈卧姿，瞄准。

瞄准镜里面的夜视滤镜让卡洛斯把那个家伙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炸药一般没有什么清晰的标记。不管那个家伙在处理什么，数量都不会少。看起来他好像在搬一堆书或者是小的沙包，这对卡洛斯来说足够好。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何时崩了这个混蛋。

“这一枪该帕德开。”马库斯说道。

“你丫是个读心术大师。”

“你不是个有耐心的家伙。”

摩托车男转过身，抱着一大堆什么东西，走向了管道——穿过了那条看不见的公平游戏之线——卡洛斯看得清清楚楚。他听见帕德里克先是深深吸了几口气，然后又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自己的身体稳住，准备击发。

现在，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了。

摩托车男在坑旁边单膝跪下，做了他的最后一件事。卡洛斯看他的面部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脸几乎被滑雪面罩和夜视镜包得严严实实，所以就算他有对手相片这种级别的情报细节，也无法从外貌上鉴别他。

动手，帕德，干掉他……

然后摩托车男就停了下来。他想找什么，朝左边瞥了一下——他其实不可能看见也不可能听见帕德里克所处的位置，所以帕德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他朝摩托车走去，看起来只是很平常的几步，好像他忘了什么东西，但是之后他就突然加速奔跑。

“帕德，放弃，放弃，放弃，”马库斯不顾无线电通话程序说道，“别动他，我们来跟这家伙。”

卡洛斯甚至在马库斯说完话之前就起身离开了位置。他开枪，火舌打爆了摩托车的油箱，又掀开了方向把，最后钻到厚厚的雪堆中。

你哪儿也去不了，混蛋，我跑得比你快……

他可以听见帕德说“我仍然可以开枪打爆他，我还可以开枪”，马库斯在他身后朝他大吼要他回来。摩托车男下摩托车向右狂奔而去，直奔边界。一旦他越过边境线，他们就什么也干不了了，但是卡洛斯不准备让一个印第人坐在那边像某些小孩玩狗牌一样嘲笑秩序联合政府的士兵。

也许摩托车男觉得士兵们遵守非常老派的规则，不会从后面对一个破坏者下手。

马库斯几乎跟上了卡洛斯。就像在沥青里面走路一样，卡洛斯不得不大跨步的跳跃，甩掉黏在身上的雪。摩托车男身上掉下来什么东西，但是两个人都没人去管掉下来的究竟是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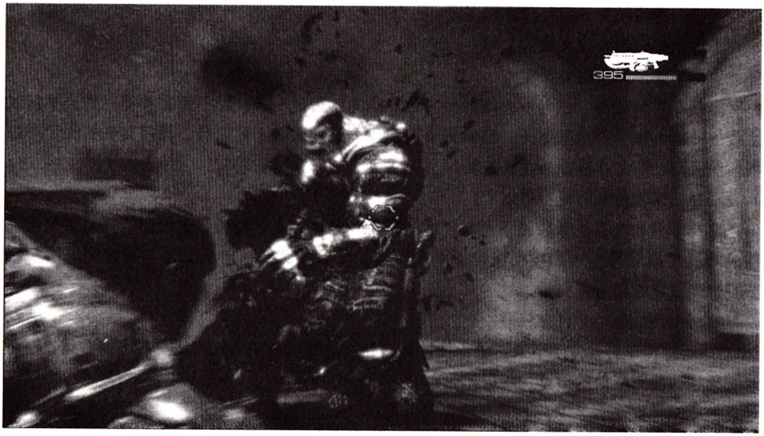
“情报人员玩玩他一定会非常有意思，”马库斯气喘吁吁地说。追击简直就是慢动作，只要开枪，就可以马上干掉他：“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别干掉他。”

那个家伙还在跑。如果他有武器的话，起码卡洛斯看不见。这也没什么意义，那条卡洛斯在大雪中脑内补完的边境线越来越近了。

他有步枪、手枪和匕首……“你过线了卡洛斯，你过线了，你过了，”帕德里克的声音充斥了卡洛斯的脑袋，帕德在他的静止位置上观察坐标更加精准，“卡洛斯，你过了该死的边境线。”

“他妈的，”卡洛斯说道，突然意识到马库斯落在后面了。他回头从肩膀上看了一眼，发现马库斯占据了开火位置，正在瞄准：“我可以干掉他。”

那个家伙不是一个秩序联合政府士兵：他穿着制服，但是不是这边的制服。卡洛斯从



后面抱住了他，这一下子没有计算力量和角度，而是绝望中瞎蒙一击，但是他必须阻止摩托车男。

好像再多几米就会让情况更加糟糕。问题是，谁能看到这一幕呢？又有谁会提出外交抗议呢？

摩托车男在卡洛斯的擒抱中拼死挣扎，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伸手去摸夹克衫。卡洛斯一直在想他能不能在这么近的距离上下手杀人，但是现在没时间琢磨这事。他想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要死的人绝不是自己，要死的话也只能是这个混蛋去死。没时间再去想其他的事情了，他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拔出了刀子就把匕首插进了那个家伙的脖颈。

秩序联合政府指挥部，主权大厦，艾菲拉

霍夫曼走进司令部地下室的简报室，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什么改变战争进程的大事。

他摘下帽子，想是不是弄错地方了。出于安全原因而不在简报之前只通知他很少相关情报，这本身就很罕见，但这是第一次根本没有通知他任何消息，而且他一来就发现这地方不是为他准备的，都是军阶比他高的人。

来开会的不光是陆军军官，海军和空军部队的老大们也在会议室里等着呢，这里将是群星闪耀。而且还有穿西服的人士——情报部门和秩序联合政府的政治顾问也到了。这是个小规模的会议，但是就权威性而言，这是个峰会。

这个规格有点让我受不了。也许他们想让我扫厕所。

“你也来了，维克多？”身后的一个声音说道。

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多年前见过一面的海军军官。迈克尔？米切尔？霍夫曼只能想起来他的名字叫昆汀，而且那个时侯他还不像现在是海军上校。

“昆汀……”霍夫曼说道，伸出自己的手。

他把头向三名海军舰队司令的方向扭了扭：“那我们来干什么？临时工？拎包的？”

迈克尔森。他就姓这个。

"我甚至不确定我的老大知不知道。"迈克尔森的领章上绣有两个醒目的鲨鱼徽章标明自己的潜艇兵身分，"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我只是D级小型驱逐舰队的司令而已。结果，一通知我来到这儿，我就对着别人的后背屁颠屁颠地敬礼。"

D级小型驱逐舰队负责两栖攻击和海上特别行动。这仿佛告诉了霍夫曼什么事情，虽然他不是特别确定：从他记事的时候开始，秩序联合政府的军事条例就围绕着陆地作战构建——炮兵、装甲兵，以及步兵。所有的其他军种都靠边站。而现在两个新的元素——特种部队与安菲布——似乎在大场面的时候坐到了前台的位置上。

"好吧，这是特种部队和蛙人的活儿——除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没人管的人么？"霍夫曼问道。

"我看到的就再只有轨道技术部门了。这道鸡尾酒倒非常怪。"

主会议室宽大的门上有精美的雕饰。门打开了，一名穿着深蓝色商务西服的秘书把门锁在打开的位置。房间没有窗户，许多桌子拼成一个小小的岛屿。

"达尔耶尔主席很快就来和大家开会，请就座。"

这是霍夫曼第一次听到别人说到主席，他原以为这是个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是内阁会议。这让级别骤然升高。迈克尔森跟着霍夫曼进到会议室，在桌子旁边找自己的位置。

我他妈的能在这儿贡献什么？

如果主席想起来关于秩序联合政府的国防政策或者是与之有关的什么事情，霍夫曼肯定应付得了这些问题，当然主席早就全部都知道了。但是他还是潜意识地害怕不能提供答案。他现在身边只有一个钱包、身份证、笔盒钥匙。他的公文包——除了一摞纸什么也没有——



已经出于安全原因被收走了，其他人也一样。不用说，这次非比寻常。

甚至是将军们看起来也忧虑不安。霍夫曼念及此便觉得稍微轻松了一点。

达尔耶尔是个小个子秃顶的五十岁老头，如果不是西服笔挺，他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你肯定以为他只是个会计。但是他的声音可以喝退一个营。他坐下来，左右各有一个助手，他示意一个人关上门，另外一个人在准备投影机。

“我们这里是隔音的，女士们先生们，”达尔耶尔说道，“你们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要隔音。简报要保持绝密。梅纳德，劳驾你关上灯。”

显示面板发出荧光，上面浮现出一幅地图——奥斯特里共和国的海边平原地形图。奥斯特里共和国是个独立州，与邻国佩勒斯组成了半信半疑的联盟。佩勒斯国更大，也更好斗。会议室完全安静了下来——没有烦躁，没有咳嗽——达尔耶尔放大了地图。

见鬼。这个意图让霍夫曼的眉梢一紧。我们要通过奥斯特里进攻佩勒斯。在这个该死的时候。这会把他们打回老家。RTI特种部队首先渗入，为安菲布的进攻清光战场。就是这样。

他已经感觉好多了。他看了一眼迈克尔森。但是那个家伙的眼睛死死盯着地图，好像在想其他的什么事情。

“我希望你们注意地图的一个特点，”达尔耶尔说道，转过椅子凝视着忧心忡忡的军官们，“至少在这个屋子的限制之内，你们将会听到很多内容。这个点叫阿斯弗点。如果我们继续坐着不动的话，联盟就完蛋了。塞蒂勒特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叮咣。

这就是假设带来的问题。假设总是不长久，很容易被现实击碎。霍夫曼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对未来已经分析清楚，此时却烟消云散。塞蒂勒走到显示器旁边，用一柄已经磨光了的金属尺指点荒凉的海岸线。地图的关键部分显示这个地区主要是一片黏土湿地和盐碱滩，只有零星分布的牧场和林木。惟一有军事意义的地方是几个小的军事基地，北边很远的道路边有一串机枪阵地，陆地向水湾伸出的手指形突出部上面有个航空基地——这就是阿斯佛点。

在独立共和国联合体的境内有很多这样的目标。比这更大也更有战略意义的目标也有不少。塞蒂勒转过身来看着房间，斜视着投影机的灯光。

“几个世纪之前，阿斯弗点旁边的湿地就不断抽水灌溉农场。”她说道，“他们依旧管这片地方叫做阿斯弗，但是这片土地天高地远，非常荒凉，这里更多地作为安全防御设施之用，而不是部署部队。阿斯弗点的研究机构研发武器制导系统和独立共和国联合体所需要的航空技术已经有二十多或者三十年左右，所以这儿没什么奇怪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情报显示这里的常规航空活动经常往外大规模地运送物资，而且阿斯佛点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它现在在研发卫星武器平台——我们给它的代号是黎明之锤。”

哦，见鬼。霍夫曼头皮发紧。我们要面对多少印第人？

塞蒂勒停了下来，桌边一阵交头接耳，军官低声表示自己的疑虑。达尔耶尔对她点了点头，接过了话。

“如果你们认为这是坏消息的话，”达尔耶尔平静地说道，“那就请考虑一下它们可能在一年内就完成部署。我们的卫星平台还呆在计算机建模系统里。还只是理论。现在诸位知道你们为什么来这儿了。仅仅让敌人失去这项武器是不够的。我们要把它夺过来。”

这就不可能空袭了。霍夫曼又瞄了一眼迈克尔森，这一次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他们都

知道为什么来这儿了。似乎在征求穿军装的人意见之前很久，决定就已经做出了。秩序联合政府的情报部门是幕后推手。

“艾弗尔将军，”达尔耶尔说道，“在任何人今天离开这个房间之前，我想要一个计划，夺取阿斯弗点，拿下项目技术，摧毁研发设施，还要消灭研发人员。而且这个计划要在六个月内执行完毕。这项技术将会终结战争——不是结果我们，就是结果独立共和国联合体，但是战争总会结束的。”

艾弗尔立即作答：“我来讲一下你说的重点，主席。我并无不敬之意，因为偷袭一个没有砖墙和迫击炮的研究机构——这就是你让我们做的事情——比把这个地方炸个稀巴烂要重要的多。”

“你一句话就总结出了我的要点，将军。”

达尔耶尔离开了会议。艾弗尔将军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看着面前笔记本上自己做的潦草记录。

“各位，我们现在开始了。”他最后说道，“我们就在这儿开始测量员行动。联合政府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没有一次任务如此重要。”

霍夫曼总是感觉自己生错了年代，如果他在塞拉过去粗糙但是决定性的年代生活，也许会开心很多。但是现在——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就算他不知道结果如何，甚至也不知道具体行动是什么。他很奇怪地感觉到一种快乐。

他早已不相信一场战斗的胜利就能中止持续几十年的厮杀。战争从不泾渭分明；政客们也没有那么聪明。但是他们可以促使战争早日结束。

他想想像一下和平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那儿有没有像他这种人的生存空间或者生存意义。

GEARS OF WAR 第七章

我不知道你们在抱怨什么。是的，士兵们得到的食物配给比我们其他人多。他们每天都在战斗，保护我们，从早到晚。这是个艰难而沉重的任务。你希望皮包骨头的饿鬼们保卫我们，阻挡虫族么？那我们早完蛋了。孕妇们也有更多的配给，因为她们也需要吃的，但是我们其他人不需要——卡路里少些，人活得长，在出现日之前，很多塞拉人就是这么过的。你们为什么不闭嘴，感谢上帝还让你们活着？

（愤怒的贾辛图市民在一个公共集会上对食品配给法发表意见）

萨夫斯 北部地区，马兰戴边界的错误一边。十七年前，出现日之前三年

马库斯在卡洛斯身边的雪地蹲下身来：“见鬼，我们把他搬走，来吧。”

在一场已经打了几十年死了几百万人的战争中，担心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似乎有些疯



狂，但是战争总是因为蝇头小事而转向，比方说暗杀，比方说脚印。马库斯抓住摩托车男的肩膀，卡洛斯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脚踝，但是马库斯还记得把他的夜视镜归位。

回到边境只有几米，但是比跑十公里还艰难。他们在雪地上拉起尸体的时候，帕德里克通过夜视过滤镜照看着整个现场，仔细观察有没有什么活动，嘴里嘟囔着他本可以在边境线正确的一边把那混球放倒。

至少卡洛斯悄无声息地把这家伙干掉了。

他们把尸体捆在管道的下面，然后蹲在装甲运兵车的后面，仔细向黑暗中探视。他们对雪地摩托和血迹无能为力，但是就卡洛斯而言他们也根本无需处理。对印第人来说，知道他们因为想要破坏秩序联合政府地区的设施而被追踪并不会伤害他们，而且甚至他们穿越边境本身就是不安全的。

“我要看看他在雪洞里放了什么，”马库斯说道，无需再说如果摩托车男放的不是炸药马库斯们就麻烦大了，“检查尸体。”

我杀了一个人。

这不是卡洛斯第一次使用教官称为致命武力的东西——这只是个精心修辞。但是还是有所不同：这完全是对个人。这感觉像是在酒吧里控制不住自己的拳头就打架了。他的心砰砰乱跳，仿佛要撞出胸腔。这与向敌军位置开火还击或者打迫击炮不一样。现在不是追究高深意义的时候。他打开摩托车男的夹克，在口袋里摸索。如果不是布料已经湿了——是血而不是水——这就和搜一个醉汉的身没啥区别。他抽出来一摞纸，一个钥匙链，还有一把小手

枪，不过一把手枪在这个乱世的这个地方，什么也不能说明。

卡洛斯把钥匙拿到手里。见鬼，钥匙扣是个小鸟状的卡通人物。用的时间很长，磨得光光的，好像被嚼过一样。但是卡洛斯把他的夜视镜推回去，打开手电筒的时候，卡洛斯能看到数字被不辞辛苦地重新漆过至少一遍。

不管数字是什么，肯定对这个家伙意味非凡。

卡洛斯关掉手电，戴上摩托车男的夜视仪，然后又给这个人戴上头巾。胡子刮得很干净，大概在三十岁左右。他把拇指压到雪地护目镜的下缘，往上推了推。

卡洛斯被夜视仪的效果吓了一跳。摩托车男的眼睛直直地瞪着他，好像亮闪闪的碟子。他曾经在晚上巡逻的时候见过无数张鲜活的面孔，但是这一秒钟他僵住了。他把摩托车男的脑袋拧到另外一边，不想再看到他瞪着自己。但那张脸还是那张脸，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别扭和不同。他看上去和卡洛斯在家乡街道上擦肩而过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见鬼，你为什么不像个敌人呢？”他嘀咕道，“为什么你不能放松点呢？”

摩托车男的文件里除了一张钓鱼许可和一张身份证之外就没啥了，而且许可证和身份证也对得上。

马库斯踏回去，站在他身边。

“所以，”他说道，把一些东西扔到卡洛斯身边的雪地里，看起来就像是几颗糖，“打得好。”

卡洛斯捡起一包撕开，但是淡淡的味道告诉了他想知道的一切。这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炸药——军用级。他杀死的并不是一个出来打猎的倒霉平民。

“好吧，他炸来炸去的日子结束了，”卡洛斯尽量用那种我早就全都知道的语气说道。他知道自己干下了一件很容易像雪球一样滚得大到不可开交的事情：“我们把尸体搬走，好吧？”

“当然不能丢在这儿。”马库斯鄙视他。这是句很微妙的话，但是卡洛斯读懂了那些几乎看不见的信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降调的方式，他的两只脚并排站着以承担身体的重量。

“来吧，我们动手吧。”

卡洛斯听到耳机里传出声音，帕德里克边跑边喘气。他的无线电频道处于打开的状态。这两个狙击手沿着山坡下来，从一块石头飞奔到另外一块石头上。他们总是假设自己被什么人观察。卡洛斯帮马库斯把尸体拖回到装甲运兵车后门之前，巴兹已经站在那儿等着爬上车了。

“不错，没有什么事情还需要再关注的，”他说道。巴兹是个身形健硕的四十岁中年人，一口浓重的泰兰口音。卡洛斯有个印象，就是他从来不用担心和帕德里克一起完成的目标。

“我冻死了。新鲜感两天之前就没有了。”帕德里克在他身后出现了，“妈的，你不准备把活儿也带回去，是吧？把这混蛋扔在这儿。”

“这不是一个战斗状态，”马库斯说道。“有些法规管这些事情。”

他们回到了前敌基地，谁也没有说话，由马库斯开车。是的，有一个流程处理这样的死人，也有流程签字上交回收的炸药。情报官员来到基地接管这个事情，似乎他对身分文件更感兴趣，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和他们共享情报。

“嗨，管道完好无损，”帕德里克走进兵营堡垒的时候说道，“振作一点，圣地亚哥。”

卡洛斯清理了装甲运兵车的后部，又出去巡逻去了。这一次是马库斯开车。他们又在以

南几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更多挖出来的洞，但是洞的边缘都已经被天气逐渐侵蚀而变得非常不规则，好像洞是被抛弃的。洞甚至可能是动物挖的。这儿再没有发现圈套器，只有很多小小的爪印。好几天没下雪了。

马库斯切换了仪表板上的无线电到民用电台的频率上，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耳朵，这样他依旧可以监听到耳机中的语音交流：“想收听比赛么？”

卡洛斯点了点头。他们把音量开得很低，听起来老鹰队赢了。

“岛民也对棒球感兴趣么？”

“有些人也感兴趣。不管我们怎么想，这些岛屿又不是一个国家。”马库斯咬着牙梆，似乎用力做准备说点什么，“OK，我把下士的事情看得太重了。”

“你说的没错。如果你听我的，我们谁也没法干掉他。我们太在乎那些标准操作流程了。”

这是马库斯式的道歉。但是他并不需要说抱歉。现有的命令和操作程序就是个好理由，而且如果出了岔子，马库斯才是需要负责的人。

卡洛斯很有内疚感：“我仍然可说是进入了一个中立国，杀死了他们一个国民，就算他的身份证是假的，而且携带了很多炸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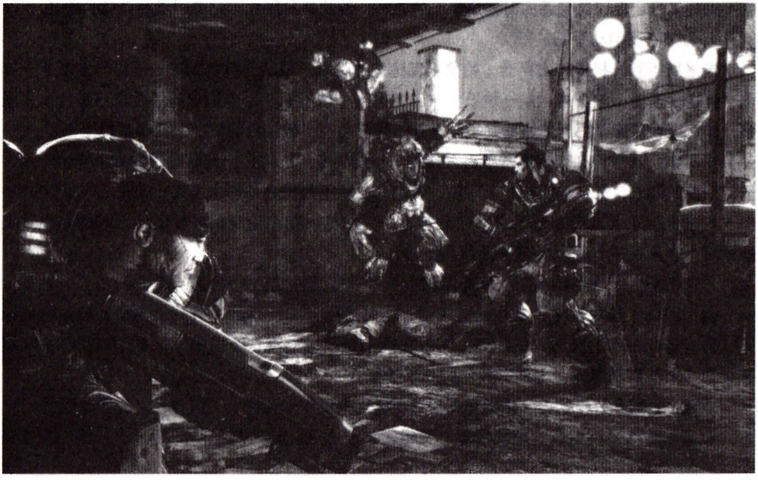
“是的，好吧……手册里可没说这种情况。”

“如果我像卡洛斯一样运气用完了，我可能真的会把马兰戴拖进战争。”

卡洛斯沉思了一会，没有真的去听电台里转播的激烈球赛。他感觉并不像本来应该的程度那么好。他觉得自己做事愚蠢而草率，令马库斯颇为失望。

“你知道，多姆更擅长干这个。他真的非常喜欢偷袭。我只受过基本的训练，给我一支冲锋枪，让我进攻一个目标。”

马库斯可能笑了笑，也可能只是一个鬼脸：“如果天气暖和一些，我们会好些，战斗季节就开始了。”



是的，马库斯下士在乎他的下士领章，似乎这个领章得让他对秩序联合政府的最后一名士兵的安全承担个人责任。他要是当上了中士，非要成为一个神经质不可。

但是他才十九岁。他们两个都才十九岁。卡洛斯想起了那些和他们年龄一样但是没有当兵的那人，他们心目中的艰难时刻和艰难抉择，意识到他们根本没有头绪。他对自己感觉更好，但是他也意识到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那么，谁会不愿意服役呢？他们怎么能活着只顾自己呢？

战翻摩托车男只是漫长冲突中的一个小小事故，没什么特别的。伊姆能源依旧在流动；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坏人。

但是很快就会有另外一个摩托车男，再一个，再一个。就像你把手从一桶水中拿出来，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显示你做了件混球事。

“我真的想有所不同。”卡洛斯说道。

马库斯瞪着前方，装甲运兵车在石路上颠簸，老鹰队再次得分，金属腔的欢呼声充满了驾驶舱。“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所做的哪一件事情是真正改变历史的事情呢？”马库斯问道。

“我会知道的，”卡洛斯说，“我会感觉到的。”

他们一起陷入寂静，收听剩下的比赛。那个叫科尔的家伙就像雪崩一样碾碎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卡洛斯在想他打这场球能拿多少钱。科尔有没有想过这种生活是什么样子：十九岁的年龄在冰天雪地里挨冻，身上的制服沾满死人的血，最重要的是，满脑子想的都是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给自己的弟弟打电话？

也许科尔想过，但是卡洛斯持怀疑态度。

多姆·圣地亚哥的公寓，下贾辛图

多姆把钥匙插进锁眼里，在玄关静静等着，听里面有什么响动。凌晨两点钟把玛莉亚叫醒当然不好，但是他赶的是从营地出发的最早一班火车，不去想什么时候能到贾辛图。他把行囊放到地上，看到有些软软的碎屑：是个玩具，贝内迪克托的绒毛狗，耳朵已经被咬成碎片了。

这就意味着他儿子能不抱着狗狗睡觉了，这也说明小贝长得飞快。多姆打开灯，走向门厅，听到卧室的门吱吱开了。玛莉亚走出来，一边迎着他一边穿上浴袍。

她竖起手指放到唇边：“我觉得他永远睡不着。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说你回来了？”

“我上的是第一趟火车。想我了么？”

“傻瓜，这还用问……”

“我有十五天的假期。”

“你确定？”

“是啊。”多姆毫不怀疑，他在军中很快学会了不要定太多计划。

“如果我表现好，说不定会多给我几天假。”

“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个的么？”

多姆努力想要告诉她，他想向她炫耀一下，拿出战斗夹克，翻出肩膀上的特种兵徽章，但是这太慢了没有什么戏剧效果。他只是把手伸进外套拿出格斗匕首，刀柄朝前。玛莉亚只

是看着匕首。

“你通过了。”

“是啊，我通过了，”他说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憋这么长时间不说。”

她用两个手指夹着匕首，好像不想在匕首上面留下指纹：“你从来没有说过。”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这是真家伙么？”她把刀递回给多姆，“我的意思是，你真的用这把刀？”

“是啊。”

有时候多姆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对自己很不自信；可是现在他手里有一把特种兵匕首，前线的战斗经验和一个怀孕的老婆和一个在隔壁房间里睡觉的孩子。这时他连十八岁都没有满。

有时候，当然只是有时候，这让他屎尿未及。

“我真的很为你骄傲，”玛莉亚说道，“但是这是不是说你不能在军中和卡洛斯还有马库斯一起了？”

“不一定是这样，”多姆打开托儿所的门——他给自己动手装修的小房间起了个这么大的名字——靠在门框上看贝内迪克托睡觉，“这只说明我有了在战场上所需要的技能。不是说我永远待在特种部队里面。”

多姆想念自己的兄弟——还有马库斯——思念的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但是他不能再追随他们的脚步；而不能这么做的原因正在小床上安睡。一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个父亲，要一个人为三个人负责，多姆就发现自己已经被不同的事情所牢牢粘住。他有点自己抛弃了兄弟的感觉，也许成长的感觉就是这样。

“你要咖啡么？”玛莉亚问道，“你吃了没有？”

“我不饿。”

“那我们还是睡觉吧。”她走过多姆，看了看贝内迪克托，“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以为你妈妈要来帮忙的。”

玛莉亚回到了卧室：“我自己做会更开心。你知道的。”

玛莉亚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多姆不能责备她，因为他自己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帮助。但是照顾小孩要做很多工作，尤其是还怀着另外一个小孩的时候，而且她不愿意和其他的军嫂一样无所事事。多姆不在的时候，她需要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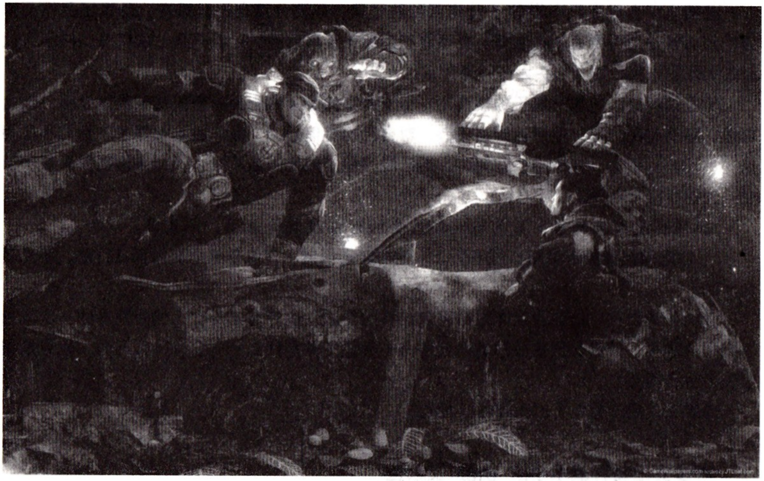
晚上大部分的时间，多姆都醒着，想找个有策略的办法让他的家人照顾玛莉亚。帮一个不愿意出去的女人照顾小孩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好吧，他有十五天的时间努力劝诱玛莉亚以另外一种方式行事。她只是个孩子，和马库斯一样。如果有一个大家庭，玛莉亚和马库斯都会感觉很不舒服。

当然，十五天也会转瞬即过。多姆发现自己陷入了修理柜子和给小孩买东西这些琐事当中。卡洛斯和马库斯也有两天的假期。出差和拜访完了之后，再没有时间和玛莉亚一起行夫妻之事。

但是他们从小就不可分开，时间真的不是问题，这又不像他还要了解她。而且他也不准备被干掉，所以他们以后的时间可以说来日方长。

钟摆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管单场的战斗多么惨烈，每个人都在奋力求生。多



姆觉得，人真他妈的没有受不了的罪。

假期还有四天的时候，多姆坐在父母的院子里面，把贝内迪克托放在膝盖上，想他能不能看到小贝也成长为一名士兵，一个三十岁的人。打他记事的时候开始，军队的动员就没有停下来过。

“马库斯去看他老爸了吗？”玛莉亚问道。

“我觉得应该去过。”

“真悲哀，是吧？只有他们两个，而且之间还有一条海峡那么宽的鸿沟。”

“他没事的，”多姆说道，“他是个幸存者。而且他还有我们呢。”

七年前多姆第一次看到玛莉亚爬的那棵树现在已经枝繁叶茂，树荫洒满了圣地亚哥家的院子。多姆闭上了眼睛，感受自己离开了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小宝贝已经长得有多重。他几乎睡着了。他肯定自己还醒着。

但是他没有。他老爸的声音把他从一个睁开眼就忘却的梦中吵醒了，贝内迪克托哇哇哭起来。多姆笔直地坐起来，心砰砰直跳。

“对不起，孩子。”老爸走过来抱起贝内迪克托，“你的电话，是副官。”

妈的。

多姆在拿起桌子上的电话之前就知道要听到什么内容了。

“大兵圣地亚哥么？”

“多米尼克·圣地亚哥。我就是，中士。什么，不是卡洛斯？”

副官什么也没说：“你要立即赶回团部。明天十二点之前报到。非常遗憾把你的假期缩短了，但是你要出发了。”

“没问题，军士长。我知道你不能在电话里告诉我原因，但是——”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所有合格的特种兵都被命令回到基地。

多姆忘了自己有没有说OK。他走回到院子里，想要分清自己是振奋、恐惧还是得意洋洋，还有就是是否要通知卡洛斯，要不要把消息告诉玛莉亚。可能只是一次任务，终于可以超越训练进入实战这个念头太……恐怖了。

但是这就是之前他一直干的事情：一个十六岁的步兵团士兵，刚接受完基本训练，走上前线。事情就是这样。他对训练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信心。“我知道这太好了，好得不敢相信，”玛莉亚说道，强挤出一丝笑容，她已经习惯了成为一名军嫂，“如果你回来看孩子出生，先给我打个电话。”

如果我能回来的话。贝内迪克托出生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不是么？

“我之前已经给卡洛斯打过电话，”他的老爸说道，“似乎整个26团都在行动。不光是你一个。”

多姆告诉自己，以前肯定有过数百次这样的召回，也许有上千次。但是没有哪一次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他没有理由去想他的任务——不管任务是什么——会有什么不同。他只是相信任务会有不同。

他现在就要打背包了。他痛恨打背包。

26步兵团特种战术小队 团部 艾菲拉

霍夫曼现在对阿斯弗点内部结构的了解程度超过了对自己家的了解。

他花了很长时间沉浸其中，所以也没什么奇怪的。如果他在妮娜·卡拉德利的身上有足够好的运气，她现在也许会因为霍夫曼无视她而选择离开。所以他再一次想起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他现在和老婆玛格丽特的日子也过得甜甜蜜蜜。

不，亲爱的，我今晚不回去了。

对不起，又是因为工作。

最悲哀的事情是她根本不会怀疑他搞外遇，而且她绝对正确，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军队的事务已经吞噬了霍夫曼。霍夫曼在简报室的桌子旁边踱步，注意力集中于洋娃娃房子大小的模型上。

阿斯弗点的建筑已经从地图照片和建筑图纸进化到了缩小比例的模型，每个细节都不厌其烦地被搭建出来。情报人员一直在不断地增加细节；霍夫曼怀疑他们实际上乐在其中。他盯着代表部队的微缩模型，胳膊交叉放在桌子上，下巴放在右臂上，看起来有点滑稽。

一杯咖啡出现在他的胳膊肘旁边。这是特工路易·塞蒂勒，她腰带上的安全通行卡就像战场中的战利品一样叮当作响，喝咖啡的时候弄出很大的响声，一点也不淑女。霍夫曼真的没有听到她进来。

“如果你发现自己嘴里‘噗噗’而且模拟飞机的轰轰声，少校，你就知道该睡觉了。”她还年轻，不算美女，但是她的工作非常出色。所以按照霍夫曼的标准，基本上通过了军花的合格线。“你需要更多的人进攻么？”

“在里面不需要更多的人了，”霍夫曼说道。“进去的人太多的话，他们就会互相阻塞干扰。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外围。争取时间，延长被发现的时间，掩护撤退路线。”他直起身来，伸手拿咖啡。“要是我们不需要把白大褂也带回去就好了。”

“你把他们活着带回来有很大的问题，是吧？”

“这些科学家有那么重要么？我知道已经问过好几遍了，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情况因此更加复杂。”

“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个平行的技术团队快马加鞭，尽力追进。但是我们的知识与他们有巨大的鸿沟。我们不知道独立共和国联合体如何处理全球定位——目标瞄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发射载具的细节，尤其是燃油系统。我们纸面上的最好成果也没有发展到能达到最优轨道的程度，而且我们的目标命中率还没有达到可接受的精度。”

霍夫曼不知道该说好还是该说不好，但是达尔耶尔主席非常明确：他需要把关键人员完完好好地带回来。

“你假设他们会和你合作。”霍夫曼说道。

“有这种可能。”塞蒂勒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个文件夹，“但是如果他们被捣成肉泥，那你一点机会也没有了。嗯，这儿是最新的航侦图片，情况变化不大。”

霍夫曼拿过文件夹，把图片放在桌子空白的位置上。高水位线旁边是一圈圈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但是它们看起来在上次侦察过后被什么东西覆盖住了。都是狂野的暴风雨所导致的。

“考虑到这个目标的价值，他们看起来没有保持足够的海岸防御。”

塞蒂勒抬了抬眉毛：“如果我不是足够了解你的话，我会说你认为我们情报人员是一群废物。”

“我不会这样认为某个女士，”霍夫曼说道，“但是你在那群没用的混球里起到更大的作用。”

“阿斯弗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那样。”

“我们只能这样接受，”他说道，“因为这是给我的命令。”

“你还真是个自由思想者……”

“就是因为我缺少自由的思想才能保证现在还有一个文官政府在前台作秀，女士。”

塞蒂勒看着他，好像在思考话中的隐含之意，但是她没有接话。

“你们进入的时候奥斯特里的天气会非常糟糕。就算他们真的考虑有关防卫的事情，直到夏天他们才会考虑受到袭击的可能性。”

霍夫曼只负责攻击研究设施本身。在开阔地投放部队，以及在需要的时候舰炮火力支援——是其他人的事情。中午之前，他要为艾弗尔将军准备出一套更好的计划落在纸上。

“迈克尔森舰长几个小时之后过来。”站起身走到地图旁边，又注视着登陆区。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直白：一片荒凉的海岸线，不需要担心悬崖，而且任何需要认真对待的增援都离得很远。

“你为什么注意这里呢？”

塞蒂勒把航空照片叠到图表上，想要把各个特征点都对上：“这些工厂陀螺仪组件的生产突然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展开。我们四年才做到这一步。我希望这只是一次悄无声息的工业间谍活动，这不过把他们的数据和规划拷贝好然后带回来。但是成为第一个拥有这种力量的一方是不够的，我们要成为惟一拥有这种力量的一方。”

“我明白了。”

“你自己也准备到下面去，是吧？”

“当然。”

"你觉得自己留在后方没人搭理？"

"不，我感觉自己有二十五年的经验，而我让他们去送死的小男孩才不过十七岁，所以如果不在那儿的话我会感觉非常空虚失落。"

霍夫曼很少留下什么话柄落在别人手里，但是总有些人喜欢制造空穴来风。他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传送流言蜚语，甚至塞蒂勒这样的人可能也意识不到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我会成为一个为此事负责的人么？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能让自己在指挥室里看着手下去死么？

没有比一个不知何时退让，不知让前线何人代表自己的指挥员更加糟糕的了。霍夫曼不认为自己已经沦落到一个可悲的境地。这关乎信心，关乎对他人的信心，关乎让他人对你有信心。

"是谁说的再没有比一个一不小心死掉的将军更提升士气的事情了？"塞蒂勒问道。

"我只是个少校。"霍夫曼说道。

"你说得没错。"塞蒂勒说道。

GEARS OF WAR 第八章

也许我不需要秩序联合政府的保护。也许我担心你们这些混球会让我因为受保护而失去更多。而且如果我回到正常的状态，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适应你们那种正常生活。

（富兰克林·特索科，一个游民，再次拒绝多姆邀请他加入秩序联合政府军队的时候说道。）

北门农产品仓库 今天 出现日之后14年

鸡肉把多姆带回到了往日的时光。

一辆犰狳运兵车轰鸣着穿过安全门来到仓库，他能闻到鸡肉，却看不到鸡肉。在笼子里养大的鸡肉闻起来带一股酸酸的氨气味道，一股不熟悉的味道直冲他习惯了城市的鼻孔。但是他知道味道是哪里来的。

多姆下来查收的时候，一个工兵敲了敲了装甲车。

"跟着执行官走，电锯男，"他打了个响指。他看起来比霍夫曼年龄大一些，姓名牌上写的是帕瑞·L。他是个参谋中士，惹不起的角色："把卸货区清理干净，卡车需要空间进行操作。把你们的车停到门口去。"帕瑞把食指和拇指放进嘴里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突然之间就冒出一群衣着破旧的秩序联合政府杂役："好吧，你们快点把货下完。"

这就是秩序联合政府的工程兵，多姆很少看到他们，更不要说和他们聊天。看上去他

们一天吃不了三顿饭，而且他突然才意识到和自己这样的士兵比起来，他们是多么瘦弱而无力。就像霍夫曼说的那样，即使是军队内部也是有等级制度的：首先保证前线，然后才是后勤。多姆怀疑他们是不是像那些游民一样对士兵们心怀不满。

他跳回到司机的位置上，把装甲运兵车倒回到围栏的栏杆旁，车头冲着快速出口的方向。马库斯也跳了上来，站着帮他看周围。这让多姆想起了航空母舰的甲板：工兵们有个计划，不管在他看来这个计划多么混乱，经过多次尝试却总能够完成。装卸区逐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方向都朝着卸货位置，如果没有开到那里，就不断左歪右扭向那个方向走。

但是现在他知道为什么了。叉车刚刚挤入各个车辆之间的空隙，没有叉车运送板条箱的地方，就会有人链处理箱子和运输袋。他和洛加斯走出来爬到装机运兵车的车鼻子上，这样就看得更清楚。

“见鬼，这都是精心安排过的，太牛了。”洛加斯说道，一架巨型起重机把闪闪发亮的金属桶吊到十六轮大卡的平板拖车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家伙。他们是怎么在几天时间里把这些东西都装上车的？”

一个工兵正好走过装甲运兵车。“不睡觉干的，”他说道，“你他妈的以为蛆虫们污染主供水管道的时候城市是怎么运行的？”

是啊，他们心怀不满。这是一个狗屎一样的工作，别人看不见，自己也默默无闻。多姆看到马库斯和那名工兵一起走了几步，说了些多姆听不见的话，从他的腰带里拿出什么东西交给工兵，包装有亮眼的金属箔光泽。配给的军粮不仅仅是非正式的货币：它还有交流、道歉、鼓励、同志关爱、同情——甚至是内疚的作用。

“你需要帮帮忙么？这儿需要八个能肩挑重担的人，我把伯尔妮也算进来了。”多姆喊道，她可以在无线电里听见他说话，“没有冒犯之意，中士。”

“不用，他们说他们自己就够了。卡车上的人可以把事情搞定。”马库斯缓步走回去，提醒多姆下车，这样他就能把杰克放出来。机器人轻轻飞出箱子，耐心地盘旋，测试自己的机械臂，等待指令。马库斯按压着耳机：“德尔塔小队呼叫控制中心，我们已经安全到了北门，现在做什么？”

“德尔塔，最后一次报告虫族入侵是一个小时之前。也有你们东边两公里处地面下沉的报告。”

“我会放出杰克进行侦查。控制移交给你了，中尉。”

多姆什么也没说，洛加斯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很熟悉。霍夫曼的装甲车开进来停到他们身后的时候，多姆看见马库斯的眼睛流过一丝什么神色。

“桥下面的水太多了，伙计们，”马库斯说道，“总是这样。”

是对她来说，还是对你来说？多姆没有问。霍夫曼走到马库斯身边，看着杰克升入半空，消失在围栏的另外一边。最后一批车辆也开进了货场，第三辆装甲运输车殿后。

“蛆虫们的推进速度是每小时十到十五米，”霍夫曼说道，“这就给了我们比原来的预计多很多的时间。但是这群王八蛋像恶魔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果他们到了地面上，速度可就快多了。”

巴尔德也插进了谈话：“也许他们现在在更深的地方钻隧道。”

“你有什么理论么，下士？

“是的，上校，我有。我们总是猜测他们在干什么，只是因为他们这么行动，但并不意

味着这就是他们的目标。我们总是以人类的思维，而不是以蛆虫的思维去考虑他们。”

有时候多姆需要一个提示器来告诉自己为什么巴尔德值得用三个普通人的口粮供给。他实际上是个宝贵的财富。他可以英勇战斗，而且他是个很牛的技师，但是他对虫族也了解不少。科尔说这是因为他和虫族有过约会。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巴尔德对虫族的判断就和科学家一样准确。他还活着，而且在不断证明这一点。

霍夫曼无声地看着巴尔德的眼睛很长时间。巴尔德又拉下护目镜瞪了回去。



“我们现在有更多理由快点离开这里，”霍夫曼说道，朝帕瑞的方向走了过去，帕瑞正在卡车的尾门查看剪贴板，“参谋官，你能挤出一分钟时间来么？”

德尔塔小队的正常工作日总是一点也不复杂，这样就几乎没有时间思考了。多姆要不然等着，看下个角落里会有什么东西对他下手，或者看他能在下个角落里杀死什么东西，或者在下次接敌之前尽可能地多吃点东西，或者是抓紧时间睡觉。困意总是如此汹涌，以至于没有人摇他或者耳朵里没有响警报他就不会醒。他也不知道闲下来没事干的时候该做些什么。如果他能抽出来一点时间，就会用来寻找玛莉亚，走在瓦砾遍地的街上，和游民聊天，指望他们看见过玛莉亚。

十年。靠，十年。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但是他不肯放弃。

伯尔妮·玛塔琪在出现日之后十四年现身了。多姆发现这为自己增加了找到玛莉亚的可能性和花费更多时间的希望，因为这说明人们可以活这么长的时间。十四年了，还有四年。

但是伯尔妮是个生存专家。

玛莉亚更年轻。她在自己的家乡。她可能——

去他的。他自己已经计算过无数次。他发现自己正在看着挂索上的冲锋枪，用电锯的刀尖磨自己的指甲。伯尔妮把他的手放在了他的手腕上。

“你可以从我这儿借指甲刀，多姆。”

有时候被人打断也是一种帮助。

“嗨，我记得。你和那些小鸡仔。”

“我还在想你要花多长时间，”伯尔妮笑道，“当时和你在一起的是谁，那个我要帮他的家伙？乔治，还是什么其他人。”

“提米欧，”多姆说道，“卡洛斯死后一年，他也死了。”

伯尔妮悲伤地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还是会让我很难受。我训练过的或者是和我一起战斗过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死了。我只是不能感觉习以为常。如果我耸耸肩就算了，这简直就像是在他们的坟墓上尿尿。”

多姆看了一眼马库斯、洛加斯和科尔正在把一个板条箱扔进小型装甲卡车里，可能是感觉无聊或者是愧疚。巴尔德只是靠着围栏看着。卡里索也只是看着巴尔德，好像是准备走过去给他讲一番关于人生、死亡和虫族的奇怪大道理。这短短的几秒钟就告诉了多姆他需要知道的关于小队的一切。

但是伯尔妮有很多他尚不了解的地方：“一路奔波，生存有多艰难呢？或者，我会不会因为问这个蠢到家的问题而得到最傻问题大奖呢？”

“很艰难，”她说道，“甚至对我来说也很艰难，甚至对一名士兵来说也很艰难。”

“具体一点，怎么艰难？”

“不知道还有谁也出来了，没有通讯手段。意识到人类如果失去文明的约束，能很快变成茅房里的强奸犯和歹徒。”伯尔妮握了握自己的右手，好像在看它能不能正常动作，“但是从正面看，我也吃了不少有意思的野生动物。”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

“你老婆的事情，是吧？”

“是啊。”他艰难的说，“孩子们死后，她一蹶不振。我是说，很糟糕。几个星期没说话没吃东西。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她了。”

伯尔妮脸上闪过异样的表情，足以不用再说。但是她又像个职业选手一样把话咽了回去，而是流露出相信玛莉亚的表情。士官们总是让你相信他们什么都能做。甚至马库斯也是一样，虽然他从来不欢天喜地保证自己。“OK，我会帮助你找她的，”她说道，就是这么简



单，“你会找到她的。”

虽然十年已经徒劳无功地过去，但还是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让多姆提神的了。“多谢，”他说道，“卡洛斯对你评价很高。他看人从不出错。你要承诺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

伯尔妮点了点头：“是啊，我当然会说的。”

不过那个时侯，伯尔妮并不打算说点什么。还没来得及说点什么，他们就要帮着卸载卡车。卡车里装载了很多种类的弹药：工兵们保证每辆卡车里都有好几种供应物资。

“如果我们损失了一些车辆，”一名中士说道，“各种物资也仍然会有一部分能运到。”

甚至霍夫曼也进来帮忙了，他搬起一袋米。科尔经过多姆的时候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上校不是干这种事情的。

“见鬼，没法起诉那个家伙坐在那儿翘着脚不动，因为他太牛了，所以流不得汗……”但是他扔下马库斯去死。他的命令，把他扔到监狱里，不把他撤回来。

多姆还在等马库斯说起这件事情。

就这样，安雅·史陶德的声音突然在耳机中响起，吓了他一跳。

“指挥中心呼叫德尔塔小队。我看到了杰克传回来的视频——地表有工蜂突出，正向你们的方向进发。我派了一架附近的巨鸦直升机进行阻截。”

霍夫曼插了进来：“把直升机转到我们这儿来，中尉。带我们到那儿，我们会搞定的。”

“是，上校。大概五到六分钟。待命。”

霍夫曼好像突然之间活了过来。好像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在阿斯弗点战斗过。

他一下子年轻了好多：“洛加斯——你留守装甲车，我们需要这些机动力量。你们剩下的人跟我走。”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温柔——当然是按照霍夫曼平常的标准。多姆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不希望带着没有经验的孩子上战场，但是马上他又有了另外一个想法。也许霍夫曼觉得洛加斯家里失去的孩子已经够多了。

见鬼，我还是发现我不认识什么和我想法一样的人。

霍夫曼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公正，这也让他对马库斯的态度更难以看透。

A-108号巨鸦直升机，北门向东两公里

“上校，”机长说道，身体向门口的机枪斜过来，“我们可以把你们放到地上，保证服务到位。”

霍夫曼检查了一下他的冲锋枪：“不需要让你们暴露在不必要的火力之下，巴伯尔。待命然后把我们撤回去。”

霍夫曼使用冲锋枪的次数只有他原来的一半。他知道士兵们都在看着他，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可怜的老头，想要证明还和年轻人一样拼杀。

也许只有玛塔琪真正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一次差不多的不可浪里让他穿越了半个塞拉。当你意识到你过去的生活比前面的日子要多——不是在战斗中丧命，而是迫在眉睫的永恒腐朽——和命运可没有什么交易——事情看起来就会有所不同。

“长官，你确认么？”飞行员索洛托奇说道，他显然不想看着一个上校在他眼皮底下送命，“真的？”

“怎么了，担心人类最终进化到比一个巨鸦直升机驾驶员还疯狂的程度？”

索洛托奇尽量调整了自己的座椅。乘员舱对士兵来说有点紧，七个人进去就有些挤，就算其中有个是女人也还是挤。霍夫曼只能看见索洛托奇的头盔。

“生物学上讲，不可能，长官。”索洛托奇说道，接着干净利索地让巨鸦直升机下降到屋顶的高度。

他沿着曾经是从南向海岸线主干道的方向飞去，掠过写字楼区的残垣断壁，高度下降到五米，在建筑群之间穿梭。从空中发现虫族并不总是轻而易举：控制中心需要杰克侦查之后传回地址，但这也不是傻瓜式的办法。小机器人只能覆盖很小的一片地区。如果杰克飞的太近，它的风险和暴露在强大火力之下的血肉之躯也没什么区别，而且现在不可能再有新产品替代杰克了。霍夫曼还记得有一阵那些能飞的老爷车子弟招摇过市。秩序联合政府的技术正在随时间缓慢下滑。

“上校，你觉得我们看到转折点了么？”巴伯尔问道，“游民似乎这么认为。他们就像老鼠一样，在我们之前很久就能嗅到气息。而且我们所见到的蛆虫远远不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么多。”

很久以来，霍夫曼也想说些有希望带来改变的事情，但是不能。“过去一阵我被问过无数次。我的回答还是一样。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获取黎明之锤的技术之后，钟摆战争就会结束了。可是之后我们又打了好几年，只有另外一个上帝知道死了多少人。”

“三万人，”卡里索小声说道，他把冲锋枪枪柄放在地上，双手握住枪口，就像是葬礼上的仪仗兵，“三万，五百，一十。”

没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报出这个数字，但是霍夫曼感觉他也应该知道。他扫了一眼直升机舱，在想菲尼克斯脑袋里究竟转的是什么。并不仅仅是好奇这个人寡言少语，是他们的眼睛，他们总是心神不宁，甚至嗜杀成性，但是却不愤怒。就是这一点让霍夫曼很迷茫。

他仍然期望把匕首插进对手的胸膛。

如果我自己在个茅坑一样的监狱里待了四年，而且有些混蛋把我扔在那里与各种各样的蛆虫为伍，我现在就去找家伙干掉他们了。要是我肯定会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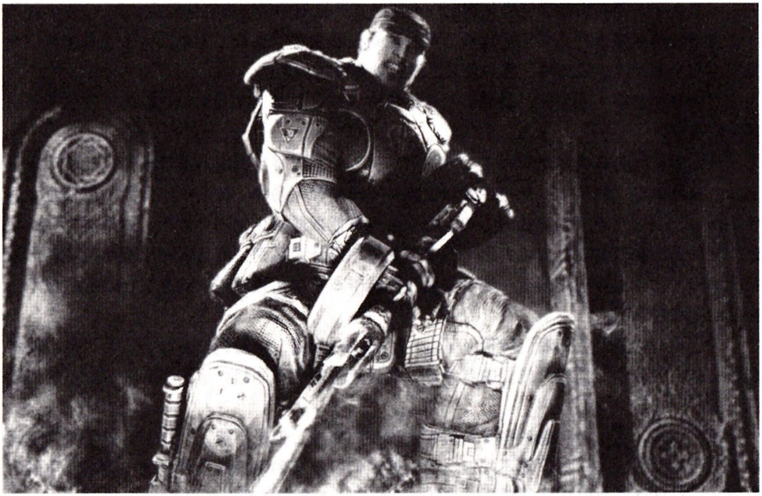
设在主权大厦里的军事法庭花了好几天听证菲尼克斯为什么以及如何抛弃他的职守去帮助父亲。霍夫曼全程都坐在法官的位子上：菲尼克斯，一个他妈的战争英雄，浑身最高荣誉的光环，无视他接到的命令，最终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霍夫曼现在也无法给出一个解释，给出的理由不是他想要的。

菲尼克斯转过头去不看他，找不到可以看见的情绪痕迹，而且似乎对卡里索醒目而不规则的唇部穿刺更有兴趣。科尔也在仔细研究，像个孩子一样死死盯着卡里索的刺青。

“有了那些金属玩意是不是很难泡妞？”科尔终于问道，“我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娘们希望自己的嘴巴被订书机订上，是吧？”

每个人都笑了，霍夫曼希望在某个时刻也可以成为同志之谊的一部分。同志之谊可以很快形成。同志之谊比任何旗帜都能更好地把军队凝结在一起。

“嗨，泰。”伯尔妮伸出手，掌心打开，“把这些东西借给我用用，我想把巴尔德的嘴巴缝上，这样我们就能安静一会……”



“你为什么没有面部刺青呢，伯尔妮？”科尔问道。

“我的岛不一样。”她似乎看着圣地亚哥的右臂肱二头肌。多姆把老婆的名字刺在上面。霍夫曼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让玛格丽特永远流传下去，以后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文化不同。”

“有皱纹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巴尔德冷笑道。

“而且你就是不肯坐下让我用靴子狠狠踢你的屁股，金发男。”

“正前方接敌，可见敌人，五百米，”索洛托奇说道，“一群蛆虫，也许十个或者更多，朝西向我们的方向移动。”巨鸦直升机无法着陆，因为地面上的废墟坎坷不平，但是索洛托奇在废渣之上一米处悬停，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很容易跳下去。

“你这么做完全是疯了。”菲尼克斯砰的一声跳下了直升机，对身边的霍夫曼说。

霍夫曼的指节在自己的胸前敲击，发出空洞的锵锵之声：“我也有脚，中士。”

“我憎恨任务失败之后回去写报告。”

也许菲尼克斯的确是这个意思，这不是关心或者在乎的意思。

他们组成了一个延长线，沿着街边行进，在倒下的柱子和破碎经年、积满厚厚尘土的玻璃渣滓之间寻找前进的道路。在一个地方向左拐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一处军人墓地。霍夫曼不想看现在的墓地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已经不需要让自己对虫族的憎恨再增加一分。要不是曾经摆满花盆和优雅绿植的锻造铁质阳台稀疏地散落着，就很难辨认这块地区哪儿是哪儿。这些阳台大部分伸出一块斜斜地支愣着，好像要掉下来，只有一个阳台还伸到残垣断壁里面。

霍夫曼把手弯成杯状放在耳边，示意停下来听有什么动静。前面传来废墟残渣喀喇滑落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人在走动。蛆虫不可能在这儿打洞，他们已经失去了突袭的要素。霍夫

曼仍然能听得到耳机里面微小的声音。

是啊，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呢？

因为在新世界的秩序中，已经没有年长者的优雅存在了。不管普瑞斯科特怎么说，对文明的定义已经变了。要么你有用，要么你死了。

德尔塔小队迅速融入废墟的凹陷处，散布在坚实的掩体之后。霍夫曼在伯尔尼身边单膝跪下，伯尔妮则一只手指紧张地放在电锯开关上，好像她不相信电锯真的能起作用。菲尼克斯蹲在她的另一边，好像不希望霍夫曼来到他的小队。

“你之前从来没有在近身战斗中干掉过蛆虫，是吧？”菲尼克斯小声对她说。

“六百米以内的目标对我来说都叫近身战斗。”

“相信我，近身战斗好玩多了。”

霍夫曼一度以为这是菲尼克斯开玩笑的方式，不过看到马库斯咬牙切齿的样子，才知道并非这样。这不是普通的战斗，这是个人复仇。

首先看到了三只蛆虫。

“他们是我的，”马库斯说道。

但是蛆虫不止三个，十个都不止。妈的，一来就一大片，几乎就在德尔塔小队头上，只有几米远。霍夫曼数了数，至少有二十个。他在高处一个废墟掩体的缝隙里看得清清楚楚。

感觉很好。他很害怕，他的心怦怦直跳。但是十几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活着。

“我们得让他们今天不要太爽。”他咆哮着开火了。

第一批五只蛆虫像一面砖墙一样倒了下来，而剩下的蛆虫立即突然向霍夫曼面前这条道涌上来。他们丑陋可笑的灰色脸庞在看到霍夫曼枪口明快的火光闪动的时候僵住了，好像是震耳欲聋的噪音之墙中一片小小的寂静。霍夫曼打光了一个弹夹，向后边退边重新装填子弹，巴尔德从一个门口向蛆虫倾泻子弹掩护他。霍夫曼回来的时候看不见菲尼克斯和科尔，但是卡利索越过一堆废渣，落地的时候一边开火一边挥出一个娴熟的弧线，狠狠砸在了一只工蜂的头上。两个人都倒了下来，卡利索在上面，他的电锯斜斜地嵌在蛆虫的胸骨上，发出嗡嗡嗡嗡的声音。不，是他发出的声音，他把蛆虫切成两半的时候，愤怒的尖叫撕破了蛆虫的脸。

伯尔妮还在路边上，从一个掩体奔向下一个掩体，总是用坚实的墙挡住火力。不过断壁残垣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霍夫曼的一部分意识说，子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也就是几秒钟而已，因为子弹就像画廊里一排排栩栩如生而又细腻的精美画作一样，轻巧、喧嚣却连贯不起来，而且还散发着不那么好闻的味道。不过他马上就发现自己陷入了肉搏战，发现子弹像冰雹一样在墙上突突乱叫，发现自己可能被击中了，但是却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一只蛆虫掉在他面前，脑袋上有个大洞，但是他还是停下来用刺刀拼命扎上去。

霍夫曼已经失去了理性的控制。这是熟悉的原初荷尔蒙，仍然每次都在他体内震荡、激奋、热血上涌。他的身体说，这个交给我。

他也是这么干的。

一只工蜂突然出现在他的前方，菲尼克斯正好在它后面。菲尼克斯一把抓起蛆虫的脖颈，抓着它像纺锤一样在身边转，用它当盾牌抵挡火力。子弹的冲击力让他退后几步，但是他从蛆虫身体旁边开火，把它的同伙也干掉了。科尔脸上和护甲上的血迹闪闪发亮——不是他的血，肯定不是他自己的血——他抓住了菲尼克斯的胳膊，把死蛆虫丢到地上。

“他们跑了不少，”科尔喊道，“我讨厌干活儿只干一半。为了回去写报告……”

霍夫曼停了下来，感觉好像街道和建筑走开时围着他打转。巴尔德和多姆在废墟上跑来跳去，踢动蛆虫的尸体，时不时开几枪保证他们都被结果掉。

巴尔德感觉像是被冒犯了一样。“去死，你们这群混蛋，”他一直这样吼，“我他妈的不想再当兵了，你们都他妈去死吧！”

搞定了。

这个时候霍夫曼才朝下看了看，发现自己的裤腿和靴子都是湿的，布满了小洞。这让他感觉不爽，不是因为疼——他后来回到基地的时候才感觉到疼——而是因为这年头即使是上校也只能排队等着发一套新的制服。

霍夫曼激活了无线电呼叫巨鸦，停下来喘口气。见鬼，他需要多锻炼身体才能适合战斗。但是突然之间，他发现自己找不到伯尔妮了。

“玛塔琪在哪儿？”他气喘吁吁地问道，在这条荒废的路上没有多少地方藏得下一名士兵，“该死的玛塔琪在哪儿？”

伯尔妮还是看得见前面的虫族工蜂。工蜂的移动速度比感觉得要快，而且这只工蜂在废墟上健步如飞。她停下来开火，但是冲锋枪的震动突然之间停了下来，不再喷洒子弹。她的手碰到腿带上的弹囊，知道自己没有子弹了。

不过蛆虫也没有子弹了。

蛆虫停下来，回头看，然后折回脚步朝她扑过来。

“过来吧，我们比划比划，废柴，”伯尔妮喊道，“看看你能过几招。”

伯尔妮从来没有在怒火攻心的时候用过电锯。工蜂向她直扑过来，而伯尔妮仍然在一波动物一样的愤怒和恐惧之中，仿佛要飞起来。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这个丑陋的王八蛋，不过现在还不是我死的时候……

她按下了开关，电锯吱吱地活了过来。工蜂没有停下来，她向前走到电锯够得到蛆虫的地方，一手握着枪托，另一只手握着枪口，想要在蛆虫的胸口挖个坑出来。蛆虫扑过来用强壮的胳膊猛扇伯尔妮的嘴。有一秒钟的时间伯尔妮被镇住了，但是某种完全出于本能的东西让她浑身燃烧起来，让她不知死活地冲了上去。她没有一名普通士兵那么重，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她那一刻像疯了一样愤怒，这弥补了身高和体重上的差距。她把电锯向她觉得最脆弱的地方砍了下去，电锯在蛆虫的脖子边上轰鸣，切断了锁骨，切开胸腔，碎末乱飞。

这只该死的蛆虫似乎永远都在扑打着他的胳膊。飞向伯尔妮的碎屑一开始是带有金属光泽的黑色碎片，后来颜色就变了。蛆虫的胳膊掉在身边，一大团血打到她的脸上。血是热的，而且很奇怪的是血还很锋利，就像是一把钢针；电锯跃动着，尖叫着，好像把伯尔妮在一大块金属板上切，不断向她回弹。但是伯尔妮不敢停下来，她不能停下来，也不想停下来。她想要的是彻底的毁灭，彻底的摧毁，让这只蛆虫不再朝她尖叫。现在，除了蛆虫张大的嘴巴，她什么也看不见，然后蛆虫倒了下来，膝盖跪到地上。

“伯尔妮！”有人喊道。科尔，是科尔喊的。“伯尔妮，六点钟方向有蛆虫！”

她转过身，想要把电锯从虫子身上拔出来，但是她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抽出左手边的手枪，然后发现这支枪也没有子弹了。科尔不知从何处跳了过来，就好像他从一面墙后突然翻了过来。科尔开火了，蛆虫倒下的时候胸口的血像水泵里的水一样喷出来，它彻底完蛋了。

第一次，伯尔妮可以听到自己呵–呵–呵的沉重喘气声。

“见鬼，”她说。除了拔出自己的刺刀，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她的冲锋枪还紧紧抓在右手。“妈的，这是什么？”

她吐了一口吐沫。她的脸颊有些湿。她把手枪放回枪套，用腾出来的那只手擦脸的时候感觉到又硬又锐利的碎片。

“伯尔妮，你学做菜学得不错，”科尔赞许地说道。“这个又不是你的血，顺便告诉你。”

没错，的确不是自己的血。她能闻得到。一个什么裂片扎得她手指生疼。

“是块他妈的碎骨。”

“是啊，你把他们切开的时候就会这样……”科尔在他的腰带里摸索着什么，掏出一块脏兮兮的布片。科尔走过来给她擦脸，好像是给一个小孩擦鼻涕。然后科尔停下来，把布片给她。“小心点，别让骨渣飞到你的眼睛里。一点都不好玩。相信我。我们回去的时候你去看看医生吧。”

“他妈的，我也没有总是被我杀掉的敌人溅得浑身都是。”她突然兴高采烈的觉得自己依靠本能做出了正确的事情。她知道从哪儿下手才能让对手死得最快，不管敌人有多么不像人类：从大动脉直接切下来，穿过胸腔，穿过胸三角肌。“我忘了个人的接触……”

伯尔妮用脚踩着蛆虫的胸，来回用力拉冲锋枪，直到电锯突然一松，脱了出来。你不可能指望高速电锯切穿金属、血肉和骨头的时候没有东西飞出来伤害你。现在她明白为什么绝大多数士兵都戴护目镜了。

没有哪个混蛋告诉我这个。多谢，马库斯……

但是真正让自己震惊的是她想再来一次。她想把这个星球上最后一只蛆虫都切个稀巴烂，所有的蛆虫，现在就想。让她震撼的是，她的工作曾经无非就是耐心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从远处冷静而毫无感情地开一枪，不针对哪个人，就像是完成一项业务。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而这是个完全不同的事情，要杀死一个比人类困难得多的敌人。她很难减缓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复归平静。

“多谢看守我的身后，科尔。”她拍拍科尔壮实而强健的前臂，他是伯尔妮见过的块头最大的人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随和的小伙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的大块头会让人觉得不安，但是伯尔妮只是感觉他像一株高大而亲切的橡树，是个和善的避风港。而且还有一支冲锋枪。

“这是个困难活儿，用电锯。”

“我们得让你更壮实一些，女士。你需要块儿。别担心自己长得太敦实，你需要块儿才能在电锯上面用上力。”他展示了使用电锯的最佳姿势，“我准备亲自监督你改进食谱。再也不要抓猫抓老鼠了，卡路里不够。”

“一只老鼠里有三十卡路里，”伯尔妮说道，肾上腺素终于消退了。她可以听到巨鸦直升机飞回来时咔咔咔咔的声音，也看见了直升机，她转过头看着马库斯：“他现在怎么样了？”

马库斯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他们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块看不出来型号的电路板，电路板一半封装在金属盒里。金属盒里还有虫族被切下来的半只手。

“这个王八蛋就是不肯把东西给我，”马库斯说道，把冲锋枪甩到身体一边，看起来就好像是他切了一块牛排，“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巴尔德肯定玩得转。”

“人都没事吧？”

"如果你不算蛆虫的话，大家都很好。霍夫曼的小腿上掉了一块肉，需要修理一下。"

伯尔妮想从他的声音中听到一点满意的成分，但是没有听到。她仍然估量不出他对霍夫曼感觉如何。

巨鸦直升机的阴影罩住了他们，在二十米开外降落，地上尘土盘旋飞扬。小队走了过去，除了霍夫曼，多姆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霍夫曼嘴里一直在低声咒骂着什么。

巴伯尔中士探出机舱门，一只手抓住栓索，另外一只胳膊向他们伸出来。甚至在她不需要紧急撤退的时候，伯尔妮也总是感觉到看到直升机组的时有一股放心的暖流。巨鸦直升机的舱门是一个从杀戮、燃烧、尖叫的世界通往安全港的接口。这就是家。

多姆抬着霍夫曼的腿把他抽上了巨鸦。"你们这些老家伙，"他对伯尔妮笑着说，"总是要证明自己有多坚实。"

回到北门的航程像是差点湮灭之后的劫后余生，就算是用肘子推一下都会让情绪更加黑暗低沉。多姆朝伯尔妮的方向挤了挤，要不然就被另一边的科尔压扁了。

"来吧，玛塔琪，"多姆说道，"告诉我关于我哥的事情吧。"

"我会的。"她说道，再次躲避着最终无法躲避的事情。她看了马库斯的眼睛：他把头扭到一边，听天由命，却又冷酷，再提起卡洛斯显然仍在某处隐隐作痛。"我会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会让你很难受。"

这是她给自己提出的条件，也是给马库斯的提醒。一个兄弟需要知道多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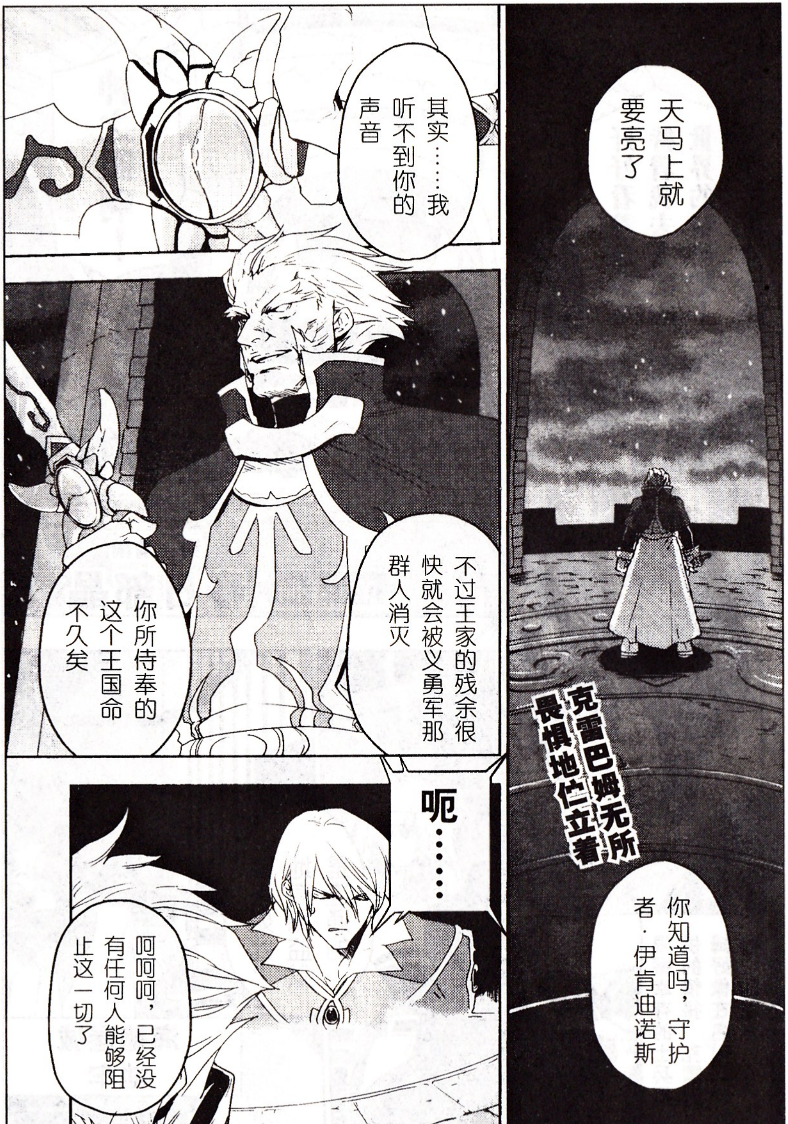
"我明白。"多姆说道。

伯尔妮很怀疑这一点。多姆不知道她会告诉他什么事情。

（未完待续）



游漫堂



天马上就要亮了
克雷巴姆无所畏惧地伫立着
你知道吗，守护者·伊肯迪诺斯
其实……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不过王家的残余很快就会被义勇军那群人消灭
你所侍奉的这个王国命不久矣
呃……
呵呵呵，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一切了


神之眼啊！
好好看看这个等待着我去支配的世界的黎明吧！
神之眼的强大力量给了克雷巴姆超凡的野心！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译：清雨
第二十回 春日部晶
海德堡城 地牢
原来如此，地道和监狱是连通的
根据幸存的士兵提供的情报，克雷巴姆好像在名叫「钟楼」的地方


从平面图上来看，我们必须快速通过一段很长的距离
不要大意，除了神之眼之外，敌人还拿着伊肯迪诺斯
守护者……拥有强大晶术力量的敌人，太可怕了
不好意思，菲莉娅，现在可没闲功夫为这种事担心
看来欢迎我们的人到了
为了在外面奋战的伍德隆他们，没时间慢慢跟他们耗
速战速决！


达利斯大人！
同一时间
海德堡城正门
国王军的残党趁着夜色在城门正面摆开了阵形！
虽然人数不多，但站在阵前的伍德隆……
而且得知这件事之后，城里的居民好像也聚集起来了
终归是要正大光明地对决么
在市民面前不能使用怪物
所以没有必要向克雷巴姆报告，我们自己迎战！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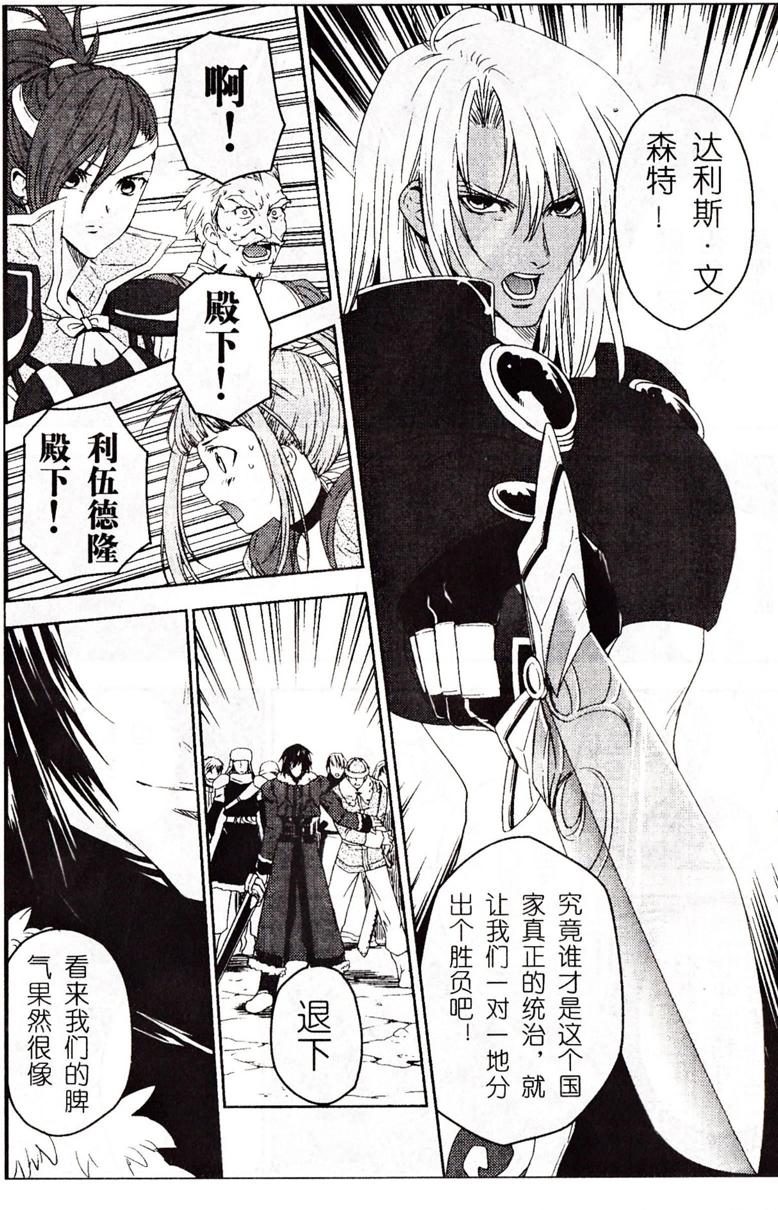

硬要跟过来，实在抱歉
救命恩人的请求，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不能接受，伍德隆殿下……
虽说是恩人，但她毕竟是义勇军首领的……
是啊
可能有不少人都对我这个站错地方的女人感到不满吧


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随时都可以把箭射向我
正是因为有这种觉悟，我才会来观看这场战斗
结局无论怎样都没关系
唔……
身为达利斯的妻子，我希望能待在这里
他有一位令人羡慕的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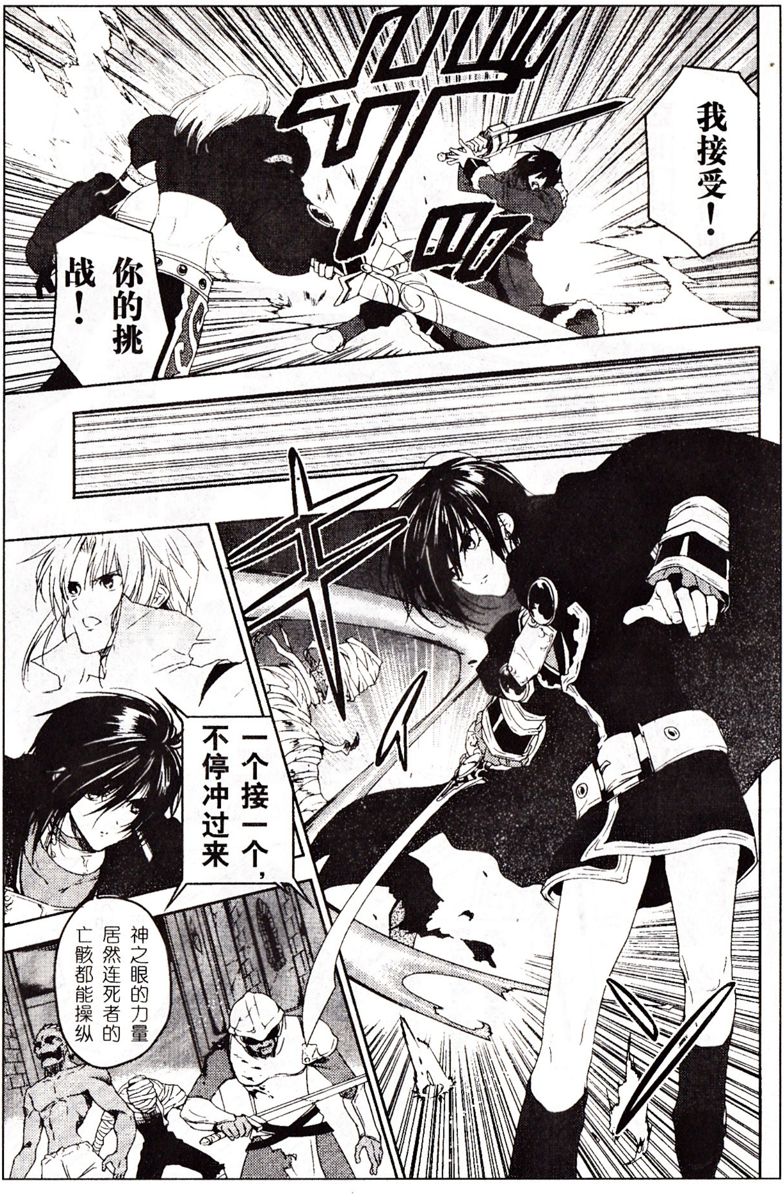

因为穷途末路而失去判断力了么，伍德隆·凯尔文
居然带领这些残兵败将来自取灭亡
如果真打算把我们消灭……
出来的就不是你们，而是那些怪物对吧
什么？
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信任
你所希望的并不是肃清皇族，而是改变国政
所以才会带兵与我正面对峙，我没说错吧？


面对发动卑鄙夜袭的我们……
你却选择了像这样堂堂正正地决战
那我也不得不向你道谢
达利斯，你……
这里已经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了
就待在那，玛丽！
告诉我，达利斯
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容忍克雷巴姆的暴行？


如果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答案
就先阻止我和赛利尔义勇军吧
的确……
在互不相让这一点上，大家彼此彼此
那么我也……
不能辱没了凯尔文之名
各位，感谢你们跟随我来到这里
但我不会再让平民牺牲性命了


达利斯·文森特！
啊！
殿下！
利伍德隆殿下！
究竟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就让我们一对一地分出个胜负吧！
退下
看来我们的脾气果然很像

游漫堂




这是对神的严重亵渎……我绝不宽恕！
克雷门提！给我力量吧！
圣光制裁！
漂亮地送它们上了西天啊
还没有清理干净，露蒂！
交给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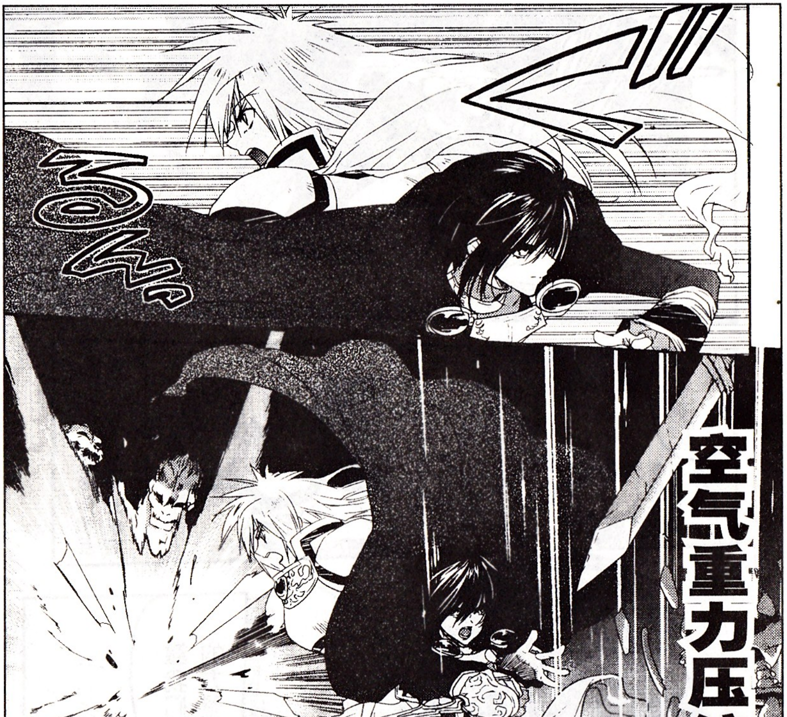
游漫堂


假动作冲刺！
突刺、上挑斩、纵斩！
而且还从他们身上搞到了不少战利品！
这就是专业水准么……
一定要对伍德隆保密
我真是太完美了！
怎么样里昂，在战斗时捡点小便宜没问题吧？
哎，看来你挺忙的嘛



混蛋丧尸……不仅顽固，而且没有痛觉，真难对付啊
用蛮力把它们打退或许比较好！
注意，斯坦！这些骷髅对火焰有很强的抵抗力！
也就是说，狄穆罗斯不适合用来对付它们吗？
那堆骨头架的弱点是地属性，上吧菲莉娅！
请稍等！
交给你了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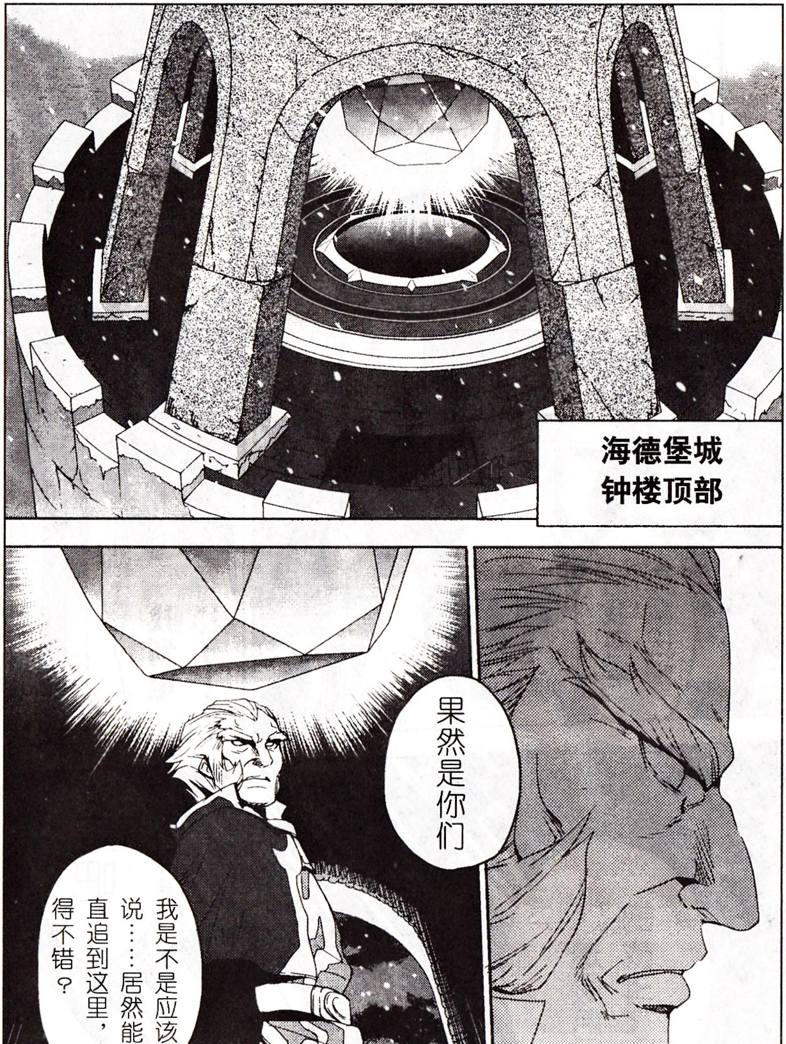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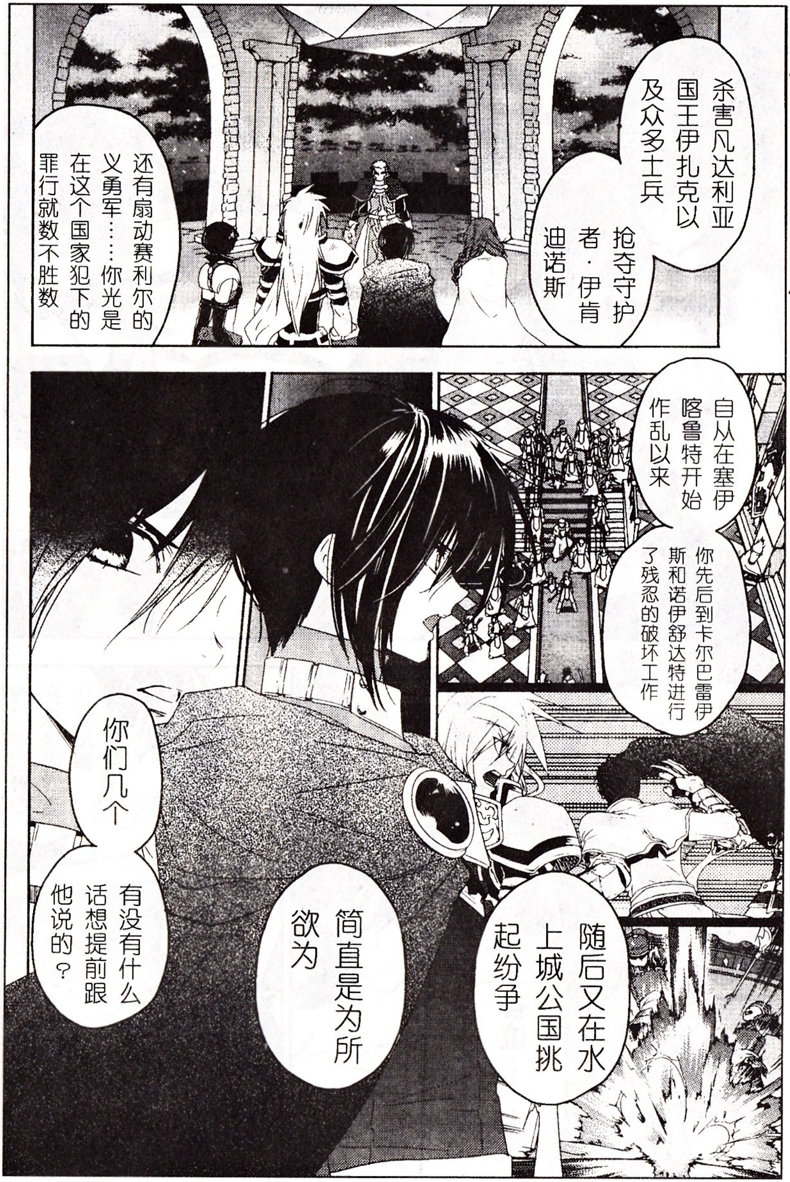
这种感觉还真是不错！
跟同伴相互配合就应该这样！
别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赶快准备下面的战斗，不要松懈
我们
话说这么说……
还是不能相互理解么……
靠我们的力量
也许能够战胜克雷巴姆
我反正是这么打算的
剩下的就全看你了

游漫堂


各位！
从这里上去就是钟楼！然后有一条直通顶层的路
找到电梯了！
终于要和克雷巴姆交手了
给我等着，克雷巴姆
走吧
这是最后的战斗了


海德堡城
钟楼顶部
果然是你们
我是不是应该说……居然能一直追到这里，干得不错？


诸位年轻的守护者主人
哼，你这算是在求饶吗？真让人反胃
克雷巴姆！你的末日到了！
伊肯迪诺斯！
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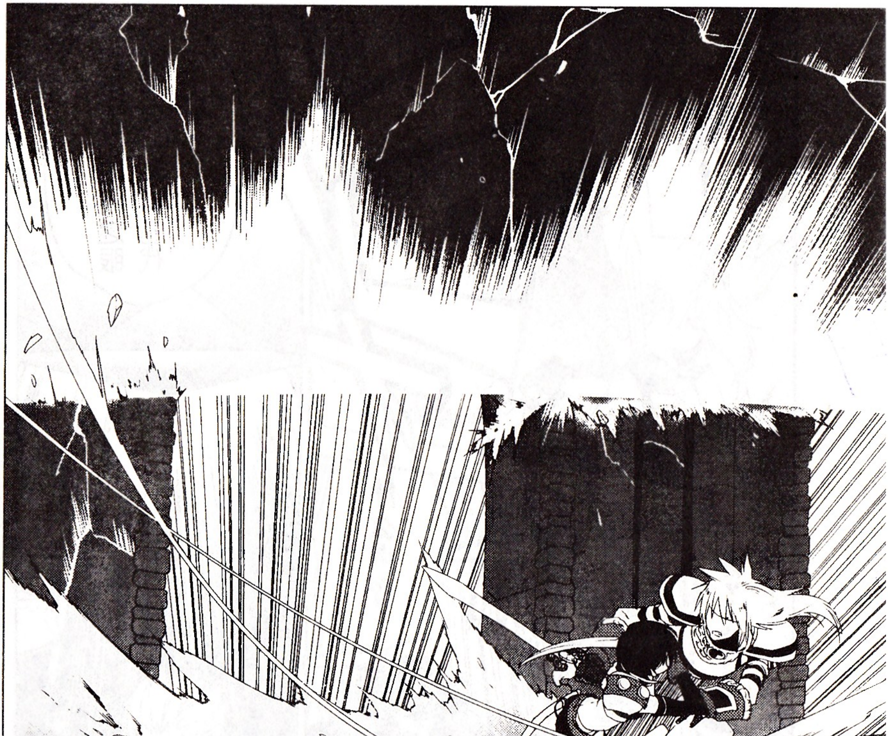

杀害凡达利亚国王伊扎克以及众多士兵
抢夺守护者·伊肯迪诺斯
还有扇动赛利尔的义勇军……你光是在这个国家犯下的罪行就数不胜数
自从在塞伊喀鲁特开始作乱以来
你先后到卡尔巴雷伊斯和诺伊舒达特进行了残忍的破坏工作
随后又在水上城公国挑起纷争
简直是为所欲为
你们几个
有没有什么话想提前跟他说的？


请你快点儿退场可以吗？
为了那些因为相信你而失去性命的……
为了我的报酬
像巴蒂斯塔一样的众多信徒
为了无数在这场纷乱中受到伤害的人！


我们是以一敌百的守护者主人！
将在这里让一切落下帷幕！觉悟吧！
哼
你们再怎么耍嘴皮子也无法改变……
没有人能够与我为敌的事实
什么？神之眼的力量在提升……
我可不仅仅是在逃脱你们的追捕

游漫堂


而是为了用神之眼解放另一种「古代之力」
呃！
什么声音！
不对……声音？飞行龙吗？
你们现在就来对抗这把守护者……和这全新的力量吧！
不，那是更加……可怕的东西……
难道说……




来了，快趴下！



ゴオオオオ
那是什么？
大家……
咳咳……
我说……刚才那是什么攻击，简直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了嘛
大家都没事吧！
里昂……


好了，臭小子们
准备迎接因为绝望而战栗的惨烈末日吧！
下一回精彩继续，切勿错过！



五月槐花

文/花轮　编/夜蓝

序

六中男生宿舍可以说是堕落的天堂。在这所全市占地面积最广的学校中，这排小平房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钻进了西北角的浓荫下，不到冬天根本无法崭露头角。偶有不知情的情侣来此偷欢，运气好的只是被正在简陋厕所中蹲坑的人的咳嗽声吓跑，运气差的则会被心眼不好的人叫人来围观。作为一所有着八十年历史的老牌名校，六中承袭了所有老资历的特点：对辉煌的怀念，教条主义和骨子里的腐朽。这里的老师每天晚上十一点都会查房，但从没有一个老师在十一点十五分以后不去教学楼打牌。十一点以前的世界和十一点半以后的世界都弥漫着烟味与脚臭味混杂的自由空气。

宿舍墙后有两棵大树，一棵是槐树，另一棵也是槐树。两棵树长得都很正，外形正，位置更正：宿舍区一共就两处矮墙，恰巧紧挨着这两株树。每当小伊顺利翻出来或翻进去时，他都不禁怀疑这些树是不是数十年前那些不好好学习的前辈用心栽培的。

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荒唐和年少轻狂——篮球，帮派，或者妞儿，唯独小伊是个很坐得住的人。在网吧里，他玩得很专注；在课堂上，他睡得很香甜。不抽烟不打架不闹事，坏事没他，好事更没他，可谓天生绿叶，生就一副打酱油的好骨骼。

但每个人都是有锋芒的，小伊的锋芒在一片叫作《魔兽争霸》的战场上。

一

以超过这所学校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的成绩考进来，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小伊被分进了这个所谓的重点班。据说六中已经有十年没有做过这种分类了，这本是一种荣誉，然而当小伊进来以后才发现，原来这种

分类只不过是将他从原本能得到老师眷顾的尖子变成一群天资聪颖的人中毫不起眼的一员罢了。

而这群所谓的尖子也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譬如成绩靠前的那拨智商过剩的人，他们不仅在课堂上游刃有余，还练就了一身把原本没那么复杂的东西搞得很复杂然后拿去把原本快懂了的同学弄得不懂以便在下次测验中独占鳌头的本事。成绩偏差的则喜欢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聊天的内容也异常乏味：今天晚上抄谁的作业，哪个班的哪个美女跟谁有一腿，借个MP4去网吧下毛片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常常待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仿佛脑门上就写着“前途无亮”四个大字。这种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的日子就像一块被猪八戒附身的石头，重重地堵在所有人的心口，令人窒息。

如果你问一个沉溺于ACG的宅男喜欢的人是谁，而他的答案不是初音就是蒂珐的话，千万不要相信。宅男喜欢的人必然就是他附近最耀眼的女生，而所谓虚拟人物只不过是他毫无自信因而不敢追求的借口罢了。小伊喜欢的女生是实验班的班花，他的同桌——小静。小静人如其名，性格非常文静，上课从不主动举手，但被叫起来之后却没有答不上来的问题。小静的朋友不多，不过似乎女生都是这样，下课之后永远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小静常常安静地听别人说话，时不时抿着嘴偷笑。仔细想来，似乎只有在小伊跟前的时候，小静才会变得活泼一些。英语课上，小静会在小伊背不出课文时偷偷念给他听；课间操时，小静会拿出妈妈塞进书包的沙琪玛和橘子，分给小伊一半；买饭时，小静会嘱咐小伊记得给她的凉皮里少放点辣酱。除了无论如何都不肯把作业借给小伊抄之外，小静身上没有一点不招人喜欢的地方，所以小伊也理所当然地喜欢上了她。然而，出于每个宅都心知肚



明的原因，小伊从未对近在咫尺的小静吐露过只言片语，他眼中的目的地永远都在食堂和宿舍楼墙后。

小伊不是个很有游戏天赋的人，拜比应试还应试的素质教育所赐，他惟一擅长的就是写字，鼠标对他而言比笔杆子难控制多了。灵活的战场也跟考卷上千篇一律的试题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原本游刃有余的大脑总是被电脑或一个并不高明的对手打懵。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却在不知不觉中带给了他莫名的快感，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对抗和动脑的乐趣。事实证明，水平永远是兴趣的附属产物，小伊凭着巨大的“爱”，终于成了六中宿舍区的第一代高手。

说第一代是因为在小伊之前这里从没有人玩魔兽，虽然每天晚上去网吧通宵的人很多，但大家从《传奇》玩到《大话》然后是《传奇》，可就是没有人碰单机，偶尔有玩的也只是联联《红警》。学校附近的网吧不少，其中距离最近且隐蔽性最好一家拥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配置，里面的人大多是在聊QQ，《红警》是除了QQ和IE之外运行起来惟一不会蓝屏的游戏。小伊曾不死心地想要打开魔兽，最终无力地发现原来游戏菜单中的快捷方式就只是个快捷方式，主程序根本不存在。他又试了试其他游戏，比如《流星蝴蝶剑》、《CS》、《美女麻将》等，发现琳琅满目的菜单中超过半数都是拿来哄人的。但大家对此不以为意，反正大多数人的追求就停留在QQ和《红警》上。开店的果然是地理位置最重要啊，这奸商！

了解了这点之后，小伊选择多走几百米去另一家配置不错的网吧。在那里，他一个人慢慢玩通了《混乱之治》和《冰封王座》的战役，眼睁睁看着阿尔萨斯从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白脸变成满脸皱纹的大叔。后来他喜欢上了恶魔猎手，并一直喜欢将Illdan称呼为“尤迪安”，尽管那与英文读法并不接近。他不喜欢“伊利丹”这个名字，就像很多人现在仍然喜欢将“哆啦A梦”称作机器猫一样。他永远忘不了当泰兰德来到黑暗牢笼时尤迪安所说的那句对白：“Tydrande？ It is your voice. After all this ages spent in darkness, your voice is like the pure light of moon upon my m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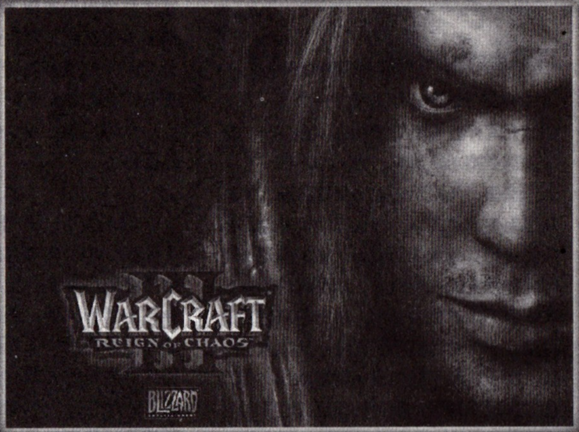
所谓虚幻的生活并不是指不食人间烟火不用上厕所，而是身为一个高中生尽管为成绩担心也想振作却总是无法打起精神，每日除了打魔兽之外不是在想下一局该怎么打就是盯着小静流口水。但游戏是虚幻的，老师扔过来的粉笔头也是虚幻的，身边的一切叽叽喳喳都是虚幻的，虚幻到小伊甚至没有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然脱轨。虽然小静不是虚幻的，但她的力量却不足以带他走出这片深渊。

二

顿悟之所以被称作顿悟，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突然性。譬如一道解不出来的方程式，你运算千遍依然毫无头绪，上厕所时却发现自己从参考书上撕下来用来擦屁股的纸上正写着标准答案。为了充分思考和感悟生活，小伊每天睡觉前都会学雷锋叔叔一样将当天发生过的事情在脑中回放一遍，得出“跟昨天没什么两样”的结论之后就会心安理得地睡着。他是为了顿悟而养成了这个习惯，然而最后令他顿悟的，却是在网吧通宵时发生的一件小事。

和大多数人一样，小伊第一次上网吧玩的游戏也是《CS》，与别人不同的是，现在人人都在玩Dust，唯独他到最

后还是只会建仓库。这天晚上，他玩腻了Lost Temple，终于再次拾起这款许久未碰的经典FPS游戏，加满电脑，开始回味自己曾异常熟悉的气息。原本就不擅长FPS的小伊很快就牺牲了，然后他发现了一件以前从未注意过的小事：



AI们在聊天。当然，这并非真正的聊天，只是制作者编辑的一段段对白，但正是这些对白让他打从心底觉得毛骨悚然。

试想一下这种感觉：你看到一群人在说话，而且说得很热闹，但无论怎么插嘴他们都无视你的存在。是你不存在么？不，你能看到他们在谈论你，但那种谈论毫无意义，你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你只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仿佛一个高速公路上枉死的冤魂，大声呼喊着快来救我，却发现人们从损毁的车底抬出的尸体正是自己。眼前的世界在渐渐变得模糊，你冷静下来后终于发现，原来虚无的不是你，而是那个渐渐褪色的世界。在小伊眼中，屏幕上的英文慢慢变成了声音，Fire in the hole变成了“小伊起床吧，要迟到了”，白房顶变成了学校，游戏变成了生活。他仿佛看到来来往往的同学都在自说自话，仿佛这只是一场立体电影，没有人真正存在，所有看得到的人都只不过是NPC，惟一的玩家是自己。

这真是一种要人命的压抑。

小伊被这种恐惧压得透不过气，他一个人从网吧出来，准备翻墙回去睡觉。十一月的西北风掠走了他身上仅存的能量，第二天早上起床，他发现眼中的世界异常昏暗，谁的声音都听不清楚——他得了重感冒。

似乎正是这次感冒拯救了他。室友们察觉到了小伊的不正常，二话不说纷纷请假一起送他去了医院。挂号、交费、打针、通知家长，在小伊昏睡时，这些大大咧咧甚至从未独自进过医院的少年耐心地帮他一样一样做好。回到宿舍之后，他们为该给他买什么样的饭才对身体好而争论，小强说要吃热的东西比如麻辣烫来发发汗，毛毛说应该去离此两公里远的快餐店买口淡而有营养的瘦肉粥，小刚则直接拿出自己的牛奶去给小伊热着。望着这些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生活习惯和理念的少年，为了从没有将他们当做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的小伊忙忙碌碌，小伊偷偷用被子捂住头，热泪盈眶。这是第一次，他感觉到这个世界并非虚无，每个人都是玩家——只要你与身边人的关系不仅仅是领任务和交任务。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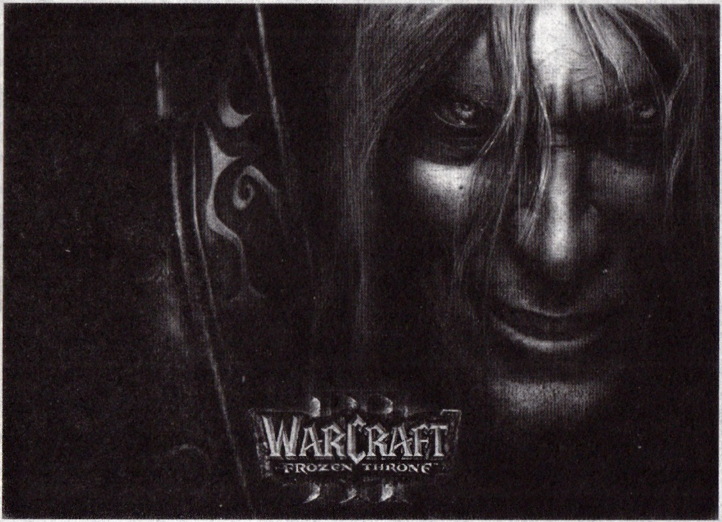
病好了的小伊简直换了一个人，除了依然对写作业和听课没什么兴趣之外，整个人都变得活跃起来。他坚持不再一个人去打魔兽，而是跑去与小强联红警。然而看过无数次诸如冰火两重天烧出的遍野战火和狗男女战术中那漫天飞舞的魔法光芒等堪称经典的视觉特效，以及比红警复杂了十倍不止的战术变化，还有各具特色的英雄，小伊对这游戏实在提不起太大的兴趣。终于，经不住小伊一再地劝说，小强代表大家发话了：要是你玩红警能干掉七个冷酷的电脑，我们就玩魔兽！

小伊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做到了——在《共和国之辉》中，中国的军队是逆天的存在。小伊造了一百多个解放军蹲在基地四周，轻松击退敌人的所有攻击。然后造了二十辆坦克和十辆黑鹰战机，三分钟内就让七个小日本灰飞烟灭。人民子弟兵果然不同凡响，不过假如游戏中还有一个兵种叫作城管的话，小伊想，那些坦克飞机就可以省掉了。

众人目瞪口呆，终于决定与小伊一起玩魔兽。

说来也巧，宿舍四个人玩的正是四个种族。小伊本着对恶魔猎手的崇拜自始至终都用暗夜精灵，小强则对兽族的绿皮人情有独钟，崇尚黑暗风格的毛毛选择了不死族，小刚则不负刚正之名使用了最大气的人族。当然，在小伊的熏陶下，所有人一开始最先使用的都是暗夜精灵。悲剧的是，那时候的小伊最擅长的就是同族大战，通常情况下即使是面对令人发狂的电脑，他也可以在五分钟内结束战斗，更何况是这帮菜鸟。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小伊常常无耻地用各种没啥技术含量但对新人而言颇



具杀伤力的招数虐待这些哥们。他最辉煌的记录是一次四人大战中拖到后期用奇美拉角鹰兽组成的乌云流将另外三人推了个干干净净，仅余破法一只，雕像一座，白牛若干。那大概是小伊最得意的一段日子了，放学在网吧欺凌对手，玩完回来在饭馆中讨论战术挥斥方遒。天气一暖，宿舍墙后那条小路上便飘满了槐花的香气，几个刚刚大战一场的少年意犹未尽地边走边争论，时不时传来一阵笑骂。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这画面深藏在小伊心底，从来也没有忘记。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暑假过去了，这帮孙子没一个人动过作业却都在游戏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小强和毛毛都学会了前期骚扰，纯洁的小精灵在剑圣神出鬼没的背后一刀和死亡骑士的大便压迫之下纷纷阵亡。常常在女猎手还未造出的情况下，柔弱的弓箭手们就被猥琐的食尸鬼和强壮的绿皮步兵推倒了。瞎子虽强，却也好汉架不住人多，回天乏术了。心灰意冷之际，小伊决定在最容易实现双兵营女猎海速推的人族身上找回尊严，然而学乖了的小刚却早已在基地布下专打女猎手的火枪手以及会扔锤子的山丘之王。

"天杀的攻略！"小伊嘟囔道。

事实证明，小伊所谓的高手其实也就是个入门水平，很容易被人后来居上，再加上当初小伊当初毫无道德的打法，让每个人心里对他手中的暗夜精灵都产生了刻骨的仇恨，那年暑假大家回去研究的全都是针对暗夜精灵的战术。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小伊仿佛回到了玩《CS》白房顶的时代，被人速杀的感觉与刚出门就被爆头并无二致。过了很久，他才知道可以用黑暗游侠克制死亡骑士的骚扰，对付剑圣摆建筑有诀窍，而火枪手在量产之前只能成为恶魔猎手的经验；原来暗夜精灵是最不怕骚扰的种族，因为无论多大的地图，凡是有木头的地方，小精灵就会充当伐木和侦查的双料优秀职工，同时兼具恐怖分子的作用，被发现了还能自爆消耗对手的魔力。小伊的风光一去不复返，但这样的日子却更加有趣。因为当他在烧烤摊上兴致勃勃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时，迎接他的再不是旁人懵懵懂懂的目光，而是一个又一个反对的观点和"不信下次看我怎么虐你"的挑战。口水与孜然齐飞，舌头共烤肉一色，热辣的羊肉串和清凉的汽水，就是那段荒唐却意气风发的时光的滋味。

四

那天中午，小伊独自去网吧研究刚问世不久的吹风流，玩了一阵，他忽然感觉到背后有一阵异样的目光。他转过身去，一个身高大概一米九的人问他"要不要玩两把？"小伊点点头答应了。虽然同宿舍的哥们之间水平都很接近，但大家一起玩得久了，感觉也渐渐冲淡了。然而在这网吧里，小伊却碰到了一个实力接近的陌生高手，玩了这么久，这还是他第一次打得如此热血沸腾。对手强大，战斗节奏也异常快，半个小时之内他们已经打了四局，小伊只赢了一局，每一仗都打得无比惨烈，胜负难料。尽管最后结束时小伊的胜率并不高，但他的心里却感到空前的满足，这才是战斗的真谛，一个字：爽。

战斗结束，小伊跟高手同时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你打得挺不错的。"高手说着，望了望小伊的校服，"也是六中的？"

"嗯，我十一班的，住校生。你个子这么高，篮球队的？"

“呵呵，好眼力。我叫凯子，七班的，以后没事儿一起打魔兽吧。对了，我初中同学毛毛好像也住校，你认识么？”

小伊更乐了：“毛毛跟我头顶头睡。你认识他？”

世界本来就很小，特别是在同一所学校附近的网吧里，你很容易碰到熟人。小伊与凯子聊着聊着，不由得起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后来，小伊与凯子约定了时间，常常带着朋友一起来玩，彼此之间就都熟了。网吧其实是个比学校更干净的地方，虽然这里一样有人打架闹事，可乐一样比外边贵五毛，但至少你与人说话不用有那么多心机，不用面对虚伪的笑容。尤其是在一群少年切磋技艺时，原本陌生的两人很快就能以问候对方母亲的方式来打招呼，很快便可以带着新朋友去自己知道的一家两块钱能烤一大块鸭肉的摊子边吃边吹牛，没有人会追究事后自己拉肚子拉了多久。凯子也带来了自己的哥们一起玩，与这些平时喜欢课间操时窝在厕所抽烟的人相处多了，小伊发现原本以为很坏的不良少年其实都是性情中人，于是渐渐地与他们也打成一片。



顾拜旦说，体育就是和平。电子竞技真是最有趣的体育项目，小伊想。

玩游戏的人大多是寂寞的，特别是独自买游戏杂志的宅男宅女。但寂寞往往源于自闭，小伊对此感触颇深，曾习惯于独处的他不知不觉中融入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从此以后，没带书再不用担心被老师骂了，隔壁班随时都能借到好几本；走在学校里再也不会形影相吊，每拐一个弯都可能会碰到满脸笑意的哥们跟他“High Five”；玩游戏时再也没有觉得此起彼伏的呼喝声很烦人，因为他现在常常会大声喊“都撑住了，恶魔猎手马上复活”。那时候的生活真是最有趣的游戏，让小伊乐此不疲。

但游戏总有玩腻的一天。

五

某天晚上，小伊去凯子家将转换好格式的爱情动作片传到MP4里准备拿回去看，然后二人来到烤肉摊聊了起来。不知为何，那一天凯子点的不是汽水，而是啤酒。两人一边喝一边吹，吹着吹着，小伊脑子一热，就跟凯子聊起了小静。

小伊的记性很不好，他一个人常常背不下来老师布置的课文；小伊吃东西总是消化得很快，但他偏偏一点也不讲究，饿了就扛着；小伊现在买饭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买一份故意加了两勺辣椒的凉皮，尽

管他不爱吃这个。然而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小伊心底的痛：小伊跟小静分开了。

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有个成绩不错的男生也喜欢小静，希望能坐到小静身边。小静和小伊坐在前排，于是那男生跟班主任说自己视力不好希望可以坐到那附近。老奸巨猾的班主任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图，出于鼓励此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目的，更出于不爽小伊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学生在小静身边如鱼得水的原因，他下令让二人调换座位。

在自习课上，小静听到班主任下达的指示，一贯文静的她却站起来反对，说小伊的视力也不好，她会尽力帮小伊提高成绩，请老师慎重考虑。望着小静据理力争的样子，小伊却忽然蔫了。班主任的脸色有些难看，然而在他发飙之前，小伊竟然点点头同意了！

“你能想象么，凯子？她是那样一个优秀而又温柔的人，却当着全班人的面跟老师争论。而我这个厚脸皮惯了的人，却始终没有开口。我知道只要我也争取一下，老师碍于情面就不会再勉强，但我就是没说出口。我喜欢她，真的喜欢。我知道别人也看得出来，但我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说什么也不想承认！你说，我他妈是不是很傻？”小伊喝多了，说着说着就哭了“那天换了座位，我一直在看着她，她肯定知道我在看着她，因为她也看了我一眼。就那么一眼，就我一个人看见，她哭了。不是因为不能坐在一起，而是因为我选择了离开，她恨我的懦弱。如果现在可以的话，我一定不会再退缩，但是太迟了，后来她再也没有理过我。”

哭过之后，气氛忽然变得异常安静，小伊找了个水龙头洗把脸，跟凯子一起结帐走人。在他畅快淋漓地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丝毫没有注意到凯子的表情。体育班的人都知道凯子最近在追小静，而且形势大好，唯独凯子自己知道，小静只答应与自己做朋友。现在，小伊的话似乎给了这一切一个合理的解释：小静心中另有所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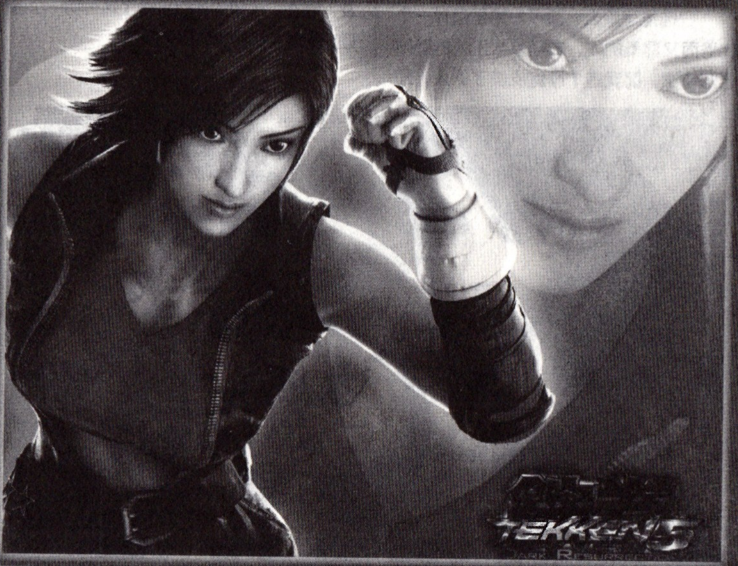
六

从那以后，小伊不知为何对魔兽的兴趣开始渐渐变淡。宿舍的人都开始玩一种名叫DOTA的新地图，小伊则不再去网吧，而是跑到学校附近的一间包机房里玩《铁拳五》。

小伊所在的城市是煤乡的省会，这座在外人看来拥有悠久历史且富得流油的城市却是一处不折不扣的小城，规模小，生活水平也不高，跟不远的帝都相比惟一的相似之处就是一到春天就肆虐的沙尘暴。在次世代游戏泛滥的时代，PS2在这里依然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器。在这里，你拿着一个GBA上街，别人也会以为是PSP。在这所学校生活了两年，小伊才知道原来理想中的圣地就在学校大门直走出去的第一个拐角，那所挂着“杨氏盲人按摩”招牌的小黑屋，奸商就是奸商，果然深藏不露。

这是小伊第一次见到活着的PS2，第一次被拉进来是陪毛毛玩他并不感兴趣的《NBA 2006》。屏幕上的姚明并不会让他觉得兴奋，倒是手中传来的震动让他觉得有钱买家用机的人真是幸福。小黑屋里一共有八台机器，当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时，一台被两个貌似大学生的人占了踢足球，剩下的则被一群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包围，玩的不是《三国无双》就是《火影忍者》，只有一台机器有人在玩《铁拳五》。小伊的目光被《铁拳五》吸引了，不是因为那个人玩得有多精彩，而是因为屏幕中的风间飞鸟像极了小静。

网吧一小时只要两块钱，办个会员则是一块五。PS2玩一个小时则要五块钱，而且除了小伊之外没人对《铁拳五》感兴趣。小伊一个礼拜的生活费只有五十



块，但他每天至少都会玩一个小时，换言之，小伊很久没有去网吧了。

就是如此突然，小伊似乎又回到了两年前的状态，上课下课失魂落魄，放学了就钻进小黑屋玩游戏。小强在陪他玩了一次之后怒骂小伊是神经病，这么个破游戏他竟然也肯花这么多钱玩。正巧凯子在场，他对小伊感兴趣的游戏也起了好奇心，干脆就请小伊又玩了一个小时。

“I'm here now. I' m doing the best I can. Where are you now? Did your dreams come true?”熟悉的歌声响起，小伊总不肯跳过片头CG。一起玩的人很不理解，毕竟时间宝贵，这种东西看过一次之后何必再看？但是凯子理解了，因为他也一眼就看出来那个骑着单车从高塔上一跃而下的女孩像极了小静。一个小时，二十多局，小伊从未换过人，尽管他手中的飞鸟根本无法应付花郎压倒性的攻击。

凯子玩不下去了，他放下手中的手柄起身就走。小伊没有多说什么，上次他见到凯子与小静在校园里说说笑笑时，就知道了凯子喜欢小静。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很正常地觉得自己失恋了。失恋算不上多严重的事，他早已习惯了小静漠然的目光，他只是想做点什么来抚慰一下自己心中的疼痛。

七

六中有个惯例，每当高考来临时毕业班都会提早一个月放假，好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针对自己的情况来复习，同时起到养精蓄锐的作用。毕业班的老师会正常上班，方便有人有问题不懂来学校请教。小伊对此不以为意，对他而言，复习不复习都是一样的。他并不在乎能否考上个好大学，他认为自己从现在开始努力已经来不及，但是凭着天赋，上个大专之类的学校还是没多大问题的。宣布放假之后，班里欢呼一阵，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收拾书包回家，宿舍那帮禽兽又直奔网吧。小伊也没有多想，将课桌里的东西都放回宿舍，然后像平常一样走进了机房。

风间飞鸟的特色是每一招按住不放就会变成威力巨大的蓄力攻击，掌握了这一诀窍之后，小伊手中的飞鸟已今非昔比。今天，他试着打最高难度的三岛平八，AI与先前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小伊打了一次又一次，总是无法取胜。

“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

“风间飞鸟。”小伊随口答道，然后猛地回过头来。

是小静。

“你……你怎么来了？”小伊望了望四周，并没有其他熟人在场。

“别人告诉我你在这儿。”小静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她放下包，挨着小伊坐下。

“这女孩也没那么像我呀，就是发型一样嘛。”小静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小伊猛然明白了。

“凯子告诉你我在这儿的？”

小静饶有兴致地望着小伊：“挺聪明的嘛！不过我看你好像死了很多次了，这女孩跟你有仇啊，你老让这怪物打她？”

小静轻松的语调让小伊不由得也轻松起来：“说什么呢，那是老人家，我才多让他两把。不信你看着，我现在就

把他放倒！”小伊转过头去，再次按下START键，美女在旁，小伊的肾上腺也分外有动力，整个人的反应马上快了许多，果然轻易地就打倒了天狗。

“Game Over。出去聊聊吧？”小静说，小伊当然说好。

五月的街道已没有一丝凉意，空气中飘来阵阵馥郁的香气。每年的这个时候小伊都会闻到这种味道，然而往日只是在站牌边等待回家的公车，心中常常为能否抢到座位来熬过一个小时的车程而发愁。像这样轻松而又愉悦地走在这里，还是头一次。

“明天就放假了，再过一个月就考试了。你是不是准备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了？”小静忽然问道。

小伊嘟嘟囔囔地说：“不是啊，你每次看到我都一张扑克脸，我哪儿还敢跟你说话……”

“你还好意思说？那你解释解释，之前你为什么同意换座位，为什么后来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可是女生哎，而且是你对不起我，难道我不应该摆摆脸色让你跟我道歉么？”

“我……”

“你看看你，胆小鬼一个，心里有话也不敢说。你看看人家凯子……”

“凯子他……对了，他为什么要你来找我？他不是你男朋友么？”

“他是你男朋友！你真想气死我啊？人家追我的时候什么都敢说，甚至知道你……你的想法之后，也全都告诉了我，还让我来找你。人家那么好的人我都不要了，我……”小静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小伊这无耻之徒当然听了个清清楚楚。

“你是说……你……要我么？”暗



道一声“好哥们”之后，他小心翼翼地问。

小静的脸“唰”地就红了，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转过身去。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马上要考试了，除非咱们能考上同一所大学。我倒是还好，可是你看你……你那样子，我还能指望什么……”说着，小静的神色黯淡了下来。

小伊的心“噌”地就热了，立刻拿出了同桌的时候在小静面前吹牛的嘴脸：“那算什么！凭本天才的智商，给我一个月时间，我能考上清华！你，为了你……咳咳，反正我会努力的！”

小静愣了一下，忽然笑了：“真的？”

“嗯。”小伊故作严肃地点点头。

“嗯……那好吧。但是我对你的猪脑子没有信心啊……”“小静想了想，神情忽然又高兴起来，“决定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本姑娘每天亲自来辅导你！”

怒放了，这次真的是心花怒放了。小伊下意识地牵着小静的手，脸上弥漫着抑制不住的笑意。

生活是一部没有框架的游戏，你没有Retry的机会，但终会Continue下去。走下去，那些被你在乎的人总会在乎你。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只要不放弃，一切就都还来得及。小伊庆幸地想着，心中溢满甜甜的槐花香气。

（全文完）



文/王子　编/夜蓝

战场上的暗星

——《高达战争 宇宙》同人

序

距离人类将激增过剩的人口向宇宙移民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在地球的周围漂浮着数百颗巨大的殖民卫星，它们被称为side，人们对其进行了数字编号。勤勉的人类在一个个圆筒内构筑了人工的大地、河流、城市和一切生存的设施。无数人在这个第二故乡里完整地过着诞生、成长直至死亡的全过程。

宇宙历UC.0079年，位于月球背面，离地球最远的城市side-3以吉恩国的名义向地球联邦发起了“吉恩独立战争”，史称“一年战争”。在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人类总人口数量锐减一半，人类正为自己疯狂的行为而感到深深的恐惧。战争随后进入胶着状态，就这样僵持了8个月。

兵力处于劣势的吉恩军之所以能和联

邦军抗衡，在于其投了对应视野作战的机动战士MS扎古，同时地球联邦的“地球至上”主义对殖民地的轻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不列颠作战”中吉恩向地球联邦军总部——南美洲贾布罗基地投掷殖民地“伊菲修岛”的行动失败，致使吉恩通过闪电战迅速获取主导权，从而迫使联邦议和的愿望破灭。随着战争的深入，联邦军传出新型机动战士开发成功的消息，使国力处于劣势的吉恩国要取得胜利已十分艰难，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地球联邦倾斜。为了挽回劣势，“国内已无可用之兵”的吉恩国开始从军校里抽取精英人才，配备新型机动战士，开始新一轮的对抗。战争催生了英雄，纵然有名或无名。

第一章 崭新号·降临

崭新号桑吉巴尔级巡洋舰静静地在太空中漂浮着，任由轨道的引力推动，随着下方蔚蓝的星球慢慢地由光明走向黑暗……

巡洋舰上，“目标地点，敖德萨；相对距离高度11万公尺，米诺夫斯基粒子浓度极高，电离层干扰程度高，地面雷达难以探测本舰位置；预计距离日落时间为20分28秒；预计理想降落用时54分16秒……”舰桥指挥塔一丝不苟地报告着实时状况。

“日落之后马上进行降落行动，全员进入戒备状态！”巡洋舰指挥官厄齐尔少校大手一挥，果断地下令。这个身材魁梧、性格粗豪的男人脸上少有地泛起了凝重的神色，凝视着那逐渐走向黑暗的星球，双手不自觉地敲打着桌面，发出一阵急速的“嗒嗒”声……

同样急促的声音响彻全舰，所有人员迅速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勒姆·卡斯队长匆匆穿上作战服，急忙往无重力区赶去，重返战场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勒姆不自觉地揉了揉隐隐发痛的右手，那是在鲁姆会战中受伤的。在那场宇宙世纪史上最大规模的宇宙舰队战中，吉恩军的MS部队以其强大的近战能力声震宇内，但是许多训练有素的MS驾驶员（其中包括不少教练人员）因为进攻时离对方太近，导致躲闪不及被联邦战舰的爆炸波及而机毁人亡。勒姆是幸运的，他所驾驶的扎古及时发现了危险并迅速躲避，MS才勉强承受住了战舰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饶是这样勒姆也身受重伤，不得已暂时退下火线，而他所在小队的其他成员都在这场爆炸中失去了性命。

战场上总是催生出无数英雄，吉恩方面很多王牌MS机师便是在鲁姆会战中崭露头角，如俘获雷维尔中将的“黑色三连星”战斗小组。而夏亚·阿兹纳布尔也是在此战驾驶专用的红色扎古一人击沉联邦5艘战舰而获得“赤色彗星”的称号。死里逃生的勒姆因为战绩不够突出而没有扬名，不得不从战场上退下来，回到军校当起了教官。吉恩军在鲁姆会战中的机师损失一直到现在也没能恢复元气，只能抽调军校的教官和新兵派往前线，因此勒姆这才有机会重新回到机动战士驾驶员的岗位。

“同样是战斗，有人扬名立万，有人寂静无名，或许这就是命吧。”勒姆一边想一边加快了脚步，顺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朝无重力区赶去。长廊尽头转弯再走没多远便是无重力区了，人人都在争分夺秒时，勒姆

却看见两个人停在了无重力区的大门外，凝望着窗外那颗巨大的星球。无论是在体型和样貌上，这两个人都极为相像，显然是一对同胞兄弟，只是脸上的神色气质稍有差别，同样稚嫩的脸孔和身上的战斗服形成鲜明的对比。

“哥哥，那就是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地球。等到战争结束后，真想到实在的土地上走走啊！”其中一个少年略为激动地说道。

他身旁那个沉静的少年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神里闪烁着些许兴奋的光芒，同父异母的他们自小就有心灵相通的能力。

“喂，凯曼、莱尔，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威严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凯曼和莱尔慌忙转过头来，映入眼帘的是勒姆那张刀疤脸。两人急忙敬礼，异口同声说道：“对不起，勒姆少尉。”

“现在都什么时候啦！大家都在准备降落作战，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看风景？”勒姆有些愠怒地道，脸上的刀疤因为充血而变得血红。

望着军校里让人颤栗的“愤怒的刀疤”，凯曼和莱尔兄弟两人不禁噤若寒蝉：“对不起，我们马上就过去。”

看着两张诚惶诚恐的稚嫩脸庞，勒姆不禁心头一软：少年人好奇心重很正常，想当年自己第一次亲眼看到地球时也是这种感觉吧；或许战场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但他们还是来了。想到这里，勒姆的语气轻了许多：“快去准备吧，到了地球后要服从指挥，尽量确保自己安全，知道了吗？”

面对以严格著称的教官的亲切叮咛，兄弟两人顿时心生感动，急忙敬礼道：“是，教官！”

勒姆答道：“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们还是叫我队长吧。”

就在此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哟，这不是我们的幸存者教官嘛！带着两个毛头小子来战场参观么？”

只见勒姆身后站着三个身穿作战服的男人，他们正以不屑和挑衅的目光打量着勒姆等人。与普通驾驶员的绿色作战服不同，这三个男人身上统一穿着紫黑色的作战服，显然这是皇牌机师所享有的特权，据说“赤色彗星”夏亚也被获准穿着红色的作战服。

莱尔忍不住反驳：“我们不是什么毛头小子，我们是吉恩军校的指派学员，到前线参加战斗。”

为首的男子哈哈大笑道：“战斗？战场就是战场，可不是你们想像得那么轻松，遇到危险时可别躲在教官身后哭哦，不过……”男子饶有深意地看了看勒姆，“可能你们的教官跑得比你们还要快，勒姆的逃命功夫可是全军有名的哦！”

凯曼和莱尔刚要发作，勒姆一手按住他们，不卑不亢地道：“盖亚，你们不要太过分，你们贵为‘黑色三连星’皇牌机师该不会作出战前损害己方士气的蠢事吧。”

那个叫盖亚的男人哂笑道：“那就期待各位的光辉事迹传遍全军咯，奥尔迪加、马修，我们走。”说完，三个人在大笑声中扬长而去。

莱尔愤愤不平地望着“黑色三连星”的背影说道：“不就是打了几场胜仗，有什么了不起。”

凯曼拍了拍弟弟肩膀安慰道：“正事要紧，算了吧。”

勒姆脸色依旧深沉，脸上的刀疤微微有些泛红，他向兄弟二人挥了挥手，带着他们向无重力区走去。

此时，崭新号的制动发动机启动，开始脱离环地球轨道，在接近大气层后进入滑翔阶段，巡洋舰慢慢进入地球大气层。舵手摆动方向舵。巡洋舰连续4次做“S”形转动，机身侧滚最大80度以进一步减速，度

过进入大气层后最高温阶段之后，巡洋舰穿越着陆点上空的大气层内层。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敖德萨的夜空中缓缓而降，隐隐听到下方传来零星的炮火声，几声音爆之后，崭新号带着吉恩的新锐力量顺利降临吉恩最大的资源供给地——敖德萨。

第二章 大魔·出击

吉恩军欧洲战区司令马克贝上校背负双手，踌躇地看着面前伫立在停机坪上巨大的崭新号战舰。舱门打开，轰鸣声响起，六台簇新的新型机动战士依次鱼贯走下，一字排开，驾驶舱门打开，6名驾驶员走出来向马克贝敬礼，随机动战士一同走下战舰的还有厄齐尔少校。

厄齐尔敬了个军礼，道："报告，我受基西莉亚少将之命，运送六台新型机动战士·大魔支援敖德萨。现已送达，请查收，完毕。"

马克贝回了军礼，转头望向那六台MS："哦，驾驶大魔的就是"黑色三连星"么？"

厄齐尔回答道："这台MS-09大魔彻底摆脱了扎古的影子：气垫推进器最高时速可达240公里，运动性能全面提升；头部传导管藏于机体内部；位于背部和腿部的推进器跟头部传导管一样采用了完全内藏式，大大提高了防御性及防尘性；武器方面配备360mm火箭炮，热能军刀斜插在背部，机体右侧设置了火箭炮专用的插梢，胸部装备了牵制用的扩散光束炮，必将在战斗中展现我吉恩军的强大的实力。驾驶员分别是……"

马克贝脸上闪过凝重的神色，挥手打断了厄齐尔的报告，沉声说道："厄齐尔，你认为几台机动战士就能扭转整个战争的局面？"

厄齐尔不禁语塞，马克贝没有理会，继续说道："先不论是否决定战斗的胜负，就连是否能够击败联邦军的新型机动战士和白色要塞也是问题，他们可是连卡尔马少将和'赤色彗星'夏亚也损兵折将的狠角色。"

"哈哈……包在我们'黑色三连星'身上吧，你怎么能用夏亚和我们相比呢？我早就想见识一下白色要塞和那台叫高达的MS到底有多厉害。"一脸络腮胡的盖亚笑着从传送钢丝上跳下，嬉笑着向马克贝靠过来。

马克贝和"黑色三连星"也算老相识，鲁姆战争以来，他们一直在基西莉亚·扎比手下供职。政治家出身的马克贝一直对这些只懂机战不懂政治的大老粗们嗤之以鼻，此次求助于"黑色三连星"也让他感觉面上无光，因此自然没有露出什么好脸色。

盖亚碰了软钉子，转过头来向奥尔迪和马修喊道："我们走，让上校和那些新兵蛋子看看我们'黑色三连星'的厉害，哈哈……"

马克贝转过头来看了看勒姆等三人，"这是……"

厄齐尔答道："这是新抽调过来的驾驶员组成的MS小队，勒姆队长曾经参加过鲁姆战役，因伤暂时退居二线，现在是军校机动战士教练员；凯曼伍长和莱尔伍长都是军校推荐的优秀学员。"

"吉恩的人才已经缺失到这种程度了

吗？连退役老兵和没出校门的新兵都拉上前线了！”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马克贝不禁为国家的人才状况而担忧，他略微沉吟一下，命令道，“让他们向西线比萨拉比亚地区进发，侦察敌军配置情况，同时熟悉机体性能，收集数据。”

勒姆得到军令，转身对还在为“黑色三连星”的态度感到忿忿不平的小队成员说道：“我们走吧，趁着夜色行动，一切要小心。”

看着兵分两路而去的6台大魔，马克贝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他从通讯兵手中接过一份报告，看了看叹了口气道：“联邦军将在此战中配备新型机动战士，性能未知。这场仗真是越来越难打了。”

厄齐尔沉吟了一下，凑到马克贝耳边道：“基西莉亚少将有令，一旦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条约和尊严都无需顾忌。”

马克贝闻言，眉头稍稍舒缓了一点，望向隐隐传来炮声的远方。今夜，将注定无法平静。

第三章 陷阱·夜战

比萨拉比亚距离敖德萨数百公里，搭乘军用运输机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地势平坦宽阔，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勒姆在前，凯曼和莱尔紧跟在他身后，三架大魔在原野上高速奔驰，为满目疮痍的平原增添了一丝生机。

前行十多公里后，大魔收到了无线电加密通讯，凯曼向勒姆道：“队长，我军的前沿据点向我们发出紧急靠拢请求，地点在西北方8.3公里。”

勒姆沉吟了一下道：“提高警惕，我们过去看看。”

大魔在空中流畅地转了个弯，没有丝毫不协调，由于使用了气垫推进系统，速度也丝毫没有减慢，勒姆嘴角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这东西的性能真不错。”

同样惊讶的还有凯曼和莱尔，不过二人为之惊讶的却是勒姆的驾驶技术，尽管他们是机动驾驶的特优生，却自问不能如此地轻松地完成新机体的高速转弯。莱尔咂了咂嘴，不禁为自己听到“黑色三连星”的嘲笑时对勒姆的能力产生怀疑而感到羞愧。

不过惊喜也好，羞愧也罢，他们的神情很快就被严肃所取代。平原的视野极为开阔，微弱的亮光很快在地平线上闪亮，那是摩斯密码信号。勒姆用大魔的独眼回应对方，同时对凯曼和莱尔道：“注意保持战斗队形，我们过去。”

两名少年虽然对勒姆的小心谨慎有所不解，但刚刚见识过他的技术，二人心中不禁也多了几分警惕。

大魔进入据点，几辆军用吉普车早已等在那里，勒姆从监视窗里看着那些衣衫不整的吉恩军官，不禁皱了一下眉头。他打开舱门探出身子来，一股淡淡硝烟味扑面而来。接着，两名少年也分别从大魔里走了出来。

底下的一名吉恩军官向勒姆喊道：“我是西北军03小队拉亚斯队长，请你下来说话。”

勒姆回答道：“我们正在执行特殊任务，马上就会离开，有什么事现在说就可以了。”

拉亚斯忽然露出一丝冷笑：“那么，就请你们留下来吧。”他的手一挥，身后几个

卫兵端起冲锋枪。

勒姆连忙向两名少年喊道："快退回去！"

凯曼和莱尔还没反应过来，一梭子弹就打在了勒姆的大魔驾驶舱附近，子弹在机身上溅起了一串火花。从未遇到如此剧变的两人方才跌坐回驾驶座上，手心背后全是冷汗。二人连忙关闭驾驶舱门，还没来得及打开监视窗，突然一阵剧震差点让他们晕过去。两台大魔背后的推进器冒起了浓烟，显然是被火箭炮击中。此时大魔内藏式推进器显示出了强悍的防御力，如果换作是一般的扎古，只怕早已失去行动力甚至机毁人亡。

枪炮声更加密集了，几台坦克和战车从隐蔽处向大魔发射连环炮击，除了勒姆的座机，另外的两台大魔呆呆地站在原地又挨了几下攻击。两名少年紧握着控制杆的双手剧烈地颤抖着，恐惧地看着监视窗外的炮火落在自己驾驶的机体上。心意相通的兄弟二人同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就是战争么？"

"笨蛋！不想死就快点还击！"勒姆的大魔举起了机枪扫射，"快跟上来！"

两名少年被当头棒喝，连忙端起机枪跟了上去。勒姆在前，三台大魔以三角队形向前冲锋。在新型的MS面前，坦克和战车显得如此苍白，大魔机枪扫过之处总是能引起一连串的爆炸。

从没有杀过人的凯曼和莱尔何曾见过这样的情景，人在面对恐惧时，一开始往往会压抑情绪，一旦适应之后便会出现疯狂的反扑。两名少年渐渐摆脱了刚开始的震撼和颤栗，慢慢地杀红了眼。

"死吧！死吧！"莱尔驾驶着大魔正在对一台已毁掉的坦克疯狂射击。

勒姆用大魔不长的机械臂一把抱住莱尔的机体，"冷静点，他们已经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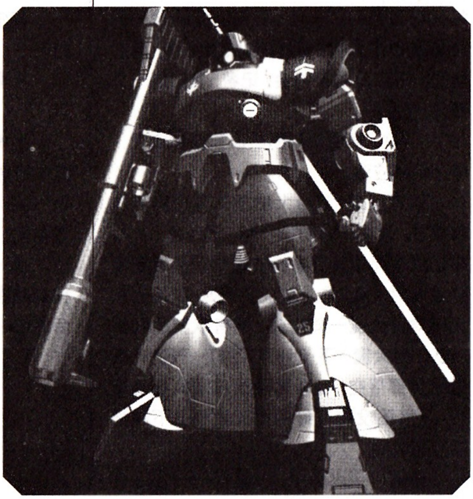
莱尔闻言停了下来，口中喘着粗气。就在此时，一阵急促警报在三台机体内响起，勒姆的大魔顺势一扑，将另外两台机体扑到在地。凯曼还没来得及细问，只见三道光束在他们面前划过，残光在漆黑的夜空中久久不散，显得异常耀眼。

"是激光武器，大家小心，我们这次又遇到麻烦了。"勒姆悻悻地道。

紧接着"砰砰砰"几声巨响，仓库门被强行打开，三台MS破门而出，三台大魔见状急忙后退数百米。

"是扎古吗？"反应过来的凯曼问道。

"恐怕不是，前线的扎古根本不可能配备光束武器。"勒姆死死盯住前方的MS，比扎古和大魔更修长的身形，鲜红色的胸甲，胸部两侧带有散热装置，头部带有护目



镜一样的东西。

“是吉姆，联邦军秘密研发，还没正式配备的MS。”勒姆骂了一句脏话，“该死，联邦军早已偷偷占领了这座据点，等待战争爆发时作为突击点，所谓的接近请求根本就是陷阱。”

两名少年闻言，刚放松下来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

勒姆觉察到他们心中的不安，放缓语气道：“不用太担心，敌人使用的新型MS，我们也一样。吉恩开发MS已经很长时间了，而联邦军不过研究了很短时间，装备上肯定不如我们，而且这些看起来不过是量产型机体，我们还有很大优势。”

勒姆的话句句在理，凯曼和莱尔也是聪明人，瞬间就冷静了下来。凯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对不起，队长，我们太紧张了。”

勒姆哈哈一笑：“激光武器调试和保养是十分昂贵的，难以运用到量产型MS上。对方和我们开火以来一直避战，一击得手后也没有马上追击，显然还没调试完成便仓促应战。凯曼、莱尔，我们用队形模式好好地和他们打一场，马克贝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熟悉大魔的操作和侦察敌情，现在就是一石二鸟的好机会。记着，我们是一个整体，走！”

“是！”两名少年的热血重新被点燃，响亮地回应道。

话音刚落，三台大魔成三角形阵势向前冲去。果然不出勒姆所料，正为自己一举吓退敌军而沾沾自喜的吉姆驾驶员看到来势汹汹的大魔，马上就乱了手脚，拿起光束武器对着大魔一阵猛轰。早有默契的勒姆小队三台大魔一下子分开，乱打一气的光束射线全部落空。吉姆驾驶员越发疯狂地开枪，可惜还没调试好的激光武器几下就把能源用光了。

勒姆卸下火箭炮，一炮打向一台还有激光能源的吉姆，对方机体反射性用盾牌挡隔，谁知大魔的360mm火箭炮经过改良后比一般扎古的280mm火箭筒的威力还要大上一倍，敌机的盾牌猝不及防地被轰成碎片，机身也不由自主向后倒去。早已在旁伺机的莱尔迅速上前，拿起火箭炮对准吉姆的驾驶舱就是一炮。其余的吉姆想要回救，凯曼用火箭炮一通连射硬生生地把他们压制住。待到敌方回过神来时，莱尔的大魔早已击毁倒地的吉姆。此时灵敏的勒姆驾驶着大魔出现在另一台敌机面前，他顺手拔出背后的热能军刀往敌方机体的驾驶舱里一捅，机体的装甲稍稍阻碍了一下军刀的去势，终究还是被击穿了。

最后的吉姆驾驶员清醒过来，只见三台大魔早已成三角之势把自己的机体围在了中间，巨大的恐慌让他举起手中早已没能量的激光枪，不停地扳动扳机。突然爆炸声响起，不是激光摧毁了任何设施，而是激光武器不胜重负竟然自爆了。

这时，联邦军阵营方向传来了战车的声音。

莱尔失声呼叫：“队长，我的弹药快用光了。”

凯曼搭腔道：“我的也差不多没有了。”

勒姆下令：“凯曼、莱尔，用剩余的弹药尽量轰掉那些仓库！”说着，他的大魔反手一炮，击中了那台正准备逃跑的吉姆的燃料舱。

在一阵阵的爆破声中，三台黑色大魔犹如暗夜的精灵，结束了他们的到达地球后的第一仗，迅速消失在迷蒙的夜色中。

第四章 敖德萨·三连星的谢幕

“无论战争如何残酷，太阳照常升起，敖德萨大地上不知增加了多少座孤坟，然而活着的人还是得勇敢地活下去。”

受命强制睡眠的勒姆从梦中醒来，不断回味着那句话。他抬头望向窗外，11月的太阳勉强露出了地平线，时间总是残酷的。昨晚勒姆小队刚一回到敖德萨要塞，勒姆立即向马克贝上校和厄齐尔少校汇报了战况和敌我双方的MS测评。马克贝脸色阴沉地听完了汇报，扬扬手，三个人被带去执行强制睡眠来恢复体力和精神。

勒姆走出房间，远方的炮击声已经停止，让人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当然，这种宁静也正是暴风雨的前奏。不远处的机动战士仓库开始传来运输车和机械臂的轰鸣声，勒姆走近一看，只见凯曼正在和技术人员调试着大魔在作战中受损的推进器，而莱尔则指挥着机械臂为机体配备后备弹药，看样子他对昨晚仓促出征，没有带足弹药而耿耿于怀。

“年轻人就是有活力，看来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硝烟的气息了。”看着正在忙碌的年轻人，勒姆会心地笑了笑。原本每边停放三台大魔的仓库，此时只停放了五台机体，而在空着的机位下颓然坐着两个人，正是盖亚和奥尔迪加。

勒姆走过去，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然后在盖亚身旁坐了下来，静静地看着少年们在忙碌。

盖亚看了看勒姆，想要挤出一丝笑容，不过终究还是放弃了，他颓然地道：“马修，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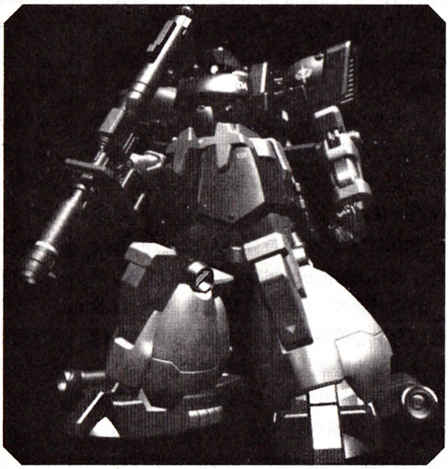
勒姆叹了口气，“这就像鲁姆战争时，我看着在战舰爆炸之中死去的兄弟一样，你们看。”盖亚和奥尔迪加抬起头顺着勒姆指的方向看去，莱尔正在帮忙搬运零件，而凯曼正和技术人员商量如何将大魔的系统进行调整。

勒姆脸上的刀疤稍微有些充血：“当初我和你们一样和弟兄一起并肩奋战，军人的死亡总是无法预测，在爆炸中倒下的不止敌人，还有战友。有人死了，有人活下来，为的就是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这就是团队的意义。我们老了，终究要留下一些东西。”

盖亚和奥尔迪加静静地看着勒姆，他们发现自己对眼前这个刀疤脸的男人有了新的认识。

“那么，你加入我们好吗？”盖亚试探着问道，“有你的帮助，我们就能轻松击溃那台‘白色恶魔’，为马修报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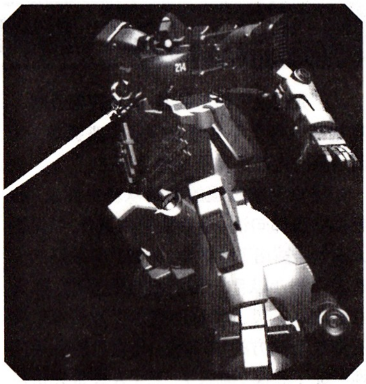
勒姆摇了摇头，站起身来道：“‘黑色三连星’永远是一个整体，谁也不能替代其



中的一位，我相信马修的那一份力，你们是能够补上的。”勒姆一边说一边向凯曼他们走去，“和你们一起战斗，活下来的概率肯定更高，但是勒姆小队更需要我。”

盖亚愣了一下，对勒姆轻轻地说了声：“我们这样诋毁你，对不起。”

勒姆摆摆手，转身跳上维修专用的升降台。大战之前的最后一天就在维修补给和休息之中度过了，五位大魔的驾驶员难得地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和充足的睡眠，因为在这阵宁静过后，不知还有谁还能享受这样的闲暇。



吉恩军在降落地球并占领敖德萨后，在此地建立了吉恩军欧洲方面军的总司令部。敖德萨在乌克兰西南部，位于黑海沿岸的港口城市，是连接欧洲及亚洲的战略要塞，而且地下还蕴含着丰富的制作机动装备的稀有金属矿。对于资源短缺的吉恩国来说，其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不言而喻。联邦希望通过此战打破欧洲乃至整个地球的战略平衡，并夺回被占领的中亚至东欧的矿山地带。如能成功，吉恩将失去最大的资源供给地，欧洲和非洲部队的联系也将被切断，这对以后联邦军的战斗将会极为有利。

为此，联邦军于此战中投入了半数的地面兵力，而吉恩的兵力还不及联邦军的三分之一。据后世统计，参与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会战的人数超过900万，战车火炮数以万计，至于导弹、陆战舰、MS和战机等强力武器的投入也远超其他的大战，而“敖德萨会战”的实际作战区域，就在以敖德萨为中心的乌克兰平原地区。如今，敖德萨再次成为影响人类命运的舞台。

黄昏，残阳如血。须发皆白的联邦军最高指挥官雷维尔将军大手一挥，数百门火炮同时发射，正式拉开了这场大战的序幕。漫天的炮火织成了密不透风的光幕，硝烟席卷大地，人类以最疯狂的方式为这片土地抹上最为真实的腥红色彩。联邦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分别从西、西北和北三个方面向吉恩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北方的第四军拥有以61式坦克为主的传统装甲师团，西北方为第二军、第七军，西边为雷维尔亲自率领的第三军，支援的航空部队自基辅、索非亚、伊斯坦布尔飞抵战场。此外联邦军还在黑海对岸的安卡拉进行不间断的导弹、火箭弹攻击支援。而“白色基地”战舰和让吉恩军闻风丧胆的“白色恶魔”MS高达，则在吉恩军防御较弱的东部发起了骚扰。在这场作战中，联邦军利用RX计划所获得的技术而开发出的27架MS——RGM－79吉姆（有三台已被勒姆小队击毁），正式投入实战配备。虽然在数量上无法和吉恩的1千多台扎古相比，但也被视作后世MS对战的开端。

在欧洲反击中节节胜利的联邦军士兵气势如虹，个个悍不畏死，利用除MS以外一切兵器数量的优势向吉恩军反动疯狂的攻击。吉恩军虽然在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十数台战车和飞机同时攻击一台扎古，性能强悍的扎古终究

寡不敌众，只能拉上几台战车陪葬。不绝于耳惨叫声瞬间就被炮火声所掩盖，逝者已矣，生者只有踏着战友和敌人的尸体继续前进。

吉恩军顽强地抵抗了一天，随着节节败退的消息不断传回敖德萨总部，一直脸色难看的马克贝上校反而平静了下来，他吩咐守卫基地的5台大魔分两路出击，"黑色三连星"继续阻击白色要塞和高达。而勒姆小队则在多普戴级陆战艇护送下向西进发，直取雷维尔将军的战车"巴顿号"。

收到指令后，大魔们并没有马上行动，盖亚和奥尔迪加驾驶的两台大魔高举起枪。盖亚喃喃地道："马修，愿你的灵魂升入宇宙，飘向没有痛苦的天堂，'黑色三连星'将永远同在。"说完他和奥尔迪加各向天连开三枪，算是对逝去战友的最后悼念。

马克贝上校在控制塔上目睹了这一幕，文官出身的他自然不了解前线军人的心情，气得一拳砸在控制台上，向盖亚吼道："你们还要磨蹭到什么时候！"

盖亚苦笑了一下，两台大魔举手向勒姆小队致意。然后转身离去，月黑风高，似是要为传奇MS皇牌小队"黑色三连星"落下帷幕。

第五章 白色的宿命·新人类的决战

当勒姆小队到达前线时，战斗已经进入第三天的凌晨。联邦军三线部队已基本推进到距离司令部只有200公里的地方，吉恩军在此处构筑了纵深近十公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突破这道防线，地势便是一马平川，吉恩军再也无法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而他们的总部也将暴露在中长距离武器的射程范围之内，可以说是败局已定。因此，马克贝上校下令，无论如何也要死守住这道防线。

夜空中，勒姆小队的三台大魔伫立在多普戴级陆战艇的甲板上，静静地看着从地平线上蜂拥而至的联邦军。炮声已从远方由模糊变得清晰、再变得轰隆。

三个人都没有作声，良久之后勒姆轻声道："我们走吧。"

三台大魔从甲板上一跃而下，离地面还有数米时，气垫推进器开动，机体随即以时速200公里的速度向前冲去。有了三天前的一战，勒姆小队的配合已经熟练了许多，大魔手中的火箭炮连珠炮发，每一次发射必然引起连锁爆炸，联邦军的伤亡人数骤然增加。最让联邦军头疼的是他们的攻击在高机动性的大魔面前竟然全部落空，而陆战艇上装备了大量的大魔用弹药，每过一段时间大魔就会轮换补给。勒姆小队的神勇带动了坚守的吉恩军，竟然硬生生地挡住了联邦军前进的脚步。

雷维尔将军迅速做出了应变，6道高温的光速划破夜空直奔三台大魔而去。有过对付激光武器经验的勒姆小队自然不会这么容易被击中，轻松躲过之后，勒姆舔了舔干燥的嘴唇，道："看来雷维尔终于忍不住了，凯曼、莱尔，用闪光战术，我们会一会那6台机动战士。"

早已杀得兴起的凯曼和莱尔豪气地回应，三台大魔排成一字，全速冲向六台吉姆。

"他们疯啦？"六台吉姆的驾驶员不约而同地喊道。

等到他们反应过来举枪瞄准时，一束强光突然从最前面大魔的胸口处射出并迅速扩散开来，六台吉姆和他们身后的部队陷入了暂时失明的状态，此时三台大魔扬起手中的火箭炮一阵猛轰，六台吉姆和它们身后的部队被轰成碎片，而雷维尔的“巴顿号”战车已隐隐出现在平原的尽头。

勒姆大叫一声：“我们上，干掉那老头子。”

三台大魔突然全力加速，如虎入羊群般杀入敌阵，目睹着轻松屠戮六台MS的大魔，联邦军的战士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根本提不起勇气去面对眼前这三台“恶魔”。连日里士气如虹、不断推进的联邦军第一次开始后退，而大魔与“巴顿号”的距离正不断被拉近。

眼看就要追上，勒姆小队三人甚至已经神色紧张地举起了手中的武器，成败在此一举。这时异变陡生，警报在三人耳边急速响起，三人本能地往旁边退开，刚一站稳，一枚火箭弹就落在他们原来立足的地方。爆炸所引起的气浪又将他们逼开数十米，就在勒姆小队稍一分神的时候，“巴顿号”拉开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个白色的身影从他们头顶掠过，落在了三人面前——纯白的四肢，红黄蓝三色结合的胸甲，人形的头部，一双仿照人类的“眼睛”闪烁着金光，正是让吉恩军文风丧胆的“白色恶魔”——高达，战场上仅余的四台MS在原地对峙着。

勒姆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悲凉。他来了，也就意味着“黑色三连星”已经被全歼，昔日的战友一一离自己而去，怎会不生出英雄迟暮的感觉？只可惜时间已不容许他去缅怀，无线电密电响起，马克贝将军给他们下达了指令。

强作精神，勒姆向他的队友下令：“拖住高达，尽量引他往战场边缘移动，避免其直接面对我军的防线。”

出人意料的是，平时反应快速的凯曼和莱尔并没有动，勒姆再次大声喝令，面上的刀疤传来阵阵巨疼。

莱尔回过神来，嗫嚅道：“队长，连‘黑色三连星’都被打败了，凭我们就能战胜他么？”

勒姆大声骂道：“他不过就是个新人类，你们两个也是，怕什么！？”

凯曼一怔，问道：“我们是新人类？”

勒姆坚定答道：“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从你们之间纯熟的配合和对战斗的适应速度来看，基本可以肯定你们就是新人类，不然基西莉亚也不会贸然让两个新兵来操作新型MS，你们才是大魔最合适的驾驶员。”说到这里，勒姆咬咬牙，“好了，走吧，大家都是新型MS，我们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好好地干一场吧。”

“是！”凯曼和莱尔异口同声地回应道，三台大魔同时启动，直扑高达。

“好，再来一次闪光战术！”在勒姆的指挥下，三台大魔摆出一字长蛇阵型，待到高达进入射程，一道强光从大魔身上亮起。

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大魔发出光束攻击的同时，高达竟然高高跃起躲开了强光的攻击。

“快，执行JSG战术！”勒姆反应迅速，断然下令道。

凯曼的大魔马上跃起，趁高达还在空中不便移动，一枚火箭弹喷射而出。可是高达手中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光束步枪，扬手一枪便击破火箭弹，爆炸让双方都不自觉倒退。

勒姆无奈地苦笑道：“被他躲过去了，这个高达驾驶员不简单啊，大魔的配合招数，大概‘黑色三连星’已经使用过，他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已掌握了破解的方法。很难在



火神炮的威力不足以贯穿大魔，却能把机体驾驶舱射得千疮百孔。勒姆的大魔颓然倒下，独眼失去了光彩。勒姆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他并不是逃兵，而是愿意为战友付出生命的英雄！

就在此时，一个声音在战场上响起：

"联邦军的指挥官听着，我是吉恩军欧洲战区司令马克贝上校，我要求你们马上停止进攻，否则我将向联邦军发射轻型核弹，其威力足以将联邦军大部分军队化为灰烬。我知道这样做是违反了《南极条约》中'不得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条例'，但是我不想输掉这场战役！"

联邦军没有后退，核弹在远方升空，狠心的马克贝要让前线部队与联邦军同归于尽。

"一切都是在计划之内吗？队长！"凯曼、莱尔失声喊道，二人操起地上的武器向高达冲去。对方何曾见过如此不要命的打法，在两台大魔攻守互补的情况下竟然疲于应付。忽然，高达两炮逼开了大魔，陡然加速脱离了战场，在天空中与极速飞驰的核弹划出两道优美的弧线，但是凯曼和莱尔的泪水早已遮蔽了他们的视线。

这里干掉他，我们走，引他远离主战场。"

众人且战且走，高达的驾驶员似乎也铁了心要消灭对方的皇牌MS，一追一逐之间，四台MS慢慢地远离战场。高达的机能优势越来越明显，三台大魔开始左支右绌。

高达猛然加速，扑到莱尔的大魔面前。莱尔举起火箭炮，却怎么也无法发射出炮弹，他急忙一看弹药显示，原来在连番大战之下，弹药早已告罄。眼看高达高速逼近，莱尔甚至已经看到高达眼中的金色光晕。

"要死了吗？"莱尔此刻脑海中一片空白。

高达头部的火神炮开始猛烈射击，时间仿佛在此刻定格，就在莱尔闭目等死之时，一台大魔挡在了他的面前，是勒姆……

尾声

爆炸并没有发生，雷维尔的战车"巴顿号"却出现在凯曼和莱尔面前。

"莱尔，你还有弹药吗？"凯曼问道。

"没有了。"莱尔的大魔扔下手中的武器，两人打开舱门凝视着"巴顿号"。

"打开自爆装置，一起冲过去，或许有

些机会吧。”莱尔说道，凯曼点了点头。

“或许你们应该做的是走出驾驶舱，然后离开。”一个声音突兀地在他们身后响起，两人不自觉地往身后望去，一个MS的头部从两台大魔的肩膀上方弹出，两只仿人类眼睛闪烁着金色的光晕。

“高达！”两人失声喊道，刚刚远离的高达怎么会去而复返？

“我不是那台高达，我是‘影子’，专门销毁吉恩军新式武器的‘影子’。”高达抬手指向旁边一片树林，“放心，我的宗旨是‘不杀戮，尽快解决战争’。树林里有一台吉普车，你们自由了。”

看着吉普车远去的影子，高达驾驶员在大魔身上忙活了一阵，方才松了一口气，向总部汇报道：“马特·希利，捕获敌军MS大魔两台，数据已全部提取，现准备销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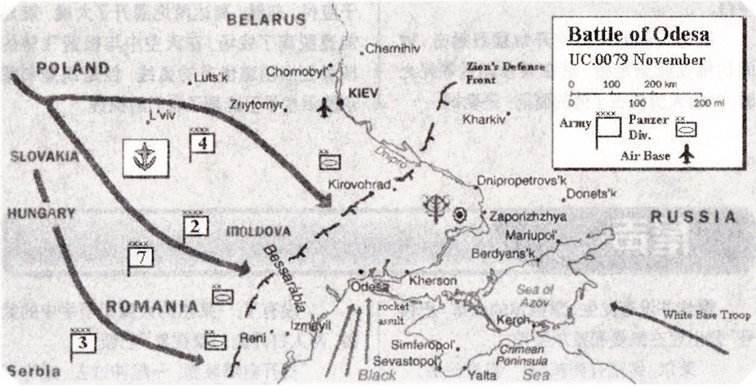
确认雷维尔下达的摧毁命令后，高达举起加农炮，“轰、轰、轰”敖德萨会战中仅余的三台大魔也化为灰烬，暗红色的光芒照亮了夜空。

晨曦初露，阵亡者已无法看到新一天的朝阳，而幸存者要把未完成的事情继续下去。凯曼呆呆地回头看着两道升起的蘑菇云，莱尔猛踩油门，吉普车向朝阳升起的地方冲去……

敖德萨会战以联邦军的胜利而告终，马克贝上校在核弹发射的一刻，与厄齐尔乘坐崭新号逃回了太空。从此联邦军开始转入战略大反攻，吉恩军在地球的各个防线迅速崩溃，其在地球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大部队在不久之后被迫撤回宇宙，与联邦军作最后的决战。至于凯曼和莱尔兄弟，有人说他们被高达击毁阵亡，有人说他们改名换姓参加了吉恩残党的游击队，至于实际情况，无人得知。

而凭借小队配合之力硬生生阻挡了联邦军前进步伐，却又一战即隐地三台大魔，联邦军和吉恩军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只是那些曾与他们直接对抗过的军人，私底下讳莫如深地将其称为——“战场上的暗星”！

全文完



孔雀

——《斑鸠》同人



文/BCFHKMW　编/夜蓝

引子

人类真的是一种可笑的生物。森罗想着。

他吃力地爬起来，望着被战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国都。

——才十天吧，距离重翎的出阁之日？

本州大陆就只有一块，却不知为何被分成了数百个小国。千百年来，每个国家都在与任何自己接触得到的其他国家斗争或结盟，战乱从未停止过。统治者的野心与猜忌化作无数洪水猛兽，将各国人民拖入了无尽的深渊。

或许奈落之国是惟一的例外了。

作为一个君主，奈落·安土称得上是当今天下最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周边较小的国家结为盟友，依靠弱国联盟来与较强大的国家对峙；他巧妙地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让周遭的国家互相牵制起来，使奈落之国成为本州东部惟一一个十五年没有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国家。

安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换来了国家的安宁，他自己的家庭却分崩离析：皇后至今仍然在本州中部的乡田之国做人质；大皇子在出使邻国之时被卷入对方的政变，不幸遇难；而今年刚满十三岁的公主重翎，却

因为要与落羌之国缔结盟约的关系，嫁给了对方的国君，一个已经六十岁的老头子。

“她的离开可以换来数百万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个念头一直是支撑着森罗与思念及悲伤抗争的惟一动力。然而现在，仅仅过了十天，在这个无论是落羌还是奈落都被凤来之国的佛铁块轻易摧毁的时候，他的一切信仰和希望都化成了泡影。

——你走了，这个国家也没能摆脱灭亡的命运。

——你的牺牲，我的牺牲，我们的牺牲，究竟算什么？

他站在银川之顶，向这个承载着他与重翎所有美好记忆的地方投去最后一瞥，然后转身离开。

这一年，森罗十五岁。

天角

一切都始于七年之前。

凤来之国，原本只是本州大陆边远地区的小国，只能在邻近几个强大的国家之间的斗争中苟延残喘。然而，一夜之间，凤来国忽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名为“佛铁块”的战斗机，拥有比普通的“飞铁块”高出数百倍的速度和攻击力。凭借着强大的武力，凤来之国的国君凤来·天楼开始以“神通者”的身份自居，打着“和平统一”的旗号南征北战，四处进行武装镇压，位于凤来之国附近的落羌之国便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得知落羌之国已经沦陷，森罗本想向国君请命驾驶一架飞铁块去寻找重翎，没想到他还未出发，天楼的军队就将奈落夷为了平地。

从此，森罗失去了家园和亲人，重翎也随着落羌之国的破灭而不知所踪。

从此，森罗开始活在仇恨的地狱中。

如同光辉总是会带来阴影一般，反抗也因压迫而产生。就在凤来之国平定整个本州东部地区之后不久，一个名为“天角”的反抗组织也应运而生。组织的首领是一个叫凤牙的男人，他带领天角不断地阻挠凤来之国扩张的步伐。当十八岁的森罗听说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凭借着惊人的战斗天赋，森罗很快便成了天角中最优秀的飞行员。自从那次他一人击落三十五架敌机的战役结束之后，甚至连凤来·天楼都听说了天角中有一位无与伦比的飞行员。

但凤牙从未提升过他。

以战绩而言，森罗至少可以成为一名战斗队长，但不知为何，凤牙从不肯给他更大的权力。组织里不少人在窃窃私语，暗中传说凤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担心提升森罗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只有森罗对此不以为意，只是默默地改造着自己的飞铁块，希望下次能将更多的敌人击落。

今天，一场对于天角来说史无前例的战斗将要开始：经过长期的侦察，人们发现凤来之国之所以每次都能在遭到突袭之时迅速反击，是因为天楼在本州东部的某处架设了一台强力的传送装置——“天丛云剑”。如那把传说中的神器一般，天丛云剑存在于一个外人无法探知的所在，与此同时，又象征着凤来·天楼以武力征服天下的手段。如果能够摧毁天丛云剑，就能大大

降低凤来军队的机动力——这将对凤来之国的战斗力起到巨大的削弱作用。

不久前，凤牙安插在凤来之国的内应传来了消息，原来天丛云剑就藏在曾经的奈落之国的皇宫附近的山上，举世闻名的瀑布“银川”的后面。

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承载着森罗此生最宝贵的记忆。

开战前夕，森罗静静地一个人擦拭着机体。重翎的身影不断地在他眼前浮动，想到“银川”会被战火摧毁，森罗的心就感到一阵剧痛。正当他泪流不止的时候，战友送来了凤牙的传召。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见到森罗，凤牙如是说。

森罗愣了一下，不明所以。

“我一直能听到那些关于你我之间的事情的谣言。”凤牙说。谣言？是指那些所谓的担心自己篡位的谣言么？森罗嗤之以鼻，那种无聊的事情，自己根本想都没想过。

望着森罗的神情，凤牙笑了。

“我知道你此刻对一些人充满了不屑，比如我，但是我想说，我叫你来并非为了解释什么，而是为了交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那个任务只有你能完成——假如你能战胜自己的话。”

“乱七八糟的，你到底在说什么？”森罗有些不耐烦，他对凤牙一向没有太多的好感——自从他们见面的第一天起，他就察觉到了凤牙那似能看穿一切的目光。

“人们总是传说我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不愿意将你提拔为队长，但是我想你跟我一样清楚，你想要的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更多歼灭敌人的机会，对么？”

“什么意思？”

凤牙伸出右手，指着森罗的胸口。

“你的心里，充满了仇恨。”

他说“仇恨”的时候，加重了语气。森罗望着他，无法反驳。

“我一直在看着你战斗。面对那些强大的敌人，你一次次的奋不顾身，一次次的赶尽杀绝，我看得出来，这样的战斗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为了发泄仇恨。曾有人说过，仇恨和愤怒才是人类最大的动力，我想，至少在你身上，这句话应验了。”

森罗怔住了，半晌，他点点头：“没错，我恨天楼，我之所以会活到今天，都是为了杀掉他，并毁掉凤来之国。”

“可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你没必要知道。”

凤牙注视着森罗，良久，忽然说：“凤牙并不是我原本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雷栋，本应是凤来之国第一百七十二代国君。”

顿了顿，他补充道：“天楼，是我的亲弟弟。”

森罗猛然站起身来，不可思议地望着凤牙。

无视森罗惊异的神情，凤牙自顾自说道：“七年前，天楼偶然间从地下挖掘到一个叫做‘产土神黄辉之块’的物体，凭着从那物体中提取出的能量，他制造出了强大的佛铁块，并因此得到了本应属于我的王位。但我并未因此憎恨，因为我知道他比我更有能力来保护这个国家。天楼真的是个很优秀的人，优秀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期许。他不仅仅保护了凤来之国，更开始了对外扩张，把凤来之国变成了本州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口号。”

“一开始，我是支持他的。”

森罗望着凤牙，支持天楼的主张？天角一向以捍卫自由为信条，与凤来的立场完全相反，凤牙究竟是如何改变了信仰？

“在这片大陆上，千百年来，到处战火焚烧，你争我夺，人民从未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我和天楼都相信，结束这种局面的惟一方法，就是统一。然而渐渐地，天楼变了，原本是为了安定统一的伟大理想而战，到后来却变成为了他主宰天下的野心。”他

叹了口气，“你听说过‘斑鸠之里’么？天楼说，这世上只需要强大的人，弱者都应该被扫除。于是，他把凤来之国的老人都赶到一个名叫‘斑鸠之里’的村子里，任他们自生自灭……这样的统治者，换了是你，你还能继续信任他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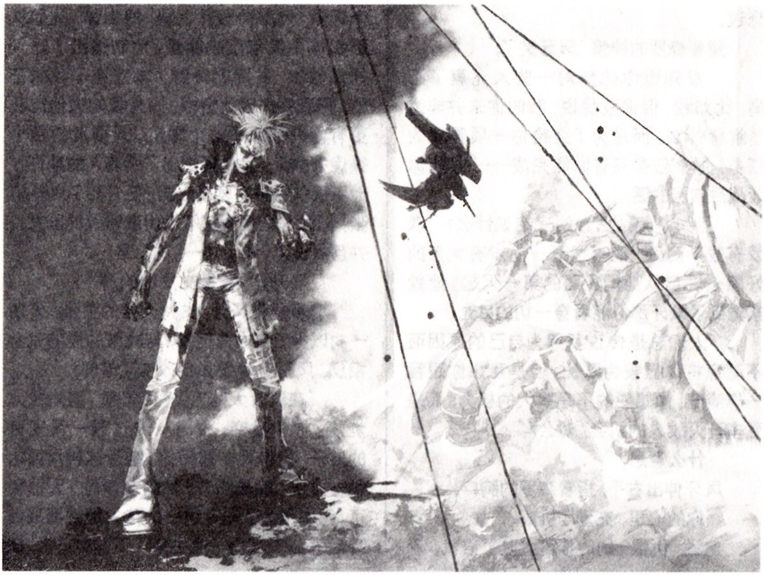
“我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的弟弟从一个为了造福大众而战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暴君。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将这世界变得更加乌烟瘴气。所以我逃了出来，并且改名换姓，用偷出来的一些资源创立了天角。”

往事如烟，虽已消散，却总能勾起心底潜藏已久的情怀，森罗从凤牙的表情中读出了那份悲伤。与自己最亲的人为敌……这样的伤痛，换了自己可以承受么？森罗不知道答案，就如同他不明白凤牙告诉他这件事的原因一样。一旦这件事传出去，凤牙将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会失去领袖的地位，甚至有可能被当做人质去与天楼谈判，他为什么要冒着这样的危险，把这件事告诉自己？

“很困惑么？呵呵。”凤牙轻轻地笑了，“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要说，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让你明白两件事：第一，我信任你，愿意将身家性命托付给你；第二，有时候，信念的力量比仇恨还要强大。”

森罗怔住了。信念……比仇恨还要强大？

“当在天上肆意杀敌时，我希望你能记得，你不仅仅是个复仇者，更是个为人类的自由而战的战士。你最重要的任务并非杀戮，而是拯救，拯救那千千万万在水深火热中痛苦挣扎的同胞。克服仇恨，克制住复仇的欲望，你的目标在更远的地方，而且你很有可能为此牺牲生命。只有当你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能将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森罗……”凤牙站了起来，拍拍森罗的肩膀，“你……能做到么？”



森罗低头不语。为了大家么？多年的颠沛流离，他似乎早已忘记了许多东西。与重翎和家人的美好回忆早已变成了仇恨的源动力，他惊奇地发现，原来他早已忘记了那些美好的感觉，忘记了那些记忆的存在意义。他闭上眼睛，想着曾经的一切，想着那些无辜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这个扭曲的时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到处都是，很多人都承受着与他相同甚至比他更深的痛苦。在这如地狱般的世界中，生存还有何意义可言？这样的悲哀，还要延续到几时？

半晌，森罗终于点了点头："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做？"

凤牙微笑着点点头，打开了电子地图。

银川

它还没死。

重翎轻轻地将耳朵贴到树干上，仿佛在倾听大树的呼吸声。一阵微风拂过，茂密的树叶沙沙作响，将那根横出来的树枝上挂着的秋千也晃动了。

重翎轻轻地走到秋千旁。七年了，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曾经觉得很宽的秋千此刻已显得略有些窄小，但她仍能坐上去，轻轻地一摇一晃。

经过战火的摧残，这里已经不再是那片熟悉的乐园，但她没想到，这棵树和这个秋千竟然能够在天楼的轰炸中幸存下来，历经七年的岁月，大树正如以前一般茂密，但秋千却已变得斑驳了。



那个时候她才十岁吧？

她永远忘不了，在十岁生日的前一晚，森罗偷偷爬到树上，将两条结实的粗绳绑在树枝上，做成了这个秋千，然后告诉她，那是他送自己的生日礼物。

身为国君最小的女儿，重翎一直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她虽然可爱，却在皇宫中没有任何地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她虽然没有别的哥哥姐姐们所能享受的锦衣玉食，却比他们多了更多自由，她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位于银川之顶的这片草地上玩耍。

森罗是跟一只孔雀一起出现的。

重翎的目光投向了前方的一片空地——那正是多年前森罗出现的地方。一丝笑意不经意间从她脸上掠过，她想起了那个笨得连只不会飞的鸟都抓不住的脏兮兮的少年，想起他不服气地擦擦鼻涕，对自己说"我叫森罗，是皇宫卫队队长的弟弟"，想起他盯着自己面孔发愣的样子，更想起了在那之后的某一天，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的小小誓言。

那一年，重翎的姐姐大婚，国君为最心爱的大女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宴全国，森罗和重翎也有幸出席。望着披着婚纱，美艳不可方物的新娘，连重翎也为之折服。

如果有一天，她也当了新娘，就能穿那么漂亮的衣服了吗？重翎坐在秋千上，闷闷不乐地想着，小嘴撅得老高。即使还是个小孩，她也明白，自己跟姐姐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即使贵为公主，她也不见得能够穿上梦想的婚纱。

听到森罗的呼唤，重翎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望着森罗引着那只孔雀走到自己身边，望着呆头呆脑地孔雀忽然转过身来，面朝自己，毫不客气地张开了尾羽，孔雀开屏，用自信张扬的魅力俘虏了重翎的心。

——我知道你在羡慕大公主，但是别担心，以后，我一定会给你穿上比那更美的嫁衣——像这孔雀一样的嫁衣。

看似粗心大意的少年，却注意到了重翎如此微小的心理变化，然后立下了这小小的誓言，只为博她一笑。只是他并不知道，重翎的心中，除了无尽的感动和幸福之外，也悄悄立下了一个誓言：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只要你做我的新郎。

警报声打断了重翎的思绪，她忙拭去不经意间流出的泪水，抬头望着漆黑的夜空。

已经来了么？

她转过身去，径直走向停在不远处的佛铁块。

开始了，最后的决战。

无线电讯号从进入奈落之国的时候就消失了，天楼的屏蔽手段真是一流。

开启了隐形模式，森罗将飞铁块缓缓降落在丘陵地带，打开舱门，任月色轻抚着他的脸庞。

天丛云剑藏在银川之底，倘若毁掉它的话，银川也将不复存在吧？

——当你发现有些东西是你值得用生命为之奋斗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要做出的牺牲可能会比这更多。

当凤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料到，为了这次的任务，森罗要做的不仅仅是放下仇恨，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敌人的腹地，他还必须放下心中所有的不舍，去摧毁他一生所有重要记忆之所系的地方——只属于他与重翎的王国，银川。

与所有人的预料不同，凤牙并不打算带着所有人冲向奈落之国对着天丛云剑狂轰滥炸，他真正的计划是，带着天角的飞行队全军尽出，在奈落之国的边境地区分散开，进行大规模火力骚扰，以此将所有

囤积在银川的凤来部队引出来，趁着银川防守松懈的时候，天角军中最优秀的飞行员——森罗，趁机突破银川，摧毁天丛云剑。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其一，骚扰战可以避免重大伤亡；其二，假如天丛云剑的下落是假情报的话，早已潜入附近的森罗就会观察到异常，让所有人尽早撤退，避免中了天楼的反间计。

而坏处只有一个，那就是无法保证森罗的安全。

但此时此刻，森罗却完全没有心思考虑这些，他的心早已被回忆填满：那棵大树还活着么？那个秋千还在么？银川之顶，还能见到孔雀四处悠闲踱步么？在那里，还能嗅到重翎的气息么？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

他真的要亲手毁掉这一切么？

心脏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毫不留情地捏着，痛苦悄无声息地袭来，森罗紧紧地扯着胸口。头顶忽然传来阵阵呼啸，他抬起头来，望着大大小小的机体向自己的后方飞去。

佛铁块出动了。

天丛云剑

——倘若你认为我是错的，那么现在就杀掉我吧！

重翎到现在依然记得这句话，以及天楼说这句话时认真的神情。

那一天，作为落羌之国的俘虏，天楼在宫殿中召见了她。而天楼在得知她的身分之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着一把刀走到了她的面前，轻轻地问道：

“你恨我吗？”

十三岁的重翎不知所措。

“我知道你一定恨我。是我毁了你的家园，杀了你的父亲。但是，难道你不憎恨他么？为了保住他的地位，明明只有十三岁的你，却不得不嫁给这个糟老头子！”

“你恨他，但你不怪他，因为你明白，他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必须为万千国民的生命负责，所以他只能牺牲你的幸福。”

“但你是否知道，在这乱世之中，有多少人在经历着比你还要痛苦的事情？本州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多少人妻离子散，相爱的人不能团圆，无辜的生命在战争中悄声消逝，鲜血汇成的河流让亲人天崖永隔。你可曾想过这是为什么？！”

天楼的话不仅仅是在问重翎，更是对在场所有人的质问。

“一切一切，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私欲膨胀，互不信任，才会让干戈四起。想要结束这一切，惟一的办法就是消除国与国的差别，让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之中，一个英明的君主的统治之下——我，凤来·天楼，愿倾其一生，担此重任！”

天楼慷慨激昂的话语不仅让在场的武将热泪盈眶，高声应和，更让重翎心弦一颤。正当她思绪不定的时候，天楼忽然长刀出鞘，递给了重翎，说：“倘若你认为我是错的，那么现在就杀掉我吧！”

重翎当然没有杀掉天楼，与此相反，从

那天起，她开始接受天楼的训练，并于三个月前正式成为飞行队大将的一员，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佛铁块——“白孔雀”，更承担起了此次任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镇守天丛云剑！

望着忽然从峡谷中潜入的来着，重翎知道，初上战场，她就碰上了一个可怕的对手——若非顶尖的飞行员，是绝对无法从那狭窄的山谷中毫无损伤地飞出来！

“嗖”的一声，以灵巧著称的白孔雀猛然出现在入侵者面前。

“来者何人？”

入侵者不答，一发黑色波弹猛然朝她射来，若非白孔雀的性能极好，而重翎的驾驶技术也颇有造诣的话，这一击说不定就已经将她击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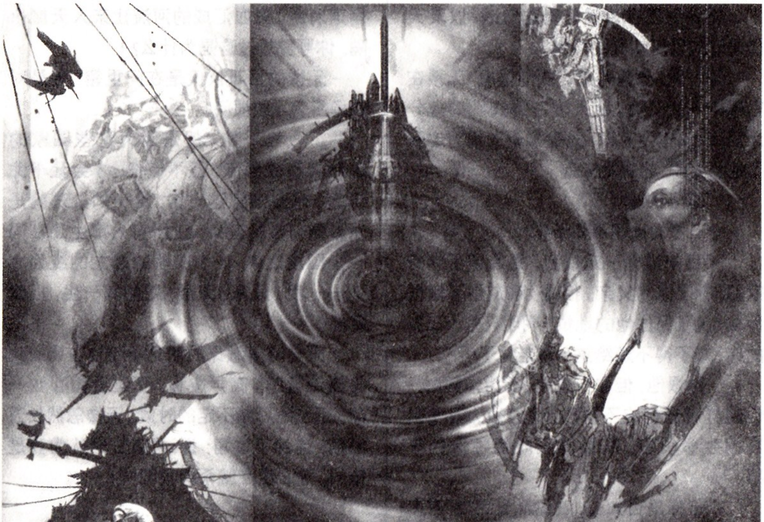
“沉默的家伙么？”

初上战场的重翎没有一丝胆怯，毫不畏惧地展开了反击！

白孔雀实在是一架一流的机体，重翎驾着它，就像在控制着自己的手足一般，其灵巧远不是一般的机体可比。与此同时，余下的十架驻守天丛云剑的机体也飞出来共同抗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重翎碰到的对手竟然如此厉害，虽然对方的飞铁块性能看起来也非常优越，但是能够在白孔雀密集的攻势中游刃有余，甚至还击落了七架己方的飞铁块这件事也实在是匪夷所思。

“好厉害的家伙，给我出来！”重翎猛然间意识到，对方小巧的机体以及超高的机动性，在这小小的峡谷之中正是最厉害的武器，己方的机体配备虽然精良，但在体积与速度上都处于劣势，但如果可以将作战地点拉到上方，那她就可以尽情使用白孔雀那迅疾无比的大范围攻击武器了！

就在她上升的同时，对方抓住了她们阵型中的空隙，又击落了一架战机，现在，己方的飞铁块只剩下两架了。重翎心下暗自赞叹对方的飞行技术，一边朝下发射诱导



弹，将他逼了上来，一边在通讯器里发布命令，让剩下的两架飞铁块引诱对方到方便自己攻击的位置。对方瞬间朝自己冲来——恰好到了她希望的位置。重翎右手飞速地打开一个盖子，摁下了从里面露出来的按钮——

“孔雀明王咒！”

森罗躲过对方发射的诱导弹，直冲到银川之顶，对手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以自己精心改造的飞铁块的性能，也只是堪堪躲过敌机的偷袭罢了。他紧绷着脸，拉着操纵杆，飞铁块几乎是贴着瀑布直冲而上，水花和水流奔腾的“哗哗”声扰乱了他的感官，当他终于能够看清情况的时候，对方的佛铁块已经摆好了攻击架势。那是一架白色的巨大的佛铁块，拥有一双可动的洁白的机翼，此刻，它那酷似羽毛的尾翼正缓缓张开，整个形态宛如一只开屏的……

——孔雀？

无数尾翼忽然呼啸着从机尾脱离，变成了迅疾无比的飞弹！然而它们并非直冲森罗而来，而是自顾自地飞到了各个角度，以网罗之势将森罗包围其中，然后……

“砰！”

“砰！”

“砰！”

……

无数飞弹就在自己所处的位置自动爆炸，无法计算的热量让天空化为灼热的死亡地狱。孔雀尾的烟火点亮了夜空，重翎的敌人将尸骨无存，但重翎已经给了他一个最华丽的墓场——这是她所能给予敌人的最后的慈悲。

——永别了，我的第一个对手。你的强大，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重翎闭上双眼，一滴晶莹的泪珠从眼角落下，为了那个刚刚消逝的生命，也为自己已被杀戮玷污的灵魂。

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孔雀明王咒并非完美无缺，它的攻击中存在着一个小小的缝隙——那就是白孔雀所在的方向。这原本其实算不上是个破绽，因为即使对方的反应快到可以在那一瞬间判断出这里有漏洞，而他的机体又快得足以及时冲过来，他仍然要面对佛铁块的正面攻击。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重翎松懈了。

——开什么玩笑，你还早得很呢。

奇迹般的，森罗的身影忽然出现在白孔雀的后方，当重翎从雷达的反应中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森罗的干扰弹已经结结实实地击中了白孔雀的左翼，后者再也无法



保持平衡，裹着浓烟歪歪扭扭地朝地面落去。剧烈的撞击让重翎的神志有些不清了，她呆呆地望着地面，却猛然发现……

——不，为什么会是这里？不可以是这里！

意识到自己正撞向那棵载满了她美好回忆的大树，重翎的头脑猛然间清醒过来，她使尽全身的力气拉动操纵杆，但已经损坏的机翼却只有微小的蠕动，根本无法改变方向。“求求你……”她祈祷着，“求求你，不要……即使是我死了也好……不要……”

——求求你，动起来吧！

“轰”的一声，佛铁块又一次遭到了巨大的冲击，重翎顿时昏迷了过去。她并不知道自己下落的方向在千钧一发之际改变了轨道，也没有想到让自己改变方向的人正是刚才的对手。恍惚间，她仿佛置身于一个纯白的空间，一个高大的人影正缓缓走来，他身后的光芒太强烈，刺得她睁不开眼。终于，感觉到那身影来到了自己的身旁，她才缓缓睁开眼睛。她感到那个人的手抚摸着自己的脸颊，一滴温热的眼泪从他的脸上低落在自己的鼻尖。虽然已经变了这么多，但这熟悉的气息却无论如何也不会错。真的是你么？她半睁着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堆砌出一个微笑：

——森罗，你长高了呢。

嫁衣

人生到底可以有多复杂？

森罗不懂了。

一开始，他失去了家园和重翎，于是他为仇恨而战，然而凤牙却告诉他，人的心中有比仇恨更加重要的东西。

当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豁出性命去完成任务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差点亲手杀掉自己最心爱的人。

为了重翎的性命，他放弃了任务，转而将重翎交给驻扎在银川的凤来人，自己也因此沦为阶下囚。

后悔和自责不断地吞噬着他的内心，不仅仅是为误伤了重翎，更为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凤牙的期望。然而就在这时，凤来的人却笑着告诉他，即使他成功毁掉了天丛云剑，也避免不了天角覆灭的命运。

一切，本就是天楼所设的一个局。

凤牙安排在凤来国的内应，早已被天楼察觉并收买。天丛云剑的情报不假，但那只是一个诱饵，一个能够将天角的主力调离本部的诱饵。

一切，都是起源于叛徒的告密，让天楼知道了天角本部的所在。

天楼的计划很周密：第一步，将天丛云剑的情报透漏给天角，好引诱天角全军尽出；第二步，将自己所有的真正主力集中起来，潜伏在天角本部附近，等天角全军尽出的时候，一举攻破其本部；第三，故意减弱攻打天角本部的攻势，再将天角的部队引回来，而凤来人则会在攻下本部之后，于天角回来的必经之路上设伏。

天角之所以对凤来之国造成威胁，根

源在于其游击的作战方式，一旦正面对抗，天角就远远不是拥有天外异石的天楼的对手了。最终，在天楼压倒性的攻势下，天角全军覆没。

调虎离山本是凤牙的计谋，但没有人想到，他才是那只离开了家的虎。

命运弄人，一个又一个令人始料不及的转折将森罗的心扯得支离破碎。他已无力再去想这一切是是非非，脑中惟一剩下的就是对重翎的思念和担心了。

意识到森罗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天楼派了许多人来劝降，森罗却始终无动于衷。他永远也忘不了凤牙——或者雷栋——所教给他的一切：人的心中，有着比仇恨和欲望更加强大的力量。使者们整日围着他劝其投降，但森罗始终一言不发，直到一个人的到来。

——你醒了？

七年之别，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留下来吧，森罗。"她说。

森罗端详着已经亭亭玉立的重翎，轻轻地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为什么？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么？"

"我当然想，你不想跟我一起走么？"

重翎怔住了，她用热切的眼神望着森罗。

"我想跟你在一起，但我更想留下。难道你不愿意放下狭隘的仇恨，跟我一起生活，一起平定这乱世？难道你不明白么？是天楼结束了我身上的悲剧，是他让很多人像我一样不用再背负如此多的不公，森罗，你的力量能让这一切来得更快，留下来吧，好么？"

"我也一样明白这乱世需要终结，我也知道唯有天楼拥有这样的力量，但我……"凤牙的面孔再一次闪过他的脑际，"但我信不过天楼。"

"为什么？"

"你可曾听过'斑鸠之里'？"

重翎无言，她当然听过。凤来之国以外的地方，天楼都是以暴君的形象示人，作为"弃老山"的斑鸠之里，正是其所谓暴政中的著名举措。

"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很违背道德，但是天楼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他的极恶暴君的形象，增加他的威慑力。他背负了黑暗，将罪恶之名独揽于己身，为的正是统一的未来啊！"

然而无论重翎如何辩解，森罗的回答始终都只有一句："我信不过他。"

"那么，你一定要留下么？"他反问重翎。

重翎轻咬着嘴唇，点点头。

森罗忽然抱住了她，泪如雨下。

"我不会留下，但我也不会与你为敌，重翎，一辈子都不会。"

"那你要去哪里？"

森罗苦笑："天楼会放我走么？"

重翎点点头："他真的不是那种人。"

森罗沉思一阵，说："我要回到天角。"

"什么？天角已经被毁灭了呀？"

"但那曾是我生活的地方，我有很多朋友的遗骨都埋在那里……我……"

森罗说不下去了，他的肩膀开始颤动。重翎轻轻拥着森罗，柔声说："嗯。"

森罗走得很安静，作为敌人，天楼表现出了宽容的肚量，将森罗的飞铁块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然而在他离开之前，重翎忽然也坐上了飞铁块，希望能送森罗一程，森罗答应了。

飞铁块安详地在奈落皇宫上空盘旋，重翎静静地俯视着曾经的家园，过了一会儿，飞铁块降落在银川之顶。

像从前一样，重翎坐在那小小的秋千

上，一荡一荡，森罗在一旁，安静地端详着重翎，一动不动地，像要将她的身影刻入眼睛。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么？”重翎说。

森罗点了点头。

重翎忽然“哼”了一声，像那个时候一样，小嘴撅得老高：“你答应要给人家穿上孔雀嫁衣的，可人家等了七年，你现在却要走！”

不知不觉间，森罗仿佛又回到了七年之前，重翎仿佛不再是婷婷玉立的女郎，而是那个喜欢一边荡着秋千一边向他撒娇的少女。熟悉的感觉毫无征兆地袭来，瞬间俘虏了两个人的心。

“傻丫头……”森罗忍住了即将流出的眼泪，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拉起重翎，走到了飞铁块之旁，“差点忘了告诉你，这架飞铁块，上面的每一个零件都是我亲手组装的。她的名字叫‘孔雀’。”说完，他笑着望着重翎，眼神中充满温暖。

重翎轻轻地抚摸着孔雀，心中顿时充满了温暖。

“开走她吧，重翎。等哪天，我可以再去找你的时候，我会用你的嫁衣，再将它换回来。”

重翎又笑了，却带着哭腔。

“不要让我等太久。”

森罗忽然抱紧了重翎，深深地吻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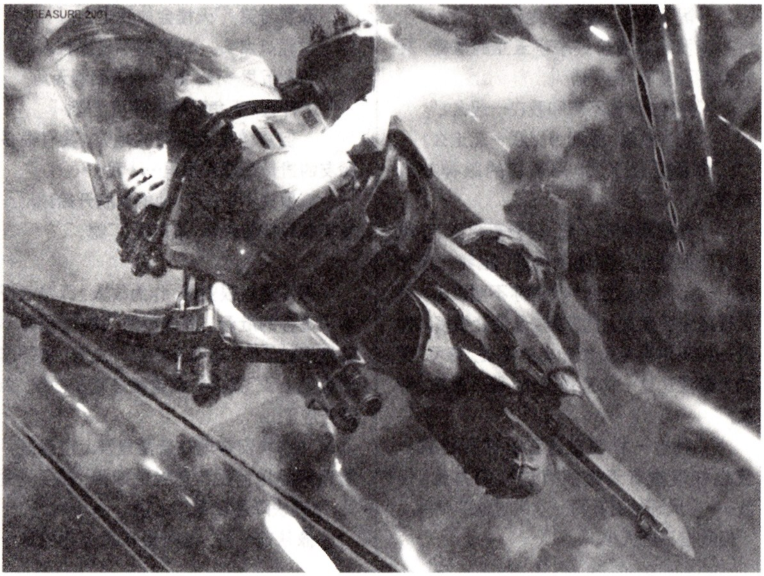
“不会的……”他对重翎说。

“不会的。”他对自己说。

推进器缓缓地启动着，重翎望着窗外的森罗，轻轻挥手。

——我会等着你。

——我会回来的。



尾声

“系统启动——最终检测。开启防卫系统……临、兵、斗……”

“斑鸠”开始进入最后的启动程序，森罗紧紧地握着操纵杆，拥有这台世上最强大的飞铁块，他已有讨伐天楼的信心。

半年前的那个下午，当重翎想驾驶着孔雀回到凤来之国的时候，飞铁块就在森罗的眼前忽然爆炸，变成了一堆废铁。

那天，森罗抱着重翎烧成焦块的尸体，悲痛欲绝。

天楼，一切都是天楼。这个虚伪的暴君，他果然不肯放过森罗，就在飞铁块里动了手脚。第一次启动不会有任何问题，让森罗安全离开凤来之国，就能成全天楼宽宏大量的美名。但是当孔雀第二次启动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让飞铁块里的人粉身碎骨。

森罗并未奢望过天楼会放他走，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最后受害的人竟是自己最爱的重翎。带着悲伤和失落，森罗流落到了斑鸠之里，在这里，在一群虽已老去，却仍然怀抱梦想的老人的帮助下，森罗得到了最强的飞铁块——斑鸠，准备重新踏上讨伐天楼之路。

“皆、阵、列、在、前——”

——对不起，重翎，我没能实现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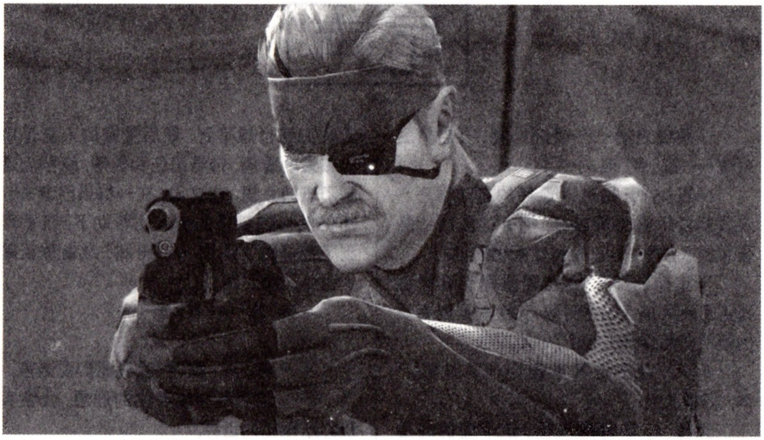
——但我不会放弃你的理想，我会实现你所期望的世界。

——再见了，重翎。

“发射！”

“呜呼——”斑鸠出发了，冲破了混浊的大气，带着森罗和无数人的理想，冲向了那片蔚蓝的天空。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潜龙谍影4 爱国者之枪	机种：PS3	发售时间：2008年6月12日
	类型：ACT	制作公司：KOJIMA PRODUCTIONS

越烧越旺的战火中闪过一缕灰白的头发，在垂垂老矣的传奇战士背后，是一个写满悲愤、无奈、奉献、以及忠诚的故事。

METAL GEAR SOLID 4 传奇归来

《潜龙谍影3 食蛇者》再一次成为经典的代名词之后又过了将近四年，小岛秀夫把他的最新力作放到了前途不甚明朗的PS3主机上。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他对游戏素质的执着，又或者仅仅只是一种惯性，总而言之，“PS3独占”这几个字眼在一款又一款大作相继扩平台发售的今天，显得是那么弥足珍贵。这给了玩家一个清晰的信号——想玩这款作品，你就必须得去买一台PS3。因此，不知道有多少已经习惯了散装光盘和免费下载的中国玩家，特别是那些深深喜爱着这个系列的忠实拥趸对此深恶痛绝，暗自嘲骂者有之，忍痛买回PS3者有之，弃之不顾者更有之。直到游戏发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业界关于《MGS4》将要跨平台的风言风语始终没有中断过，哪怕游戏里出现了好几个桥段清晰标明了这是一款以“新时代PS系列主机”为平台的作品，XBOX360的爱好者们仍旧不依不饶地寻找着移植的可能性，KONAMI的官员只要发表一丝一毫对跨平台有利的言论，很快就会成为各大电视游戏论坛的热门新闻。最终，在2009年的E3上，小岛秀夫带着我们熟悉的微笑，像一年前的和田洋一那样用手轻轻拍了拍唐·麦特崔克的肩膀，不过接下来他宣布的并不是《MGS4》的移植消息，而是另一款全新的作品。

这是一个连《最终幻想ＸⅢ》都已经跨平台的时代，“独占作品”无论对硬件厂商还是对玩家来说都没有了往日的光环，能够把人群聚集到某台特定的主机周围。但偶尔出现几个像小岛秀夫这么固执的制作人，让不同平台、不同版本的差异不再成为玩家们对游戏吹毛求疵的理由和口诛笔伐的导火

索，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

METAL GEAR SOLID 4 震撼到底

坦白地讲，当游戏的售前情报中第一次出现索利德·斯内克那张老迈的脸庞时，笔者就像被一记重拳击中了腮帮子一样眼冒金星，老半天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个在《MGS》里力挽狂澜的青年特工哪儿去了？《MGS2》里那个身手不凡的胡子大叔哪儿去了？看着这位老爷爷和没成熟多少的海尔·艾默里奇搭档，还真是有说不出的别扭。而后我们又看到了满脸皱纹却依然穿着性感深V皮衣的老夏娃，再加上本就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左轮山猫（利奎德），让这款游戏在帅哥美女满天飞的今时今日显得是那么特别。从形式上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刺激眼球的好办法；而游戏的内容也和这些老迈的主角一样，充满了历史感。一些许久未被触及的谜题终于有了答案，一些尘封的名字又被一个个讲述者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仿佛游戏里长达数十年的历史全都浓缩在了这短短的十数个小时里一样，新的旧的意象一个接着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照小岛秀夫的说法，这部作品是对之前的“MGS系列”做了一个总结，但在笔者看来，似乎“延伸”的作用更加明显。抛开已经被人猜测了数年的几个名词不谈，“情报控制”、“人工智能”全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在解释以往的剧情疑点的同时，又为玩家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游戏的最后，斯内克独自一人去面对必须被自己亲手终结的厄运，梅丽尔与深爱自己的男子共结连理，天才少女阳阳也在同一场合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来自官方小说的设定）。“过去”伴随着一声枪响变成回荡在无名墓园上空的冷风，未来在欢声笑语中朝这些经历了战火与别离的人走来，整个游戏在略显哀



婉的气氛中落下帷幕。我们从长达数十分钟的结尾动画中看到了小岛秀夫关于这段故事，关于这个游戏本身的很多思考。它不仅仅是一款寄托着制作者全部热情与精力的商业作品，更是用来表达一种思索、一种探求的载体。人类的未来，生命的意义、爱与恨的交织……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游戏中重新被人提及，承载着来自另一个角度的感悟。

METAL GEAR SOLID 4 不可复制

毫无疑问，《MGS4》对于动作游戏来说是晦涩的，但它凝结的是一个系列游戏及其制作人在数十年间积累下来的精华，同时还承担着开创未来的重要职责。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MGS》系列”正统作品绝不会是这个样子，必然将拥有全新的形态和内涵。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生化危机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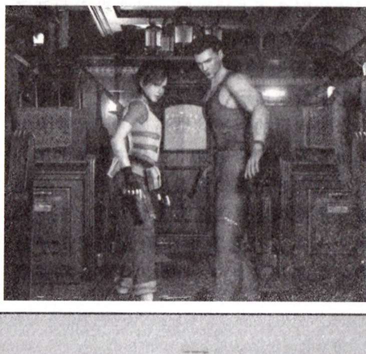
机种：NGC | 发售时间：2002年11月13日
类型：AVG | 制作公司：CAPCOM

这里是一切悲剧的发端，这里是一切噩梦的源头。

新的原点

在这款游戏公布之前，1996年初在PS主机上发售的《生化危机》始终代表着整个系列故事的起点，而《生化危机0》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情况，将情节拉出一个更广阔的外缘。有人说这是狗尾续貂，有人说这是赤裸裸的抢钱，但笔者认为游戏情节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以制作人为主导的，别人写成什么样，身为玩家就得接受什么样的故事，最多从结构本身和前后逻辑关系等方面来对情节的好坏做出一番评价。

实际上如果把《生化危机0》作为一个独立的游戏来看待，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它都是一款代表了制作者最大热情与技术的作品。奔驰的列车、古旧的干部培养所、诡秘的地下设施，这三大场景共同构成了《生化危机0》的世界。外表焕然一新的瑞贝卡和身手敏捷的前海军陆战队员比利一起，在命运之神的引领下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找出一条又一条逃生之路。威斯克、威廉·柏肯、元老级人物马库斯悉数登场，在瑞贝卡等人拼死挣扎的同时暗地里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费尽心



机。抛开电影般的画面不谈，本作在情节设置上也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交叉出现的回忆、多视角的情节铺垫都用CG的形式表现，进一步增强了游戏的精致感。

本作的画面基本上与重制版的一代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尤其是开始时在疾驰的列车上那一部分场景及气氛的刻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晃动的酒瓶、被风吹得肆意摆动的窗帘、燃烧着的桌布……每一个小细节都刻画得那么逼真，特别是当瑞贝卡或比利爬到列车车顶的那一段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到了游戏后期，能够表现这种动画背景技术的地方似乎锐减，虽然画面表现仍然优秀，但对比一代重制版由始至终的高质量，的确还是有些差距的。

差强人意

无论是从剧情本身还是其在整个系列中所处的地位来看，《生化危机0》至少在故事线上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制作人希望借这部作品引导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安布雷拉公司的事情，向受众传达一个信息，即为全世界上百万人所熟知的“生化危机”，虽然的确是从那座阴森诡异的别墅扩散开来的，但一个恐怖的阴谋在吉尔、克里斯、巴瑞一干人等进入那幢建筑物之前就已经变得无可挽回。而《生化危机0》所讲述的，正是整件事的“前因”，整出惨剧的源头。

乍一看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连“星球大战”都出了整整三部前传，而且部部卖座，无论从商业上还是从对世界观、故事情节的补充上来看，这种做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可问题在于，《生化危机0》与在时间线上位于它之后的几部作品（特别是《生化危机》）之间的断裂感实在是太严重了。至少有一多半的系列爱好者在这部作品面世之前没有注意过詹姆斯·马库斯博士是创建安布雷拉的三大元老之一，也不知道大名鼎鼎的t病毒最初就是由他开发出来的，作为病毒开发具体媒介的水蛭更是突然得惊人，好像一切都是从天而降的一般，之前没有任何的铺垫。更不用说干部培训所的大爆炸和别墅的最终下场有多么相似了。两个大型研究设施隔得如此之近，就算安布雷拉的财力再雄厚也不至于此吧……

尽管这部前传最终达到的效果并不如尽如人意，但至少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了制作者高超的技术和绝佳的创意，让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期待系列的下一部作品能够做得更好。

新的希望

如果光看正统续作的话，乖巧可爱的瑞贝卡已经有七、八年没有跟我们见过面了。综合各方面情报来看，瑞贝卡是惟一一名在成功逃出别墅后没有任何音信的S.T.A.R.S.成员，无论是在NGC版，Wii版的《生化危机0》还是为与浣熊市有关的故事做了一个总结的《生化危机3》中，都没有对她的去向作出说明。《生化危机2》里倒是有一份文件提到过她的名字，并且附上了照片，但也仅此而已。身手不凡的纹身男比利·科恩在与瑞贝卡告别后也去向不明，按照他嫉恶如仇的性格，理应不会在目睹了如此惨烈的悲剧之后放任安布雷拉继续作恶。另外瑞贝卡遵照约定提交了他的死亡报告，使他免除了被追捕的危险。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名人气角色必定不会被CAPCOM“后三上真司”时代的制作人所遗忘，将在之后的新作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如今能够做的，也只有拭目以待而已。

游书苑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最终幻想XIII 零章·承诺》

原案：鸟山求/渡边大　作者：映岛巡



坚强的姐姐在双亲病故后全力照顾文弱的妹妹，甚至为此更改了父母给予的名字；已经有半条腿跨入青春期的霍普对父亲的不满与日俱增，这让他更加思念自己那些好友；技术高超的飞空艇驾驶员塞兹最近也过得不安生，因为他的独生子达基似乎无意中背负起了过于沉重的宿命……

作为年末超大作《最终幻想XIII》的前传小说，其内容必定有太多值得人期待的地方。本书总的来说对游戏世界观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让整个故事的起因更加清晰。同时一些跟游戏重要情节有关的地方依然被蒙上了厚重的面纱，那些讳莫如深的答案最终恐怕还是得到游戏里去寻找。

《星之海洋 蓝色晶球》

作者：梅村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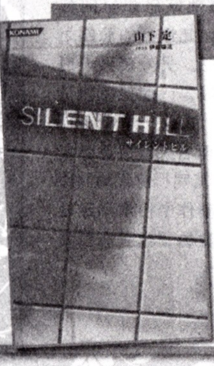


人造行星Energy NEDE的毁灭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打倒十贤者拯救了全宇宙的十二名战士分别过着各自的生活。一天，普莉希斯突然收到了来自奥普拉和艾尔内斯特的求救信号，他们乘坐的宇宙船意外坠毁在一个名叫艾迪菲斯的星球上，普莉希斯随即向曾经的同伴们寻求帮助。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星之海洋2》结束之后，均为作者的原创，十二名主人公都有了不同的成长和变化。作者的描写十分精致、严谨，哪怕没有玩过原作也能充分感受到进行游戏时的氛围，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对后续的故事充满期待。

《寂静岭》

作者：山下定　插画：伊藤畅达



哈里从层层叠叠的浓雾中走出来，来到亲爱的女儿雪莉所在的小镇——寂静岭。父女俩在半路上遭遇的车祸彻底毁掉了原本幸福快乐的假期，哈里苏醒过后立刻发现副驾驶座上没有了雪莉的身影。他跌跌撞撞地冲进迷雾，进而被充满未知与恐怖的小镇吞噬，孤独地寻找着所有疑问的答案。

本书忠实地再现了PS版《寂静岭》的故事，没有刻意增加原创的内容，最终以游戏的最佳结局作为结尾。由于原作的世界观、故事设定等内容十分晦涩，让初次进行游戏的人有些摸不着头脑，所以小说中对这部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说，让没有玩过游戏的人也能充分感受到那种特立独行的氛围。

《宿命传说2》

作者：结城圣 插画：松竹德幸/猪股睦实



身为传奇英雄斯坦和露蒂之子，凯尔始终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能成为众人景仰的英雄。一天，他与好友罗尼在拉古那遗迹里探险的过程中遇到了正在寻找“英雄”的神秘少女莉娅拉。从巨大透镜中走出的她告知凯尔“你不是什么英雄”之后便失去了踪影……

小说基本沿袭了游戏的大致流程，原创要素不多，但人物的心理描写比较到位，再加上完整的游戏背景和世界观介绍，哪怕没有玩过原作也能很快融入剧情之中，读起来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除了情节本身十分精彩以外，两位大师级人物绘制的插画也为小说增色不少，喜欢的读者一定不要错过。

《.hack//CELL》

作者：凉风凉（DIGITURBO）



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络游戏“The World”中，美貌的击剑士“碧”正从事着某种工作，那就是“挨揍”。这份工作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不断躲避对方的进攻，否则就要赔偿物品。正当她渐渐习惯这种刀光剑影的生活时，追踪传奇PK“三爪痕”的驰尾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本书以动画中的人物“碧”为主角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原作游戏的故事，说明性的文字被减少到了最小，着重突出表现主人公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以及“游戏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通过网络构建的人际关系”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十分具有可读性。

《梦幻骑士》

作者：高濑美惠



承受着“灭世之暗”、“救世之光”两种相反暗示的卡玛茵在不允许与外界接触的环境中被宫廷魔术师桑德拉抚养长大，在迎来十七岁生日的那一天，她被告知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这个世界，随即展开旅程。在义妹路易塞及其好友的帮助下，卡玛茵顺利地展开了自己冒险。

虽然这是一本改编自游戏的小说，但二者的内容如果结合得太紧密了似乎也不太好。如果没有一定的准备知识，第一次接触“梦幻骑士”的读者一定会看得云里雾里，无法很快融入情节之中。除此之外，故事的结局十分仓促，没有仔细交待人物的命运，给人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实在是不敢恭维。

四格漫赏



拉夫&阿巴乌特

作者：菅野贵司

想像一下



这样好吗？



如风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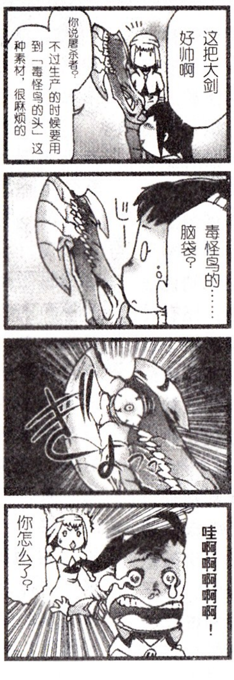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ポータブル

在塔顶上



喜欢大剑



新方法



fú léi
弗雷



英文： Freyr
属性： 神
出自： 北欧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 《北欧女神》系列
登场动漫作品： 《圣斗士星矢 北欧篇》

游戏剧情描述

“好久不见了，蕾娜斯！”在蕾娜斯 瓦尔基里刚刚向奥丁行完大礼后，站在奥丁身旁、身穿绿衣的美丽女神芙蕾便紧紧拥抱住了面前这位许久未曾见面的女武神。尽管在许多神祇看来，芙蕾永远是高傲不可亲近，但她拥抱住蕾娜斯的举动却明显表现出了她对命运三女神的疼爱。

解说

弗雷属于华纳神族，是北欧神话中的丰饶之神，主司收成、生殖和爱情。“猪”和“马”是他的圣兽。在游戏“《北欧女神》系列”中，弗雷是一位对奥丁抱有深厚爱意的美丽女神（因此名字被翻译成“芙蕾”），但在现实的神话传说中，弗雷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男神。他是海洋之神尼约德之子，关于他的母亲是谁则说法不一，一说是女山神斯卡迪，还有种说法则称是尼约德的姐姐那瑟斯。但不管母方究竟为谁，弗雷拥有俊美的相貌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和北欧神话中最美丽的女神弗蕾亚是孪生兄妹，更相传这兄妹二人其实有肌肤之亲。

在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刚刚签订和解条约后不久，弗雷和妹妹弗蕾亚、父亲尼约德就以人质的身份被送到了阿萨神族的领地阿斯格特，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神格才由最初的战斗神祇转化为了掌管丰收与和平的温和神明。在他的统治下，动植物都可繁荣生长，人类的生活也颇为富足。

弗雷是奥丁的左膀右臂，也是诸神们羡慕和巴结的对象，即便是洛基，也不忘时不时地去讨好弗雷，弗雷的四宝物之一——神奇的宝船斯基德普拉特尼就是洛基献给他的礼物。这艘船可大可小，展开时能乘下所有的神和他们的武器，缩小时又能装进口袋之中。在诸神之黄昏时，阿斯嘉特众神就是乘着此船与敌手战斗。此外弗雷的宝物还有一只金毛的野猪“古林博斯帝”、一匹可以穿过烈焰的马“布洛杜克霍菲”和“灭世之剑”莱万汀。弗雷在娶到美丽的女巨人葛德后，便将莱万汀赠与了苏尔特尔。但他的此举却为之后酿下了大祸，诸神之黄昏时，失去了莱万汀的弗雷只能依靠鹿角与火焰巨人作战，并最后力战身亡。

hè ě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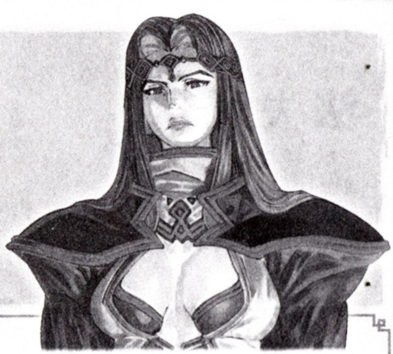
赫尔

英文：Hel

属性：魔

出自：北欧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北欧女神》系列



游戏剧情描述

在黑暗中静静等待的赫尔感受到了一个人类战士对女武神的仇恨之焰，那个人类的生命之火明明已经即将熄灭，但他对女武神的憎恨却越发高涨。“有意思～”赫尔暗自发笑，“区区人类究竟能对神做出怎样的复仇之举，就让我见识一下吧！哪怕是当作饭后的余兴也不错呢。”

解说

赫尔是邪神洛基所生的三个孩子中的么女，巨狼芬里厄以及尘世巨蟒耶梦加得的妹妹。她的名字“hel”意同“隐藏”，和英文“hell（地狱）”也是同一意思，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赫尔是北欧神话中的地狱“赫尔海姆”的最高统治者。

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奥丁在很早便预见到了洛基和他的三个子女是会在未来给自己以及统治的世界带来大麻烦的祸根，于是他一直寻机打算处理掉这三兄妹。奥丁先是将耶梦加得丢到了海底，而后又赋予了赫尔支配死者的权利，任命她为亡者之国“赫尔海姆”的女王。虽然美明其曰是让赫尔成为一国之主，但实际上是将赫尔流放到了极北的寒冷黑暗之地，以求自保。

与世界上的众多神话所不同的是，北欧神话中的众神既会衰老又会死亡，即便是奥丁，也无法自由掌握神与人的生死，能令死者起死回生的，只有赫尔。奥丁的爱子巴德尔被洛基陷害致死后便前往了赫尔统治的国度，奥丁之妻弗丽嘉曾派使者到赫尔海姆向赫尔求情，请求赫尔能让巴德尔复活。赫尔一开始拒绝了弗丽嘉的求情，因为那样会破坏已有的平衡，但她熬不住使者的不断哀求，才提出了另一个条件，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能为巴德尔之死落泪的话，她就会让巴德尔复活。巴德尔原本就是深受人神喜爱的神明，让所有生物为他哭泣本不是难事，但洛基再度从中作梗，幻化成一位居住在地底的女巨人，并拒绝为巴德尔落泪，导致巴德尔最终也未能复活。

在诸神之黄昏降临时，赫尔用死者的指甲制成一条名为“纳吉尔法”的大船，将手下的所有亡者均送上船去，并让父亲洛基掌舵，去与诸神们交战。另外根据许多文献记载中称，赫尔有一半身体已经死亡，因此她的脸呈现出青黑色，令人望而生畏。

fǎ fú ní ě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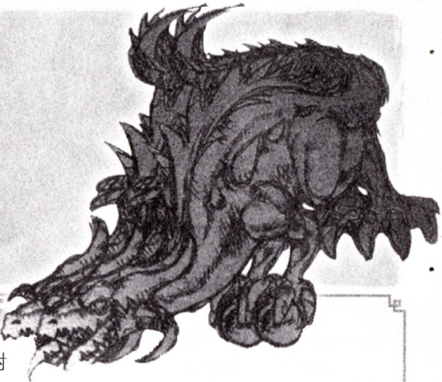
法夫尼尔

英文：fefnir

属性：兽

出自：北欧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北欧女神》系列



游戏剧情描述

巨人国度被陈年的冰封紧紧封住，想要融化这万年的结冰，则需要一枚被称作“炎咒之珠”的宝珠。不过这枚宝珠被居住在天界的炎之国度中的巨大火龙法夫尼尔守护着，要取得它可并非易事。

法夫尼尔根据翻译不同也会称作法夫纳，多部描写北欧神话的文学作品中（例如《诗体埃达》、《散文埃达》及《沃尔松格萨迦》）都有关于法夫尼尔的相关描述，尽管不同的作品中的法夫尼尔都不尽相同，但在总体设定上基本保持了一致。

法夫尼尔本是北欧神话中侏儒一族中赫瑞德玛的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欧特和雷金。在《诗体埃达》中记载，欧特在变化成一只水獭外出捕鱼时被路过的洛基误认为是只普通的水獭而将其杀害，还带着欧特那水獭般的尸体到赫瑞德玛家，请求侏儒帮他烹饪。赫瑞德玛见状自然是勃然大怒。洛基只得掠夺了另一名侏儒安德瓦利的巨大宝藏来安抚赫瑞德玛的丧子之痛，不想安德瓦利在他的宝藏上下了邪恶的诅咒，无论是谁持有宝藏中的戒指安德华拉诺特，都会招来无尽的灾祸。

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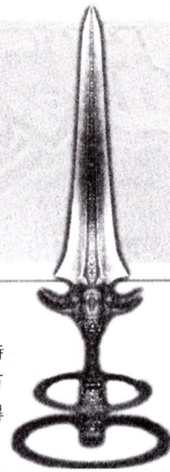
法夫尼尔没能抗拒住财富的巨大诱惑，不但将父亲赫瑞德玛杀害，自己还化为了一条巨龙，像守财奴一般日夜守护着贵重的财宝。而他的弟弟雷金只得暂且逃往人类的世界，并在多年后唆使他所养育的英雄齐格鲁德杀掉了法夫尼尔。不过雷金自己也没能逃脱财宝的引诱，并从此过上了被诅咒的悲剧一生。

虽然法夫尼尔本是侏儒，但在许多文学娱乐作品中都是以巨龙的形态登场，大概是因为他为钱财所诱而丧失人性的一面恰恰反应出了人类不敢去直面的内心中的邪恶吧。据说变成龙的法夫尼尔全身散发着恶臭，所到之处草木不生。但他的心脏和血液都有神奇的力量，如果吃了他的心脏就可以得到无尽的智慧，浸泡到他的鲜血，还可令身体变得刀枪不入。

lái wàn tīng

莱万汀

古诺尔斯语：Lævateinn
属性：武器
出自：北欧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北欧女神》系列、《恶魔城》系列



游戏剧情描述

在洛基的召唤魔法下，两匹巨大的魔兽出现在了苏尔特尔的宝殿内，它们分别是巨狼芬里尔以及将四宝之一的莱万汀吞入腹中的魔龙布拉德恩。苏尔特尔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合不拢嘴，看到这一幕的洛基嘴角上浮现出了一丝阴笑。

莱万汀，又有翻译成雷沃汀，是北欧神话中火焰巨人苏尔特尔持有的宝剑。传说世界树上有一只雄鸡“木之蛇”，它的职责是唤醒熟睡的众神，并且驱除恶灵，而能够杀死它的惟一武器就是莱万汀。

莱万汀是由洛基在死人国度的门前所打造的，这把剑永远燃烧着火焰，仿佛它本身就是由火焰造就一般；它的光芒如同太阳一样耀眼，也只有苏尔特尔才能够掌握这把强大的武器。苏尔特尔是比诸神更为强大的存在，众神之中也没有可以单独与他作战的对手。但长久以来，苏尔特尔一直和他的火焰巨人子孙们一起安静地居住在火之国度穆斯帕尔海姆，并没有和神族正面对抗。这种平静一直持续到了“诸神之黄昏”才被打破。

在这场混战中，苏尔特尔站在了邪神洛基的阵营中，在正邪双方都伤亡惨重之时，他挥动莱万汀乱舞，顿时天、地，以及冥土九界都立刻充满了火焰。生命之树伊格德拉修也化为灰烬，火焰又延烧着诸神的金宫。大地成为一片焦土，海洋里的水沸腾蒸发。这场火，烧尽了空、陆、冥、三界的一切，善与恶同归于尽。大地焦黑残破，慢慢地往沸滚的海水中沉下去，整个世界最终毁灭在莱万汀的灭世之炎中。故莱万汀也被称为“灭世之剑”。从莱万汀的古诺尔斯语写法中也能明显看出这把剑的属性，“Læva”意为“破灭、灾难”，“teinn”为“枝、杖、剑”，合起来便组成了“灭世之剑”。

解说

在《女神侧身像》这款游戏中，莱万汀被设定成为掌握世界平衡的四宝之一，会根据持有人所具备的实力大小而发挥出与之同等的功效。邪神洛基打算以四宝中的龙宝玉和莱万汀来取悦苏尔特尔，但遭到了苏尔特尔的回绝。

战无止境

登场作品

《战神》
《战神 II》
《战神 奥林匹斯之链》



——奎托斯

斯巴达，一个视战斗为生命的民族，他们勇猛无敌，这个叫做奎托斯的男人就是他们的领袖。不过，在一次与野蛮部落的交锋中斯巴达人受到了重挫，“我不想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如果上天赋予我力量，我情愿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获得胜利，奎托斯不得已与战神阿瑞斯订立了协议，用为奥林匹斯众神服役十年的代价获得了无比的力量和战斗能力，打败了穷凶极恶的野蛮人首领，从此以后带领着斯巴达人更是所向披靡，攻城略地无所不摧。而在奥林匹斯的控制之下，这个斯巴达人逐渐失去了心智，不停地替众神进行杀戮是他惟一可做的事情，直到某天的屠村，挚爱的妻女也成为了自己的刀下亡魂之后，这才幡然悔悟，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梦魇。从这时起，奎托斯对众神交代给他的任务开始心生厌倦，在与冥后帕耳塞福涅的交战过后，他受到了雅典娜的启示：“战神阿瑞斯作为宙斯与赫拉的儿子，正在妄图使人类处于无尽的战争中，甚至还阴谋颠覆诸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如果消灭了他，也许就能够抹消你杀害妻女的罪孽。”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奎托

斯斩阿瑞斯于剑下，也由此获得了众神的赏识，赐予了其神格的封号及地位，成为了新的战神……然而至此他还没有明白，自己一直都在命运的漩涡之中。

权力、财富、美色……拥有了一切的奎托斯君临天下，但由于其身上流淌着的战士之血，他还是在不断地利用着自己的神力帮助斯巴达人，由此却犯了奥林匹斯众怒。众神之王宙斯使用卑劣的诡计那里他遇到了万物的先祖——泰坦神族的盖亚，原来她一直到都在默默地观察着奎托斯的经历。在盖亚的引导下，奎托斯重新回到了战斗的路上，并逐渐知晓了奥林匹斯和泰坦两个神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大战和其中的恩怨纠葛：最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就是地母盖亚，寂寞的她生下了天神尤拉诺斯，并与之结为夫妇，生下了许多孩子，其中就包括六男六女这重要的十二泰坦；成为了众神之王的尤拉诺斯越来越残忍狂暴，于是被小儿子克洛诺斯篡位，尤拉诺斯在临死前对克洛诺斯下了“终将被自己儿子推翻”的诅咒；害怕诅咒应验的克洛诺斯唯有不停地吞掉自己的新生儿来确保安全，但小儿子宙斯被妻子瑞亚用石头替换从而幸免于难，长大成人后的宙斯果然向克洛诺斯发起了挑战，不过令盖亚没有想到的是，宙斯在推翻了克洛诺斯后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意思，他把父亲的罪孽归结为泰坦们的原因，他所复仇的目标是全部的，包括曾经抚养过自己的盖亚的所有泰坦，于是一场由泰坦族和新神族之间的大圣战展开了，这场战争以新神族，也就是现在的奥林匹斯众神的胜利而告终……

被打败并被奴役的泰坦一族当然不甘心就此罢休，直到奎托斯这个拥有着绝佳战斗天赋，又永不向命运低头的斯巴达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只有奎托斯能够打败命运三女神，从而逆转大圣战时泰坦神族的败局。奎托斯果然不负众望，在破除了重重障碍后，他通过命运神殿最深处回到了宙斯即将杀死自己的那一刻，但却失手杀死了一直给自己很多帮助的雅典娜，而在一旁气喘吁吁的宙斯则道出了另一个真相——“奎托斯，我的儿子……”

“你已经展开了一场你不会赢的战争……”留下了这句话后，宙斯趁着还在震惊的奎托斯发愣之际逃脱掉了。看着雅典娜的尸体逐渐消失，奎托斯站起来吼道：“神已经统治这个世界够长时间了！是时候让它结束了！”不管是不是为了帮助泰坦，奎托斯再一次扭曲了命运的时空，带领着巨人们回到了大圣战之时，向着奥林匹斯山的顶端宣战：“宙斯！你的儿子，带着给奥林匹斯的毁灭回来了！”

点评：“《战神》系列”能够获得极大的成功，奎托斯这个主角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一个硬生生插进希腊神话的人物带给了玩家十足的震撼，在《战神》推出后，那个身材魁梧、棱角分明、眼神犀利，脸上涂抹着战斗的图腾，手持链刃的经典形象就成为了游戏角色史上不可抹去的一笔。个人英雄主义从来都是美式游戏、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题材，但也不乏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英雄形象。在《战神》中，风格硬朗、操作爽快的动作游戏架构、不按常伦的希腊神话背景、狂放有力果敢坚毅的斯巴达形象这几种要素所起到的化合反应让奎托斯腾空出世。但他并非只有武力的莽夫，对妻女挂念的柔情、对众神委派难题的机智应对都提现了这一点，而别看“《战神》系列”一直在强调宿命，你看他何时向命运低过头？所以千万不要用“可悲”这个字眼来形容他！

不要说我们能从奎托斯身上学到些什么，但这就是每一个男孩都会憧憬的偶像！



深藏的父爱

地点 寂静岭 **出处** 《寂静岭 归乡》 文/玛娜

阿莱克斯追赶着约书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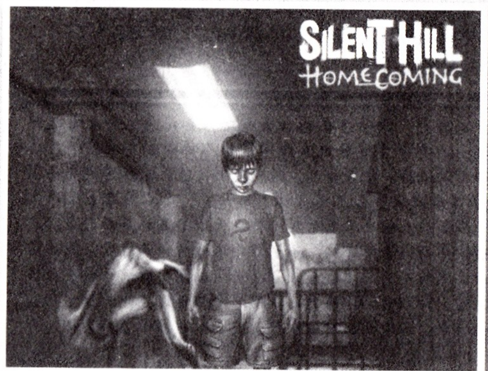
约书亚仍然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奔跑着，就像是有一只巨大的怪物正在追赶他，跟随着约书亚的身影，阿莱克斯跑过了一条条长廊，从一扇门冲出了监狱，又跑进了一间尖顶的教堂中。

踏入教堂之前，阿莱克斯看了背后最后一眼，那被赤红色钢铁包围的世界中，仍然不断地传来怪物的嘶嚎声，伴随着仿佛会将地面蒸发的阵阵热浪与腥臭，即便身处地狱也不过如此。

约书亚的举动，究竟是想要向自己证明什么呢？

阿莱克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约书亚，每次想到约书亚的时候，他都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他清楚地记得约书亚出生那天父母高兴的样子，就像是长久以来的绝望与重担终于被阳光一扫而清。父母一直以来都想再要一个孩子，从约书亚出生那天开始，他们就非常宠爱他。开始，阿莱克斯并没有注意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约书亚渐渐长大，他才发现原来父母早就放弃了自己，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约书亚的身上，甚至于阿莱克斯长大后离开镇子参军的几年时间里，他们一封信也没有寄来。

阿莱克斯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作为镇上的四大家族之一，他为小镇做出了许多贡献，虽然现在已经渐渐臃肿、失去了昔日的矫健，变得和镇上任何一个谢顶的中年人相差无几，每天只知道在自己的工作间里敲着叮铛作响的锤头。尽管如此，阿莱克斯仍然期盼着得到他的肯定，他作出过许多努力，在夏天为小镇的传统节日打工，像父亲一样以军人为目标，但父亲却将家族权力的象征——一枚祖传的戒指交给了懵懂的约书亚。



不得不承认，离开小镇参军的很大原因正来自于此。

尽管如此，阿莱克斯和约书亚相处得还是不错，约书亚的脸上总是挂着可爱的微笑，对所有人都很友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包括阿莱克斯在内。

所以，从几天前开始，当约书亚的身影屡次出现在他的

噩梦中时，阿莱克斯渐担心起在约书亚和家人的周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他离开了正在疗养的军队医院，从高速公路上拦了一辆车，回到了那个涌动着古老而沉重气息的小镇，然而，小镇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浓郁的白色雾气笼罩着一切，镇上大部分居民都在潜藏着危险的白色浓雾中失踪了，包括父亲和约书亚。

在他的梦中，约书亚正被什么人追赶而身陷危难之中，阿莱克斯努力紧跟弟弟的脚步，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靠近他——就和现在的状态一模一样。

寻找约书亚的踪迹时，阿莱克斯发现了教坛上一个高高向外凸起的纹章，将纹章一口气推下去，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教坛后面的墙壁向门一样滑到了两侧，露出一个巨大的空间。

在那个空旷的房间中，失踪的父亲两手被高高绑起，吊在两个木架之中，双腿垂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十字。

“阿莱克斯，你到这里来干嘛？”看到了站在门前的阿莱克斯，父亲惊讶地质问道。

“我来救约书亚。”

“约书亚？你救不了他，赶快离开这里。”

“别命令我，爸爸。”一股怒气突然冲到了阿莱克斯的脑中。

那命令的口气与态度让他想起了小时



候。即便是这么久没有见面，父亲对他的态度还是没有任何改变，冷淡、漠视、轻蔑……永远只会看重约书亚。

“我已经不再是小孩了。”阿莱克斯紧紧握着手中的枪，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恨我，没有关系，我不怪你。”父亲叹了口气，说道。

“我不恨你，我已经忘记你很久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儿子。但是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现在我正为它们付出代价，我们都是。”他的目光落到阿莱克斯胸前，“我做了这些事后，你仍然戴着我的狗牌，说明你还记着我。”

“你在说什么？这是我的狗牌，我是一个士兵……就像你希望的那样。”阿莱克斯抬起头，不解地望着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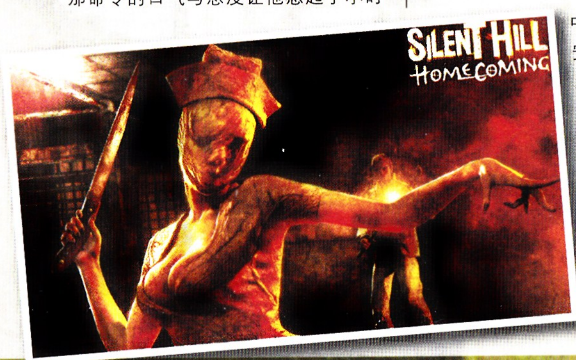
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阿莱克斯，你一直在医院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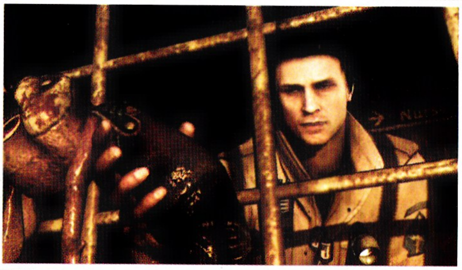
“我知道，我在战斗中负伤了。”阿莱克斯不安地望着父亲，有种不对劲的感觉正从心底升起。

“不……你去的是精神病院，从那次事故之后就一直在那里。”

“这不是真的……我是个战士，一直在为保护人们而战斗。”

阿莱克斯惊讶地望着父亲，看到的却只





是一脸无奈。

"我们不得不送你到那里去……从那个晚上之后，从我给你弟弟这个挂坠之后。"

说着，父亲把紧紧攥在手中的挂坠放了下来，那上面挂着象征了施弗德家族的戒指，曾经被送给约书亚的戒指。

阿莱克斯接过挂坠，但是他并不明白父亲在暗示什么。

"约书亚呢？你把他怎么样了？你在说什么？"

"阿莱克斯，宽恕我。"

父亲凝视阿莱克斯的目光突然冻结，一柄巨大的刀从背后穿透了他的身体，将他从中间切成了两半，抓着那把刀的是一名戴着三角头的男人。

三角头像机械一样高高举起大刀，一阵血雾扬了起来，洒到阿莱克斯的身上。接下来，他转过身，看也不看阿莱克斯一眼，顺着来时的道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



在游戏中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相信所有人的感觉都差不多——惊诧大过悲伤，麻木大过伤感。毕竟，在阿莱克斯的记忆中，父亲是那样一个不近人情的角色，他甚至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试图伪装自己也同样关心阿莱克斯，当父亲以残忍的方式被三角头杀死时，就连阿莱克斯也没有流下一滴泪水。

虽然过于残酷，但他应得一点惩罚。

这份麻木一直延伸到游戏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从其他人的口中知道了一切的来龙去脉。原来小镇自古就有传统，四个家族每过50年就要将自己家中的一个孩子作为祭品奉献给他们信仰的神灵。镇长巴特利特将自己的儿子乔伊活埋；菲奇博士将自己的女儿斯卡利特肢解；霍洛维法官将两个女儿中的一个亲手掐死，阿莱克斯也在那份名单上，但是父亲却不忍下手，将他送到了镇外的医院中。他的行动使流传已久的仪式失败，小镇上弥漫起浓浓的雾，怪物也在影子中匍匐，时间永远停留在仪式失败的两点零六分。

归根结底，原来一切都是为了阿莱克斯。

自从阿莱克斯出生那一刻起，父母就清楚他所要面对的一切，为了减轻他在那一天到来时的痛苦，他们试着冷淡地对他，不让他感到任何亲情与温暖，但是，在父母的内心中却仍然深爱着阿莱克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阿莱克斯因为嫉妒约书亚得到了戒指而不慎让他落水身亡，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父母不忍再看到亲人的离去，终于决定违背小镇严酷的秩序。

这时，罪恶与善良的界限已经变得暧昧不清了。

嫉妒着弟弟的阿莱克斯却拼命想要保护被自己害死的男孩；即使触犯了秩序，自私的父母也要保护他们仅剩的一个孩子。寂静岭一直都对我们诉说着爱与保护的故事，而正义与邪恶，真相和谎言，它们总是并肩出现，在大雾中朦胧地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一年就这样又过去了，年底总是忙碌的日子，同时也是可能发生变故的日子……

暗星的告别辞



相见不如怀念，分手总在风雨后，再见……按老性子想了半天标题，最后想想还是别酸了，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那就是——做完这辑《游小说》后，我就将离开各位了，事业虽然重要，但家庭才是我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虽然很遗憾，但在这里还是要向各位说句再见。

仔细想想，我在UCG这个集团已经待了六年多了。在这六年间，我曾创造了中国第一本游戏小说杂志，也曾亲手毁灭了中国资格最老的游戏杂志之一；曾直接或间接创立了数个全新的部门，也曾创造了很多本成为话题的各类书籍。总之，回顾这六年，我至少可以说，我会在这个公司刻下自己的名字，而并非浑浑噩噩地默默度过。如此，便已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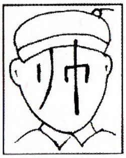
另外，既然要走了，那就承认一件事吧。我的ID是暗星，但同时，也是那个喜欢拖稿加跳票加挖坑的卡伦……曾用《游小说》上出现的笔名还有星罗万象、格里弗斯、LightLucifer、暗夜星辰等将近十个之多吧，支持过《奥丁领域》的各位朋友，这里拱手鞠躬说句对不起了-___-

夜蓝：30多辑《游小说》，就属这辑的料最劲爆，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暗星的这段话而引发各地读者争相购买的热潮（众编：喂，你醒醒！）。虽然知道一个秘密，却又不能说，其实最痛苦的是我们这群编辑啊！好，既然他本人已经招供了，咱们也就别有什么顾忌了，楼下的接着爆料吧！

YULA：有价值的料几乎都已经被本人爆完了吧，咱也没啥更猛的了。“事业虽然重要，但家庭才是我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部分”——就冲着这句，我觉得身为女同胞的自己应该对暗星老大表示一下敬意……挥手，祝福。

清雨：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份工作，暗星也是我这辈子第一位老大。不管以后走到哪里，我始终不会忘记在老大手下为梦想奋斗的经历。祝福老大~

本月最上镜读者：
重庆·王梓臣



本月读者囧言：
哥对这个身边没有同为电视游戏玩家的大学绝望啦！！！

《游小说》第31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41%
满　意：37%
一　般：19%
不满意：3%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光环 丰饶星战役
第二名：死死团圣战
第三名：潜龙谍影3 食蛇者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超级机器人大战OG
第二名：光环 丰饶星战役
第三名：红莲之王

网名：地狱焦印/QQ：807636998　网名：粉色的爱恋/QQ：181164495

互动空间

（南昌·小绘）《光环　丰饶星战役》是目前最棒的一部小说，两位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还有两个人工智能之间难以逾越的爱情鸿沟，麦克的忠贞不渝，西弗的善解人意，都让"《光环》系列"除了以往英雄史诗的风采之外，更平添了一份平常人的爱情与感动，真是……泪奔啊啊啊！

发现最近的来信几乎都在热烈讨论这部小说，狂赞的人也相当多，在开心之余也要向大家郑重表个态：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后我们也会努力带来更多更优质的小说！

（北京·孙轶）鲜花：很感谢《游》以及众工作人员能给我这次机会，将我的QQ登在了交友栏，心里真的很～高兴，但是……鸡蛋：你们把我的QQ号打错了一个，让我少了很多粉丝啊～～（不过很奇怪，居然有一个人找到了我……）不管怎样，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也没有责怪的意思，就算是提个小醒吧。^_^

咦？号称认字大仙无论错字别字草字丑字均不在话下的我居然看错了吗？！难道这次遇到高手了……（←企图推卸责任中）好吧，一人做事一人当，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为表示歉意，特别在这里重新刊登一下这位同学的QQ号：903791394/红い月の旋律。这次绝对没有弄错了，有意交友的同学，就请快快向他发去爱的讯息吧～XD

（重庆·王梓臣）……众编，不好意思，刚才冲着调查表打了个喷嚏。我们这边pig　flu全面爆发了，不过不用担心，我没事，我都没感冒。放心，那个喷嚏没猪流感。

纠正一下，"猪流感"的英文写法并非"pig　flu"，而是"swine　flu"。原因？请看善用谷歌所获的信息：swine是"猪"的古英语（论坛）写法，swine较之中性的pig更有贬低的意味，骂人是"猪猡"、"讨厌鬼"，就要用swine这个词。在这里用swine，是因为它是猪的术语说法，猪瘟为swine　fever。

其实你真的没必要补充后半句的……OTZ

（上海·王晨）《游小说》不知不觉就32辑了，虽然在贴吧中有《游小说》的专门贴吧，但要加入MS有些难，于是我和其中一位小游读者创建了一个高级小游群，另向广大读者发出热情的邀请。才刚刚创建三天，就已经有六十多位加入了我们，希望你们编辑部能为我们宣传一下，群号：22740172，叫§小游de幸运有缘人§。这样就可以更有效地了解读者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而你们是需要如何进一步更合理有效地完善自己。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这个群号码来自于王晨同学后来紧急追加的一封信件，之前告诉我们的少了一位数字。本着负责的态度，我特地输入群号码进行了验证，所以在最初看到结果显示"本群不存在时"吓了一跳，心说一个理应纯洁无暇的可爱新群，居然这么快就在前阵子的封群行动中被无情扫荡了？还好只是虚惊一场。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就去加入吧！同时感谢热心的王晨同学，也请大家今后多多向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上海·业俊杰）2009年度最具穿透力的话语：某晚，我正在看《FFXIII》华丽的预告片，对游戏一窍不通的老妈喝着她的酸奶从旁边经过，也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最后她说："现在的木头人做得多好，不像以前……"已经脱力的我就先提前祝各位小编以及所有《游小说》的工作人员——新年快乐！

一口水喷到显示器上……让你老妈赔我啦，免得害我以后没得木头人可看！

我很想知道2D的人物在她老人家眼里又叫什么人呢？

注：由于投递日期的关系，部分31辑的回函是在我们制作完32辑后才到达编辑部的，导致一些好玩的设想没能赶上征集问题的反馈刊登，未免有些可惜，这次我就大胆地借一块地方为大家作个补完吧～

（乌鲁木齐·韩伟琪）要多混乱有多混乱，什么古代啊未来啊，一起来！组织秦始皇和奥巴马下象棋等等。然后再让小编们体会一下人间的大起大落，从乞丐变富翁，再由富翁变回乞

游游交友栏

网名：随心/QQ：642443581　　网名：朝仓美羽/QQ：452812490

互动空间

丐。当然故事的最后是小编们和读者一起拯救了世界！（你还没睡醒吧……）

生在新社会，我们得承认自己的确没经历过当乞丐的沧桑，对于人间的各种大起大落悲欢离合，就算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了，所以体会就免了吧啊呵呵呵……呃，等一下，可不可以只体会前半部分啊？XD

（天津·张弼违）文字冒险型。故事梗概：在一个蓝色的星球上，有三男一女共4个人，他们怀揣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努力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制作《游小说》！

于是这游戏流程是怎样的呢？写作、翻译、约稿、排版、校稿……？在虚拟世界的生活和现实世界里完全一样么？？这太可怕了，NO！

（乌海·费思超）设计一款类似《疯兔危机》这样的游戏，只不过把疯兔们换成小编。小编们（来自小编星）于XXOO年大举入侵地球菜园偷菜，网络农夫们抓起农具奋勇反抗入侵者。

大举入侵地球竟然是为了偷菜……我就怒了：这反派当得一点都不帅啊！！

FANS自留地

征集问题：重要的人被抓走，但BOSS提出要你当着他/她的面做一件丢脸的事，否则不肯放人，你愿意采用什么方式呢？

●我会把小编抓走，不放人他就别想有《游小说》看了，哼哼哼哼。（啊，原来神通广大的BOSS也是我们的热心读者，真荣幸。）

●那还有啥可说的……做呗，不然还能如何是好。（问题是你还没说做什么呢……）

●我会当着他/她的面来出卖他/她，这样来换取BOSS的信任。（祈祷他/她能明白你的良苦用心，否则就悲剧了= =）

●大声地说：“我恨高达，我爱鲁鲁修。”很丢脸了。（BOSS：高达是谁？鲁鲁修又是谁？）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它好果子吃的……（可怜的被抓者，看来是被遗弃了。）

●人可以不要，面子不能不要！！（你太诚实了，这是会令人寒心的呀。）

●呃……这问题狠。想这问题的是谁？是YULA吗？那我在YULA的脸上亲一口然后向BOSS要人。嗯，为了大义，这个我就忍辱负重了！！（你、你骂人……）

●裸奔，两男一杯！都可以！（少儿不宜！25X！这位，您实在是太……太重口了！！）

●就算我做丢脸的事，重要的人也会觉得帅的……<自己都恶心了- ->（喂喂，现在不是自我陶醉的时候！）

●当然答应他做那件丢脸的事，做完之后再K BOSS。再丢脸的事也比不上重要的人嘛，反正本人对脸子一事不怎么关心。（欣慰的是，在一堆彪悍的答案中总还是能找到正常人的。）

●真是重要的人的话，那么BOSS只要愿意放人，提出的任何要求我都会答应——答应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兵者云：兵不厌诈。时间就是最宝贵的，起码我知道答应后短期内重要的人不会有危险，之后再想办法！（等你说完这番话，时间也过去了……）

●看要做什么事？看被逮住的是谁？看事情的严重性？看有什么能降住BOSS？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行的话就那句话吧——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一时的没有尊严并不代表一生耻辱，君子报仇还十年不晚呢！想想家康的一生便可。（BOSS：怎么一个比一个话多，这人你们到底救是不救？！）

网名：君がいるから/QQ：376907717　网名：hala/QQ：1164459897

读图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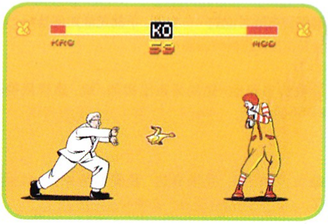
（提交人：YULA）最新剧场版创下惊人记录的《海贼王》的一张2010年月历图。这个时节，当然得是这样的气氛才够美好嘛！



（提交人：暗星）值PSP版《DOA沙滩排球》公布之际献上Q图一张，虽然板垣不在了，但希望他的继任者能将这一系列的精髓更加发扬光大吧。



（提交人：夜蓝）应景地放一张《FF13》稍有些恶趣味的同人图……



（提交人：清雨）“老不死的，尽管放鸡过来！”“年轻人，话不要说得太满了！嘿！”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定价：9.80元；总第31辑、总第32辑、总第33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网名：飞死超人/QQ：546401740　网名：裸睡的小熊/QQ：1014613122

《游小说》Tot.31大奖

一等奖 兰州 丁超



超时空要塞MACROSS.F 开店！
娘娘饭店 盒蛋(全10种)

★ACG精美周边

北京 孙 轶
鞍山 丁华溢
苏州 许业成
上海 管永超
大连 申向东
上海 霍逸舒
成都 郭 超
昆明 白 铧
南宁 梁继洪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33 CD-ROM介绍

梦 剧 场：《阿凡达》预告片、《世界树迷宫3》预告片、《战场的瓦尔基里2》预告片

PV 地 带：スフィア《風をあつめて》(仙境传说印象歌PV)

幻彩花园：《疯狂兔子2》、《星球大战 原力解放》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龙之世纪 起源》设定欣赏

游 音 盒：《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原声碟(上)+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姓名：韩伟琪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实验中学高二(5)班 (830049)

小编寄语



★一毕业就进了这家公司，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仔细想想，期间能真正无忧无虑去玩的时间还真是少得可怜。所以我已经打定主意了，管它三七二十一，辞职后先不找工作，痛痛快快地玩它半年再说。游戏啊书啊电影啊外面的无数美景啊，请等待着我的到来吧。

■截止到截稿时《FF13》还没通关，虽然表现形式颇具争议，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尽管本作的剧情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心目中真正RPG的初期形态。通过《冰与火之歌》式的分节形式，充分表现每一个角色的个性和故事；去掉无聊的城镇及各种分支，通过一气呵成的剧情表现让整个故事宛如行云流水般顺畅。比起上一作在战斗系统上的创新，本作的表现形式可谓完全突破了日式RPG的老套框架，真正展现了新一代制作人的创造力。如果说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正传的顾虑的话，那么，请各位在《FFV13》中放心大胆地继续进行改革吧。



※在朋友的倾力推荐下，已多年不看国产电视剧的我难得认真观赏了由女作家六六的小说改编的《双面胶》和《蜗居》，结果发现里面的很多情节都太有中国特色太能引起共鸣了，忍不住要赞一下：这才是如实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好剧啊，怪不得引发全国人民收视热潮。在两部剧里均担任女主角的海清身上的一股子辣劲儿真不错，那些吵架的场面看得我十分欢乐。=v=

※书是读不完的，碟是看不完的，音乐是听不完的，路也是走不完的……虽然是老生常谈了，但我最近真的无比强烈地渴望一天能有48个小时，顺便衰老进程也能变得慢一些。= =|||

※好想养宠物，我果然对猫猫狗狗还是很有爱的啊！><



◆我一直把硬盘损坏视为与电脑有关的各种故障中最恶劣的一种。钱都是小事，关键是一些珍贵的、独一无二的数据很有可能因此而烟消云散。所以……我下次一定会记得拿正规发票和三包卡的！Orz

◆《最终幻想XIII》通关，感想不多，不过游戏在战斗帧数、隐藏要素等方面倒是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表现，至少对得起8800日元这个售价。

◆"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有一个可靠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时，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周国平博文"独处也是一种能力"



▲去看了在佛山举办的VGL，有幸在现场聆听到《潜龙谍影》、《战神》、《最终幻想》等作品中的经典曲目。当然，除了路途有点儿远、场地有点儿破、音响有点儿烂、中途退场的观众有点儿多之外，其他都很好。

▲提到VGL举办的场地，据说那里同时也承办了中泰争霸战。当我通过电视观看比赛的直播时，不禁有些怀疑这真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刚刚在上期的寄语中提到了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可是我随即就发现，原来这样的日子没有最长，只有更长。

▲元旦将至，祝各位读者在2010年身体健康，学业有成！嗯，忽然想起来，2012就快到了，各位抓紧时间吧！

▲在新的一年里，我的第一个愿望是——好好睡一觉！

姓名：李昊（网名：血色颓殇）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道北北区8号楼1单元301室（102202）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Tales of Vesperia
テイルズ オブ ヴェスペリア



ISBN 7-89476-263-4
9 787894 762634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263-4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